武俠世界

海藻女神（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龍乘風・著

一柄奇異寶刀，蘊藏着無數段離奇故事，而且段段神秘莫測，發展處處出人意表。這是一篇充滿動感之劃時代金牌鉅著，過程緊湊，曲折懸疑，保証令你手不釋卷，幸勿錯過。



$5.00

第28年

14

革新號

編者話

龍乘風的作品，不論古裝俠義、民初故事、現代社會傳奇……俱皆深受讀者喜愛和讚譽，他繼「霹靂佳人」刋出後，今期又貢獻一部現代都市奇俠故事「海藻女神」給各位，希望滿意。本故事是叙述一柄奇異的寶刀，蘊藏着無數段的離奇故事，而且段段都是神秘莫測，連串起來，於是發展處處出人意表，令你匪夷所思，過程曲折懸疑，緊張刺激，故事裡到底包藏着的是什麼怪事？看過本文，便有完滿的答案。

☆ ☆ ☆

東南亞名作家金童先生，享譽文壇已久，他先後替本刋撰寫過不少作品，深受讀者推崇，喜愛閱讀。下期起，他的倫理俠情中篇「骨肉兩情仇」開始刋出，是篇故事內容有說不盡的讎仇恩怨、情意纏綿的悱惻情節，更有倫理感人的事迹活然紙上，不可錯過。敬請留意下期在本刋刋出。

☆ ☆ ☆

上次名捕手蕭原在象山「獵狠」，險死環生。下期他在民初「追捕」故事裡面臨一次更重大考驗要對付一頭「白頭狐」，情況更加惡劣！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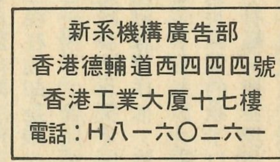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4期
（總號140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海藻女神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海藻櫻桃與老狐狸

天氣越來越熱，但在綠油油草地上跑出來的馬却是越來越冷，以下是馬塲內兩個馬迷的對白。

「嘩，又爆一塲大冷，眞是厲害！厲害！」

「大冷W，半冷連贏脚，Q派彩超過三百倍，六環彩斷成一截又一截，嘿嘿，這個週末輸得慘啦！」

「我看下一塲應該輪到熱門馬匹抬頭了。」

「只怕未必，正是爆開就爆，冷馬有如燉品出爐，出了一件又一件。」

「天時暑熱，如此燉品眞吃不消，還是不如鳴金收兵，輸少當贏也罷。」

「不！反正已焦頭爛額，還有最後一塲，豈可不賭？說不定一矢中的，就可以連本帶利都贏回來。」

「如此，祝君好運，我要先走了，拜拜！」

「這一塲若給我蔽中，今晚我請你吃飯，象拔蚌，蒸咪蚌，鮑翅，龍蝦任君選擇！」

「好的，我現在先回去刷乾淨副假牙，哈哈！」

× × ×

當天晚上，這兩個馬迷正在電話裏談話。

「喂，良叔在嗎？」

「我就是賀良，你是那一位？」

「胡冠謙。」

「呵呵，原來是小胡，嗯，怎麼你的聲音這樣沙啞？唉，早就勸你別在馬塲裏叫得聲嘶力竭，難道你這樣大叫，你的心水馬就會跑快一點嗎？」

「別開我的玩笑了，良叔，你現在有沒有空？」

「怎麼啦？第八塲跑出來的馬不冷不熱，你是否大有斬獲，現在要履行諾言請我大吃大喝一頓？」

「吃喝是不成問題的，總要您老人家肯賞臉。」

「小胡，說句眞話，我已用過飯了，雖然不是山珍海錯，但也有海鮮燒鵝，XO加冰和飯後鮮菓，你這一頓飯暫時記帳好了。」

「良叔，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哈，我明白了，是不是輸乾啦？錢倒是不成問題的，你要多少儘管開口，明早我派人送到你的辦公室便是。」

「良叔，不是錢的問題，第八塲馬我贏了十五萬，雖然還沒有完全收復失地，但也總算不致於全軍盡墨。」

「有什麼事情，非要我馬上出來談不可？」

「唉，是蒲鴻，他已回來了。」

「什麼！他回來了？嗯，你在那裏？我馬上出來和你詳談……」

十五分鐘後，胡冠謙和賀良在一間環境幽雅的酒家裏會面。

胡冠謙，現年三十一歲，是一間中型百貨公司的總經理，他在公司裏佔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至於賀良，是地產商，生意一度發展得很大，但後來遇上逆境，在三年前結束全部業務，但仍然經營着一間夜總會，生活也算頗為富裕。

現在，這兩個人都算不上是千萬富豪，但數百萬元家產總是有的。

賀良早婚，年紀也已超過六十歲，他快要成為祖父了。

雖然他和胡冠謙的年紀相差甚遠，但兩人却是交情不淺。

賀良擁有兩部汽車，也聘請了一名司機，但現在他却是乘坐的士而來的。

他一坐下，就問胡冠謙：「小胡，你是不是跟我開玩笑？」

胡冠謙望住他，臉上木無表情地說：「你認為我像是跟你開玩笑嗎？」

賀良深深的吸了口氣：「雖然這種玩笑，不有趣，但我現在寧願你只是一時興之所至，故意把我愚弄愚弄。」

胡冠謙嘆了口氣，道：「良叔，別的事情，我也許會和你開開玩笑，但這件事，你以為我會嗎？」

賀良乾咳一聲，半晌才道：「你曾親眼看見蒲鴻嗎？」

「不錯，就在馬會的停車塲裏。」

「是你首先看見他？還是他首先看見你？」

「他望住我，我也望住他，他……他戴着一副墨色眼鏡，我看不清楚他的眼神，」胡冠謙的臉色開始變得蒼白，「但我知道，他是瞪視着我的……」

「你們有沒有說話？」

「沒有，當時人潮如湧，我們互望了一會，他就開車走了。」

「你肯定他就是蒲鴻？」

「絕對肯定，雖然他戴着墨色眼鏡，但我深信自己絕不會認錯了人。」

「但有這個可能嗎？他在伊斯坦堡不是已經中槍身亡了？」

「蒲鴻雖曾中槍，但是否已經死掉，却是誰都不曉得。」

「難道他眞的死裏逃生，沒有死在多爾槍下？」

「我怎知道？當時你也是在塲的，雖然他腹部中槍，大量流血。但結果還是給他的同黨救走了。」

「那不是他的什麼同黨，而是一個和他搭上了關係的外國領事館女職員。」

「是他的姘婦也好，情人也好，同黨也好，總之蒲鴻仍然有生存的機會，」胡冠謙說：「而事實上，他現在仍然活着，而且還在馬塲上出現！」

賀良吸了一口氣，又沉默了很久才說道：「你打算怎樣對付蒲鴻？」

「現在不是我打算怎樣對付蒲鴻，而是不知道蒲鴻會打算怎樣來對付我！」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難道你想遠而避之？」

「避得開固然是好的，但古語有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而且縱使避得一時，也避不開一世。」胡冠謙愁眉深鎖地說。

賀良苦笑一下：「你如是，我也如是，唉，眞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胡冠謙臉上陡地閃過了異樣的表情：「良叔，我們是被逼如此的，若不是這樣，那柄刀早已落在蒲鴻手裏。」

賀良道：「但倘若那柄刀眞的落在蒲鴻手裏，我們現在就不必提心吊胆。」

胡冠謙揮了揮手，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這是命運安排，現在才來埋怨簡直多餘。」

「小胡，你千萬別誤會，我沒有埋怨任何人，因爲當時的決定，我也是完全同意的。」

「對不起，良叔，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但蒲鴻是著名的智多星……」

「與其說他是智多星，不如說他是奸人星好了。」

「是智多星也好，奸人星也好，我們都得要想個妥善辦法來加以對付。」

「你有什麼好主意？」賀良問。

胡冠謙道：「與其受制於人，不如先發制人！」

賀良道：「你知道蒲鴻的下落？」

胡冠謙搖了搖頭：「不知道。」

賀良道：「連他的下落都不知道，又怎能先發制人？其實，現在我們是在明處，而他却在暗裏，別說要制服他，就算想向他投降，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投降法！」

胡冠謙苦着臉，說道：「那麼我們該怎辦？」

賀良道：「照我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蒲鴻若一定要找我們算帳，他遲早會現身的，也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可以進一步再作打算。」

胡冠謙呆了一呆，道：「這豈不是太被動了？」

「暫時也許是被動一點，但只要他一現身，我們就有機會把局勢扭轉過來。」

「這種想法眞樂觀。」

「樂觀一點總比愁眉不展好得多。」賀良笑笑說，但實際上，他的眉頭也是緊皺着的。

自從這一天開始，胡冠謙的情緒就變得異常低落，爲了要痲醉自己，他經常在酒吧裏徘徊，就算沒有喝得酩酊大醉，最少也喝得七葷八素，走路姿勢歪歪斜斜。

兩星期後的一個晚上，他在一間生意冷清清的酒吧裏喝酒。他坐在酒吧一角，不斷喝酒，時而發笑，時而嘆氣不已。

他的笑容是苦澀的，臉色在慘綠的燈光下看來更是憔悴。

忽然間，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膊上。

他猛然一驚，手一抖動，酒杯裏的拔蘭地最少有一大半潑瀉出來。

這是誰的手？是不是蒲鴻來了？

過了好一會，他才慢慢的轉過臉孔，用驚疑而又有點呆滯的眼神望向那人。

在這一瞬間，他眞的担心蒲鴻正在用一柄手槍指着自己的臉龐。

等到他稍爲定一定神，看清楚那人模樣之後，他才吁了一口氣。

站在他面前的，並不是蒲鴻，而是一個穿着紫紅套裙，頭髮剪得不長不短的女孩子。

「依依！」胡冠謙訝異極了，他怔怔的望住這個清麗脫俗的女孩，那是他的女朋友卓依依，「妳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依依幽幽的嘆了口氣，然後慢慢地在他身邊坐下：「這句話，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胡冠謙擦了擦額角，沉思了一會，忽然叫道：「我知道了，不久之前吳佐治曾經也在這裏，一定是他撥電話告訴妳，說我在這裏的。」

依依道：「那不是不久之事，而是三小時之前的事了，本來，我不打算到這裏找你的，但最後還是忍耐不住，才跑到這裏來。」

胡冠謙「呃」的一聲，說：「我很好，妳用不着担心。」

依依嘆了口氣：「你若眞的很好，我當然是用不着担心的，但吳佐治說你有心事……」

「別聽他胡說八道，他早就喝……喝醉了……」

「吳佐治醉不醉，我可不管，但你現在喝醉了，就不能不讓我担心。」

「妳放心好了，我……我沒事，也沒有醉……」話猶未了，人已彎下了腰，嘔吐得滿地都是。

依依緊皺着眉，道：「這又是何苦由來？」

胡冠謙搖了搖手：「妳放心，我沒事，也不是眞的醉了，只是腸胃有點不舒服，我……我現在開車子送妳回家去。」

依依瞪視着他：「什麼？你現在還能開汽車？」

胡冠謙說：「爲什麼不能？昨天晚上，我喝的酒比今晚還多得多，但我還是能夠開車子……」

依依嘆了口氣，道：「我眞是越來越佩服閣下了，但我不想坐在一輛搖搖擺擺的車子上，你還是把車匙給我，讓我開車送你回家好了。」

胡冠謙哈哈一笑：「這也是個很不錯的辦法，好，我依妳的……車匙……車匙……呃……怎麼不見了？」

依依望住他：「車匙是你自己的，它放在那裏，只有你自己才最清楚。」

胡冠謙左翻右抄，把全身上下都搜遍了，但還是找不着車匙。

「會不會仍然留在汽車裏？」依依忽然說。

「不會的，我不會這樣大意……」胡冠謙連忙否認。

但他始終還是找不着車匙，最後，依依替他付了酒帳，然後和他前往停車場。

胡冠謙來到了自己的汽車旁邊，仍然說：「我不是那種冒失鬼，決不會把車匙留在汽車裏……」話猶未了，依依已打開了車門，而且還在車子裏找到了車匙。

胡冠謙尷尬地一笑：「哈哈……怎這樣的？怎會這樣的？」

依依冷冷一哼：「這是我在變魔法，可不是胡先生的冒失！」

胡冠謙咳嗽兩聲：「對不起，是我的錯，妳千萬不要生氣……」

依依道：「車子是你的，連你自己都不緊張，我爲什麼要生氣？」

胡冠謙疲憊地鑽入車廂裏，依依立刻把所有的窗子打開。

「爲什麼不開冷氣？」

「與其開冷氣，不如開窗子，最少不會給酒氣薰得頭暈腦脹，」依依在他的大腿上捏了一把，「你要記着，現在我是汽車司機，頭腦清醒是很重要的。」

胡冠謙唯唯喏喏，不久就在車子裏睡着了覺。

等到他醒過來的時候，陽光已照射到他的臉龐上。

他用手揉揉眼睛，發覺車子並不是回到他寓所附近，而是停在一座山峯之上。

「這是什麼地方？」他長長的吸一口氣。

「不是市區，也不是離島，」依依的聲音在他耳朵邊响起：「希望你在這裏會清醒一點。」

胡冠謙伸了伸懶腰，道：「依依，妳太敏感了。」

依依板着臉：「你這樣說，簡直就是侮辱我的智慧。」

「侮辱妳的智慧？」胡冠謙哈哈一笑：「妳什麼時候學懂這種口吻？就像是黑手黨的教父一樣？」

依依冷冷一笑：「我沒有這個興趣和你開玩笑，只想知道，你肯不肯對我說眞話？」

胡冠謙攤開了手：「我幾時對妳說過假話？」

「你現在的話，就已很不老實！」

「妳若一定要這樣想，我也是無可奈何的。」

「冠謙，你……眞的不肯讓我爲你分憂？」

「分憂？我有什麼憂愁要妳來分担？噢，也許有一件，聽說酒價又要增加了，以後喝酒又得增加消費，哈哈……哈哈……哈哈……」

依依生氣極了，忍不住想一個耳光摑在他的臉上。

但她最後還是沒有動手，她畢竟是深愛着胡冠謙的，她不能在這個時候還動手打他。

但她不動手，却有別人動手。

動手的是一個鐵騎士，他頭上戴着鋼盔，一身黑衣，身手極是靈活。

他什麼時候來到這裏，胡冠謙和依依都不知道。

這鐵騎士一出現，就把胡冠謙從車裏揪了出來。

胡冠謙吃了一驚，叫道：「這是幹什麼的！」

鐵騎士一言不發，不由分說，就把胡冠謙痛痛毆打一頓。

這一頓毒打可不是開玩笑的，胡冠謙給揍得鼻腫臉靑，狼狽地仆倒在地上。

依依除了尖叫之外，她實在無法給胡冠謙任何的援助。

她眞的担心鐵騎士會把胡冠謙活活打死。

幸好那個鐵騎士只是重重地毆打胡冠謙一頓之後，接着就駕駛着摩托車遠颺而去。

「冠謙！」她驚惶地扶起他，「你怎樣了？我馬上送你進醫院……」

「用不着，用不着……」胡冠謙咳嗽着，「他一定是認錯了人……」

「認錯了人？」依依猶疑一刻，接着又搖頭不迭，說道：「不會的，這裏又不是鬧市，怎可能會因爲認錯了人而釀成這件事？」

胡冠謙沒有再反駁，只是不斷的在喘氣。

依依又再說：「瞧你傷得這樣厲害，非要送進醫院料理料理不可。」

「不！與其到醫院，不如去看看跌打醫生算了。」

「你不敢讓警方知道這件事？」依依敏銳的目光盯着胡冠謙。

「沒這種事，只不過我喜歡看跌打醫生罷了。」

「你認識那一位跌打醫生？」

「這個……這個……唉，隨便那一個都可以，用不着太挑剔。」

「既然這樣，就讓我來作主好不好？總之，我不把你送到醫院去便是。」

「唔……好的，唷……」胡冠謙一面說，一面撫摸着疼痛的下顎。

半小時後，依依帶着胡冠謙去見一個兩鬢微白，鼻樑上架着金絲鏡的中年人。

這人大概五十來歲，但看來還是精神奕奕，而且還似乎蠻瀟洒的。

依依一看見這中年人，就叫着說：「星叔救命！」

中年人眉頭一皺，望着依依：「妳出了什麼事？」

依依道：「不是我出了事，是冠謙給人揍了一頓。」

中年人道：「妳的男朋友？」

依依頷首道：「是的，他姓胡，叫胡冠謙。」

中年人沉着臉，冷冷道：「妳爲什麼從前不帶他來？」

依依有點答非所問地說：「他現在受了傷。」

中年人道：「受了傷才記起星叔？妳以爲星叔是什麼人？是個跌打醫生？」

胡冠謙聽到這裏，不禁爲之愕住了，他怔怔地看着依依，問道：「他不是跌打醫生嗎？」

依依說：「星叔雖然並不是掛牌的跌打醫生，但他比許多有名氣的跌打醫生更具眞材實料。」

中年人冷冷一笑：「什麼眞材實料？是不是老牌三不賣葛菜豬肺湯？」

依依跺了跺脚：「星叔，別在這時候和我鬧彆扭好不好？」

中年人看見她認眞起來，這才態度一轉，嘆口氣說道：「就只怕我肯動手，妳的男朋友也不肯讓我出手醫治。」

「不會的，冠謙很聽我的說話。」依依連忙說。

中年人又嘆了口氣，目注着胡冠謙：「你會不會讓她在我面前丟臉？」

胡冠謙乾咳着，說：「不會！不會！就只怕煩擾了您老人家……」

「煩擾是煩擾一些，但沒相干，反正近來我也覺得有點手癢，很想扭扭別人的頭骨，哈哈……不說不知，這也是一種樂趣呀……」

× × ×

星叔就是司徒星。

他是唐雪婷的師父，也是卓依依的長輩。

若不是看在依依的面上，司徒星決不會爲胡冠謙治傷。

爲胡冠謙治傷，兩人都出了一身的汗水。

「好傢伙，下手眞的不輕，」司徒星事後問胡冠謙：「你結下了那一門子的仇家？」

胡冠謙搖搖頭：「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次眞是無妄之災！」

司徒星嘆了口氣：「你不肯說也就算了，反正這是閣下的事。」

胡冠謙沒有答腔，含含糊糊地跟着依依走了。

依依坐上車子後，又問胡冠謙：「你現在還不肯說老實話嗎？」

胡冠謙苦笑了一下，道：「我連那個兇徒是誰都不知道，又有什麼老實話可說的呢？」

依依鼓起了腮，不再說話。

她把車子開得很慢，眉頭却緊緊地皺着。

過了五分鐘，胡冠謙忽然問：「妳要把我載到什麼地方去？」

依依還是閉着嘴，一言發。

胡冠謙也沒有再問下去 任由依依把車子沿着公路駛向北方。

不久，依依把車子停放在一間白色別墅外面，然後就把胡冠謙拉出來。

胡冠謙忍不住問道：「妳又弄什麼把戲？」

「帶你去見一個人。」

「剛才已見過跌打醫生，現在還要去見誰？」

「星叔不是跌打醫生，我現在也決不會帶你去見別的醫生，除非是獸醫。」

「我幾時變得禽獸不如了？」

「你不是禽獸不如，只是愚蠢程度接近一隻笨豬。」

胡冠謙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依依已伸手按動門鈴。

但她按動門鈴足足三分鐘，還是沒有人開門。

胡冠謙眨眨眼，說：「這是不是一間鬼屋，要到晚上才熱鬧一點？」

依依立刻怒視着他：「你怎可以說這樣刻薄的說話，若給這裏的主人聽見，恐怕你又得再次捱揍！」

就在這時，背後有人淡淡一笑，說：「很湊巧，我剛好聽見了。」

依依吃了一驚，回頭一望，只見一個身形高大，英俊瀟洒的年青人巳站在胡冠謙汽車旁邊。

「高浪！」依依吐出口氣，又望望胡冠謙才說：「他今天給人揍了一頓。」

這個站在汽車旁邊的英俊年青人，就是高浪。

喜歡冒險，喜歡面對各種各樣挑戰的高浪。

胡冠謙尷尬的咳嗽一聲：「高先生，這是你的別墅？」

高浪微笑點頭：「不錯，歡迎兩位的駕臨。」

胡冠謙道：「請恕我言出無狀，剛才多有得罪。」

高浪又笑了笑，道：「你得罪我個不要緊的，但我這個寶貝表妹嘛，你就得當心一點了。」

胡冠謙「啊」的一聲，說道：「原來是高表哥，失敬！失敬！」

依依立刻白了他一眼：「他是我的表哥，並不是你的表哥，你少認親認戚！」

胡冠謙訕訕一笑，高浪瞪視着依依道：「妳少欺負人，還是進來喝一杯咖啡好了。」

「你泡的咖啡，不喝也罷。」

「我才懶得動手去泡咖啡。」

「你要我泡咖啡？哼，你認爲本小姐肯動手嗎？」

「就算妳肯，我也不敢勞動卓小姐的纖纖玉手。」

「我明白了。」

「妳明白什麼？是不是以爲我家裏有個懂得泡咖啡的機械人。」

「不錯，正是機械人，而且是世間上最漂亮的機械人——唐雪婷姐姐！」

× × ×

唐雪婷果然在高浪的別墅裏。

卓依依一看見她，就忍不住大聲叫嚷起來：「雪婷姐姐，妳剛才爲什麼不肯開門？」

唐雪婷微微一笑：「因爲當時我正在練功。」

「練功？練什麼功？」

「氣功。」

「是不是美容氣功？」

「不是一般的所謂美容氣功，而是自發動功。」

「什麼叫自發動功？」

「自發動功，會在練習過程中自發地，不由自主地做出各種各樣的動作。」

「不由自主？那豈不是變成無風自動了？」

「沒有生命的東西，才可以用無風自動這種詞句來形容，」高浪立刻搶着說道：「但雪婷的生命活力，是比河馬還更充沛的。」

依依哼一聲：「高浪，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用河馬這種字眼和雪婷姐姐相提並論。」

唐雪婷微微一笑，道：「他不說我像是河豚，已經客氣得很。」

依依又望着唐雪婷，繼續問道：「自發動功是怎樣的一種氣功，可以教我練習嗎？」

唐雪婷道：「練功者只要按照一定功法練習，就會自然地做出各種優美的動作，這些動作可以像是體操，可以像是舞蹈，也可以像是武術，有時候，甚至可以做出一些自己平時做不出來，難度較高的動作。」

依依又問道：「練這種氣功有什麼好處？」

唐雪婷道：「練這種氣功，能夠調動自身潛力，疏通經絡，調和氣血，對失眠、關節疼痛、腸胃病和神經官能症都有頗佳療效。」

依依「嘩」的一聲：「好極了，妳什麼時候教我練這種氣功？」

唐雪婷微微一笑：「妳想練氣功，得先拜師父才行，但妳不要拜我爲師，因爲我修爲甚淺，實在不配。」

「連妳都不配，還有誰配呢？」依依問。

「妳的表哥！」唐雪婷望着高浪，笑笑說：「他是個氣功專家，除了自發動功之外，他還懂得大雁氣功和太極氣功。」

依依立刻撇撇嘴：「我才不希罕跟他學氣功。」

高浪淡淡道：「氣功不是妳這種人可以學的，妳大概只適宜練御夫術。」

「呸！小妹還是黃花閨女，練什麼御夫術。」依依說完，臉上一紅。

高浪笑道：「御夫術不一定要等到出嫁之後才學習的，有些女孩在三歲時候就巳開始苦練不懈了。」

唐雪婷橫了他一眼道：「我更早，兩歲時就巳經開始苦練御夫術，你知道不知道？」

高浪舌頭一伸，道：「本來不知道，現在總算知道了，但沒關係，妳這種女人是註定嫁不出去的。」

唐雪婷沒有和他爭辯下去，只是把依依悄悄拉到一旁。

「依依，出了什麼事？」

「唉，還不是爲了冠謙。」

「胡先生有什麼不妥？」唐雪婷問。

「他給人毒打了一頓。」依依說。

「毒打他的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不知道，」依依的眼睛有點紅了，「他說他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故意加以隱瞞呢？」

「我不能確定，但在我的直覺中，總覺得他有點古怪。」

「怎樣古怪法？」唐雪婷凝視着依依的臉。

「他情緒不穩定，經常喝得酩酊大醉，而他從前並不是這樣的。」依依說。

「這麼說，他是想用酒精來痲醉自己了？」

「我認爲的確如此。」

「妳認爲他有什麼心事？」

「我不知道，但從今早的事情看來，冠謙似乎是結下了仇家。」依依憂心忡忡地說。

「是那一種仇家？是錢財糾紛？桃色糾紛？還是意氣之爭？」

「我怎知道？他什麼也不肯跟我說，我又有什麼法子可以知道他心裏的事？」

唐雪婷嘆了口氣，接着却又半開玩笑似的說：「看來，妳眞的要學學御夫術才行。」

依依立刻鼓起了腮：「他現在還不是我的老公。」

「現在不是，將來呢？」

「將來的事，只好將來再算。」

「既然胡先生守口如瓶，我就算想帮妳也是無能爲力的。」

「雪婷姐姐，妳想想辦法嘛，」依依跺了跺脚，說：「我知道妳一定會有辦法的。」

唐雪婷笑了笑：「依依，妳以爲我是觀世音菩薩，擁有無邊的法力？」

依依說：「那也差不多了，雪婷姐姐，妳再想想辦法嘛。」

唐雪婷搖搖頭，說：「用不着了。」

「用不着？什麼意思？」

「因爲巳有人代勞。」

「妳是說高浪？」

「嗯，妳沒看見，妳表哥現在正和胡先生談得很投契嗎？」唐雪婷淡淡地說。

「誰曉得他倆在談些什麼。」

「別人的性格，我也許不太清楚，但你這個表哥嘛，他是個怎樣的人，我是清楚不過的。」

「妳認爲他會和冠謙怎樣說？」

「軟硬兼施，總之務求胡先生把眞相和盤托出。」唐雪婷悠然地說。

依依嘆了口氣：「妳也許眞的很瞭解高浪，但却並不瞭解冠謙，他若是肯說，早巳在我面前說了，又怎會在表哥面前透露？」

唐雪婷霎霎眼，說：「但我對高浪還是充滿着信心，因爲他除了口才了得，手段玲瓏之外，還有許多法寶。」

「法寶？什麼法寶？」依依一怔，「難道他會用氣功來對付冠謙？」

「當然不是氣功，妳以爲妳的表哥除了氣功之外就沒有別的本領嗎？」

「那麼，他會用什麼法寶來對付冠謙呢？」

「催眠術。」

「催眠術？催眠術能夠使人說出眞心話嗎？」

「有些催眠術不能，但有些催眠術却會有這種功效。」唐雪婷說。

「高表哥眞的有這種本事？」

「妳若不相信，不妨等着瞧好了。」

× × ×

高浪的本領是「多元化」的。

他是個天生的冒險家，也是個人所共知的海洋生物學家的博士，但他對氣功和催眠術都有極深刻的研究，一般人就不會知道了。

唐雪婷的推測沒有錯，高浪眞的用催眠術來對付胡冠謙。

依依沒有反對，只是對這種不可思議的「法寶」感到驚訝。

其後，胡冠謙清醒過來，高浪把事情源源本本說出，他聽見之後不禁爲之呆住了。

高浪凝注着他的臉龐，緩緩地問：「你是否感到很不滿？認爲我無權用這種手法來刺探閣下心中的秘密？」

胡冠謙呆了片刻，才搖搖頭，嘆道：「不，我不會生氣，反正事情本來就是這樣的。」

高浪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用催眠術？弗全然是爲了依依，你可知道，她爲了你這一次被人毒打，內心是多麼的焦慮？」

胡冠謙吸了口氣：「哦？她對你說過了？」

高浪搖搖頭：「她沒有對我說，只是剛才向雪婷訴苦，所以給我看見了。」

「看見了？看見了什麼？」胡冠謙一愕。

高浪微微一笑：「我看見她說話時嘴唇活動的情況，就知道她和雪婷說話的內容。」

胡冠謙又呆住了，他呆了好一陣，才不期然地苦笑道：「有你這種人，世間上又還有什麼秘密是可以保得住的？」

高浪微微一笑，道：「說出來閣下一定會不相信，我這個人雖然好奇一點，但對別人的秘密，向來沒有太大的興趣去探取，而這一件事，可以說是例外。」

「為什麼要例外？」

「是為了依依，我是她的表哥，我不能讓她老是担心下去。」

「現在，我的事你已知道了，你打算怎樣？」

「我在施展催眠術的時候，只能知道事情粗略的大概，詳細情形，還是不太瞭解。」

「要不要我再清楚一點說出來？」

「如此最好。」

於是，胡冠謙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更詳細地說了一遍……

× × ×

下午兩點二十三分，賀良接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

「是賀先生嗎？」

「不錯，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你想不想見菲菲？」

聽筒裏傳出來的聲音十分低沉，而且有着一種恫嚇的意味。

賀良的臉色立刻變了，他環顧左右好一會，才壓低着嗓子道：「什麼意思？」

那人「嘿嘿」一笑，緩緩道：「你送給菲菲的生日禮物，現時已在我的手裏，那是一條翡翠項鍊，中間還鑲着一顆五卡拉的鑽石，對不？」

賀良臉色發白，深深的吸了口氣才道：「菲菲現在怎樣了？」

那人道：「她現在很好，只是不見了兩顆牙齒。」

賀良怒道：「你怎可以向一個纖纖弱質的女孩動粗？」

那人「嗜嗜」一笑，道：「說到粗鹵，你這個私生女兒也不見得斯文到什麼地方去。」

賀良咳嗽兩聲，道：「她只是有點男孩子的個性……」

那人乾笑道：「何止男孩子的個性而已，她說粗話的勁度，比許多男子漢大丈夫還更出色得多。」

「少廢話，你想怎樣？」

「老實說，菲菲雖然男性化一點，但相貌和身材的確不錯，我雖然不是個色狼，但古語有云：食色性也，說不定老子越瞧越是心頭火起，哈哈，那就真的很難說會發生什麼事了……」

「你不能胡來！」

「賀先生，你也用不着担心，老子若真要動手，早就霸王硬上弓了，用不着撥這個電話來跟你婆婆媽媽。」

「你到底是誰？」

「就當我是個外星人好了，」那人沉聲說道：「你若要菲菲平安無事，今晚十一點帶海藻到皇后像廣場罷。」說完，電話就擱斷了綫。

賀良一連「喂」了幾聲，才茫然地把電話聽筒放下，但接着，他立刻又搖了兩個電話。

他第一個電話，是要找他的私生女兒菲菲，接聽電話的是一個菲菲的菲籍女傭，她告訴賀良：「小姐已經兩天沒有回來了。」

賀良心中一沉，接着又搖了另一個電話。

他這一次是要找胡冠謙。

但胡冠謙不在寫字樓，也沒有人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賀良焦慮極了，他在客廳裏踱着方步，臉上的表情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想在酒櫃裏打開一瓶拔蘭地喝兩口，但却又想起醫生的囑咐：「血壓高不宜喝酒。」於是，他跑到厨房裏打開冰箱，拿起一瓶冰凍的橙汁仰首直灌。

喝酒不能解決問題，喝冰凍的橙汁也是一樣。

賀良的手心本來早已發冷了，一瓶冰凍橙汁灌進肚子裏，更是冷得有如雪人一樣。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又響起。

賀良匆匆撲出客廳拿起電話聽筒：「喂！」

「是良叔嗎？」

「我就是賀良……你是小胡？」

「你怎麼了？聲音這樣緊張？是不是有點不舒服？」胡冠謙問。

賀良吸了口氣，說道：「別說我了，你也不是緊張得很嗎？喂，你現在在那裏呀？」

「你別問我在那裏，我只要你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快說。」

「蒲鴻已開始動手了。」

「動手？怎樣動手？」賀良的聲音顯得更加緊張。

「他今天向我襲擊！」胡冠謙說。

「你肯定是他？」

「雖然那人用鋼盔遮住了面孔，但我知道他就是蒲鴻。」

「你傷成怎樣？」賀良問。

胡冠謙苦笑着說：「斷了兩三根骨頭，鼻子比平時腫脹了三分之二左右。」

賀良深深的吸一口氣：「蒲鴻除了揍了你一頓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行動？」

胡冠謙道：「暫時沒有，他逞兇後就駕着一輛摩托車走了。」

賀良道：「他這是什麼意思？」

胡冠謙道：「是給我一個下馬威。」

賀良搖搖頭，道：「不！他要對付的人，其實並不是你，而是我！」

胡謙冠道：「在他的眼中，我和你又有什麼分別？」

賀良道：「蒲鴻一定認為，海藻仍然在我的手裏！」

胡冠謙沉默半晌，才道：「怎麼？是不是他找過你了？」

賀良道：「不錯，剛才有個神秘人給我電話。」

「神秘人？是不是蒲鴻？」

「我不知道。」

「良叔，你怎麼了？難道連他的聲音也認不出來嗎？」胡冠謙着急地說。

賀良道：「他可以故意把聲音掩飾，也可以差使別人撥電話給我。」

胡冠謙道：「他有什麼話對你說？」

賀良道：「他要我把海藻交出來！」

胡冠謙默然半晌，道：「你怎樣回答他！」

賀良道：「我還沒有回答，他已把電話擱斷。」

胡冠謙道：「但海藻根本不在我們手上！」

賀良道：「他不會相信的！」

胡冠謙道：「良叔，你打算怎辦？」

賀良嘆了口氣，道：「我現在就想問問你的意見。」

胡冠謙道：「我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又還能給你什麼意見。」

賀良的臉不禁為之更加緊繃着。

隔了一會，胡冠謙又接着說道：「蒲鴻是個心狠手辣的傢伙，單憑咱們兩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對付他！」

賀良遲疑一陣，說道：「你想找尋援手？」

胡冠謙道：「不是我想找尋援手？而是援手找上門來了。」

「怎會有這種事的？」

「天下之大，本來就是無奇不有，有時候，你想找人帮忙有如難比登天，但有時候，援手來了，你就算想把他趕跑也不行。」

「這種人，就是多管閒事的人。」

「別太大聲，他就在我的身邊。」

賀良一怔，乾咳一下，問道：「他是誰？」

「高浪。」

「高浪？你說他就是高浪？」

「不錯，你知道這人的名字？」

「曾經聽說過，有人說，高浪是現代都市奇俠。」

「現代都市奇俠並不單指他一個，還有他的女朋友唐雪婷小姐，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但咱們的事，他們怎會插手？」

「你想知道真正原因？」

「當然想。」

「他們插手，是因為依依。」

賀良更加莫名其妙，但胡冠謙沒有再解釋下去，只是說：「高浪想和你見一見面，你怎樣？」

賀良吸了一口氣：「你認為有這個必要嗎？」

胡冠謙嘆息一聲：「我現在已給蒲鴻弄得六神無主，有沒有這個必要，良叔自己考慮好了。」

賀良考慮了片刻，終於說：「好的，請安排高先生和我見面。」

× × ×

晚上十一點，皇后像廣場和白天相比，自然是清冷得多，但却也有不少把臂談心的情侶在這裏流連忘返。

這時候，賀良已依約在廣場上出現，他手裏挽着一個黑色的皮袋，臉上的神態顯得異樣地緊張。

到了十一點零五分，一個身材瘦削的男人挨近賀良的身邊，說道：「把東西拿來！」

賀良遲疑了一陣，終於還是把黑色的皮袋交給了他。

這男人接過皮袋後，立刻以快速的步伐向海傍那邊走，賀良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

這瘦削的漢子走得很快，快得使人看來覺得有點慌張，他並不是蒲鴻，蒲鴻的身材遠比這人健碩！

他走得雖然很快，但高浪一直緊緊的跟隨着，半步也沒有放鬆。

忽然間，高浪背後有人吹了一聲口哨，這聲口哨雖然不太響亮，但聲調却很怪異。高浪知道，背後有人在故意叫喚自己，好讓他分散注意力。

他明知道是這樣，但還是不期然地回頭一望。

出乎意料地，向他吹口哨的居然是個身材窈窕的紅衣女郎。

紅紅的上衣，襯着一條窄窄的黑褲子，使這女郎散發着一種誘人的魅力。

她正在向高浪微笑，而且還用右手食指向他勾了兩下，這媚態的確可以使絕大多數的男人為之心猿意馬，甚至為之當場暈眩。

但高浪的反應却很特別，他只要向這紅衣女郎瞄了一眼，接着又繼續追向那瘦削的漢子。

但又有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發生了，那瘦削的漢子本來一直都是慌慌張張地向前奔走的，但這時候却忽然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居然挽着那個黑色皮袋，悠悠閒閒地向高浪走了過來。

這一來，反而使高浪為之一陣錯愕，這瘦削的漢子已知道有人跟踪，但他却突然若無其事的轉身走了過去！

看來若無其事，其實是煞有介事。

高浪只好笑了。

在想不出其中原因之前，他除了微笑之外，暫時還想不出自己應該流露出怎樣的表情。

那瘦削的漢子不但向高浪走了過來，還把那黑色皮袋拋給高浪。

高浪接過皮袋，聳肩一笑，道：「為什麼把這份禮物送給我？」

瘦削的漢子冷冷一笑，道：「這不是什麼禮物，只是一袋廢物而已。」

高浪「哦」的一聲，微笑道：「廢物？閣下怎知道裏面裝着的一定是廢物，說不定會是一件無價之寶，那又如何？」

瘦削的漢子搖搖頭，道：「不會的，這皮袋裝着的若是無價之寶，就絕不會有人在背後跟着老子！」

高浪道：「何以見得？」

瘦削的漢子冷冷道：「用不着向你解釋。」

高浪乾笑一聲：「這位兄台該怎樣稱呼？」

瘦削的漢子道：「你想跟我交個朋友嗎？」

高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咱們若能交個朋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這時候，那個媚態十足的紅衣女郎已靠了近來，輕輕一笑，說：「你要交朋友

，爲什麼不選擇我？」

高浪看了她一眼，說道：「我只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而妳卻是一個女人。」

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爲什麼不說我是個無知少女？」

高浪嘿嘿一笑：「妳也許眞是很無知，但卻不怎麼像個少女。」

紅衣女郎兩眼一瞪，「呸」的一聲說道：「你的嘴好刁辣！」

高浪道：「辣疼了妳沒有？」

紅衣女郎說道：「少担心，阿姐不是老太婆，也不是臉皮嫩得像餃子般的小娃娃！」

高浪把黑色皮袋晃了晃，又望着那個瘦削的漢子說：「這東西你眞的不要？」

瘦削的漢子冷冷道：「我要的是海藻，並不是這一袋廢物。」

高浪摸了摸鼻子，忽然皺着眉頭，緩緩地說：「那海藻對你們眞的是那樣重要嗎？」

瘦削的漢子冷笑道：「重要不重要，那是我們的事，與你無關。」

高浪道：「但你們用這種手段來對付良叔，那就未免有點太過了。」

瘦削的漢子「哼」了一聲，道：「賀良故佈疑陣，才是人人的不可饒恕。」

高浪嘆了口氣，道：「良叔是逼於無奈的。」

「逼於無奈？嘿嘿，朋友，你別跟我們要這一套了，彼此都是明白人，還是實話實說罷。」

「好吧，咱們不妨實話實說，兄台貴姓？」

「你叫我W先生好了！」

「W先生？」高浪苦笑了一下，道：「我姓高，叫高浪。」

W先生冷冷的看着他，忽然乾咳一聲，道：「爲什麼不說個假名字？」

高浪道：「你怎曉得我現在說的這個名字是眞的？」

W先生道：「我早已知你叫高浪。」

高浪臉上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心中卻不期然地跳了一跳。

「你知道我眞的就是高浪？」

「當然知道，」W先生冷冷地說道：「在不久之前，你曾經和賀良見過面，對不？」

高浪沒有隱瞞，因爲他知道想隱瞞也隱瞞不了，便說：「不錯，他是個很和善的老人。」

「和善的老人？」W先生倏地大笑，道：「你爲什麼不說他是披着羊皮的老狐狸？」

高浪道：「因爲他看來並不像如此危險的人物。」

W先生道：「最危險的人物，往往就是看來最和善的人。」

高浪道：「閣下看來也很和善。」

W先生說道：「不必在我的臉上貼金了，我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我自己很清楚的。」

高浪又問道：「你們一直注視着賀良嗎？」

W先生道：「爲了要找回海藻，對賀良嚴密監視，那是在所不免的步驟，換上是閣下，也一樣會採取相同的措施的，對不？」

高浪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非法禁錮良家婦女，是觸犯刑事的嚴重罪行。」

W先生冷冷一笑，道：「哼！在許多人的眼中看來，超速駕駛已是一種嚴重罪行。」

高浪問道：「你要怎樣才肯釋放菲菲呢？」

W先生道：「我們想要的是海藻。」

高浪道：「但海藻根本不在賀良的手裏，你們再逼迫他也是於事無補的。」

W先生冷冷一笑，問道：「你是賀良嗎？」

高浪一笑，半晌才道：「我當然不是賀良，我是高浪。」

W先生冷冷道：「既然你不是賀良，又怎知道海藻一定不會在賀良的手裏？」

高浪吸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他若是擁有海藻，一定會把它交出來換回菲菲的！」

W先生冷冷一笑，道：「這是閣下想當然的事情而已，但實際上，賀良絕不是山羊，而是一條狡猾的老狐狸。」

高浪道：「不管他是老山羊還是老狐狸，請你把菲菲放了再說。」

W先生冷笑道：「要放人，可沒那麼容易。」

高浪道：「但你最少該帶我去見一見菲菲。」

W先生道：「你眞的很想見她？」

高浪道：「不見一見菲菲，又怎知道她是否眞的落在你們手裏？」

W先生考慮了片刻，終於點點頭，說道：「好的，就讓櫻桃小姐帶你去見菲菲好了。」

W先生說完之後，就向海傍那邊一直走過去。

這一次，高浪沒有追出，只是回頭看着那個紅衣女郎，她叫櫻桃。

櫻桃是甜膩的，也是誘人的。

高浪終於跟着櫻桃向前走。

的士司機職業刦匪

櫻桃的身段是誘人的，她對男人的手段更是第一流的，高浪和她走在一起，那種感覺就像是和一團烈火在擁抱着。

「你眞的就是高浪？」櫻桃忽然這樣問。

高浪笑笑：「妳怎麼不問W先生？他對我的事，似乎比我自己還更清楚。」

「別提起他。」

「W先生有什麼不好？」

「太瘦削，太主觀，也可以說是個食古不化的怪物，一看見他的臉孔，就使我想起了E．T。」

「E．T？」

「不錯，是外星人，你看他像不像是外星人的化身？」櫻桃吃吃地笑着說。

高浪莞爾一笑：「和外星人相比，W先生俊俏得多了，最少，他的眼睛並不古怪。」

櫻桃輕輕的拍了拍手：「E．T的眼睛雖然古怪，但卻是善良的。」

「W先生又怎樣？妳認爲他兇惡？」

「總不會是個善男信女。」

「既然明知道他不是善男信女，爲什麼還跟他這種人走在一起？」

「道理很簡單，」櫻桃抿嘴一笑：「他不是善男，我也不是信女，在我們之間，誰也吃不了誰。」

高浪揚了揚眉：「會不會對妳自己估計太高了？」

櫻桃眨眨眼：「你爲什麼不說：『會不會對妳自己估計得太壞了？』」

高浪看着她：「妳看來的確很像個壞女孩，但女孩子壞與不壞，並不一定可以從外表看得出來的。」

櫻桃嘆了口氣：「高先生，你別哄我歡喜了，我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我比你清楚得多。」

「這倒是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

「人貴自知嘛。」

櫻桃笑了，她忽然怔怔地望住高浪：「你這個人看來也不太乏味。」

高浪笑笑：「有時候是的。」

「我喜歡多采多姿的人生。」櫻桃忽然伸開了雙臂，仰首望着漆黑的天空。

「妳認爲人生怎樣才算是多采多姿的？」高浪睨視着她發亮的眸子。

她想了一想，然後咬咬牙說：「要有多采多姿的人生，首先就得有多采多姿的朋友。」

高浪仍然望住她：「妳說的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管他是男的還是女的，就算是陰陽人也沒關係，總要是個多采多姿的人就行了。」

「哦？怎樣才算是一個多采多姿的朋友？」

「勇敢、强壯、胆大包天、思想獨特，做事手法與衆不同……」

「還有沒有？」

「當然還有，」櫻桃說道：「最少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而且還是十分十分重要。」

「是那一點？」

「這個人一定不能讓我感到討厭。」

「難怪妳說最重要了，這說不定是先決條件哩！」

「對了，這是先决條件，這人若令我感到討厭，就算他有飛天遁地的本領，我還是會一脚把他踢進維多利亞海港裏。」

「妳很兇，一點也不像隻馴服的小綿羊。」

「你……你喜歡像小綿羊一般柔馴的女人？」

「不，太柔順的女人，往往令人感到沉悶，就像是看着一齣沒有高潮起伏的文藝片。」

「文藝片也可以說是悶藝片，更尤其是那些拍得不倫不類的。」

「不倫不類的影片，無論是文藝片也好，動作片也好，諧笑片也好，都同樣會悶壞觀衆，反過來說，文藝片若是拍得出色，倒是一點也不沉悶的，例如慧雲李的亂世佳人，妳看過了沒有？」

「我沒看過亂世佳人，只是看過時光倒流七十年。」

「時光倒流七十年也是一齣很好的電影，我看過三次。」

「嘩？三次？你一定是迷上珍茜摩爾了？」

「不，我不是迷上珍茜摩爾，而是迷上了唐雪婷。」

「唐雪婷？」櫻桃不由臉色一陣異樣，「她是妳的女朋友？」

「不錯，她喜歡這齣電影，看了一次又一次，而且每一次都要我陪在側邊。」高浪漫不經心地說。

櫻桃撇了撇嘴：「她眞的有福氣，居然有男人肯陪她看同一齣電影三次。」

「別說是三次，就算是再看三十次，三百次以至三千次，我都願意。」

「倘若我要你陪我看一次呢？」

「敬謝不敏。」

「爲什麼？是看厭了這齣電影？還是因爲我不是唐雪婷？」

「兩者都是原因。」

「你這個人倒算坦白，」櫻桃哼的一聲：「看來，你已成爲唐雪婷裙下的不二之臣了。」

高浪淡然一笑，道：「難道妳只欣賞那些三心兩意的男人？」

「那當然不，」櫻桃忽然「嚶嚀」一聲笑了起來，「高浪，你別以爲我是在吃醋。」

「吃醋？吃什麼醋？」高浪臉上現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我們才只不過認識了十幾分鐘，我對妳來說，應該還是很陌生的，妳當然不會爲了一個陌生人而吃醋罷？」

櫻桃蹙了蹙眉，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說：「你看我會不會？」

「我又不是妳肚子裏的蛔蟲，怎曉得妳心裏怎樣想？」高浪向她露出了一個神秘莫測的笑容。

櫻桃揮了揮手，說：「別再談這個了，我們又不是那些悶藝片的男女主角。」

「妳現在覺得和我在一起是很沉悶的了？」高浪盯住她的臉。

她淡漠地一笑，說：「沉悶不沉悶，那是很難說的，人生本來就是個看似複雜，其實比一加一還更簡單的遊戲。」

高浪聳肩一笑：「妳的說話忽然有點哲理的味道。」

「你若不愛聽，就別聽好了。」

「此時此地，我若不聽妳的說話，又還有什麼好聽的？」

「我們何不去聽聽音樂？」

「音樂有很多種，妳喜歡聽什麼？」

「當然是越熱鬧的音樂越好。」

「的士高？」

「唔，這是最佳選擇。」

× × ×

的士高的音樂，和「爆炸現場」這四個字相當脗合。

不爆炸的音樂，不會使人感到血脈賁張和感到格外的刺激。

不喜歡這種形式的音樂的人，自然會遠而敬之，省得耳根活受罪，但對於「的士高迷」來說，這種音樂就是洗滌滿身煩悶的最佳藥皂。

它能驅走煩悶，令人產生興奮情緒，就算不能忘記一切，最少也可以忘記自己

身在何方。

這裏是狂熱的世界，但這裏也能令人感到疲累。

而且那是極度的疲累。

跳舞是一種運動，而且運動量之大可以媲美馬拉松賽跑。

當然，跳三幾十分鐘舞的運動量是不大的，但倘若進行馬拉松式的跳舞比賽，情況就不一樣了。

櫻桃在的士高裏對高浪談及一次馬拉松跳舞比賽的經驗。

她說：「那一次，我和彼得跳了個第二。」

高浪皺皺眉：「怎麼不鼓其餘勇再跳下去，把冠軍奪回來？」

她嘆了口氣，說：「罪不在我。」

高浪問道：「是妳的男朋友彼得不爭氣？」

「彼得不是我的男朋友，他是那一次跳舞比賽贊助商老闆的姨甥。」

「好複雜的關係。」

「彼得是個運動健將，他曾經得過長途步行比賽的冠軍。」

「如此人物參加馬拉松跳舞比賽，該是駕輕就熟的了。」

「本來是的，那一次，就連我自己都認為有很大的把握，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彼得在最後關頭支持不住，我們終於敗陣下來。」

「他狀態不夠？」

「他本來是很『弗』的，但壞就壞在麻將。」

高浪訝異地問：「麻將？跳舞和麻將又有什麼關係？」

「這兩件事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他在跳舞比賽前一天搓了二十四圈麻將，這就大有關係了。」櫻桃忿忿地說。

「哦！原來如此，」高浪恍然大悟說：「這是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還連累了妳。」

「你喜歡跳舞不？」

「看情況而定。」

「是不是心情好時候才喜歡跳舞？」

「不錯。」

「你現在心情怎樣？」櫻桃眨眨眼望着他。

他笑了笑，說：「很壞。」

櫻桃默然半晌，才說：「是不是覺得我這個人很討厭？」

「不，妳很可愛。」高浪說：「我說的是真話。」

「是真的？」櫻桃的眸子亮了，就像是明亮的星星。

「是真的，我很喜歡妳的性格。」

「你認為我的性格是怎樣的？」

「這裏太吵了，我們換個地方再說好不好？」

「換個什麼樣的地方？」

「有精巧小菜可以填飽肚子的地方怎麼樣？」

「舉脚贊成。」

×　×　×

小小的酒家，到了凌晨兩點二十三分，居然還有五六成人客，的確不錯。

生意不錯的酒家，一定會有不錯的佳餚出品，否則想人客深宵光顧就難乎其難了。

「四十五元一客燉鮑翅，價錢公道，而且味道也和大酒家的不遑多讓。」高浪對櫻桃說。

「但我最欣賞的，還是這一道菜。」櫻桃說。

她說的那一道菜，是一般人眼中認為最平凡不過的白飯魚煎鷄蛋。

「多吃白飯魚有益。」高浪說。

「吃魚本來就是很有益處。」

「更尤其是白飯魚。」

「為什麼？」櫻桃問。

「因為這種魚可以連骨一塊兒吞進肚子裏。」

「魚骨有什麼好處？」

「它含有大量的鈣質，多吃白飯魚，牙齒健康，骨格也健康。」

「原來如此，嗯，沙甸魚也不是可以連魚骨一起吞掉嗎？」櫻桃笑笑說。

「是的，但吃罐頭魚，總及不上吃新鮮的白飯魚。」

「想不到你對吃喝這樣有研究。」

「人生在世，什麼事情都不妨研究研究。」

「你不是想說，你正在研究我這個人罷？」

「不錯，我現在正研究妳這個人。」

「哈，我有什麼好研究的？我又不是你心目中的東方珍茜摩爾。」

「什麼東方珍茜摩爾？」

「當然是指唐雪婷。」

「雪婷不像珍茜摩爾，她只是像她的母親，就和妳一樣。」

「什麼就和我一樣的？你這句說話簡直是沒頭沒腦。」櫻桃撇了撇嘴。

「雪婷像她的母親，而妳却像妳的父親。」高浪忽然牢牢地注視着她。

櫻桃呆住了，過了好一會才說：「你越說越令人糊塗了，你認識我才只不過是幾小時之前的事，而且從來沒見過我爸爸……」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語，眼神怪異地望住高浪。

高浪仍然在盯着她的臉。

他說：「W先生沒有說錯，妳爸爸的確是一條披着山羊皮的老狐狸。」

櫻桃的呼吸摒息住了。

她沒有辯駁，也沒有說什麼，只是默認了一件事。

——她父親就是賀良。

——她並不真的叫櫻桃，她其實就是賀良的私生女兒菲菲！

菲菲！櫻桃就是菲菲！

×　×　×

小酒家裏的人客已逐漸散去，最後只剩下高浪和菲菲，在好一段時間之內，倆人都保持着沉默。

高浪還是首先再度開口：「妳是不是感到沉悶了？」

菲菲搖了搖頭，說：「我沒有這個感覺。」

高浪道：「為什麼不問我，怎會知道妳就是菲菲？」

菲菲以手支頭：「這是沒有什麼值得好問的，而且原因也太簡單了。」

「妳認為是怎樣的？」

「一定是賀良曾經把我的照片給你看過，所以你早已認出我就是菲菲。」

「賀良？妳怎可以這樣直接地呼叫他的名字？」

「為什麼不可以？」

「他是妳的爸爸！」

「爸爸？」菲菲冷冷一笑，「他曾經盡過做父親的責任嗎？」

「妳怎知道他沒有盡過做父親的責任呢？」

「高先生，我明白你是個男人，所以你說話也會偏帮其他男人，甚至是同情別的男人，但你有沒有為女人們着想過？」

「什麼意思？」

「我媽媽是個女人，我也是個女人，但是我們在這二十年來得到的是怎樣的照顧？」

「我知道，良叔每個月有支付妳們的生活費……」

「生活費！你們的眼裏，就只有金錢的存在，但除了這些銅臭之外，他還能給予我們母女什麼？」

高浪嘆了口氣，過了好一會才說：「請恕我是個局外人，但妳的感受，我不多不少也是可以體會得到的。」

菲菲漠然地一笑：「你是局外人，仍然能體會到一點點我們的感受，但賀良呢？他自己有一個幸福家庭，有他的事業，却把我們摒棄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裏，你認為這樣公平嗎？」

「世事本來沒有多少是公平的。」高浪只能這樣說。

菲菲望住他，忽然說：「我現在若想喝點酒，你反對不反對？」

高浪回答道：「只要不是烈酒就可以了。」

「男人！這就是男人！」菲菲苦笑了一下，接着又說：「但你這種答覆，總比要我滴酒不沾唇好得多。」

不等她大吐苦水，高浪已叫了一瓶冰凍的啤酒放在她面前。

一瓶啤酒是不會喝醉人的，除非這人連半點酒量也沒有。

菲菲顯然頗有點酒量。她喝了大半瓶啤酒，眼神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她沒有再要第二瓶啤酒。高浪凝視着她的臉，忽然說：「妳什麼時候回去見良叔？」

「我為什麼要見他？」菲菲噘起了嘴唇冷笑。

「因為他担心妳的安全。」高浪也呷了一口啤酒。

「担心我的安全？現在才這樣說有什麼用？」

「並不是他現在才這樣說。」高浪緩緩地說：「我知道，他向來都很重視妳，每年生日他都會送給妳一份生日禮物。」

菲菲冷冷一笑：「而且還是很珍貴的禮物，對不？」

高浪嘆了口氣：「金錢雖然不能補償一切，但妳若要向良叔採取報復，似乎也是過份了一點。」

菲菲昂起了臉：「你就當我是個叛逆的女兒好了。」

高浪道：「妳叛逆不叛逆，那又是另一回事，最重要的還有另外一點。」

「什麼另外一點？」

「你們父女之間的事，我也許不必插手多管，但那個W先生，其人顯然是心術不正的。」

「這一點，我比你更加清楚，但他是我的朋友。」菲菲負氣地說。

高浪望住他，試探地說：「是妳的男朋友？」

「要成為我的男朋友，他還沒有這個資格。」

「那麼，他是在利用妳來對付良叔的了？」

「為什麼你不說我利用他來對付賀良呢？」

「妳以為自己知道得很高深？」

「我總曉得自己正在做些什麼事。」

「菲菲，別孩子氣了，良叔就算再有不是之處，他畢竟還是妳的爸爸。」

「高浪，你別再說下去了，我們結帳罷。」

「妳要回家？」

「回家？」菲菲苦笑一下：「何處是吾家！」

「回到妳媽咪身邊去。」

「我媽咪？」菲菲哈哈一笑：「她已回北京去了。」

「北京？」

「她本來就是北京人氏，現在年紀大了，身體又不怎麼好，再加上對賀良這個男人也着實心灰意懶了，所以決定回北京老家居住。」

「這是她自己的決定？」

「不錯。」

「妳沒有反對？」

「我為什麼要反對？她喜歡到什麼地方定居，是有絕對自由的，我沒有陪她一起去，已可算是大大的不孝。」菲菲說到這裏，眼眶忍不住紅了。

「別難過，」高浪拍拍她的肩膊，「妳現在雖然沒有陪她回北京，但將來還是可以隨時去探望她的，那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謝謝你的關心，我想，我們現在真的應該走了。」

「良叔那邊，妳打算怎樣？難道真的忍心讓他為妳而担心？甚至忍心看着他讓惡勢力來加以欺負嗎？」高浪視綫直逼着菲菲。

菲菲搖搖頭，眼神裏又露出了矛盾之色：「我不知道，你別再逼我好不好？」

高浪嘆息一聲：「逼着妳的並不是我，而是W先生，還有蒲鴻？」

「蒲鴻？什麼蒲鴻？那是什麼東西？」菲菲訝異地望着高浪。

高浪皺了皺眉：「妳真的不知道？」

菲菲「哼」一聲：「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以為我是吃飯的神仙？」

高浪吸了一口氣，沉吟半晌才說：「蒲鴻是一個危險人物，他也許比W先生還更具危險性。」

菲菲蹙着眉：「但我對這個人是完全沒有半點認識的，他又怎會逼我？」

高浪想了想，道：「也許W先生把事情真相隱瞞着，所以妳才會毫不知情。」

菲菲吸了一口氣：「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高浪沉默片刻，反問她：「妳對於海

藻這件事，所知如何？」

菲菲道：「海藻是一柄古老的土耳其寶刀，它關係着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高浪道：「除此之外呢？」

菲菲道：「我知道，W先生很想得到一柄刀，但其他的就不怎樣清楚了。」

高浪道：「W先生的背景怎樣？」

菲菲搖搖頭，說：「對不起，我不能出賣朋友。」

「W先生是個壞蛋，他怎配做妳的朋友？」

「是好朋友也好，是壞朋友也好，我們總算是相識一場，我不能一時這樣，一時那樣的。」

「但是妳可知道，W先生正在對付良叔！」

「賀良的事，你最好還是不要管。」

「對不起，我若決定不管，早就不會插手，如今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是絕對不會半途而廢的。」

「既然如此，尊駕的決定我也不便再多阻撓，再見！」菲菲看來眞的生氣了，她一挺纖腰，掉頭先離開了這間小酒家。

高浪沒有再追出去，他在沉思着。

W先生是個怎樣的人？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爲了菲菲「被擄」的事，賀良一直愁眉不展。

在皇后像廣場，高浪窮追那個瘦削的漢子，但却一直沒有回來。

賀良在廣場上等候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乘坐的士離去。

他心裏有滿腹疑團，但都沒有答案。

他不想回家，但不回家又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總不成在酒店租一間房子來逃避現實。

而且，他想逃避也逃避不了。

回到家裏，家人都已睡着了覺。

他在廳子裏撥了一個電話想找菲菲，但接聽電話的還是那個菲籍女傭。

菲籍女傭的答覆還是一樣：「小姐不在家。」

賀良頹然地掛斷了電話，坐在沙發上長長的在吐着氣。

他不但想念着菲菲，也在想着高浪。

高浪是跟着那瘦削漢子的，他會不會查出一點端倪？又能否把菲菲救出險境？

、賀良坐在沙發上，腦筋越想越亂，在這時候，有很多事情實在是他萬萬意想不到的……

× × ×

W先生是個怎樣的人？

這一點，不但高浪想知道，唐雪婷也很想知道眞正的答案。

在皇后像廣場，不但高浪潛伏在附近，唐雪婷也暗中注視着情況。

其後，高浪雖然讓W先生走了，但唐雪婷却又以「接力」的方式跟着這個瘦削的漢子。

唐雪婷跟踪的技術，可說是第一流的，W先生雖然一直都提高警覺，但還是沒有發現自己又給人緊緊地跟着。

W先生兜了一大段路，然後就鑽進地底隧道，乘搭地下鐵路車。

地下鐵路車從中環出發，一直到了尖沙咀，W先生就下車了。

唐雪婷一直在遠處跟着。

W先生以輕快脚步，進入了一間環境幽雅，氣氛高尙的餐廳。

唐雪婷沒有進入這餐廳，只是在餐廳外面靜觀其變。

五分鐘後，W先生和另外兩個男人從餐廳裏走出來，三人截了一輛的士，唐雪婷也立刻在附近截停另一輛的士跟隨着。

十分鐘後，W先生那輛的士在一間桌球室門外停下來。

這桌球室佔地廣闊，修飾也很華麗。

W先生在一間貴賓房裏找到了三個飛型青年，不久六個人又離開了桌球室。

唐雪婷暗中觀察，把視綫集中在其中一個飛型青年的身上。

這人似乎是那三個飛型青年的首領，他的鼻子十分尖挺，看來相當英俊，但眼神却帶着一種說不出的邪氣。

唐雪婷認得他。

他叫米高，職業是的士司機，但平時總是和一羣不三不四的飛型男女混在一起，一個月大概只有七八天工作。

一個月只工作七八天，當然是不够開銷的，但他的生活却過得優悠自在，有時候在夜總會裏花天酒地，一個晚上就花掉好幾千塊。

米高眞正的職業並不是駕駛的士，而是行刦！他是一個職業刦匪！

× × ×

米高跟着W先生，W先生在他身邊說了不少話，他一面聽，一面唯唯喏喏。

唐雪婷沒再跟下去，因爲她知道這時候若再跟着，是很容易會給他們發覺的。

她決定改變追查的方法。

——與其再跟着W先生，不如把目標轉移到米高的身上。

她知道，以後再要找尋W先生，說不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她却有種特別的直覺，認爲把目標轉移到米高身上，說不定會有更大的收穫。

主意已決，也就不再堅持着繼續緊盯W先生。

但就算要從米高那方面着手，也得要具備周詳的計劃，否則貿貿然行事，想得到成功是難乎其難的。

她想了片刻，終於想起了一個人。

她想起了君子山。

君子山，原名趙宏山，他曾經在外國留學，是個有理想、有志氣的碩士。

但後來，爲了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他壯志消沉，變成了一個癮君子。

到後來，只要是爲了一包細小的毒品，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陪一些又醜又老的女人上床。

但無論怎樣，他還是唐雪婷的朋友。

她從來沒有愛過君子山，但君子山却曾經是一個最令她想哭的男人，她爲的不是愛情，而是友情，而眞正的友情，是決不會比任何類型愛情遜色的。

愛情的力量可以令人生，也可以令人死。友情的力量亦然。

君子山在最潦倒，甚至最接近死亡邊沿的時候，唐雪婷就在他的身邊。

當時，任誰都不敢保證，他是否還可以繼續活下去。

一個差不多有六呎高的男人，爲了吸毒只剩下九十多磅。不必看，單是想想也足够令人爲之心酸。

但結果，君子山沒有死，他還居然能够成功地戒除了毒癮。

現在，他比從前積極多了，他對人生的觀念不再是灰色的。

雖然，他現在看來還是瘦削一點，但體重已比最潦倒的時候增加了二十磅。

他不再是「君子」。

他已漸漸變回了當年的趙宏山，雖然，那一場災刦已在他心底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現在，趙宏山常對朋友說：「我能够再有今天，唐雪婷的功勞最大。」

他這樣說，唐雪婷却並不以爲然，她認爲這只是朋友之間應盡的義務。

但事實上，若沒有她的鼓勵，趙宏山也不可能振作起來重新做人的。

× × ×

趙宏山接到了唐雪婷的電話，很快就趕了出來和她會面。

「唐小姐，您好。」

「你呢？最近好像又胖了一點。」

「三磅。」趙宏山伸出了三根指頭微笑着說。

「好現象！」唐雪婷姆指一豎，「別忘記，你是個從外國留學回來的碩士，你將來一定會有遠大的前程。」

趙宏山微微一笑：「我不但有遠大的前程，還有偉大的朋友，嗯，高浪呢？」

唐雪婷聳了聳肩，說：「他現在說不定有美同遊。」

「有美同遊？什麼意思？」

「美者，當然是指美女，而並不是指來自亞美利堅合衆國的美國人。」

「妳是在說笑？」

「我是說眞的，」唐雪婷眨動着明亮的眼睛，接着說：「但你也不必把事情想到歪路上去，我和他之間的感情相當好，暫時還沒有第三者出現。」

趙宏山這才吁了一口氣：「妳別老是唬嚇我好不好？」

唐雪婷說：「你什麼時候變成胆小鬼的？」

趙宏山嘆了口氣，很認眞的說道：「我對自己的事情，決不會担心這個，担心那個，但我實在很渴望能够早一點接到妳和高浪的喜帖。」

唐雪婷哈哈一笑：「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你是担心我綁不住高浪這個人！」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放心罷，要綁住高浪這個人，首先就得要綑住他的心，我雖然不是談情說愛的專家，但對付他嘛，總會有一兩手獨到功夫的。」

在趙宏山面前，她往往很坦白，坦白得什麼話兒也說得出來，而且毫無害臊的感覺。她不必在趙宏山的面前故作忸怩，而她也的確不是那些忸忸怩怩的女孩。

趙宏山看着她的臉，終於笑了。

「很好，妳對自己有信心，對高浪也有信心，你們將會是很幸福的一對。」他由衷地說。

唐雪婷頷了頷首，接着說：「想知道我找你的目的嗎？」

「不管妳找我出來是爲了什麼，只要我能効勞，一定萬死不辭。」趙宏山認眞地說。

「你這個人，最討厭的就是這一套，我們是朋友，可不是主人與奴隸！」

「我明白了，遵命！」

唐雪婷不禁爲之「噗哧」一笑，但她接着就沉肅下來，緩緩地說：「還記得米高嗎？」

「米高！你說那一個米高？是不是在旅行社工作的那個米高？」

「不，不是戴眼鏡的那個米高，我說的這個米高，他是個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趙宏山冷冷一笑，「他那裏是什麼的士司機了？他只是個流氓刦匪。」

「對，我說的就是這個刦匪米高。」

「妳不是曾經協助警方把他拘捕過一次的？」趙宏山很關注地望住她。

唐雪婷苦笑道：「是又怎樣？結果他還不是釋放出來？理由是證據不足！」

趙宏山嘆了口氣，道：「法律就是這樣的，它要力求公平，但世事往往最不公平的，也就是這些法律！」

唐雪婷道：「所散播偏激的言論，不是我不想聽，而是因根本於事無補。」

「不錯，」趙宏山點點頭，忽然問：「妳想知道米高的近況？」

唐雪婷道：「你有沒有辦法？」

趙宏山道：「兩年前，我和他曾接近過，有一次他還游說我參加一次行動。」

「行動？什麼樣的行動？」

「打刦電油站。」

「成績怎樣？」

「我沒有參加。」

「是因爲良心發現？」

「不，是因爲氣力不足，拿起手槍也覺得手顫，結果他們臨時把我踢出局。」

「有沒有覺得可惜？」

「沒有覺得可惜，那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根本死不足惜。」趙宏山苦笑着說。

「人生是美好的，而且，好死不如惡活。」唐雪婷勸勉地說。

趙宏山微微一笑：「我現在當然是完全明白的，但在那時候，我還是個道骨仙風般的吸毒者。」

唐雪婷道：「人總有遭遇到逆境的時候，實不相瞞，我也曾經有過一段極不愉快的日子。」

「是爲了愛情不如意？」

「不，是爲了學業。」

「妳的學業成績不是一直很優異嗎？怎會爲了這種事而煩惱！」

「我是說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小學五年級？那一年怎樣了？」

「成績很不理想，有三科不及格。」

「怎會這樣的？」趙宏山奇怪地問。

「是爲了一場怪病，」唐雪婷嘆了口氣，「那場怪病斷斷續續的時好時壞，把我的精神弄得很差，上課也經常缺席。」

「後來呢？」趙宏山看着她的臉。

「補考才能勉强升上小學六年級。」

「升上六年級之後又怎樣？」

「說也奇怪，一升上六年級身體就完全康復過來，連傷風感冒也很少患上。」

「眞是不可思議。」

「人生本來就是不可思議，起落無常的。」

「但許多時候，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正是黑白分明，從不混淆。」

「何以見得？」唐雪婷淡然一笑。

「比方說，妳就是個好人，而米高却是人類中的渣滓。」趙宏山說。

「人性並不是那麼絕對的，好人會變壞人，一些壞人也會改邪歸正。」

「但米高却很難了，」趙宏山冷冷一笑，「他是個天生壞蛋，從很小的時候就已偷騙搶劫，什麼事情都敢幹得出來。」

唐雪婷道：「你已多久沒見過他？」

趙宏山道：「自從戒毒之後，就沒有再見過米高。」

唐雪婷道：「這麼說，你對他的近況是完全不知道了？」

趙宏山點點頭：「的確不知道。」

「沒關係……」唐雪婷淡淡一笑：「我會另外想辦法的。」

趙宏山道：「但妳還是沒有找錯了人，雖然我對米高的事所知不多，但米高的女朋友茱迪却是我唸中學時的小同學。」

「小同學？什麼意思？」

「我唸中六的時候，她才唸中一。」

「唸中六的學生，怎會認識唸中一的小女同學？」唐雪婷有點奇怪。

「因爲我父親認識她的叔父，兩人經常的在公園裏晨運，有一段時期，我還是的補習老師。」

「收費若干？」唐雪婷打趣地問。

「每天十塊八塊不等，但不是她給我，而是我每天在補習後請她吃雪糕、朱古力、西餅之類的費用。」

「這麼說，你和她是相當熟悉了？」

「當年的確是的，但後來我到外國唸書，她的情況怎樣就不清楚了。」趙宏山嘆了口氣，接着又說：「想不到我再次遇見她的時候，她變了，我也變了，彼此都變得不成人形。」

「她近來怎樣了？」

「一度曾經和米高打得火熱，但最近好像有點不妥當。」趙宏山說。

「你怎知道？」唐雪婷問。

「是道聽途說的。」趙宏山聳肩一笑：「消息來源出自『路邊社』，雖然不一定可靠，但空穴來風，當必無因，再說，米高那種人，根本就不是可靠的對象。」

「不但不可靠，簡直就是個危險人物，茱迪若能從此跟他一刀兩斷，那是值得大大慶祝的事。」唐雪婷由衷地說。

趙宏山道：「但聽說茱迪爲了這一次挫折，整個人陷入了極頹喪的境界。」

「她會慢慢復原過來的。」

「妳想不想找她？」

「也好，雖然茱迪不大可能給我任何的帮助，但我仍然願意見一見她。」唐雪婷沉默一會，忽然又說：「但最好你能够和我一起去找茱迪。」

「好，這個絕對不成問題，我現在馬上撥電話找她。」

「現在？現在巳凌晨兩點多鐘了。」

「沒關係，別忘記我是她的補習老師。」趙宏山半開玩笑地說。

說完，他就撥電話去了。

× × ×

香港是個不夜天的大都市，通宵營業的店子絕不會稀少。

凌晨三點鐘左右，茱迪果然出現了。

她是個身材比唐雪婷略矮，面型也畧胖的女孩子，她還很年輕，但臉上却塗着太多的化妝品。

她用的化妝品並不是廉價貨色，但使用得不恰當，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比不化妝還更差得多。

也許，茱迪使用太多的化妝品，作用並不是要使自己漂亮些，只是想掩飾她臉上失意的神態。

但一個人在失意的時候，化妝品是不能掩飾得住的。

她一進入夜店，首先瞟了唐雪婷一眼，然後才問趙宏山：「是你的女朋友？」

她說話單刀直入，絕不轉彎抹角。

趙宏山咳嗽一聲，說：「這位是唐雪婷小姐，她是我的朋友，但却不是一般人所說的女朋友……」

「眞是繁複之極。」茱迪瞪了他一眼，從銀光閃閃的手袋裏拿出一個烟包。

「糟糕，香烟包空了。」她把烟包揑成一團，接着伸手向趙宏山說：「給我一口烟。」

趙宏山抱歉地說：「對不起，我現在沒有抽烟的習慣。」

「唷，連香烟也不抽了？」

「近來很窮，不抽烟可慳省一點。」

「慳省又有什麼用？」

「小富由儉嘛。」

「在香港這個花花世界，成爲小富又有什麼用？要就不發財，一發財就得最少以七位數字作爲單位。」

「七個位的數字，就是以百萬元來計算了。」

「三幾百萬，其實也算不上什麼，大不了可以用來買一幢像樣點的房子。」

「妳的胃口越來越大了。」

「但心情却越來越差，運氣也一天比一天壞。」茱迪苦笑了一下，「想起來，還是從前的日子快活。」

「從前的日子？」趙宏山淡然一笑，「從前的日子是怎樣的？」

茱迪吐口氣，說：「當你還沒有出國留學之前，我們不是相處得很快樂嗎？」

趙宏山怔怔的看着她：「妳還記得那一段日子？」

茱迪茫然地一笑：「怎會不記得？那時候，我並不是個這樣貪婪的人，但現在，我簡直像個痴心妄想的白痴！」

趙宏山望着她：「是誰把妳影响得這樣厲害的？是不是米高？」

茱迪臉色一沉：「爲什麼要提起米高？他算是個什麼東西？」

趙宏山道：「米高當然不算是什麼東西，但妳也要爲自己着想一下。」

茱迪強顏一笑：「我現在很好，吃得好，穿得也不錯，你用不着爲我担心。」

趙宏山說道：「我只是爲妳感到不公平。」

「不公平？什麼不公平？」

「像妳這樣的女孩不該爲米高而變成現在這副樣子。」趙宏山毫不隱瞞地說。

茱迪揮了揮手：「算了，我巳不再想

會那個男人了，你們別再在我面前再提起他。」

趙宏山道：「但我這一次，確是很想知道一下米高的近況。」

茱迪撇了撇嘴，冷冷的看着他：「你什麼時候變成了警探？」

趙宏山搖搖頭，苦笑着說：「我那裏有資格可以當警探？警探不來抓我，巳算是我的福氣。」

茱迪睨視着唐雪婷，冷冷道：「這位唐小姐又是幹那一行的？」

「廣告公司。」唐雪婷立刻回答。

「廣告公司？是不是想找米高充當男模特兒？」茱迪冷冷的說。

唐雪婷默然半晌，才慢慢的說：「對不起，妳既然還想維護米高，我們實在是無話可說了。」

茱迪兩眼一瞪，道：「誰說我要維護米高？」

趙宏山嘆了口氣：「妳不維護米高，還有誰去維護米高？」

茱迪冷冷地一笑，說道：「你放心好了，世間上並不只有我這個女人，除了我之外，他現在最少還擁有三四個年輕的狐狸精。」

「妳在吃她們的醋？」

「從前也許是的，但現在巳想通想透了，米高根本不值得我爲他而傷心。」

「妳能够想通想透，那是值得慶賀的。」趙宏山吸了一口氣，說：「米高近來似乎越來越不像話，他這種人，是應該得到一些教訓的。」

「你能給他沉重的教訓嗎？」

「我不能。」

「爲什麼不能？」

「因爲我不是執法者，更不能像古代的俠士一般執行法外之法。」

「你不能够執行法外之法，但米高却經常觸犯法紀，而且每一次都能够逍遙法外！」

「一時的倖免，並不等於他可以一輩子都不被繩諸法網。」唐雪婷淡然地說：「即使有人想要維護他，但是結果還是一樣的。」

茱迪深深的吸了口氣：「妳想知道米高的一切，可以去找一個人。」

「找誰？」

「他的對頭人秦平。」

「秦平？是不是鐵眼黨的老大？」趙宏山眼光一亮。

茱迪點點頭：「你還記得這個人？

唐雪婷向茱迪詢問米高的近況。

「怎會不記得？他是個逼良爲娼的混蛋。」

「逼良爲娼？那倒不見得，其實，許多甘願給他利用的少女，都是貪慕虛榮之輩。」

「秦平知道米高的事有多少？」

「也許比警探們所知道的還多。」

「很好，謝謝妳的帮忙。」

「別說這種話，你畢竟曾經是我的補習老師，而且是免費的。」

「不但免費，而且還經常請妳吃雪糕和朱古力！」

茱迪笑了，她彷彿又巳回到了唸初一的時代。

爾虞我詐各出奇謀

秦平並不像米高那樣令人觸目，他穿的衣着十分平凡，身材和相貌也是普普通通的，就和一個普通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但你若留意他的眼神，就會察覺到這人並不平凡。

他的眼神是狡猾的，也是冷酷的，但在必要時，却會變得充滿熱誠。

不但充滿熱誠，也充滿熱情。

但瞭解他的人都知道，秦平的熱誠和熱情是不會長久的。

也許，他認爲沒有這個必要。

他是個現實主義者，太空泛，太不着邊際的事情，他絕對沒有興趣插手。

要找尋秦平，並不是容易的事，他沒有固定的居所，沒有固定會逗留的地方，

甚至連身邊的女朋友都會經常轉換。

但趙宏山却在天亮之前找到了他。

當時，秦平是正在一間聯誼會裏搓麻將。

和他一起搓麻將的，是兩個舞女，和一個舞女大班。

趙宏山一找他，他就推散了牌局。

「君子山，久違了。」

「平哥，您好！」

「不太好，近來有點感冒，又有點胃痛，唉，也不知道是不是年紀老了，連泡女孩子也不太順利。」

「平哥眞會說笑。」

「不，我是說眞話，說到風頭之勁，我現在巳及不上米高啦。」

「爲什麼提起米高？」

「你找我，不是爲了要知道米高的事嗎？」秦平嘿嘿一笑：「別以爲我是個聾子。」

趙宏山吸了口氣，他當然知道，一定是茱迪巳和秦平通了電話。

「是這樣的，」趙宏山咳嗽了兩聲，略爲整理喉嚨一陣，才繼續說道：「我知道，米高近來和一批不明來歷的人搭上了路。」

秦平眯着眼睛，乾笑着說：「你想對付米高？」

趙宏山搖搖頭：「不，我並不是存心想對付他……」

「你不想，但我很想！」秦平忽然緊握着拳頭，咬牙切齒地說：「你可曾見過，他那種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在這十幾條街道上，凡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誰不知道姜寶莉是屬於我的。」

「現在呢？」

「姜寶莉巳給那混蛋勾了過去，這還罷了，那狗養的傢伙還在桌球室內公然向我示威，冷言冷語的，簡直他媽的不知所謂。」

「米高爲人，確是囂張浮躁一點，他畢竟還年輕。」

「年輕個屁！」秦平冷哼一聲，說：「你若是存心要來爲他說好話的，那麼請你馬上滾蛋，以後再也不要來煩我！」

「別誤會，我怎會爲米高說好話？他爲人怎樣，我也是心中有數的。」

「嗯！你知道就好了，也幸虧兩年前你沒有眞的和他合作，否則必然是自尋死路。」

「這兩年來，米高還是沒有什麼改變呢？」

「變？他是個什麼東西？還能變得出什麼花樣？你以爲他是齊天大聖，懂得七十二變的法寶？」

「聽說他近來和某一夥人物搭上了關係。」

「某一夥人物？你說的到底是何方神聖？」秦平皺眉盯住趙宏山的臉。

「聽說其中有一個人，身材瘦削，自稱爲W先生。」

「W先生？這可沒聽過，但米高近來搭上了白骨王，這白骨王就是個不折不扣的瘦骨仙。」

「白骨王？他是不是姓王的？」

「不錯，他叫王定邦。」

「王定邦……姓王的英文寫法，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W！」趙宏山若有所思地說。

「那個自稱W先生，說不定眞的就是白骨王。」

「白骨王的背景，平哥知道嗎？」

「所知不多，但是，也不致於全無所聞。」

「他是一號怎樣的人物？」趙宏山連忙追問。

「是一個犯罪集團的副首領。」

「那個犯罪集團怎樣稱呼？」

「秘密黨。」

「秘密黨！」趙宏山吸了口氣，道：「這秘密黨的第一號首領是誰？」

秦平嘿嘿一笑，道：「這就是個秘密了，最少，連我也不知道。」

趙宏山默然良久，才問道：「米高搭上白骨王，是爲了什麼事？」

秦平攤了攤手，說：「這就得要問問他才知道了。」

× × ×

天色巳亮，唐雪婷在一間沒有空氣調節的古老式茶樓裏等候趙宏山。

趙宏山在六點五十二分進入這間茶樓，還沒有喝上第一口茶，巳滔滔不絕地向唐雪婷提出了報告。

「白骨王！秘密黨！」唐雪婷沉吟着，「宏山，你瞧怎樣？」

趙宏山聳了一聳肩，說道：「我對整件事情還不太瞭解，請恕我帮不了妳什麼忙。」

「不！你巳帮了我很大的忙，沒有你的深入調查，我直到現在還不可能知道W先生到底是何方神聖。」唐雪婷很感激地說。

趙宏山嘆了口氣，說：「但我能給予妳的提供，也就只有這些而已。」

唐雪婷微微一笑道：「這巳經很足够了。」

趙宏山也笑了：「希望這一點點的提供，能够協助妳和高浪迅速地把事情解決掉。」

「謝謝你。」

「別客氣，總之這一頓早茶，就由妳來付賬好了。」

喝了早茶後，唐雪婷立刻撥電話找尋高浪。

電話响了很久才有人接聽，聽筒裏傳來高浪疲倦的聲音：「喂！」

「早晨，高先生。」

「早晨……是雪婷嗎？」

「不，我是蘇菲亞羅蘭。」

「唉！別開玩笑了，妳那邊有什麼消息？」

「有，而且消息很驚人，蘇聯境內有一個核電廠發生了嚴重的意外，輻射橫掃北歐，連喝牛奶也得小心！」

「我很少喝牛奶，要小心的不是我，是妳這個還沒有戒奶的活寶貝。」

「昨晚怎樣了？」

「什麼怎樣了？」

「那個婀娜多姿的女郎，有沒有把你灌醉？」

「沒有，她就是菲菲，是良叔的那個女兒。」

「用不着你來慢慢解釋，她的照片我

也是見過的。」

「這丫頭，唉，眞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

「你就慢慢的說好了。」

「在電話裏談，似乎不太方便。」

「好的，我們還在遊艇上慢慢再談好了。」

「遊艇？妳今天想出海？」

「不可以嗎？」

「可以，可以！只要唐大小姐高興，別說是出海，就算是上太空再談也是可以的。」

× × ×

天色蔚藍，高浪穿的運動衣也是蔚藍色的，色調清朗格調怡人，令人看來感到很舒服。

但唐雪婷却在遊艇上打瞌睡。

她一登上遊艇，就躺在一張沙灘椅上打瞌睡，連看也不看高浪一眼。

高浪沒有生氣，更沒有上前打擾她。

他只是很小心地把遊艇開動，而且使用的是最慢的速度。

反正他倆並不急於趕時間，這一次出海，純粹是爲了要鬆弛一下神經而已。

九十分鐘後，高浪才把遊艇停下來。

直到這時候，唐雪婷才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然後問高浪：「這是什麼地方？」

高浪微微一笑：「妳認不出來嗎？」

唐雪婷向四周瞄了一眼，笑笑說：「這裏是吉奧。」

「對了，正是吉澳！」

「怎麼不說是南丫島？」

「這裏本來就是吉澳，怎可以說它是南丫島？倘若這樣，豈不是變成指鹿爲馬了？」

「但九十分鐘緩慢的航程，可以駛到吉澳嗎？」

「哈哈，原來妳沒有眞的陷入昏迷狀態。」

「誰說我昏迷了？你的心腸眞壞！」

「這裏環境怎樣？」

「不錯，我認得出，這裏就是南丫島，附近還有不少養魚場。」

「要不要去買些海鮮？」

「與其買海鮮，何不就地垂釣更爲有趣？」

「妳的建議很好，可惜沒有魚餌。」

「誰說沒有魚餌，只要把你抛進海裏，還不怕沒有魚兒上釣嗎？」

「哈哈，妳想用我來釣什麼魚？」

「當然是美人魚嘍。」

「從沒聽過南丫島海面有美人魚出現過。」

「不錯，美人魚只會在皇后像廣場附近出現的，對不？」唐雪婷捉狹地說。

高浪立刻在她的臂彎上捏了一把：「妳不是眞的吃醋罷？」

「呸！尼姑才吃你的醋！」

「雪婷，我雖然不是柳下惠，但也決不是好色之徒，更不會三心兩意，妳若不相信，我——」

「嚴禁隨便發誓，本小姐從來不吃這一套！」

「不發誓便不發誓，但可不能老是胡思亂想，老是懷疑我對妳不忠實。」

「够了够了，越說越肉麻。」

「談情說愛，本來就是一連串肉麻的組合，若沒有一些肉麻的對白，根本就不是談戀愛。」

「這些謬論，到底你是在那裏聽回來的？」

「電影、電視，甚至在街頭巷尾，都可以聽見這些肉麻的對白，久而久之，自己想想也可以想出這些結論來。」高浪笑嘻嘻的說。

「原來你是一個天才兒童，失敬，失敬！」

「還要師姐參加指導才行。」

「什麼師姐師姐的，把我叫老啦。」

「不是師姐，那就該叫師妹了。」

「誰是你的師妹！」

「總不成叫妳師姑罷？」

「呸，越說越離譜，看掌！」

唐雪婷可不是說說便算，果然眞的一掌就向高浪迎胸拍下。

「啊呀！」高浪怪叫一聲，在猝然不防之下，不但中了一掌，還整個人給推落大海之中……

× × ×

既巳跌落大海，高浪索性暢泳一番，然後才慢條斯理地的爬上遊艇。

唐雪婷給他遞上一條沙灘巾，嫣然一笑，說：「是不是想報仇？」

高浪用沙灘巾抹了抹頭髮，笑道：「報仇？爲什麼要報仇？妳又不是把我推落火坑。」

「你眞的不想報仇？」

「報仇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除非是報恩。」

「施恩莫望報，我對你的恩典，你用不着急於償還。」唐雪婷微笑着說，臉色白中透紅，益發顯得明艷照人。

高浪換上了另一套衣服，忽然向前面伸手一指，說：「對面就是香港仔。」

「是香港仔又怎樣？」

「我們到香港仔吃海鮮好不好？」

「怎麽？你以爲我們眞是空閒得跡近乎無聊嗎？」

「吃海鮮怎算是無聊？反正連遊艇也駛出來了。」

「我只是想吸些海風，在遊艇上休息一會。」

「現在休息够了沒有？」

「差不多了，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回避風塘去，然後再部署下一步的計劃。」

「什麼下一步的計劃？」

「回航時慢慢再談可以嗎？」

「當然可以，遵命！」

× × ×

黃昏六點，氣溫還是很高。

米高從一間芬蘭浴室裏走出來，他約定這時候會見寶莉。

姜寶莉並不是一個太守時的女孩子，通常她都會遲到十分鐘或者是十五分鐘左右。

所以，米高約她在五點四十五分在浴室門外等候。

現在，是六點正，米高認爲時間很配合，寶莉應該巳經來了。

但寶莉還是芳踪不見，却有一個五十來歲，架着金絲眼鏡的中年人在門外向他招手。

米高一看見這中年人，不禁為之心中一沉，但臉上却立刻堆滿了笑容，笑吟吟的向前迎了上去。

「星叔，你也來泡個芬蘭浴吧？」

那中年人原來就是司徒星。

司徒星面色有點沉肅，他搖搖頭，說：「我只喜歡淋冷水浴，對這些玩藝兒既不認識，也沒有嘗試一下的興趣。」

米高訕訕一笑，又說：「聽說星叔近來在雀場上很得意，上星期又贏了一場比賽。」

司徒星道：「那並不是正經事，不談也罷。」

米高乾笑一下，道：「原來星叔找我有正經事……」

「我們去喝杯咖啡怎樣？」

「這個當然可以，正是難得您老人家賞臉，但我約了人……」

「是不是那個姓姜的小婦人？」司徒星冷冷一笑，說話很不客氣。

米高一楞，但是也沒有發作，只是吸了一口氣，說道：「不錯，我是約了姜寶莉。」

「你用不着等了，我已經叫她不要來了。」

「星叔，你怎麼知道我們約好在這裏等？」

「星叔派人直接問她的，可以不可以？」司徒星沉着臉，絲毫不假以辭色。

米高的臉色也開始漸漸地變得不好看了，他有點沉不住氣地說：「星叔，我尊敬你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但現在時代不同了，你別用以前那一套來對付咱們新的一輩。」

「什麼新的一輩舊的一輩？」司徒星冷冷一笑，「不錯，你現在是當時得令的一輩，但却也不能胡作非為，視普天下人如無物。」

米高心中有氣，瞪着眼道：「星叔，你到底怎樣了？正話還沒說上半句，已把我教訓得狗血淋頭，可知道每個人的容忍程度都是有限的？」

「更尤其是你，對不？」

「別管你你我我，星叔，我並不是個太空閒的人，有什麼事請爽快一點說出來好了。」

「聽說你近來很不規矩。」

「不規矩是我們這一輩的本份，要我規規矩矩做人，等於叫貓不吃魚，猴子不吃香蕉。」

「貓吃魚，猴子吃香蕉，那是很正常的，但你到處惹是生非，而且還跟白骨王那種人混在一起，那就不怎麼妙了。」

「星叔，」米高的臉色更不好看：「我跟誰混，那是我自己的事，你憑什麼來管我？」

「不憑什麼，就憑你伯父和我是一場相識，他臨死之前，曾叫我好好地看顧着你。」

「少來這一套了，星叔的盛情，我心領便是。」

「好，你的事我不管也可以，但星叔有事，你肯不肯幫個忙？」

「只要能力所及，絕無問題。」

「很好，聽見你這句話，我很高興。」司徒星第一次露出笑容：「我想找一個人，你可以帮帮忙嗎？」

「找誰？」

「蒲鴻。」

「蒲鴻？蒲鴻是什麼人？」米高臉上露出茫然之色。

「蒲鴻這個人嘛，咳咳，說句老實話，我對這個人是不認識的，但我知道，只要你肯帮忙，一定可以把他找出來。」

米高嘿嘿一笑：「這就奇了，你不認識蒲鴻，為什麼要找蒲鴻？而我也從來沒見過蒲鴻，甚至從來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又怎能找得到這個人？」

司徒星道：「你也許真的不認識蒲鴻，但白骨王對蒲鴻一定不會陌生。」

米高臉色一寒：「星叔，真的很對不住，這件事我沒法帮你的忙，而且我現在還有別的約會，失陪了。」說完，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司徒星望住他的背影，臉上忽然綻出了一種古怪的微笑。

不久，一輛房車停在他身邊，開車的是高浪，而唐雪婷則坐在房車後排的座位上。

司徒星上了車子，高浪立刻問：「他的反應怎樣？」

司徒星淡然一笑，道：「畢竟還是年輕浮躁，給我說了幾句就沉不住氣。」

唐雪婷眨眨眼，笑笑說：「那倒不然，最少，他還沒有動手打人。」

「動手打人？」司徒星呵呵一笑道：「如此最好，反正你師父近來也有點手癢了。」

唐雪婷道：「米高是年輕浮躁，怎麼師父也變得如此好勇鬥狠？」

高浪一面駕駛着車子，一面為司徒星辯護：「星叔不是好勇鬥狠，而是替天行道。」

唐雪婷哂然一笑：「男人畢竟還是男人，什麼樣的話，都是出自你們自己的口中。」

高浪翻了翻眼，道：「但根據專家研究結論所得，舌頭最長的都是女人。」

「別鬥嘴！」司徒星乾咳一聲，說：「我們現在已經打草驚蛇了，以後非要小心一點不可。」

「什麼打草驚蛇？」唐雪婷問。

「米高顯然已提高了警覺，他現在說不定馬上就去找白骨王。」

高浪道：「蒲鴻的事又怎樣？」

司徒星道：「米高表示，他從來沒聽過鴻蒲這個人的名字。」

高浪道：「他的說話可靠嗎？」

司徒星道：「米高這個人，就算他夢囈時說的話，也是不可信以為真的，但我們却也不能就此認定，他是在說謊。」

唐雪婷聽得不住點頭：「不錯，米高也許真的不知道蒲鴻這個人。」

司徒星道：「但也許是隱瞞着不說，然後把這件事向白骨王報告。」

唐雪婷「唔」一聲，默然片刻才說：「我們現在應該怎辦？」

司徒星說道：「先回家休息，等候情報。」

「等候情報，我們還會有別的情報嗎？」唐雪婷訝然地望着師父。

司徒星笑了笑：「現在我不敢肯定，

但最少這種機會是存在的。」

唐雪婷聳肩一笑，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她知道師父的脾氣，有時候是會喜歡故弄玄虛的。

× × ×

回到別墅，高浪和唐雪婷很快就聽見了胡冠謙的聲音：「我還要在這裏匿藏多久？」

他的聲音是煩躁不安的，但語氣也同時充滿着無可奈何的意味。

高浪微笑着說：「在這裏的確很委屈了閣下。」

胡冠謙一怔，接着急急解釋：「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唉，我不知道該怎樣說，總之，我現在已亂成了一團。」

唐雪婷盯着他的臉，「你的氣色不算壞，就只是心情煩燥一些，給你一杯鮮橙汁怎樣？」

「不！我需要的並不是一杯鮮橙汁，也不是只能令我神經麻醉的酒，我只想知道，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胡冠謙焦慮地說。

高浪拍了拍他的肩膊，淡淡說道：「你在這裏是很安全的，蒲鴻這個人，我們會加以對付。」

胡冠謙吸了一口氣，道：「良叔那邊怎樣了？」

高浪道：「他現在還很好。」

胡冠謙道：「不！我知道蒲鴻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高浪說道：「但據我們現在所探知的最新形勢，麻煩着賀良的，似乎並不是蒲鴻。」

「不是蒲鴻？」

「我只是說似乎，但並不一定是這樣的。」

「除了蒲鴻之外，還有誰會麻煩良叔？又還有誰會對我動粗？」胡冠謙神情緊張地說。

「現在很難說，」高浪淡淡地說：「但你必須暫時忍耐一下，要解決這件事，必須要有耐性，正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胡冠謙搔了搔脖子，道：「你也許說得很對，我是應該忍耐忍耐的。」

× × ×

晚上十點零九分，電話鈴聲響起。

高浪在沙發上順手把聽筒拿起，聽筒裏傳來了司徒星的聲音：「高浪在嗎？」

「我就是，是不是星叔？」

「不錯，你休息够了沒有？」

「腿部休息得很足够，但眼睛却有點疲勞。」

「是不是看書太久？」

「不，是看電視劇，肥皂又多又胡鬧的那一種。」

「馬上滴些眼藥水，然後和雪婷到我這裏來。」司徒星的語氣有點像是命令，說完之後就掛斷了電話。

高浪也很聽話，真的滴了些眼藥水，然後才和雪婷前往司徒星那裏。

司徒星一看見兩人，立刻就說：「有消息來了。」

高浪目光一亮：「是那一方面的消息呢？」

司徒星道：「消息是矮黑給我的。」

「矮黑？誰是矮黑？」

「矮黑是米高的一個同黨。」

「他怎會有消息給你的？」

「矮黑和米高，向來有心病存在，尤其是近來尤甚。」

「是為了什麼緣故？」

「姜寶莉。」

「姜寶莉？她是一條導火綫嗎？」高浪奇怪極了。

「不錯，其實，姜寶莉就是矮黑的舊情人。」司徒星緩緩地說：「遠在秦平還沒有搭上姜寶莉之前，姜寶莉和矮黑就已經是一對情侶。」

高浪聳肩一笑：「這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個新鮮的消息。」

司徒星緩緩道：「姜寶莉後來跟了秦平，對矮黑是個很沉重的打擊，所以，他一直都在暗中想辦法，希望有機會可以重拾舊歡。」

高浪道：「他有機會嗎？」

司徒星道：「本來是有機會的，因為姜寶莉對秦平已產生了厭倦之意。」

高浪道：「後來怎樣？」

「後來却節外生枝，半途殺出了一個程咬金。」

「這個程咬金就是米高？」

「不錯，米高也很喜歡姜寶莉，姜寶莉對他也很有意思，於是，這對男女一拍即合。」

「矮黑怎樣了？」

「自然是很不滿意。」

「米高知道嗎？」

「米高裝作若無其事，矮黑也沒有跟他翻臉，但貌合神離却是在所不免。」

「所以，矮黑準備報復？」

「不錯，他認為米高橫刀奪愛，實在太不够義氣，只要有機會，一定不會放過米高。」

唐雪婷聽到這裏，不禁輕輕的嘆了口氣：「但照這件事看來，最要不得的還是姜寶莉。」

司徒星道：「但在矮黑的心目中，姜寶莉是個完美的女人，一切的錯事，都是別的男人勾引她才會做出來的。」

唐雪婷嘆道：「可憐的矮黑。」

高浪皺了皺眉：「別管誰可憐誰不可憐，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尋白骨王，找尋蒲鴻，才能把整件事情加以解決。」

唐雪婷也深表同意，她凝視着師父：「矮黑向你透露了什麼消息？」

「今晚十二點鐘，白骨王會和蒲鴻見面。」

「地點在那裏？」高浪聞言，不禁為之精神一振。

司徒星道：「是在一間第三流的夜總會。」

高浪道：「星叔，你認為這消息可靠不可靠？」

司徒星道：「矮黑的為人，我是比較瞭解的，他不會使詐。」

「但米高呢？還有白骨王，這兩人會不會利用矮黑？」唐雪婷提出了疑問。

司徒星沉吟半响：「這就很難說了，但既有這消息傳至，我們總不能輕易放過機會。」

唐雪婷道：「萬一這是個陷阱又怎樣

呢？」

司徒星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唐雪婷不由一笑：「師父，你似乎比我們還衝動一些。」

司徒星悠然一笑，道：「說不定這是返老還童的現象，並未可料。」

高浪沉默了很久，才說：「依星叔之見，我們是否應該混入夜總會去？」

司徒星道：「混是要混進去的，但却不必由我們親自冒險。」

高浪道：「你剛才不是還在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嗎？」

司徒星道：「我們可以在夜總會外面暗中觀察形勢，至於夜總會內，我巳找到了帮手代勞。」

高浪一怔：「星叔找到誰帮忙？」

司徒星道：「秦平的兩個手下，而且還是剛加入鐵眼黨的，縱使是米高，白骨王以至蒲鴻，都不會認得出這兩人。」

高浪道：「秦平肯帮這個忙嗎？」

司徒星道：「對付別人，他的興趣必然不大，但米高却例外。」

唐雪婷想了想，終於也點點頭，說：「這是可行之法，就這樣決定好了。」

× × ×

敏棠夜總會並不是第三流的夜總會，它簡直是第九流的。

在這裏，蟑螂的數目遠比人客為多，而且在一些僻暗角落裏，還會隱隱傳出一些臭味。

十二點零五分，米高、矮黑，還有幾個飛型青年，在夜總會的一角霸佔了兩張桌子。

不久，W先生也來了，他身邊，還有三個彪型大漢，一望而知並非善類。

又過了幾分鐘，另一夥人出現了，那是五個男人，雖然高矮不一，但都是精壯之輩。

這五個人分別坐在兩張桌子旁，舉止顯得異樣地神秘。

矮黑人如其名，既矮小，膚色也很黝黑。

米高一直在他的身邊，過了一會，W先生走了過來，對米高說道：「他們沒有來。」

米高緩緩地點了點頭，道：「的確沒有來。」

矮黑眉頭一皺，忍不住說：「那幾個人呢？」

米高說道：「你以為他們就是蒲鴻的人？」

矮黑哂然一笑：「我怎知道。」

米高道：「你是不是很想蒲鴻出現，然後和我們展開血腥的火併？」

矮黑的臉色變了：「米高，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米高冷冷一笑：「你是懂的，只不過在我面前裝傻而巳。」

矮黑怒道：「我的確不懂，你想說的到底是什麼？」

米高冷冷道：「在九點左右，你是不是撥了一個電話？」

矮黑心中一沉，道：「是又怎樣？」

米高問道：「你這個電話是撥給誰的呢？」

矮黑吸一口氣，說：「蘭絲。」

「蘭絲？那一個蘭絲？」

「清香酒吧的蘭絲？」

「很好，你在這裏等一等。」米高嘿嘿一笑，然後離座。

兩分鐘後，他慢條斯理地回來，說：「蘭絲不在酒吧裏，她的同事說，她今早到澳門賭場搏殺去了。」

W先生乾笑着，說：「如此說來，矮黑那個電話，必然是撥到澳門了。」

米高桀桀一笑，望住矮黑道：「你能够用長途電話找到一個在澳門賭場裏賭得不亦樂乎的女郎，眞是神通廣大得很。」

矮黑的臉色變了，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米高，你想怎樣？」

米高倏地臉色一沉：「不是我想怎樣，而是你想怎樣？那一個電話，你並不是找蘭絲，而是撥給司徒星，你以為我們眞的約了蒲鴻在這裏見面！」

W先生冷冷地盯着矮黑：「黑仔，你這一次中計了。」

矮黑額上巳在淌汗，他想衝出重圍，但在他身邊全是米高和W先生的手下，他還沒有動身，巳給人緊緊箍着脖子……

× × ×

「矮黑碰釘了。」這是秦平手下的報告。

司徒星接到這個消息，立刻為之悶悶不樂。

他知道，這一次矮黑的處境必然十分不妙。

在黑帮裏，叛徒的遭遇往往是很悲慘的。

「師父，別担心，我們可以想辦法把他救出來。」唐雪婷安慰地說。

高浪苦笑了一下，道：「矮黑也不是什麼好人，但為了我們的良心，這人却是非救不可。」

司徒星皺着眉，道：「你們有什麼辦法？」

高浪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救矮黑，一定要從米高那邊下手。」

唐雪婷却搖搖頭：「我的看法並不是這樣，矮黑雖然是米高的人，但現在必然落在白骨王的手裏。」

高浪吸口氣，道：「這就更慘了。」

司徒星沉吟半晌：「雪婷的看法，當然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却不一定必然如此。」

高浪目光一閃：「星叔，你認為矮黑很可能還在米高指掌之中？」

司徒星說道：「白骨王雖然是厲害，但他也不能不尊重米高，須知米高只是和白骨王合作，並不是巳經成為白骨王的手下。」

「不錯，」高浪完全同意：「而且，矮黑畢竟是米高的人，而矮黑這一次背叛，主要是針對米高，可不是存心要拆白骨王的台。」

司徒星道：「所以，白骨王未必會從米高手裏要人，反正米高也絕不會放過矮黑。」

高浪看了唐雪婷一眼：「妳是不是仍然堅持剛才的看法？」

唐雪婷搖了搖頭，道：「不，我不是固執的人，而且，你們的見解也實在很有

道理。」

高浪道：「換而言之，矮黑現在既可能會在米高手裏，但也可能巳落在白骨王手中。」

司徒星道：「如今兩種可能性都存在，要救人就更費周章了。」

高浪道：「但還有另一種可能。」

司徒星道：「你認為矮黑可能巳慘遭處決？」

高浪道：「在他們的圈子裏，這也不是什麼奇事，就算矮黑現在仍然活着，也必巳大吃苦頭。」

唐雪婷嘆道：「我們雖然在夜總會附近暗中監視，但還是給他們從另一條道路散了夥，也可算是倒楣。」

司徒星苦笑一下，說道：「這不是倒楣，而是百密一疏。」

高浪說道：「也可以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總之，這一次是歹徒棋高一着了。」

「別頹喪，棋局還沒有完，誰勝誰負尚在未知之數，」司徒星嘿嘿一笑，「再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什麼損失，倒是米高和白骨王，這兩人的陣法好像巳經開始有點紊亂了。」

唐雪婷道：「但我看，事情越來越有點不對路了。」

高浪一怔：「妳指的是那一方面？」

唐雪婷道：「蒲鴻！」

「妳認為這個人有什麼不妥？」

「在這一連串的行動裏，蒲鴻一直沒有露面，也沒有這人進一步的消息。」

「他也許是在故弄玄虛。」

「但也可能出了事故。」

「蒲鴻出了事故？妳怎會想到這一點的？」

「我只是隨便猜想，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少，白骨王和米高之間的連串行動，就巳顯出事態並不尋常。」唐雪婷若有所思地說。

高浪皺了皺眉，欲言又止。

司徒星點了點頭，道：「雪婷所言，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支持，但却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高浪嘆了口氣，道：「倘眞如此，事情就越來越是複雜了。」

唐雪婷道：「事情本來就一點也不簡單，要不是為了依依，我也未必主張我們插手。」

高浪看着她：「妳現在後悔了？」

「後悔？你幾時見我為了這種事而後悔的？」唐雪婷冷哼一聲，「現在就算你給我十億美元，我也不肯就此罷手！」

高浪哈哈一笑，接着又以手支頤，俯首沉思。

唐雪婷忽然一拍大腿，叫道：「我們也許忽略了一個人。」

高浪給她這下突如其來的動作驚醒，不禁長長吁一口氣才說：「我的皇母娘娘，妳又想起了誰？」

「賀良！」

「賀長？妳認為這人有什麼可疑之處呢？」

「他是個老狐狸，他的說話，不能完全盡信。」

「這個我早就知道，妳認為有什麼破綻？」

「當年土耳其之行，他是怎樣對你說的？」

「妳要再聽一次？」

「不錯。」

高浪眨了眨眼，接着就把事情再覆述了一遍……

× × ×

賀良、胡冠謙和蒲鴻曾經到過土耳其，那一次，他們是為了一樁生意而一同前往的。

那一樁生意成功了，三人都賺到了一點錢，但在逗留期間，却惹來了一件麻煩的事。

在伊斯坦堡，他們認識了一個富商多爾。

多爾很好客，對三人招待慇勤，但後來却為了一柄寶刀，大家鬧得很不愉快。

原因是多爾不見了一柄寶刀，他懷疑這是賀良等人盜去的。

因為寶刀不見了之後，賀良等三人也不見了，多爾自然是大為震怒。

他立刻派人去捉拿賀良、胡冠謙和蒲鴻。

事實上，寶刀的確是這三人盜走的，而主謀盜刀的並不是賀良，更不是胡冠謙，而是蒲鴻。

蒲鴻為什麼要盜走那柄刀？

起因也很偶然，原來他們聽到了一個傳說，說這一柄寶刀，和一個神秘的寶藏大有關係，換而言之，只要得到寶刀，也就有機會可以得到那個寶藏。

三人聽了，都不禁為之心癢難熬。

最後，蒲鴻出了個主意，決定要把那柄寶刀盜走。

賀良沒有反對，胡冠謙也受不住這種誘惑，點頭答應下來。

對於盜竊，蒲鴻是很有一手功夫的，但在盜竊過程中，還得要賀良和胡冠謙協助才行。

最後，寶刀終於到手了，三人自然不再逗留，匆匆就離開了多爾的宅院。

但多爾的追捕也來得很快，三人給纏繞得透氣不過來，結果，賀良和胡冠謙首先給抓住，但寶刀却不在他們身上。

於是，多爾就要脅兩人，無論怎樣也要把寶刀找回來，賀良和胡冠謙自然是答應了。

其後，賀良和胡冠謙果然把蒲鴻引了出來，多爾不再客氣，立刻向蒲鴻開槍。

蒲鴻腹部中槍，大量流血，眼看巳成為網中之魚，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但最後居然給一個金髮女郎開動吉普車把他救走。

在混亂中，胡冠謙和賀良乘機逃脫了，其後，賀良還在一間旅店中取回寶刀！

兩人回到香港後，寶刀一直由賀良手中保管着，但不到兩個月，多爾就派人到香港找到了他。

結果，雙方展開了談判，多爾願意付美金三十萬，買回那柄寶刀。

賀良和胡冠謙答應了，於是，每人賺了十五萬美元，而寶刀則重回多爾手裏。

那柄寶刀的名字，就是海藻！

× × ×

這件事就算不太離奇，最少也是相當

曲折的。

高浪一口氣把事情複述了一遍。

「事情就是這樣。」他說。

唐雪婷却立刻反問：「何以見得一定就是這樣？」

高浪道：「賀良的確這樣說，胡冠謙的供述也是一樣，兩人的言辭並沒有什麼矛盾之處。」

唐雪婷道：「所以，你認為他倆沒有說謊？」

高浪道：「賀良和胡冠謙若是虛構其事，或者是各有隱瞞，那麼這兩人所說的事情決不會一模一樣。」

司徒星沉吟着，說：「從表面上看，確然如此。」

高浪眉頭一皺，道：「難道星叔認為不是這樣？」

司徒星呵呵一笑：「我看不出有什麼破綻，倒不如讓雪婷來分析分析好了。」

他不敢小覷雪婷的分析能力。

不但他這個做師父的不敢，高浪也不敢。

唐雪婷閉目沉思了一會，忽然凝視着高浪說：「在賀良和胡冠謙兩人之間，你認為那一個比較可靠一些？」

高浪咳嗽一聲，說：「以我所見，自然是胡冠謙比較可靠一點。」

唐雪婷道：「是可靠一點？還是愚蠢一點？」

高浪笑一笑，道：「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

唐雪婷道：「但依我看，他的說話最可靠之處，還是在於他曾經接受過你的催眠術。」

高浪道：「這也不錯，在催眠術之下，他的說話應該是特別老實的。」

司徒星聽到這裏忍不住問：「既是催眠術，被接受催眠的人又怎能說話？」

唐雪婷微微一笑：「因為高浪的催眠術並不是正宗的。」

司徒星一呆：「不是正宗的？」

「不錯，」唐雪婷撇了撇嘴：「既不是正宗的催眠術，自然就是旁門左道的技術了，既是旁門左道的功夫，又有什麼幹不出來的！」

司徒星「哦」一聲，微笑道：「原來如此，那麼妳以後對着他，可得當心一點了。」

「師父放心，他的道行還不足以迷倒本小姐。」唐雪婷充滿自信地說。

高浪皺着眉：「別越扯越遠，妳認為小胡的話老實一點，那麼賀良呢？」

「你認為賀良是一條蠢豬，還是一條狐狸？」

「當然是後者。」

「你對這一條狐狸施用過催眠術了沒有？」

「沒有，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為什麼？你以為他的說話，一定是完全眞實的。」

「不，我不是這樣想。」

司徒星忍不住插口：「雪婷，妳認為賀良的說話不可靠？」

唐雪婷道：「我只是懷疑。」

司徒星道：「何以兩人的說話相同，但妳却只懷疑賀良，而不懷疑胡冠謙？」

唐雪婷道：「因為我懷疑胡冠謙也被賀良騙了。」

司徒星道：「賀良騙他什麼？」

唐雪婷說道：「海藻可能根本還在香港。」

高浪一怔：「但胡冠謙巳說得很清楚，他也分了十五萬美元！」

唐雪婷道：「胡冠謙雖然得到十五萬美元，但這不等於海藻一定巳回到伊斯坦堡。」

高浪沉吟半晌，忽然失聲道：「妳是說，那三十萬美元的交易，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你認為沒有這個可能？」

「不，只要賀良肯付出十五萬美元給胡冠謙，這件事是絕對有可能的！」

「不錯，」司徒星也漸漸同意唐雪婷的見解：「十五萬美元雖然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賀良付得出有餘，問題只在於他會不會這樣做。」

唐雪婷道：「倘若海藻能夠給賀良帶來更鉅大的財富，他就不會吝嗇這十五萬美元。」

高浪點點頭，說道：「不錯，最少，在胡冠謙這一方面，他巳可以完全交待過去。」

唐雪婷道：「胡冠謙再聰明，只怕也想不到賀良白白送他十五萬美元。」

高浪道：「但問題是：妳的推測會不會就是事實……」

唐雪婷聳了聳肩：「這畢竟只是推測，我現在無法可以肯定。」

高浪望了司徒星一眼，道：「星叔，你的看法怎樣？你認為賀良眞的會這樣做嗎？」

司徒星道：「倘若海藻能夠帶給他更鉅大的財富，這種事極有可能發生，而且，在賀良心目中，只要把胡冠謙應付得妥妥當當，就再無後顧之憂了。」

唐雪婷道：「不錯，當然，他怎樣也想不到蒲鴻還能夠活着同來。」

司徒星道：「除了蒲鴻之外，還有白骨王、米高等人也對他虎視眈眈。」

高浪嘆了口氣：「最不肖的還是女兒菲菲，居想串通歹徒來跟老父作對。」

唐雪婷瞄了他一眼：「但對你來說却可能是一件妙事。」

高浪叫苦道：「這又何妙之有了？」

唐雪婷哈哈一笑：「妙在不言中，妙不可言。」

高浪連忙對司徒星說：「星叔，你千萬別聽她的。」

司徒星眨了眨眼，用手指指耳朵：「奇怪，怎麼耳朵有點不靈了？你們剛才在說些什麼？」

海底寶藏奇人奇事

黎明，天色還沒有大亮，高浪巳給電話鈴聲吵醒。

他以為這電話一定是唐雪婷打來的，但抓起聽起聽筒一聽，傳來的却是賀良的聲音。

「高浪在嗎？」

「我就是……你是良叔？」

「嗯，正是賀良，對不起，大清早就

把你吵醒。」賀良的聲音聽來有點惶恐不安。

「沒關係，若換在平時，我現在巳出門跑步去了。」高浪說的是眞實說話。

這兩天以來，為了海藻一事，他巳有點疲倦。

「高先生，我現在不在家裏。」賀良說。

「不在家裏？」高浪皺了皺肩，心想：「這句話沒頭沒腦，是什麼意思？」

賀良接着解釋道：「我現在菲菲的家裏。」

高浪咳嗽一聲：「菲菲的家，也不就是你的家嗎？」

賀良苦笑一下，說：「我的確很想把這裏當作自己的家，但是菲菲並不是這樣想。」

高浪嘆了口氣：「她是你的女兒，你們父女之間的事，總可以慢慢商量的。」

賀良道：「菲菲曾經同來，但現在只剩下一小部份在這裏。」

高浪一怔：「什麼一小部份？」

賀良道：「現在還留在這裏的，只有她的一隻耳朵。」

高浪的臉色立刻變得蒼白：「什麼？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

賀良的聲音聽來難過得好像是正在哭泣。

也許，他眞的正在哭泣着亦未可料，他說：「我分不出，只知道在桌上放着的，的確就是菲菲的一隻耳朵。」

「會不會是塑膠製造的玩具？」

「耳朵上現在還染着斑斑血漬。」

「玩具也可以染上紅色顏料的。」

「但那個菲籍女傭巳給嚇得面青唇白，她是親眼看見菲菲給人割掉一隻耳朵的！」賀良的聲音越來越是恐懼。

高浪也不禁為之嚇了一跳。

「什麼？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你以為我會用這些事情來跟你開玩笑？」

「報了警沒有？」

「不能報警，千萬不能報警，一報警菲菲這條性命就完了。」

「喂！菲菲的地址在那裏，我馬上就來。」

× × ×

本來，高浪可以十五分鐘之內就趕到菲菲家裏的。但他開車太快，結果給一名交通警員截住，吃了一份「牛肉乾」才能繼續開車。

結果，他前後總共花了差不多半個小時才能見到賀良。

賀良把一隻血淋淋的耳朵遞給高浪，臉色蒼白神情緊張地說：「瞧，這是她的耳朵，她的一隻耳朵，高浪，你說我該怎辦？怎辦？」

高浪看着那隻耳朵。

那的確是菲菲的一隻耳朵。

高浪咬了一咬牙，道：「太可惡了，這兇徒簡直是個禽獸。」

賀良搖搖頭，道：「不是禽獸，是禽獸不如！」

「不錯，就算是野狗也只會咬人的大腿，決不會咬掉一隻耳朵的。」

「是禽獸不如的傢伙也好，是野狗也好，高先生，你這一次非要救救菲菲不可了。」

高浪沉吟半晌，道：「但現在唯一能夠救菲菲的，也許就只有警方人員！」

「不，千萬不能報警，一報警菲菲就完了，」賀良呼吸緊促地說：「少了一隻耳朵，她還可以繼續活下去，而且，我可以給她錢，讓她一輩子都不愁衣食。」

高浪嘆了口氣：「直到現在，你還是以為金錢是萬能的？」

賀良瞪着眼道：「誰說金錢不是萬能的。」

高浪臉上不由露出了鄙夷之色：「良叔若認為金錢是萬能的，我走了，就讓你的金錢把菲菲小姐拯救出來罷。」

賀良吃了一驚，忙道：「對不起，對不起，是我說錯了，你千萬不要離開這裏呀。」

高浪道：「你一定要我救菲菲？」

「當然。」

「你認為我有能力救得了她？」

「不錯，除了你之外，現在誰都帮不了我這個忙。」賀良幾乎說得聲淚俱下。

看見他這副樣子，高浪也不禁有點心軟了，再說，菲菲出了事，他無論怎樣也不能袖手旁觀的。

「好罷，我會盡力而為。」高浪終於答應了賀良：「但是菲菲落在什麼人的手裏，你可知道嗎？」

賀良道：「除了蒲鴻，還有誰會擄去菲菲。」

高浪道：「只怕未必。」

賀良一怔，道：「難道還有別人想對付我？」

高浪凝視着他：「你自己的事，自己總該心中有數。」

賀良嘆了口氣，說道：「但擄劫菲菲的並不是我，而是那些窮凶極惡的不法之徒。」

高浪道：「是蒲鴻也好，是另一夥不法之徒也好，這些人固然是罪大惡極，但你也不見得怎樣老實。」

賀良眼色一變，叫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高浪道：「事情弄得如此僵，來來去去還是為了海藻！」

賀良道：「海藻若在我手裏，我早就交出來換取一個天下太平了，但是如今海藻早巳物歸原主，蒲鴻再逼我也是沒有用的。」

高浪道：「這就不妙了，那些兇徒只想得到海藻，但你却沒法子把海藻交出來，弄來弄去，還是僵局。」

賀良苦着臉，說道：「難道除了海藻那柄刀之外，就再也沒有辦法可以救同菲菲了？」

高浪道：「至少，目前我想不出別的辦法來。」

「不，高先生足智多謀，只要你肯想辦法一定可以救同菲菲的。」

「別把我瞧得太神通廣大了。」

「事實的確如此嘛。」

「少拍馬屁，讓我慢慢思考一會兒怎樣？」

「好的！好的。」

× × ×

高浪沉思了很久，電話鈴聲忽然响起來。

賀良立刻搶着接聽。

「賀良先生在不在？」

「我就是賀良！」

「很好，你這樣快就趕到這兒來，可見菲菲的老子也不是沒有親情的。」

「你是誰？菲菲怎樣了？」

「我是誰，對你來說是沒有關係的，菲菲現在活得很好，她只是少了一隻耳朵而已。」

「求求你放過她，她是無辜的。」

「這世界上無辜的人很多，但人類的同情却似乎越來越是薄弱。」

「先生，你要怎樣才肯放過菲菲。」

「很簡單，把海藻交出來，菲菲立刻就可以恢復自由，平安無事。」

「海藻已不在我這裏。」

「再說一遍。」

賀良愕住，不敢再說。

那人冷冷笑接道：「賀先生，這一次你別再耍花樣了，我們已查得很清楚，海藻仍然在香港，多爾也沒有派人到這裏來和閣下談什麼交易。」

賀良作聲不得了。

那人接着又說：「我們又已經知道，閣下正和英國的史勿夫男爵有密切聯絡，準備在兩個月後打撈女神號，嘿嘿，你的如意算盤雖然是打得响亮，但事情未必會那樣順利的。」

賀良聽到這裏，已滿臉是汗水。

「今晚十一點鐘，還是在皇后廣場，你再不把海藻交出來，菲菲這一次就立即完蛋了。」那人說完之後，就把電話掛斷了。

賀良拿着聽筒，不禁爲之儍住。

× × ×

高浪雖然聽不見聽筒裏的聲音，但從賀良這一方面的對話，和着他臉上的表情，已知道事情的確並不簡單。

賀良拿着聽筒呆了很久，到最後還是高浪爲他把電話掛好的。

「良叔，現在是說眞話的時候了，你再隱瞞下去，對大家都沒有甚麼好處，而且更會累及菲菲。」高浪很認眞地對賀良說。

賀良忽然用拳頭敲打自己的腦袋，神情顯得相當激動：「都是我不好！是我貪心！是我對不起菲菲！」

高浪把他的手拉開：「現在說這些廢話又有什麼用，最重要的還是把菲菲救回來。」

賀良的手在發抖，過了很久還未能完全平靜下來。

高浪長長的吸一口氣，繼續問：「那柄刀在那裏？」

賀良這一次沒法子再隱瞞了，只得說：「還在香港。」

「在你家中？」

「不，我把它放在一間銀行的保管箱裏。」

「菲菲出了事，你怎麼還不肯把海藻交出來？」

——菲菲第一次被擄，是個假局。

——但第二次被擄，却是眞的。

——白骨王絕不是菲菲的好朋友，而是一個壞得不能再壞的壞朋友。

賀良嘆了口氣，說道：「我若把海藻交出，自己也會性命不保。」

高浪皺了皺眉：「怎會這樣的？」

「因爲我已經和史勿夫訂下合作的計劃。」

「史勿夫？這又是何許人也？」

「一個英國的黑社會頭子，也是我的老同學。」

「你曾經在英國留學？」

「是的，史勿夫的綽號叫『男爵』，從唸大學時到現在，人們都是這樣稱呼他，但他其實並不是個貴族。」

「你和史勿夫訂下的計劃，和海藻這一柄寶刀有關係嗎？」

「不錯，我們這一次計劃，就叫『海藻女神』。」

「海藻女神？」高浪沉吟着，道：「海藻是一柄寶刀，女神又是什麼意思？」

「是一艘古老商船的名字。」

「女神號？」

「不錯，在二百多年前，它已沉在海底。」

「沉在那一個海域？」

「愛琴海。」

「愛琴海雖然比不上太平洋，但面積也絕不細小。」

「所以，現在打撈女神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神號上有很可觀的財富嗎？」

「女神號上有十箱黃金，五箱奇珍異寶，還有一批鑽石。」

「是誰說的？」

「土耳其許多人都知道這段掌故，當年，土耳其曾經發生過一場不大不小的內戰，後來一個土皇帝戰敗了，再也不能在土耳其立足，便匆匆帶着這些黃金、鑽石、奇珍異寶離去。」

「而這個土皇帝就是乘坐女神號逃走的？」

「不錯，但女神號結果却在愛海琴沉沒了。」

「海藻又和女神號有什麼關係？」

「當年，女神號雖然沉沒了，但却有人僥倖生還，那是一個巫師。」

「女神號上有巫師？」

「不錯，那個土皇帝是很信這個巫師的，所以雖然正在逃亡，也帶着這巫師離開土耳其。」

「這巫師和海藻有關係嗎？」

「海藻這一柄刀，就是那個巫師的佩刀。」

「但一柄巫師的佩刀，又和女神號有什麼關係？」

「這位巫師是唯一的生還者，他知道女神號沉沒的所在地，直至他死了之後，這女神號沉船的位置圖，就交給了他的兒子。」

「巫師的兒子，是否也是個巫師？」

「不錯，在這種巫師的世界裏，巫師的地位是世襲的。」

「那麼海藻自然也是一代一代的傳下去了？」

「正是這樣，但在數十年前，這柄刀却給巫師的一個奴僕盜走，而且還在市集中賣掉。」

「巫師豈不是很生氣了？」

「生氣自然不在話下，但想找回海藻，却是千難萬難，於是，巫師許下了諾言，聲言無論是誰把海藻交還，他就會把女神號沉沒的位置圖雙手奉上。」

「難怪多爾如此重視海藻了。」

「多爾雖然知道這一件事，但他始終沒有把海藻交給巫師。」

「爲什麼？」

「原因有三。」

「第一個原因怎樣？」

「他太喜歡這一柄刀。」

「第二呢？」

「他不喜歡和巫師打交道，還有最後一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爲多爾已很有錢，他根本不希罕女神號的寶藏。」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海藻居然會給你們盜走。」

「這都是蒲鴻的主意。」

「蒲鴻雖然是策劃者，但也得要你和胡冠謙協助，才能大功告成。」

「不，我和小胡只是給他拉下水的，唉，但現在說什麼都是多餘的，蒲鴻已回來，他一定不肯放過我和小胡。」賀良憂心忡忡地說。

「那個史勿夫又是怎樣一回事？」高浪不肯放鬆，繼續追問賀良。

賀良乾咳兩聲，才說：「史勿夫雖然住在倫敦，但在香港也有投資，雖然實際上的投資金額並不龐大，但在香港也佈着綫眼。」

「所以，你的事他也知道了？」

「那倒不是他如此神通廣大，而是我曾經和他通過好幾次長途電話。」

「所談的內容，是否和海藻女神有關呢？」

「不錯，初時，我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誰知道一提起這件事，他的反應就很熱烈。」

「他相信這件事嗎？」

「豈僅相信而已，他原來早就對女神號這個寶藏費過一番心血，所差就是欠缺海藻刀而已。」

「這就眞是巧合得離譜了。」

「史勿夫對海藻女神這個海底寶藏興趣極濃，決定要和我合作。」

「你相信這個黑社會頭子？」

「你聽過盜亦有道這句話沒有？」

「這是中國綠林好漢的常用語句。」

「這句話，放諸天下而皆準，史勿夫也是個盜亦有道的好漢。」

「你敢相信自己不會看走了眼？你不怕和他合作，結果到頭來會給他一口咬掉腦袋？」

「我不担心史勿夫，只是對蒲鴻這個煞星有所顧忌。」

「但據我看，這一次擄走菲菲的，未必就是蒲鴻。」

「不是蒲鴻又還會有誰？」

「另一幫人馬。」

「是何方神聖？」

「秘密黨的白骨王！」

賀良不禁爲之整個人呆住。

× × ×

下午一點，高浪駕着一輛汽車，載着唐雪婷非往香港仔。

唐雪婷睨視着他：「爲什麼非要去吃海鮮不可？」

高浪笑着回答：「上次開遊艇的時候，已很想到香港仔吃海鮮了，到今天實在再也忍耐不住。」

「你已不再是個小孩子了，還這麼貪吃。」

「到香港仔去吃海鮮，並不是小孩子消費得起的，妳可知道，一尾三刀可以換來多少個漢堡飽？多少件豬排？多少杯雪糕？」

「單是聽你這種謬論，就覺得你的孩子氣很重。」

「我不是孩子，我是個海洋生物學家，對海洋和美人魚都有深刻的研究。」

「哦，幸好我不是美人，也不是一條魚。」

「不錯，妳只是我的偶像而已。」

「偶像？爲什麼不說是木偶？」

「木偶的鼻子又長又直，怎及得妳的鼻子那麼秀氣？」高浪嘻嘻一笑。

「沒正沒經，討厭！」

「一本正經的人才最討厭。」

「賀良的事還沒有解決，虧你還這樣風騷。」

「就算沒有賀良這件事，我也有很多事情沒有解決，那又怎樣了？總不成把腦袋往牆角上碰罷？」

「你有什麼事情還沒有解決？」

「多得很哪，例如我和妳之間的婚事啦……」

「呸！犯賤！該打！」

「千萬別動手，我正在開車！」

「哼，無賴！」

「不！我不是無賴，而是無賴之王，無賴之霸，無賴中的九五之尊，是武林大帝！」

「準是神經病發作！」

「神經病不要緊，腸胃病才是最要命的，妳的男朋友兼汽車司機兼護花使者現在已餓得手脚無力啦……」

× × ×

到了海鮮酒家，魚、蝦、蟹、生蠔和帶子都出動了。

「眞不錯，百吃不厭。」高浪吃得津津有味。

唐雪婷看着他，忍不住問：「你在海洋生物研究船的時候吃的又是什麼？」

高浪嘻嘻一笑：「乾糧。」

唐雪婷道：「在那些大海洋裏，要吃海鮮是易如拾芥的，何以反而要去吃乾糧呢？」

高浪剝了一隻蝦，笑笑說：「因爲乾糧用不着煮。」

唐雪婷「哼」一聲道：「眞是懶得可以！」

高浪道：「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討個老婆，然後把她帶到船上去煮吃。」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要不要我介紹一個燒菜能手的女人給你？」

「妳燒菜的本領已經很好。」

「做你的春秋大夢！」

「雪婷，妳今天怎麼了？總是對我不客氣的。」

「怎麼？原來你希望我今天扮演一個

溫柔的角色？」

「妳本來就是個溫婉的淑女，今天何以有點不對勁起來？」

「首先，你要明白，今天不對勁的人並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我？我有什麼地方不對？」

「神秘兮兮的，又不肯說老實話，這就是大大的不對！」唐雪婷冷冷的說。

「唉，女人眞是最厲害的動物，男人有什麼心事，總是瞞不過她們的眼睛。」

「少廢話，賀良那邊的情況到底怎樣了？」

「菲菲給人擄走了。」

「這不是新的消息。」

「不，上一次她被擄刦是假的，但是，這一次却是不折不扣的擄人勒索，而且她……」

「而且怎樣？」

「菲菲給歹徒割掉了一隻耳朵。」

「割掉了一隻耳朵？」唐雪婷不禁爲之臉色一寒。

「不錯，事情很不妙，連我的心情也大受影响。」

「所以，你就要我陪你到這裏享受海鮮，吹吹海風，舒解舒解悶氣了！」

「不錯，妳是不是生氣了？」

唐雪婷搖搖頭：「不，你這個決定也許是對的，有時候，在煩悶之際轉換一下環境，說不定反而會想出一些完善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高浪這才鬆了一口氣，說：「妳果然是個與衆不同的女性。」接着，兩人繼續談論此事。

吃完海鮮，唐雪婷忽然問：「眞的不能報警？」

高浪嘆了口氣：「賀良堅持己見，說一定不能報警，但他的顧忌也不是全然沒有理由的，白骨王實在不是易惹之輩。」

「但在他心目中，一直以爲這是蒲鴻的傑作。」

「蒲鴻固然是主要關鍵人物，但我們現在查來查去，還是未能進一步對他有新的發現。」

「我的看法並不如此，他若露臉、動手，固然會給我們提供一些綫索，他全無動靜，其實也是另一種跡象。」

「妳認爲他怎樣了？」

「很難說，但有一個假設是不妨提出來的。」

「什麼樣的假設？」

「蒲鴻已給人吃掉了。」

「吃掉了？是誰吃掉了他？」

「秘密黨！」

「唔，這種假設也不無道理。」高浪皺眉沉思，緩緩地說道：「但這畢竟只是假設，我們不能單憑這一點假設而採取任何的行動。」

唐雪婷道：「雖然未能就此決定採取任何行動，但最少我們不該忽略這一個可能性。」

「賀良的事，妳認爲該怎樣處理？」

「與其等到今晚十一點，不如先發制人。」

「怎樣先發制人？妳主張報警？」

「不錯，我們不妨再與秦平暗中聯絡一下。」

「妳認爲秦平能够協助我們一臂之力嗎？」

「秦平和米高有仇，他會樂於協助我們的。」

就在這時候，高浪身上的傳呼機响起來了。

「妳坐一會，我去覆機。」高浪說。

五分鐘後，高浪囘來，微笑着說：「用不着報警了。」

「爲什麼？」

「警方已知道了這件事。」

「難道有人報了警？」

「不錯，是那個菲籍女傭。」

「賀良豈不是担心死了？」

「這就很難說了。」高浪說：「剛才是莫警司用傳呼機叫我，他要我提供更多有關的資料。」

唐雪婷微微一笑：「那麼，你打算怎樣？」

高浪道：「當然是充份與警方合作，做個良好市民。」

× × ×

莫警司是華人，唇上蓄着兩綹鬍子，臉龐是方型的，但並不太威嚴，倒有點像個斯文的學者。

但他辦案和領導的才能，是絕對毋庸置疑的。

在辦公室裏，高浪向他提供了大量有關此案的資料。

現在，莫警司是公事公辦，但在私底下，他和高浪是很要好的老朋友。

莫警司比他大十五歲，但心境却還是很年輕。

他對前途充滿信心，對工作的態度一絲不苟，私底下對朋友却是充滿熱誠。

高浪欣賞他，他也同樣欣賞高浪。

但在高浪離開辦公室之前，莫警司却向他提出了一項警告：「你以後開車速度最少要減慢一半。」

高浪立刻立正，敬禮：「遵命！」

× × ×

從警署走出來，高浪第一個看見的人就是明艷嫵媚的唐雪婷。

她笑容爽朗，聲音温柔地問：「情形怎樣？」

高浪笑了笑，說：「警方人員並不是瞎子。」

「警方早已注意秘密黨了？」

「不錯，白骨王的種種行動，警方已有所知聞。」

「是否警方已在秘密黨裏佈置了臥底神探？」

「莫警司沒有說，但是這個可能性很高。」

「警方會在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莫警司沒有說。」

「莫警司當然不會對你說，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看法。」

「可能性有兩個。」

「第一個可能性怎樣？」

「警方會在今晚十一點，在皇后像廣場暗中部署，伺機對付秘密黨。」

「第二個可能性呢？」

「在今晚十一點之前就採取行動。」

「你認爲那一個可能性大一點？」

高浪却笑而不答。

唐雪婷道：「看一齣電影怎樣？」

高浪點點頭說：「贊成！」

「賀良的事你眞的不理？」

「不是不理，而是暫時理無可理。」

「看來，賀良找你援助，實在是找錯了對象。」

「眞的如此？」

「不！假的，」唐雪婷挽着他的手臂，輕輕一笑說：「你若是個不中用的飯桶，剛才也就沒有什麼資料可以向莫警司提供了。」

高浪「哈」的一聲，笑笑說：「分析得好！」

× × ×

從電影院裏走出街道，不到三分鐘高浪的傳呼機又再响起。

傳呼他的又是莫警司。

「莫警司，事情有沒有進展？」

「在一小時之前，警方已採取了一連串閃電式的搜索行動，詳細的情況，見面再談。」

高浪掛斷電話後，苦笑對着唐雪婷說：「我們又得去警局一趟了。」

「沒關係，就當作是看完電影後的一項節目好了。」唐雪婷毫不介意地說。

二十分鐘後，高浪和唐雪婷在警局裏會見莫警司。

高浪一看見莫警司，立刻就問：「案情進展順利嗎？」

莫警司理好幾份檔案資料後，才說：「案情的進展比想像中還更順利，而且還查出了案中有案。」

「案中有案？是怎麼一囘事？」

「蒲鴻死了。」

「死了？是多久以前的事？」

「數日之前。」

「是誰殺他的？」

「他的手下白骨王。」

「白骨王？聽說他還是秘密黨的副首領。」

「不錯，白骨王的確是秘密黨的副首領。」

「那麼蒲鴻……」

「蒲鴻就是秘密黨的老大！」

「白骨王殺死蒲鴻，豈不是火併內鬨了？」

「不錯，蒲鴻從外國囘來，以爲可以重新執掌秘密黨，但結果却反而死在白骨王的手下。」

「會不會是爲了海藻？」

「也是原因之一。」

「難道白骨王也想打撈女神號？」

「他還沒有這份能耐，但是，我們已經查出，白骨王與某國的一特務組織有來往。」

「是那一個特務組織想得到海藻，繼而進行了打撈女神號的計劃？」

「不錯，這組織願意付一筆可觀的酬勞，總之務求得到那柄刀爲止。」

「所以，白骨王就不遺餘力地找尋這一柄刀了？」

「正是如此，但他已失敗了，而且還已繩諸於法。」

「米高呢？」

「當然也已經被捕，他將會被控多項罪名，罪名包括行刦、傷人及非法禁錮等等。」

「菲菲和矮黑怎樣了？」

「菲菲已給救出，但已給歹徒割掉了左耳，至於矮黑，他曾經遭受毒打，現正接受治療中……」

× × ×

除了以上的對話之外，莫警司還向高浪和唐雪婷提出了不少詢問。

高浪和唐雪婷自然是充份合作。

在警局的辦公室裏，莫警司永遠都是公事公辦的。

離開警局之後，高浪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唉！總算是吉人天相，菲菲平安無事了。」

「菲菲已不見了一隻耳朵！」

「不見了一隻耳朵，雖然有碍美觀，但對她來說却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對於一個女孩子來說，這教訓未免是慘了一些。」

「那也沒辦法，誰叫她誤交損友？」

「我和你走在一起，又何嘗不是誤交損友了？」

「眞是寃枉，我連妳一根汗毛也沒有損害過，又怎能算是損友？」

「我的汗毛雖然無損，但脚力却損耗了不少，整天到晚陪着你東奔西跑的，累死人啦。」

「現在已大呼小叫，將來怎得了？」

「什麼將來怎得了？」

「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嫁着猴兒滿山走。」

「所以，我不會嫁給你這種鷄鷄狗狗，又像隻猴兒般亂跳亂爬的人。」

「哈哈！走着瞧好了。」

唐雪婷立刻拳如雨下，把高浪打得抱頭逃竄。

就在這時候，傳呼機又「BB」連聲响起。

× × ×

這一次，找他的並不是莫警司，而是唐雪婷的師父司徒星。

高浪立刻駕駛車子前往司徒星的寓所去。

「師父，有什麼重要的事，非要我們趕囘來不可？」唐雪婷一進門就問。

司徒星神秘地一笑：「我有最新的消息，你們想不想知道？」

高浪道：「是不是關於秘密黨的？」

司徒星搖搖頭，道：「非也。」

高浪道：「那又是什麼消息？」

司徒星說道：「有許多人却白費心機了。」

「白費心機？什麼意思？」

「賀良今天接到了一封信。」

「是誰寄給他的？」

「史勿夫。」

「史勿夫在信上怎樣說？」

「信上的意思，是說賀良所擁有的海藻寶刀，根本是假的。」司徒星慢條斯理地說。

高浪一呆，唐雪婷立刻追問：「史勿夫怎知道是假的？」

司徒星緩緩道：「原因很簡單，因爲眞的海藻，其實一直都在土耳其。」

（以下轉入第60頁）

武俠短篇故事／凌子・文
可飛・圖

游龍戲鳳（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苟之因父親要他拜「千面諸葛」爲師，他本來不願意，但經過王老爹苦苦勸喩，只好趕去，但總難忘記那時給千面諸葛的女兒留難過，不愉快的心情不能泯滅，蕭苟之雖然想着心事，來到通往女兒關的一座山道中，聽到一陣呻吟聲，見到一個老花子說中了毒，說有人要奪他的「補命丹」，希望蕭苟之將補命丹交到紅驢山花子頭許五之手，說完就嚥了口氣。蕭苟之藏好補命丹便上路，抄近路反遇上小花子圍截，避開走脫，在路上又遇到那夥小叫化子追搜，最後投店却被千面諸葛的女兒用濛汗藥迷倒捉着，原來她是和小叫化子是一夥的……

拜師考智力　求美比水功

另一個聲音聽來較年長的人說：「算啦，銀子仍是有的，只是賞錢少了一些而巳。」

另聽第一個發話的人，突然壓低聲音說：「喂，你看出來了沒有？那位梁姑娘可能看上這小子了。」

年齡較長的立即不耐煩的說：「你小子管這些幹什麼，人家武功高，人品又好，女娃兒當然喜歡他，你沒看到大師兄三個？被他小子打得這個剛站起來，那個又趴下，險些被他打掉了大門牙。」

較年青的嘆了一口氣，嘆聲道：「說來也眞洩氣，他們那麼些人沒有纏住他一個……」

年齡較長的立即加重語氣說：「那是你不在塲，據說這小子練得一身好功夫，那麼寬的山澗僅翻了個觔斗就過去了，那些小花子都楞了，大師兄三個也傻啦！」

說此一頓，轉的又正色道：「最厲害的還是在狹谷口，在那麼嚴密的搜查下，居然仍被他小子混過來了，眞絕，連那位梁姑娘都心折的不得了，小臉蛋上一直掛着笑。」

較年青的立即問道：「怎麼？她沒有惱？」

年齡較長的正色說：「高興還來不及呢。」

較年青的立即不解的問：「那是爲什麼。」

年齡較長的立即含糊的說：「現在不要問，將來你就知道了。」

年青的突然壓低聲音改口問：「喂，阿雄哥，你看到了沒有？那個叫『春綠』的丫頭對這小子也不錯呢？」

年齡較長被稱爲阿雄哥的，立即不耐煩的說：「你管那些幹什麼，怎麼，你還想娶她做老婆呀。」

年青的立即否認，說道：「嘿，看她那副兇巴巴的樣子就嚇死了，還敢討她做老婆。」

阿雄却正色道：「唔？你別看她說話兇巴巴，長的倒是滿標緻的喲？阿正，請我喝兩杯吧？我給你做媒，保你成功。」

年青的阿正嘆了口氣道：「唉，本來這次分到點兒賞銀買點什麼東西給她，誰知，搜遍了那小子的全身都沒搜着，你說氣人不氣人？」

阿雄也不由迷惑的說道：「說也奇怪，能搜的地方都搜啦，就是沒有看到那包藥。」

阿正聽得目光一亮，突然一拍桌面道：「有了，我想起來了，還有一個地方沒有搜到。」

阿雄聽得精神一振，不由關切的問：「什麼地方？」

阿正急忙起身，立即一招手道：「阿雄哥來。」

說話之間，飛身奔進了室內。

阿雄阿正一看，面色大變，脫口驚呼，頓時傻了，因爲床上的蕭苟之巳不在床上了。

阿雄年齡較長，一身花子衣服，首先一定心神，急聲道：「阿正，快去請梁姑娘，我在房裏再找一找。」

阿正應了一聲，慌張轉身，如飛向外奔去。

阿雄先掀開床單看了看床下，接着又將牆角的衣櫃門拉開，最後才探首後窗向外察看。

只見夜空晴朗，繁星萬點，夜風迎面徐吹，感到格外舒適涼爽，正是夜間趕路的好時候。

就在這時，房外巳傳來了急促的奔步聲，同時傳來阿正惶急不安的聲音說：「阿雄哥還在房裏守着。」

話聲甫落，門帘飄起，紅影一閃，容貌嬌美，神色凝重的梁姑娘又當先奔進門來。

接着是一身藕色的「夏紅」和一身綠衣的「春綠」，最後才是氣急敗壞的阿正，其他的人想是却巳分頭離去，因而沒有跟來。

阿雄一見梁姑娘進來，立即緊張的說：「蕭少俠不見了……」

梁姑娘僅看了一眼空床，立即明白了是怎麼同事，這時一聽阿雄報告，立即一揮玉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你們兩個去吧。」

阿雄和阿正一聽，頓時楞了，兩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

兇巴巴的「春綠 立即怒吼道：「還不走，呆在這兒等着挨揍嗎？」

阿雄和阿正一聽，忙不迭的連連哈腰應是，急忙溜出房去。

較爲穩靜的「夏紅」則埋怨說：「他們也太大意了。」

兇巴巴的「春綠」立即怒聲道：「什麼大意？笨，笨得像個豬。」

神情凝重，仍在望着空床發楞的梁姑娘，則失意的說：「他們沒有錯，都怪我，是我低估他了。」

說罷，緩緩坐在就近的一張椅子上。

「春綠」一聽，不由憤聲要求道：「小姐，您要想個辦法呀，這樣，太便宜他了。」

梁姑娘微蹙蛾眉，緩緩搖頭道：「我怕是鬥不過他了，爹沒有說錯，我可能會輸給他……」

「夏紅」立即道：「小姐，你千萬不能認輸呀，那您以後的日子還怎麼過，光看他的神氣啦。」

「春綠」也在旁慫恿說：「對，小姐，您好歹也得想個辦法治服他。」

梁姑娘黯然神傷的嘆了口氣，道：「現在什麼都晚了，他不但和我照過了面，也知道了我們的全部計劃，當他再見了我時，他會有什麼想法，他還會對我有好印象嗎？」

「夏紅」突然寬慰的說：「小姐，你放心，那一個年青的少年人見了您不着迷，小婢敢說，等明天他見了您，您不理睬他試一試，他不跪下來求您才怪呢。」

梁姑娘一聽，不自覺的「噗哧」笑了，雖然知道蕭苟之絕不可能跪在她面前求婚，但聽了「夏紅」的話，心坎裏總有一絲甜甜的。」

但她嬌靨上的紅暈未褪，突然又嘆了口氣道：「唉，只怕他一氣之下轉回大茂山去了。」

了字出口，「春綠 巳斷然肯定的道：「絕對不會回去。」

梁姑娘不由一楞問：「妳怎的這麼有把握。」

「春綠」道：「因爲他也是一個一頭抵在南牆上的死倔脾氣，上次他去見老爺，我把他關在門外頭，直到外面下了傾盆大雨，他還是不走……」

話未說完，梁姑娘的一雙迷人大眼睛突然一亮，脫口興奮的問：「大雨？現在下雨了沒有？」

「夏紅」和「春綠」不必跑到外面去看，僅在開着的後窗巳能看到滿天的星星，是以，兩人同時有些頹喪的說：「下雨，還不知道要等到那一輩子呢。」

艷麗的梁姑娘突然變得精神奕奕，急忙由椅上站起來，催促道：「不下雨沒關係，走，我們追上去，我斷定他把那包藥塞在髮髻裏面了。」

「春綠」「夏紅」一聽，立即興奮的跳着腳說：「對，還是小姐聰明，一定是塞在髮髻裏了……」

說話之間，梁姑娘像穿簾的飛燕，早巳飛出了窗外，兩個小丫頭也足尖一點，相繼跟了出去。

看着天上的星辰，巳是四更將盡了，追是無論如何也追不上。

不錯，因爲這時的蕭苟之，巳經能聽到隱隱傳來的「隆隆 水流聲。

蕭苟之一面急急向前飛馳，一面不時發出得意的笑，因爲他又贏了。

他心裏在想，那包藥是「補命丹」也好，是一分錢不値的巴豆粉也好，反正不能讓他們收到，他們也永遠別想搜到。

飛馳上最後一個山頭，下面銀光閃閃，蜿蜒如帶的「老龍河」巳經在望，「隆隆」的水聲，顯示出河水的湍急，沒有一套眞本事的人，別想在「老龍河」的渡口做渡船生意。

一想到渡船，他立即看向渡口。

只見渡口坡上的兩排商店，在昏黑的夜色中靜靜的躺在河岸上，兩條車馬大渡船，也靜靜的停泊在河邊碼頭上，車輛停在街上，但看不見人影。

蕭苟之知道，渡船要到日出才開始擺

渡，他無須馬上趕到渡口去，他要等車馬衆多的時候再混上船去。

於是，他就在山頭上刹住身勢，檢了棵大樹依坐下來，他仰首看着天上的小星，心裏却想着艷美迷人的梁姑娘。

一想到梁姑娘他就笑了，他一直在想，這時候不知道她已經發覺了沒有，發覺後她又會怎樣。

當他聽着阿雄和阿正胡聊，悄悄穿好衣服縱出窗外時，眞想在暗處偷看那位梁姑娘大發嬌嗔時的神態，但是，衡情之下，細分利害，還是儘速先達渡口的好。

因爲，一時的看不到不碍事，如果因此遭了敗績，恐怕以後再也看不到美麗迷人的梁姑娘，這損失太大了。

他想到了明天拜見「千面諸葛」時可能發生的情形，同時，也擬了一個拜見的步驟和計劃，心裏越想越得意，也就在這樣心情下，含着愉快的微笑睡着了。

驀然傳來了一陣隱約可聞的吵雜吆喝聲。

蕭苟之心中一驚，急忙睜開了眼睛，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因爲天光大亮，已經日上三竿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宛如晴天打了一個霹靂，因爲河寬百數十丈，渡過了河距離「紅驢山」還有三四十里地。

蕭苟之無暇多想，挺身而起，展開身法，直向山下的渡口如飛馳去。

前進中擧目下看，神情不由一楞，因爲渡口擠滿了人，吵吵嚷嚷，亂成一團。

眞正令蕭苟之感到迷惑不解的的兩艘車馬大渡船仍停泊在碼頭上沒有開。

蕭苟之一看這情形，不由暗暗叫苦，看情形渡口上可能有了變故，果眞如此，不但他的拜師無望，美夢也將成空。

心念間已到街外的店房後，尚未進街，已看到了每個屋簷下都蹲着有小花子。

蕭苟之一看，不由暗呼一聲老天，完蛋啦！

他當然暗恨自己睡過了頭，但是，自己被折騰了一天一夜，在山上那麽涼爽的大樹下，怎會不愈睡愈甜。

但他不能就此認輸，總要做一番最後的掙扎和努力。

這時，他已經感覺到這情形一定是那位艷美無儔的梁姑娘設計造成的。

心念間，已到了最靠近渡口河灘的一家客棧後門前。

由於後門開着，蕭苟之毫不遲疑的走了進去。

遊目一看，院中的車馬都套好了，俱都整裝待發，這情形顯然是因爲沒有渡船不能起程。

車伕們個個倚着車轅吸烟袋，有的人則滿面怒容的站在店門口議論紛紛，走進走出。

蕭苟之見院中沒有小花子和可疑人物，立即向着就近的一個車伕走去。

車伕正在悶着頭的在吸旱烟，一看見蕭苟之一臉迷惑的走過來，就先白了他一眼。

蕭苟之一看，就知道車伕正在氣頭上，但又不能不問，只好未言先笑，和聲問：「車把子，渡口怎麽回事？」

果然，車伕立即搶白了一句：「怎麽回事你不會自己去看。」

說着用嘴呶了呶店牆。

蕭苟之循着方向一看，果然發現店牆上正有一個缺口，心中一動，急步走了過去。

站在缺口向外一看，滿腹的希望頓時洩了氣，因爲兩條大渡船上的七八名船伕，正在用木桶和水瓢向外汲水。

心裏雖然明白了是怎麽回事，但仍忍不住回頭望着車伕問道：「被人鑿漏了底啦。」

車伕雖然放緩了神色，但仍不高興的說：「漏倒是沒漏，被人家灌滿了水，差一點兒沒有沉下去。」

蕭苟之故作同情的說：「看樣子個把時辰之後還上不了船。」

車伕拿起烟袋鍋在鞋底上叩了叩，同時哼聲道：「聽說第一撥要等晌午後才能開！」

蕭苟之聽得渾身一哆嗦，脫口啊了一聲道：「船不是沒有漏嗎？」

車伕立即沒好氣的說：「沒有漏也要汲乾了水好好查一查呀，一船的人命是鬧着玩的嗎？」

蕭苟之一聽，忙不迭的連聲應了兩個是。

車伕站直了身子，盲目的用烟桿一指天空，繼續不高興的說：「太陽快到頭頂了，午前開船還有希望嗎？」

說罷，轉身向店門口走去。

蕭苟之聽得「啊」了一聲，急忙抬頭看天，太陽雖然距離頭頂還遠，但他如不儘快的設法渡河，無論如何也無法在午時三刻前趕到「紅驢山」了。

看看渡口碼頭上，人頭鑽動，車馬擁擠，吵吵嚷嚷，亂成一團，看樣子每一個人都急着想先上渡船。

蕭苟之一看這情形，希望完全絕滅了，莫說人羣中和碼頭上尙站了不少的小叫花，就是兩條船上的積水，半個時辰之內也未必能汲得完，何況他等到開船時，也未必能登上第二撥船。

心念及此，他已無暇多想，轉身退出客店後院，加速步子向河堤岸上走去。

前進中，越想越懊惱，越想越埋怨自己，心想，怎的竟醒得這麽遲呢？

心念間，不由以埋怨的目光看了一眼他睡覺的山。

抬眼一看，發現山頭上的樹林中升起一縷白烟。

蕭苟之一看，斷定是山上人家的炊烟，因而更加後悔，心想，假設他昨夜投宿在山上那戶人家，或就在他們的房舍附近打瞌睡，也不致醒來得這麽遲了。

心中雖然暗自懊惱，但總得設法渡河，唯一的希望就是碰到一條漁船。

說也奇怪，往日他經過渡口，在渡船上看到許多在下游捕漁的小艇，怎的今天，只見滾滾的水流，却看不見一隻漁船。

蕭苟之沿着河堤向下游走，心中越焦急，步子越走得快，不覺已離開渡口一里多，吵雜的聲音也早已聽不見了。

驀然，蕭苟之的目光一亮，脫口驚呼，不由驚喜的張大了嘴巴，立即站在原地呆了。

因爲他看到一條梭影小艇，正由對岸

的渡口，斜斜的順着水流向下游划來。

蕭苟之看得出，這種梭形小艇，旣輕便又快捷，漁夫都不敢用這種小艇，因爲它一不小心就翻船。

雖然梭形船有翻船的缺點，但仍被心急趕路的人所喜愛，因爲它順流而下，其快如飛，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小船好快，就在蕭苟之心中盤算的一瞬間，小船已到了河中心，同時，他也看清了小船上站着一位老人，而操槳的竟是一個老太婆。

站立船頭上的老人，霜眉銀鬚，面色紅潤，穿着一襲月白色的夏布大褂子，根據他的目光和 神，顯然武功不俗。

再看老婆婆，藍褂黑褲，慈祥的面龐紅僕僕，薄薄的唇角一直掛着愉快的微笑，根據她划槳的腕勁，小船的速度，顯然也是一位內力很有根基的人物。

就在蕭苟之打量間，老婆婆小船突然射向上有十數丈處的河岸。

蕭苟之看得心中一急，深怕老婆婆小船撥頭駛回去急忙再向回奔去。

也就在蕭苟之向前奔去的同時，老人大袖一揮，身形凌空而起，直向堤岸上縱去。

驀聞老婆婆親切的叮囑說：「辦完了事早點兒回來，我鍋裏還給你燉着鷄。」

縱落岸上的老人，頭也不回，吭也不吭，僅揮了一下手，大步向渡口的方向走去。

河中老婆婆的小船因爲距岸尙有三四丈，是以，老人一上岸，老婆婆雙腕一翻，小船疾迴，直向下游如飛駛去。

蕭苟之一見，心中大急，不由急呼，說道：「老人家，請行個方便，帶晚輩過去……」

話未說完，老婆婆已大聲說：「你沒聽見我家裏鍋上還燉着有鷄。」

說話之間，加速反向回馳去。

蕭苟之一見，簡直要急瘋了，不由怒吼道：「老人家請行個好，我會記着您一輩子的。」

老婆婆想必是被蕭苟之的急話給感動了，立即雙手停槳，小船順水下流，老婆婆也正色說：「你能跳上船來嗎？這種小船容易翻覆，沒有碼頭不能靠過去。」

蕭苟之一聽有希望，一面跟着小艇向下游奔，一面忙不迭的連聲說：「可以，可以，晚輩可以跳過去。」

老婆婆一撥槳，小船唰的一聲靠過來，同時催促道：「上來吧！」

蕭苟之一聽，那敢怠慢，足尖一點，騰身而起，一到半空，疾演「平沙落雁」，逕向小船上落去。

就在蕭苟之身形下落的同時，老婆婆目光一亮，突然尖叫道：「小心！」

尖叫聲中，小船突然一個傾斜，立即橫移了數尺。

蕭苟之大吃一驚，大喝一聲，疾振雙臂，一式「隼鷹斜飛」，閃電船落到了小船上。

老婆婆神色一變，瞪着蕭苟之驚呆了，久久才緊張的說：「老龍河暗流多，方才眞是太險了！」

蕭苟之早已暗呼一聲糟糕，知道上了賊船了，方才突然小船橫移，顯然是老婆婆動的手脚。

這時，他已提高了警覺，想到方才上岸的那個老人，會不會就是老鬼精「千面諸葛」？

心念間，他不自覺的看向岸上，那位老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這時一聽老婆婆向他解釋，不由强自一笑，道：「是是，晚輩也常常聽人這麽說。」

老婆婆說話間，已雙腕撥槳，藉着水流之勢，已斜向對岸駛去，老婆婆似乎餘悸猶存的說：「還好，你小哥的功夫俊，換了別人非掉進河裏不可！」

蕭苟之心中暗哼了一聲，但表面上却笑着說：「果眞掉下去，今天非出人命不可！」

老婆婆聽得面色大變，脫口驚啊，不由瞪大了眼睛問：「什麽？你是說你不會水功？」

蕭苟之暗自一笑，但却愁眉苦臉的說：「不瞞老人家說，晚輩有一種病，身體入水就抽筋……」

話未說完，老婆婆已緊張激動的說：「快坐下來，快坐下來，兩手抓好……阿彌陀佛，方才實在是太危險了，我該先問一問你會不會游泳就好了！」

蕭苟之暗自一笑，心想，未上船前妳問我，我當然會實話實說，多少會一些了。但他不願意戲耍老人家，只得謙和的說：「晚輩雖然會抽筋，掉到水裏一時半刻的還不會發生，如果能抓住塊木頭，晚輩也許會順流漂下去不致被淹死……」

話未說完，老婆婆已呵呵的笑了，同時笑聲道：「你這孩子也眞有意思，大河大海裏的那來的木頭？沒事還是要學點水中功夫……」

蕭苟之一聽，趁機正色道：「老人家說的一點兒也不錯，我今天就是要去拜師學水功的……」

老婆婆聽得似笑非笑的問：「噢？你去找誰拜師？」

蕭苟之故意說：「就是大名鼎鼎的『千面諸葛』梁老前輩嘛！」

豈知，老婆婆霜眉一蹙，竟遲疑的說：「千面諸葛會水功嗎？據我所知，他家裏水功不錯的好像不是他！」

蕭苟之知道老婆婆指的是「千面諸葛」的女兒梁姑娘，但他不便說破，只得故裝着糊塗的說道：「可是江湖上都是這麽說。」

老婆婆毫不遲疑的說：「那是因爲他女兒梁小玉的水功極俊的緣故，所以一行人也以爲老鬼精的水功不錯，其實，他和你差不多，掉到水裏不抓塊木頭就會淹死的……」

話還未說完，老婆婆自己也樂得一笑了。

蕭苟之不便說什麽，也跟着笑一笑，但他能在老婆婆的口裏得知明媚艷麗的梁姑娘叫梁小玉，却是一大收穫。

老婆婆突然關切的問：「你小哥見過『千面諸葛』的美麗女兒沒有？」

蕭苟之當然不能說見過，只得搖搖頭說：「沒有！」

老婆婆竟臉色一沉，認眞的問：「你眞的沒見過？」

蕭苟之被問得面孔一紅，只得說：「也許見過，但不知道是那一個……」

老婆婆一聽，不由生氣的說：「你這傻孩子，她家裏除了兩個丫頭就是她，你連丫頭小姐都分不清呀？」

蕭苟之一聽，不自覺的說：「我沒到她家裏去過！」

老婆婆釋然的「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沒去過她家裏，這就難怪了，如果你小哥見了她，一定會着迷……」

蕭苟之由於老婆婆談到了「千面諸葛」的家，不由想到兩次被拒門外的事，心裏突然升起一般怒火，因而也不自覺的沉聲問：「你是說她長得很美？」

老婆婆似乎沒聽出蕭苟之的口氣來，立即有些得意的說道：「美喲，她漂亮極了！」

蕭苟之冷哼聲，立即輕蔑的說：「漂亮有什麼用？人要心地好才行……」

這一次老婆婆發覺了，突然瞪大了眼睛吃驚的問：「什麼？你說玉兒的心地不好？」

蕭苟之自知措詞沒用好，只得趕緊改正說：「不，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思字方自出口，老婆婆的背後船尾突然由水下伸出一雙白皙玉手，同時露出一截鮮紅小臂水靠。

蕭苟之一看心知不妙，暗呼一聲：不好。

嘩的一聲水響，蕭苟之的身體立被船頭彈起來，「咚」的一聲栽進河水裏。

也就在蕭苟之翻身栽進河水中的一刹那，却聽老婆婆惶聲尖叫道：「玉兒小心，他不會水呀。」

蕭苟之一聽，就在水裏已打好了主意，急忙冒出水面，接着兩手撲天，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河水，接着又沉了下去。

當他冒出水面的一刹那，却聽美麗的梁小玉嗔聲叫道：「不要管他，他只是裝的！」

蕭苟之不理，决心繼續偽裝下去，隨流而下，載沉載浮，因為他已看清楚了河岸，最多還有四五丈距離，如果梁小玉不來救他，他就决心潛至下游上岸，立即趕往「紅驢山」。

果然，就在他隨流而下，第三次冒出水面的同時，一隻柔若無骨的玉手，就像飛魚般，突然滑過水面，閃電般抓向他的後領。

蕭苟之早已打定主意，要贏就贏個澈底，要輸也要讓美麗的梁小玉輸得口服心服。

是以，就在梁小玉的玉手抓向他的後領的同時，猛的暗施千斤墜，身體突然下沉，使得梁小玉分毫之差沒有抓住，而他的雙手却已閃電般向急忙迴游的梁小玉抱住。

梁小玉由於過份担心蕭苟之眞的會被淹死，芳心一急，急忙迴游下沉，準備將蕭苟之的肩背托出水面，豈知，就在她迴游的一刹那，兩隻亂摸的手已將她的胸腰抱住。

梁小玉心中一急，大吃一驚，她是水功精絕的人，當然知道這是淹水滅頂人的本能動作，只要叫他在水中抓住一樣東西，他是抵死不放的。

她知道，這是蕭苟之自然的現象，但被他緊緊的抱着，前額抵着她的雙乳，不但使她心跳怦怦，又慌又急，而她被迫的也幾乎要停止呼息。

為了避免蕭苟之喝太多的河水，她不得不纖腰一挺，翻身向上，使蕭苟之伏在她的酥胸上。

梁小玉的確慌了，她一面仰泳，一面急叫道：「阿嬸婆，快來帮我們把他分開，他抱住我了！」

划着梭形小船跟在附近的老婆婆一聽，立即吩咐道：「何必我老婆子帮忙，打他一個嘴巴，用脚蹬他的小腹不就把他蹬開了嗎？」

梁小玉一面仰泳靠近小船，一面焦急的解釋說：「哎呀，不行呀，他抱得太緊啦！」

把話說完，才發覺措詞不佳，一張粉面頓時紅達耳後。

阿嬸婆却哼了一聲道：「不說自己捨不得，却說他抱得太緊啦！」

說話之間，已到近前，舉起手中的一支木槳，照準蕭苟之的後腦打去。

梁小玉看得大吃一驚，尖叫一聲，疾演「鯉魚倒竄波」，嬌軀一挺，向後疾射近丈，不由怒叱，道：「阿嬸婆，妳要作什麼？」

阿嬸婆佯裝一楞，說道：「怎麼？妳不是要我老婆子帮忙，把你們兩人分開的嗎？……」

梁小玉氣得嬌靨一紅道：「是啊，妳怎麼可以用槳打他？」

阿嬸婆正色道：「不把他小子把暈？他會鬆手嗎？」

梁小玉不由氣得怒聲道：「妳把他打傷了怎麼辦？」

說話之間，發現距離河岸已經不遠，索性幾個倒竄已到了河水邊。

一直忍笑不語的阿嬸婆，也急忙猛划槳將小艇衝上河灘，立即縱至梁小玉的身邊，帮着將蕭苟之抬起來。

蕭苟之不敢戲謔太甚，就在阿嬸婆抬他的兩腿時，也將摟抱在梁小玉纖腰上的雙手滑開，任由兩人向河堤岸上抬去。

抬了沒幾步，驀聞阿嬸婆說：「玉兒，把他放下吧？」

梁小玉立即反對說：「這兒怎麼成？沙灘熱的像烙餅的鍋樣，太陽又這麼大，抬到樹林裏去好啦。」

蕭苟之一聽，心裏不禁升起一絲慚愧，對一個對他這麼好的美麗少女施展惡作劇，實在太不應該了。

由於有了這一想法，他決定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的照顧她，愛護她，而且還要聽從她的話。

根據梁小玉的話，他知道太陽已經很高了，時間有限，使他不能在此躭誤太久，但他也不願猛的掙脫逃走，這樣給梁小玉的難堪就太大了。

如何能使梁小玉心中又折服又不太懊惱呢？他覺得這個問題太難了。

於是，他决心用「龜息大法」先待一會再說，雖然梁小玉總會有被愚弄的感覺，但總比掙脫了就跑要好。

心念間，梁小玉和阿嬸婆已把他抬進了岸上的樹林內，只聽梁小玉問：「阿嬸婆，妳看把他放在那兒？」

阿嬸婆立即無所謂的說：「就放在樹底下就好啦！」

蕭苟之一聽，心裏不禁有氣，心想：妳就準知道我是偽裝的？

心裏由於有氣，因而决心鬥鬥阿嬸婆，早已含在口裏的河水，立即一絲一絲的讓他慢慢的溢出來。

在後面抬腿的阿嬸婆一見，面色突然一變，脫口驚訝道：「哎喲不好，他眞的喝足了水！」

抬着肩頭的梁小玉一聽，急忙回頭，一看之下，也是花容大變，脫口急聲地叫道：「快把他放在這塊石頭上，他被水嗆死了。」

說話之間，兩人立即把蕭苟之伏放在一塊岩石上，使他脚頭下垂，兩人一面按摩推拿，一面撐開蕭苟之的牙關用手指扣向喉嚨，企圖引出胃中的水。

蕭苟之沒想到梁小玉和阿嬸婆會用這一手，動也不敢動，嘔也不敢嘔，眞是自找苦頭。

所幸梁小玉的食指一入蕭苟之的口，頓時驚覺到蕭苟之的呼吸已奄奄一息，不由惶恐的急聲道：「啊呀不好，他的呼吸已沒有了！」

阿嬸婆一聽，也不由大吃了一驚，「啊」了一聲，也不由伸手去試蕭苟之的鼻息。

一試之下，氣若遊絲，眞的是面色如紙，魂飛天外。

再試脈搏，毫無感覺，不由震驚急呼道：「哎喲，他的脈搏已經沒有了呀！」

梁小玉這時已急得珠淚滾滾，靨白如紙，聞聲一驚，急忙也扣住了蕭苟之的脈門。

一把之下，可不是，一絲動靜都感覺不出，不由急得哭聲道：「快去，阿嬸婆，快到小村上找些薑醋和大蒜來！」

阿嬸婆眞的慌了，蕭苟之一命嗚呼，「千面諸葛」絕饒不了她。

這時一聽，忙不迭的連連頷首，展開輕功，直向林外馳去。

緊緊握着蕭苟之脈門的梁小玉，突然想起什麼，急忙飛身縱出林去，望着已如飛馳出十數丈外的阿嬸婆，哭聲吩咐道：「春綠夏紅就在河邊，要她們快把我的衣劍拿來。」

吩咐完了，未待阿嬸婆回應，又急急的縱了回來。

但是，當她飛身回縱的一刹那，面前岩石上的蕭苟之竟不見了。

她急忙刹住身勢，舉袖拭了拭眼淚，沒有看錯，岩石上仍有濕濕的水漬，而蕭苟之却不見了！

心中一陣驚喜，根本沒想到自己受愚，轉身再縱出林外，立即嬌呼道：「阿嬸婆回來，阿嬸婆回來！」

正在急急飛馳，有如喪家之犬的阿嬸婆一聽，急忙震驚的刹住身勢，老臉慘白，瞪大了眼睛回頭望來，看她的震駭神情，顯然以為蕭苟之已經氣絕身死了呢！

梁小玉驚喜的跺着脚，高聲道：「回來，阿嬸婆快回來看！」

阿嬸婆不是傻子，一聽梁小玉的驚喜聲音，便知蕭苟之有了救活的希望了。

於是，神色一喜，回身飛馳，心裏不住暗暗唸佛，因為蕭苟之是她老主人「千面諸葛」選了多年才選中的唯一衣砵繼承徒弟兼女婿。萬一因她一時的疏忽而被淹死，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因為，蕭苟之一死，梁小玉必然會對「千面諸葛」說，她阿嬸婆非但沒有及時協助搶救，還準備用槳把蕭苟之打暈，以致躭誤了時間而多灌了許多河水。

心念未完，已馳至梁小玉的近前，立即迫不及待的問：「蕭少俠可是能夠嘔水了？」

梁小玉已興奮的不能回答，說了一聲「妳進來看」，轉身馳進了林內。

阿嬸婆不敢怠慢，也滿面含笑的跟進了林內。

進林一看，一塊濕淋淋石頭，蕭苟之已不見了！

阿嬸婆神色一驚，脫口急聲問：「人呢？」

梁小玉立即興奮的說：「跑啦！」

阿嬸婆聽得一楞問：「跑了？怎麼跑的？」

梁小玉含笑道：「就是我方才追出去和妳說話的一刹那，回來就不見了！」

阿嬸婆一聽，不由哼了一聲，搖頭感慨的說：「妳又被他捉弄了一次！」

梁小玉却不以為然的道：「可是他也輸啦！」

阿嬸婆立即似有所悟的問：「妳指的是那包巴豆粉？」

梁小玉正色說：「是呀！就算他藏在髮髻內，經過這麼在河水裏一泡，除了像漿糊樣的一捏紙，什麼也沒有了！」

阿嬸婆一聽，不由感慨的搖頭道：「你們兩個，眞是天設的一對，地配的一雙，一個比一個心眼多。」

梁小玉一聽，也不由高興的笑了。

但是，阿嬸婆却遲疑憂慮的說：「如果他沒有把那包巴豆粉交給指定的花子頭許五，妳爹還會收他做徒弟嗎？」

梁小玉聽得花容一變，脫口驚啊，頓時呆了。

阿嬸婆繼續說：「如果妳爹一氣之下不再收蕭少俠，那時他被逐出門外，妳又該怎麼辦呢？」

梁小玉一聽，頓時慌了，不由焦急的說：「阿嬸婆，這可該怎麼辦呢？妳快替我想個辦法呀？」

阿嬸婆立即無可奈何的說道：「又要想佔上風，又要想辦法贏他，那我有什麼辦法？」

梁小玉不由急得一跺脚，嗔聲道：「到了這般時候，妳還說這些幹什麼呢？」

阿嬸婆見梁小玉眞的急了，只得說：「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儘快追上蕭少俠，再送給他一包巴豆粉……」

話未說完，梁小玉已沉聲道：「那怎麼成？莫說現在他已經跑遠了，根本無法追上，就是能追上也不能這麼做，這若是讓爹知道，不但我要挨頓打，妳也少不了一頓罵，說不定還把妳趕出門去呢！」

阿嬸婆知道梁小玉沒有誇大，只得說：「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了……」

梁小玉立即迫不及待的說：「妳快說出來聽聽呀！」

阿嬸婆忙說道：「只有把方才蕭少俠落水，抱着妳不放的事，照實向妳爹稟告出來。」

梁小玉一聽，嬌靨早紅了，立即反對說：「那怎麽成？那樣不但顯得我笨得像個傻瓜，而且也難以出口嘛！」

阿嬸婆立即正色道：「你們是親生的父女，這有什麽害臊的？」

梁小玉似乎仍不贊成，而又想不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不由急得跺脚道：「我本來準備他上岸算了，誰知，他偏偏說我心地不好，當時心裏一氣……」

阿嬸婆立即道：「哎呀，妳會錯了我的意思，他的意思可能是說妳的心眼兒太多了。」

說此一頓，突然又正色警告道：「究竟如何，妳自己拿主意可要快喲，我們現在走捷路，還可能趕在他前頭，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梁小玉一聽，只得咬一咬牙說：「好吧，我們現在就往回趕，再遲眞的怕來不及了。」

說此一頓，突然又似有所悟的嘆了一口氣說：「唉，其實他若想起那包巴豆粉早已溶成水了，他不知道要急成什麽樣子呢？」

梁小玉完全說錯了，因爲這時冒着大太陽，展開輕功加速在山區飛馳的蕭荀之，他只想到又一次的佔先和勝利，根本沒想到那包巴豆粉的事。

蕭荀之淳厚的面龐上，不時煥發着異彩，上翹的唇角，一直掛着愉快的笑，而在他的腦海裏，也一直浮現着梁小玉穿着鮮紅水靠的胴體，和凹凸美好的綫條。

他不知道梁小玉的水靠是什麽質料，柔滑細膩，非綢非絲，由於能透體溫，他就像撫摸在梁小玉的肌膚上。

尤其，當他一頭抵在梁小玉的酥胸上，高聳而富有彈性的雙乳，不但微微顫抖，而梁小玉的心則跳得尤爲厲害。

回想她在「女兒關」後街小客棧示警時，迴眸一笑，那該是多麽明媚迷人，當時他做夢也沒想到，那位艷美無儔的少女，數個時辰之後，已投進他的懷裏，也許，她就是我終生在一起的妻子。

他仍記得父親和王老爹，時常笑罵他是傻小子，俗話說，「傻人有傻福？」誰能說錯。

但是，當他想到梁小玉發覺受愚後，她會怎樣呢？她會不會又羞又怒找他理論呢？

他覺得理論並不担心，到時候向她道個歉，陪個禮，也許消氣而笑了。而令他最担心的却是梁小玉爲了少女的自尊，一氣之下，從此再也不理他了。

他又想到了拜師之後的事，那時他住在「千面諸葛」的家裏學藝，當然和梁小玉終朝相處在一起，有時雙雙漫步山中，有時併肩賞月觀花，兩人卿卿我我，那該是多麽快活愜意？

繼而他又想到梁小玉的年紀，她的芳齡幾許了呢？比他大還是比他小呢？該稱呼她師姐還是師妹呢？

蕭荀之就在這種忽憂忽喜，患得患失的心情下，翻山越嶺，不覺已看到了「紅驢山」。

一看到「紅驢山」，蕭荀之不由驚得急忙仰臉去看天，還好，午時還不到，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趕到。

「紅驢山」是由恒山綿延下來的支脈，和大茂山都是迤邐相連的山區，「紅驢山」的山色既不紅，形狀也不像個驢，至於它的名稱來源，傳說有人在那裏看到一隻紅驢在山中奔馳而得名。

這些傳說，本是齊東野語，也就姑妄聽之而已。

蕭荀之曾經來過兩次「紅驢山」，一看山勢，立即改採捷徑飛馳，不到午時，便到了「紅驢山」山前。

一到山前，蕭荀之不但沒有了方才的欣喜，反而升起一陣怯意和憂慮。

因爲他怕見到梁小玉，更怕梁小玉在一氣之下不准他見她父親，果眞那樣，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亞過諸葛劉伯溫的機智也是無用。

他現在最重要的是娶梁小玉爲妻，至於拜「千面諸葛」爲師那只是次要問題。

剛剛踏上通往「千面諸葛」家前的山道，即見七八丈外的一株大樹下站着一個中年花子和兩個小花子。

蕭荀之一看，這三個花子都不認識，站在當前的中年花子顯然就是此地的花子頭許五。

只見許五焦急的向着山下張望，同時自語道：「老爺子該回來啦？怎的到現在還沒看到人影？眞急人！」

說話間蕭荀之已到了近前。

中年花子沒有看蕭荀之，蕭荀之也沒理中年花子，繼續向山上疾奔。

漸漸已能看清了前林木間露出的茅屋和柴牆。

蕭荀之的心跳開始加劇起來，他暗暗禱告上蒼，祈求神明保佑他，保佑他一切如願以償。

禱告間凝目一看，兩次前來都是關閉着的柴門，這一次竟意外的大開着。

蕭荀之看得精神一振，不由愉快的笑了，臉下也立即加快了步子。

舉目再看，他濃濃的兩道虎眉又蹙在一起了。因爲柴門的一側，正側立着一個綠衣少女，一雙玉手抱在胸前，仰着面望着青天，高嘟着小嘴在那兒把關。

蕭荀之暗暗叫苦，他知道，閻王好打發，小鬼難纏，看她那副神氣，八成就是那個尖聲尖氣兇巴巴的「春綠」。

到達柴門口，身形不停，一面前進一面含笑道：「春綠姐妳好！」

果然，只見那位「春綠姐」，立即兇巴巴的哼聲道：「誰是你的春綠姐，快到屋裏挨駡去吧！」

蕭荀之雖然聽得心頭一震，但他知道，只要大門口沒刁難，見了「千面諸葛」就好應付了，尤其梁小玉已經趕回來了。

院中兩棵大榕樹，不但遮住了院中炎陽，大部份的茅屋也遮了大半。

蕭荀之躬身前進，不敢抬頭，但他在目視的餘光中，看到屋內中央的雲床上坐着一個人，那當然就是「千面諸葛」本人，其餘的人是誰，他當然不得而知，但他深信，梁小玉一定在那些人之內。

一到門口，蕭荀之立即急上兩步，深躬一揖恭聲道：「師父在上，請受徒兒蕭

荀之大禮參拜！」

說罷屈膝下跪，一連叩了四叩。

端坐雲床上的「千面諸葛」，一直等到蕭荀之大禮叩完，才沉聲道：「老夫又沒有說要收你做徒弟，你爲何行此拜師大禮？」

蕭荀之趕緊伏俯在地，恭聲道：「徒兒到達，柴門大開，業已告訴徒兒，可以進門了！」

「千面諸葛」先是一靜，想必是以目光看向左右人等，這才誠意的「唔」了聲道：「你先抬起頭來，讓老夫看看你。」

蕭荀之却依然伏俯恭聲道：「您老人家已經見過徒兒了……」

「千面諸葛」意外的「嗯」了一聲，似有所悟的說：「那你也該趁機抬頭看看老夫呀？」

蕭荀之急忙道：「徒兒也見過您老人家了！」

「千面諸葛」急忙問：「你在什麽地方見過？」

蕭荀之恭聲道：「就在昨天的山道谷中。」

「千面諸葛」雖然已覺得不妙，但他一聽，仍忍不住脫口輕啊，不解的問：「爲師多年來，鮮少外出，你又沒見過爲師的眞面目，你又怎的認出是爲師僞裝的老花子呢？」

蕭荀之只得恭聲道：「您老人家雖然有獨步武林的『易容術』，瞬息改頭換面，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您老人家却改變不了右手上的六個手指！」

話聲甫落，屋中立即響起數聲大感意外的驚訝聲！

一陣沉默，才聽「千面諸葛」贊嘆的低喝了聲「好」，繼續問道：「那麽爲師給你的那包『補命丹』呢？」

蕭荀之見問，急忙叩首伏身，惶聲道：「徒兒惶恐，不敢直言！」

話聲甫落，一旁立即響起梁小玉撒嬌不依的聲音，道：「爹！您老人家……」

話未說完，突然住口不說了，想是被「千面諸葛」的手勢阻止了。

只聽「千面諸葛」慈祥的笑着說：「你前來此地的經過，爲師已聽你師姐報告過了，你處處都在她的計算中，當然難逃她事先佈好的陷阱，你雖然沒將那包藥帶到，爲師亦很滿意了，不過，今後凡是動心眼的地方，你可要多向你師姐學學！」

蕭荀之直待「千面諸葛」說完，才再度叩首恭聲道：「您老人家交代的事徒兒怎敢怠忽，那包藥徒兒已遵命帶到了！」

話聲甫落，不但包括梁小玉阿嬸婆在內的人們脫口啊了一聲楞住，就是「千面諸葛」也啊聲急問道：「那包藥呢？爲何還不快些呈上來？」

蕭荀之惶聲求道：「師父如不赦免徒兒欺師罔上之罪，徒兒死也不敢說出。」

「千面諸葛」一聽，不由生氣的急聲道：「你再不說爲師要生氣了，片刻之前，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欺騙了我也是迫不得已，爲師怎會怪你？」

蕭荀之只得說：「您老人家可是仍穿着那套老花子衣服？」

「千面諸葛」立即道：「是呀，爲師爲的是讓你大吃一驚，頗感意外……」

蕭荀之道：「現在該您老人家大吃一驚，頗感意外了！」

「千面諸葛」神色一楞，同時「噢」了一聲。

蕭荀之則繼續說：「因爲徒兒將那包藥在抱您老人家至路邊樹蔭下的時候，已趁機塞進您破衣背後的第二個破補丁裏面了。」話聲甫落，屋中又是一片議論騷動聲。

「千面諸葛」則急聲道：「玉兒，快，快到我背後看看有沒有？」

接着是梁小玉的驚喜嬌呼道：「啊，爹！眞的在這裏面呢！」

話聲甫落，全屋立即掀起一片歡笑鼓掌議論聲。

「千面諸葛」則心花怒放的一拍大腿，哈哈一笑道：「好，老夫總算沒看走了眼，果然是塊接我班的料！」

說罷，特的又望着愛女梁小玉，得意的一笑道：「玉兒，怎麽樣？爹說的沒錯吧？妳雖然也機智絕倫，但比起小狗子來，仍要自遜一籌，就是老爹我，也自嘆弗如……」

蕭荀之一聽，趕緊惶聲說：「螢火之火，怎敢與皓月爭輝，徒兒怎敢與師父比較！」

「千面諸葛」一笑道：「你小子也用不着在那兒瞎捧瞎恭維，精明就是精明，笨就是笨。」

說此一頓，特的又興奮的問：「哦，你小子是叫什麽名字來着？小狗子？」

蕭荀之趕緊解釋道：「回稟師父，不是小狗子，是蕭荀之，蕭是漢室三傑蕭何的蕭，荀是姑且假如的荀，之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之……」

話未說完，「千面諸葛」已爽朗的說：「這個名字不好，今後改名叫蕭儁智好了！」

屋內人衆一聽，立即掀起一陣贊美祝賀聲！

蕭荀之也急忙叩首恭聲道：「多謝恩師更名。」

「千面諸葛」哈哈一笑，却以難以抑制的興奮聲調，呼喚道：「蕭儁智！」

蕭荀之忙恭聲回答道：「徒兒在！」

「千面諸葛」則興奮的忍笑沉聲問：「以你在老龍河的胡作非爲，還不該向你師姐陪個不是道個歉嗎？」

蕭荀之一聽，急忙抬頭，只見一身紅衣，背插寶劍，美艷無匹的梁小玉，羞紅滿面，強忍嬌笑，正以深情親切的目光望着他瞧！

一看這情形，蕭荀之急忙快身走了過去，在滿屋衆目睽睽下，深深一揖到地，歉聲道：「師姐您好，務請原諒小弟這一遭……」

話未說完，興奮難抑的梁小玉「噗哧」笑了，想是自覺不好意思，只得說了一聲「誰要理你」，頭一低急步奔了出去。

一直哈哈大笑的「千面諸葛」立即笑着說：「傻小子，現在才是你動眞腦筋的時候了。」

蕭荀之一聽，毫不遲疑，急步追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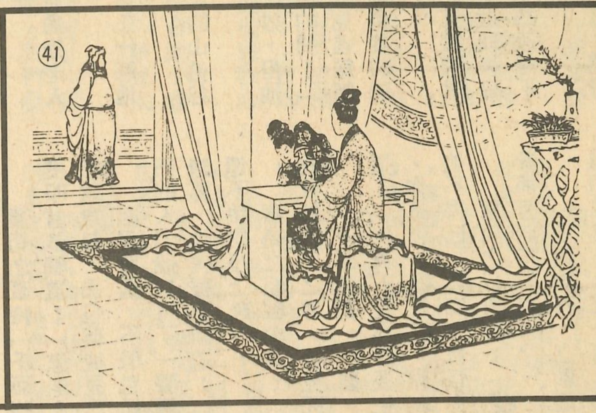
一陣快意的大笑，直傳院外，久久才歇！

（本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七　　徐玉珊・編繪

藕塘關（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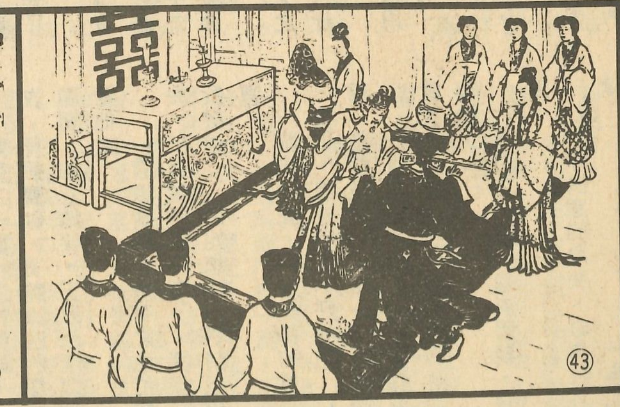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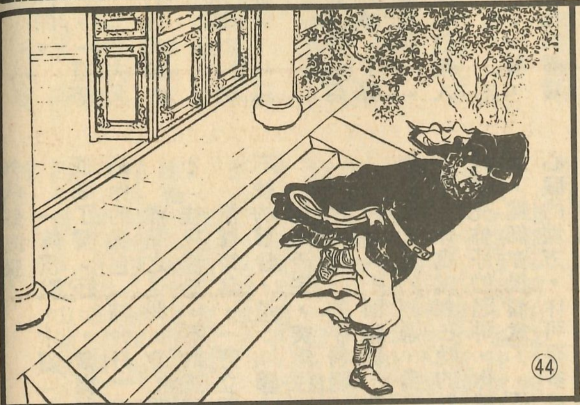
41　金節回到後堂，告訴夫人牛皋如何英勇。夫人想把自己的妹妹戚賽玉嫁給牛皋，金節應允。夫人就進房妹妹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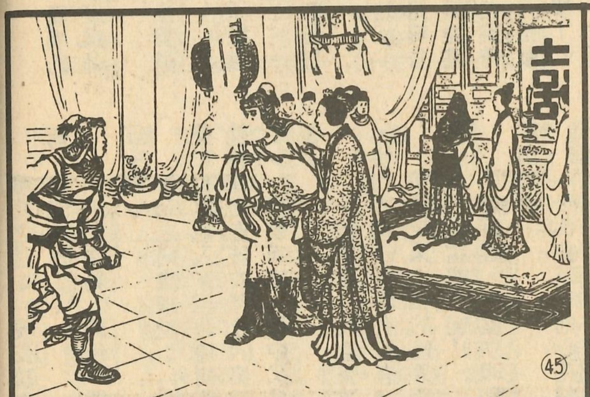
42　金節的家人來到館驛，見了牛皋，送上紗帽圓領，說是金總兵請他換上文官打扮，前去吃酒。牛皋勉强穿戴起來，到了轅門，只見張燈結彩，大堂上擺着花燭。



43　金節對牛皋說明情由，叫人扶出新人和牛皋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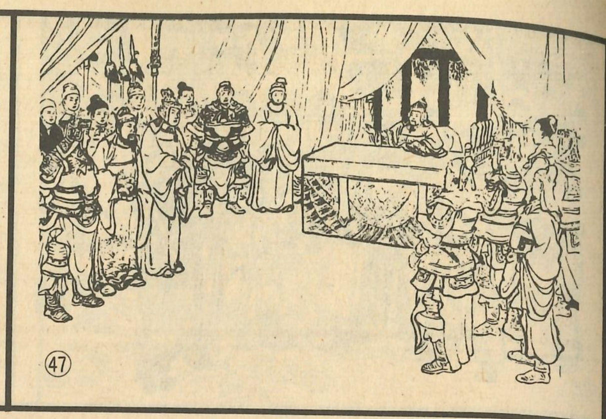
44　牛皋因爲事出意外，紅着臉跑出大門，上馬奔回驛中去了。



45　夫人着急，埋怨牛皋誤了她妹妹的終身。正鬧之間，岳飛大兵來到。金節來不及換上衣甲，穿着袍服出關相迎。



46　金節見了岳飛，說明情由。岳飛立即叫湯懷傳牛皋進帳，帶他前去成親，並且當堂傳令，廢除不許臨陣招親的軍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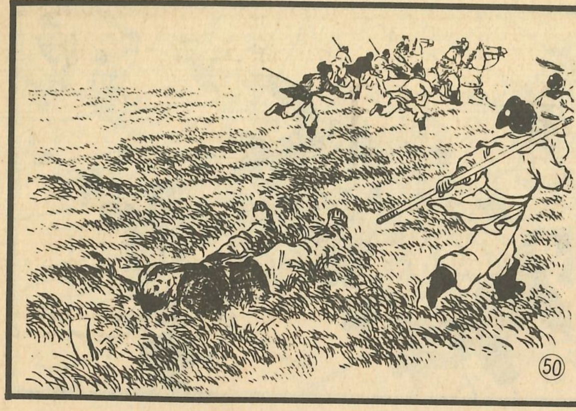
47　岳飛駐軍藕塘關。他囑咐衆將：近處還有不少從前流落各地的宋軍，又有不少立志抗金的江湖好漢，要加意招收；山東劉豫是金人走狗，要提防他刺探軍情。



48　却說僞齊王劉豫，在山東殘害良民，無惡不作。他兒子劉猊也仗着劉豫的勢力，任意胡爲。這一天他帶着家奴出來打獵，放出鷹去。



49　孟家庄孟太公的一個庄客，在村頭看見一只鷹銜着個大鳥落在面前，他一鋤頭打鷹打死。劉猊的家奴趕來大吵大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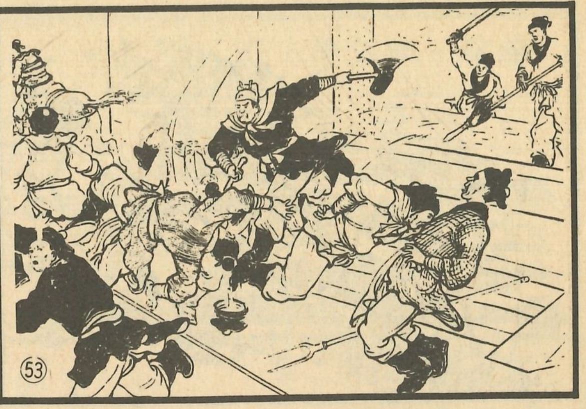
50　這庄客和劉家的家奴講理，劉猊竟叫家奴動手。家奴們七手八脚一頓亂打，當場把庄客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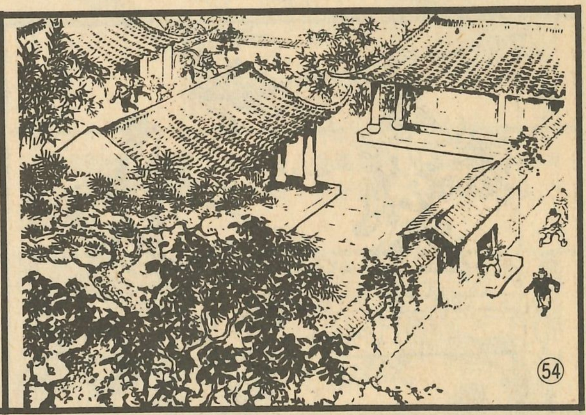
51　劉猊還不肯罷休，帶着家奴，到了孟家庄，要孟太公賠鷹。孟太公聽說劉猊把庄客打死了，氣得大罵。劉猊拍馬上前，要抓太公，老人被馬衝倒。



52　孟太公頭部被摔傷，流血不止。庄客們將他扶到家裏，連忙把太公的兒子孟邦杰喚來。孟太公看了兒子一眼，含恨死去。



53　劉猊還帶人在門外叫駡，要打進門來。孟邦杰提着一雙板斧，搶出門外，一陣大砍，殺死了幾個家奴，劉猊嚇得抱頭鼠竄。



54　孟邦杰草草葬了父親，知道劉猊一定還來尋事，就叫庄客們分頭躲避。自己帶了些銀両，從後門走了。劉猊領兵來時，撲了一個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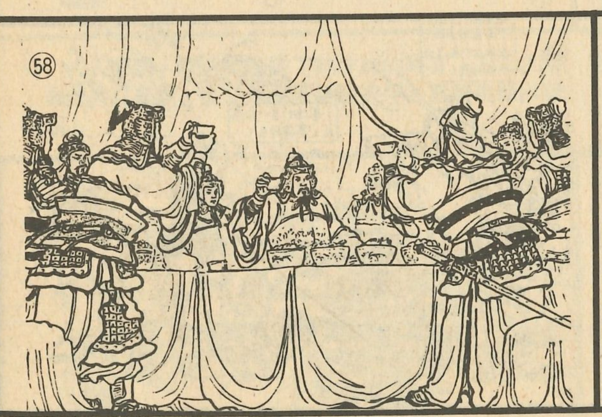
55　孟邦杰不敢停留，連夜趕路，到臥牛山去投奔好友岳真。



56　岳真原來是孟邦杰學習武藝時的同師兄弟，他見孟邦杰來了，好生歡喜，立刻叫山上的四位英雄呼天保，呼天慶、余慶、金彪都來和孟邦杰相見。



57　大家商議，一同往藕塘關去投岳飛，合兵抗金，並且給孟太公報仇。當下收拾人馬，一齊下山。



58　岳真帶領五位英雄，來到藕塘關見了岳飛。岳飛大喜，和他們結爲兄弟。孟邦杰說起請岳飛發兵征討劉豫父子，爲父報仇的事。岳飛說，早已有心除掉劉豫，只等機會到來，就可行事，請他們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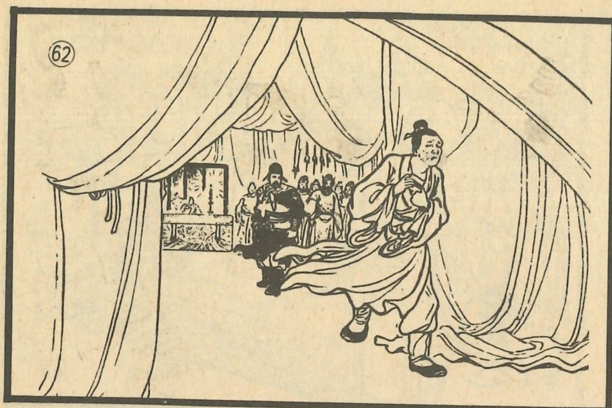
59　一天晚上，岳飛因爲牛皋在藕塘關得勝招親，給他擺筵慶功。牛皋和吉青吃罷了酒，乘着月色走出關外，到山上賞月。牛皋忽然看見山下草葉亂動，上去一踢，捉出一個人來。



60　牛皋押着那個奸細，去見岳飛。岳飛故意裝醉，叫人鬆綁。



61　岳飛向那個人大駡："你是我的馬前張保，我看你爲人可靠，才叫你到山東下書，爲何把書信丢了，誤了我的大事！"那人嚇得諾諾連聲，不敢回話。



62　岳飛便寫了一封書信，交給那人，叫他快去下書，並說這次如若有誤，必然斬首不饒。那人慌慌忙忙去了。



63　牛皋不明其故，忍不住動問。岳飛道："本想發兵去取山東，又恐金兵來犯藕塘關，所以才借那個被擒的奸細行反間計，故意把他誤認爲張保，叫他下書。"牛皋恍然大悟。



64　這個人原來是金兀朮帳下的一個參謀，名叫忽耳迷，奉命到耦塘關探聽軍情，不料被牛皋拿住。他出營以後，連夜逃回河間府，把書信交給金兀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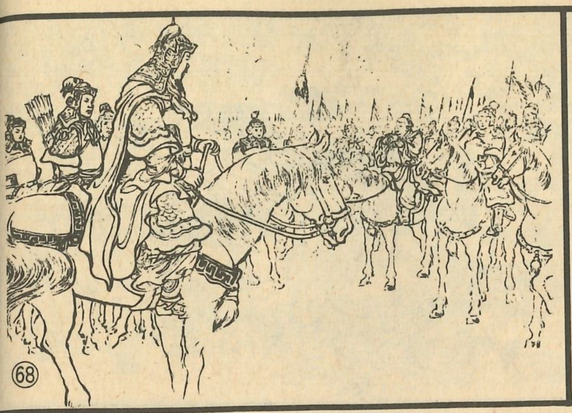
65　金兀朮拆開一看，原來是劉豫暗裏約會岳飛去取山東的回書。金兀朮大怒，命令兩個將官，帶兵到山東抄斬劉豫全家。哈迷蚩提醒金兀朮不要中了岳飛的反間計，金兀朮不聽。



66　番將奉命來到山東，把劉豫一家大小全都斬首。只有劉豫的兒子劉猊，在郊外打獵，有人給他報訊，他嚇得不敢回家，慌忙逃走了。



67　番將回到河間府，見了金兀朮交令，金兀朮便令王兄粘罕，帶兵南下，前去攻打耦塘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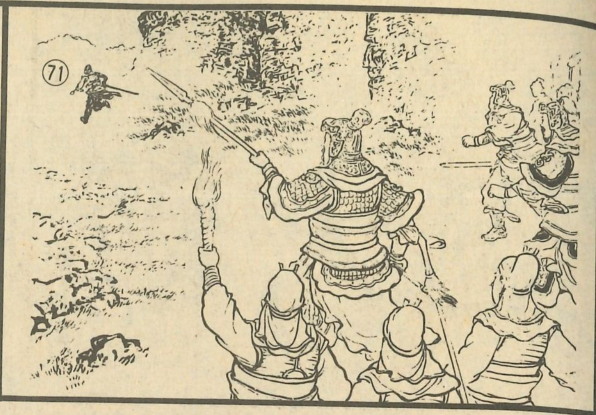
68　岳飛得報，知道金兀朮殺了劉豫，大喜，立刻佈置人馬，準備出兵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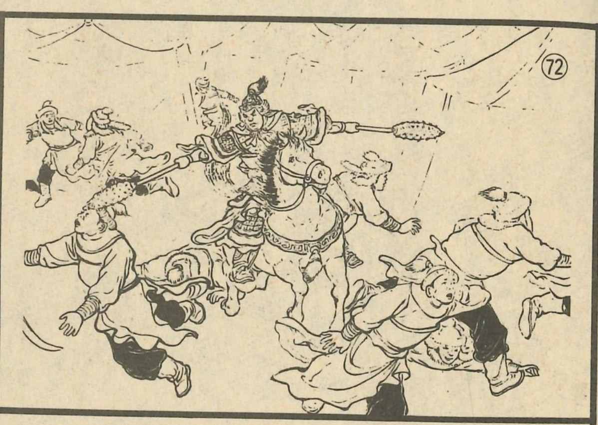
69　岳飛的人馬還未出動，粘罕已來至關前。岳飛就命周青、趙雲、梁興、吉青，分成四路防守。自已會同衆將守住中央大營。又命湖口總兵謝昆去催運糧草，以供軍中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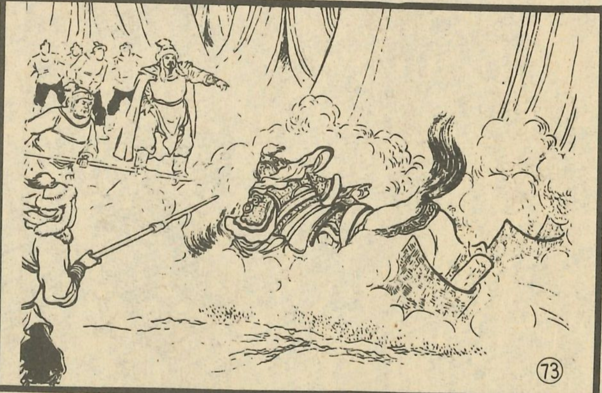
70　這天，謝昆押解糧草回耦塘關，中途忽見一個大漢攔路，謝昆大喝一聲，上前抵擋。



71　那個大漢一聽是岳飛軍糧，急忙退走。原來此人就是河間府張叔夜之子張立。他和兄弟張用一同過江投軍，中途失散。張立一個人到耦塘關來投岳飛，錯把謝昆的人馬當成金兵。



72　當天晚上，吉青乘夜劫營。他在青龍山大戰金兵時，因為錯把銅先文郎當成粘罕擒來，眞粘罕得以逃走，這次他立誓定要活捉粘罕。吉青單人匹馬，踏進敵營，殺得金兵四下亂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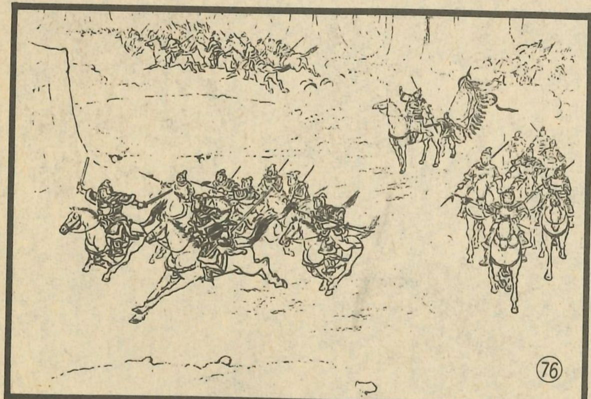
73　吉青打到營中，見粘罕正在帳中坐着，連忙拍馬上前，不料連人帶馬跌進陷坑。原來是粘罕叫人掘好陷坑，又叫金兵假扮自己來引誘宋軍上鈎。



74　金兵把吉青綁了，來見粘罕。銅先文郎叫粘罕不要殺他，因為金兀朮要報愛華山兵敗之仇，不如把吉青解往河間府讓兀朮發落。粘罕當即點了兩名番將，押解吉青到河間府去。



75　第二天，岳飛親自率領全營二十多員戰將，分頭踏進番營，搭救吉青。岳飛一聲令下，宋軍人人當先，好像排山倒海一樣，一齊衝入番陣。



76　金兵見岳飛殺來，紛紛讓路。岳飛看破敵人計謀，就叫衆將分成四路，從左右抄進後營。　（待續）

美蘇太空防衛間諜戰／羅唐納・文

太空火箭輪

圖爲南美洲最高峯阿康瓜加山，白雲宮以及天堂谷俱在其中。

科學家想盡辦法未能製造出來的空中巴士，叫做「太空火箭輪」，由蘇黎德博士製造出來，可惜他缺乏巨資，逼於佈局利用美色誘惑四個富豪投資興建，將來由她升空，歸來之後，任由她選擇其中一個人做配偶，引起一連串的屠殺！

驚心動魄的一場豪賭

直到現在，歐洲還有許多個富翁擁有公爵或伯爵的頭銜，不過，在那些頭銜上面加上了第十二世或者第八世之類的字樣，表示他們的祖先很有光彩，同時反映出那個頭銜並非自己寫上去。

這一類人最低限度可說是「名流」了，假如他只是一名小富翁，並不受人重視，反之，他本人是工業巨子，或者是金融界的首腦，根本上是第一級的名流，論到輩份，他還是一名公爵，那就不同了，儘管那一個國家沒有皇帝，一般人仍是感到他出類拔萃。

奧倫斯公爵就是這一類人，他在意大利的名氣响噹噹，特別是名城「拿不勒斯」，城內所有名流都認識他，聽到他的大名，肅然起敬，他也不負衆望，建造大球場，圖書館、醫院以及一個巨型的太空館，盡量使遊客對意大利作重新的估計，認爲它有前途。

他本人只是五十歲，體魄壯健，毫無老態，他秉承第二世黑獅公爵的威望，老是想找一個可以作爲挑戰的對象去表現他的才華，滿足他的征服慾，多次他夢見自己攀登雪山的險峯，還駕駛一件很古怪的飛行物體進入太空，暢遊衆星拱照的銀河，可是，他太過富裕了，沒有一個富翁上了年紀去做各種冒險活動，受到一種無形的心理壓力，他放棄了征服太空的壯舉，向賭場挑戰，每年必有三幾次走到舉世知名的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或者蒙地卡羅賭城挑戰，那是他唯一可以發洩征服慾的地方了，特別是由蒙地卡羅賭國王子雷尼埃親自替他安排的「完美牌局」，他更加興奮，只是可惜這一種盛會每年只有一兩次而已。

蒙地卡羅是「摩納哥」這個國家的寶貝，彷彿皇冠上的一顆明珠，摩納哥整個國家的收入有百份之八十倚賴它，因此之故，碰到任何一個大亨提出來的要求，摩納哥王子雷尼埃總是千方百計替他辦妥的，「完美牌局」就是由他策劃的，他拉攏了五個在歐美以及中東方面財雄勢大的豪門巨富參加，事前每人把五千萬美元放入蒙地卡羅銀行裏，用籌碼落注，只賭一晚，從夜間九時開始，直到翌日九時爲止，賭完計數，不准中途離場，入局之前吃了一頓很豐富的晚餐，喜歡喝酒的喝酒，喜歡飲咖啡的飲咖啡，各適其式，一切由王子雷尼埃供應，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一個「沙蟹局」，所用的紙牌是特製的，牌背七彩精心印製的希臘神話圖形，不易辨認，更加沒法把隱形墨水寫上去，借此作僞，牌背燙金，到時用機器洗牌，每一次派牌俱是如此，由「洗牌機器」吐出一張牌之後，它跌落銀碟，再由貌美溫柔而又曲綫玲瓏的少女捧起了銀碟，分別送到貴賓的面前。

每一張紙牌有六吋長，穩放在銀碟之上，金光閃閃，貴賓拈起它慢慢的看，背後無人，前後左右俱是沒有人的，只能看到對手的一張臉孔。那一張圓桌連用「洗牌機器」以及操縱它的「金河」，佔了一席位，其餘五個嘉賓各佔一席位，環境幽靜，電視機也沒有，不會令到他們分心。

列席的貴賓可以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他手上的牌，任意出錢或加注，這樣子的賭局豪華之至，出類拔萃，堪稱最完美的安排了，王子雷尼埃只是抽贏家的百分之五，作爲他應得的佣金，並非舖舖抽水，輸贏越大，他越開心。

有一晚，黑獅公爵奧倫斯參加那個牌局，同局的最高級賭徒包括了兩個歐洲富翁，一個美國暴發戶以及一個阿拉伯王子，他玩得很開心，在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搏鬥之下，他獲得最後勝利，五個人全部敗北，他以無敵姿態贏了二億美元，除了抽水一百萬美元之外，他還把一百萬美元作爲小賬，賞賜跟牌局有關的人，負責操縱洗牌機器的金河先生也得到二十萬美元的賞賜。

「金河」向他很恭敬的致謝之後，說：「黑獅公爵，我除了洗牌派牌之外，還有甚麼工作可以效勞呢？」

「有的，我參加牌局只是想跟堅強有力的對手挑戰，如同我的祖先用寶劍決鬥，牌局玩完了，你還有甚麼花樣沒有？」奧倫斯很認眞的說。

金河聽了，說：「黑獅公爵，我有一個很好的主意，現時巳經是黎明了，你在牌局上面酣戰了一晚，總是有些倦意，還是上床睡覺吧，今天你任何一段時間，覺醒了就向侍女說知，我立刻趕來見你，到時細談。」

「這樣也好，看來我眞的有點疲倦了，再會！」奧倫斯說。

他在一間特備的套房之內酣睡，下午三點鐘覺醒，想起了在牌局奪取最後勝利的情形，臉露微笑。

突然，他想起了金河先生，立刻拉動叫人鈴的繩子，召喚侍女，叫她通知這一位洗牌兼派牌的專家，隨即在小客廳吃早餐。

過了一會，金河走進來，鞠躬行禮，彷彿他的忠僕。

奧倫斯相當高興，向他望了一眼，說：「金沙先生，你說過有些地方令我找到堅强的對手，向他挑戰，他是誰呢？快些說出來。」

金河一點也不焦躁，很冷靜的說道：「你所挑戰的對象並非一個活人，它是太空！」

「你的意思是否想我駕駛飛碟到太空去呢？」

「想征服太空，當然要到太空去，不過，我的意思並非由你親自出馬，而是由一個千嬌百媚的女郎，代表你去，她將駕駛太空輪進入銀河，暢遊所有可以降落的小行星，到時你可以安然坐在地球上面的豪華客廳，透過電視，欣賞她的活動，有如你身歷其境。」

「這個辦法不錯，你眞有頭腦！」奧倫斯衝口而出的說。

「黑獅公爵，你太過誇獎我了，這個計劃並非我想出來的，策劃它的人是蘇黎德博士，他是阿根廷整個國家最有威望的太空科技專家，料想你曾聽見過他的大名，是也不是呢？」

奧倫斯想了想，說：「是的，我似乎聽見過他。」

金河說：「這位博士對太空有很大貢獻，可惜他是南美洲阿根廷人，假如他是美國人，現時他恐怕做了美國的太空署長！由於阿根廷太窮，沒法資助他發展，他只好躲在高山靜養，不過，他有時發表的偉論都是相當驚人的，一句話說，他是太空科技的奇才，現時他發起派人到銀河暢遊，巳經得到一個天下無雙的美女同意，只差巨欵製造星際交通的太空火箭輪，預算要花二億美元之巨，他决心實踐這個夢想，懇求有力份子合作，自行參加或者邀請朋友參加，只要四個人參加，必須男性，每人一次過付欵五千萬美元，兩個月即可成行，到時我們除了在他建築的白雲宮大客廳坐着欣賞她的驚險遭遇，還有另外一種挑戰，假如她活着回到地球來，由她在四個參加壯舉的男士當中挑選一個，作爲主人，一生服侍他，不用給她甚麼名份，要說的話都說完了，我現時打開一個公事皮包，把一切有關此項壯舉的資料拿出來，讓你看看，然後决定取捨。」

說完，金河把公事皮包放在枱上，打開了它，分別拿出一組組攝影得很出色的照片，送到奧倫斯的眼前，那些照片包括：南美洲第一座高峯阿康加瓜，海拔六九六四公尺，伸合英呎計算，超過二萬呎，最古怪的是這一點，它雖然氣勢磅礴，高不可攀，山上到處看得見一條條石脈，並非整座山接近最高峯之處全部積雪，其中有些山谷相當平坦，適合建造飛上太空的飛行物體。

那座高峯對一些英雄人物的確是有些吸引力的，至於銀河，也有吸引力，尤其是奧倫斯，更加發生興趣，因爲他擁有一個處於第一流的太空館，早就想到銀河去，另外一組照片是專家替美女卡芙蓮拍攝的，共有八十幅照片表現她的風姿，她穿上了衣裳抑或赤裸裸的站着，俱是完美無瑕，恍如用白玉雕刻出來，其中有些文字解釋，指出這一點，她是日本人跟法國人混合的血統當中最美的一個，她的臉型體態反映出東方美以及西方美，現時應在東京或巴黎百貨公司時裝那一部份的橱窗模特兒，就是摹仿她製造的，可見她是公認爲天下絕色的美女，她曾經獲選東京小姐，不過，她沒有更進一步的參加世界小姐競選，至於她跟蘇黎德博士合作，乃是自願，因爲他是她在東京大學攻讀太空科技最崇拜的一個教授，很是談得來。

趁着奧倫斯看得起勁，金河在旁慢慢的說：「黑獅公爵，據我所知，三年前奧太太病逝之後，你只是到歡場消遣，沒有找到稱心滿意的對象，故此你沒有續絃，看來二十三歲的卡芙蓮小姐最適合做你追求的對象，不過，你先要付出五千萬美元，假如她活着回來，你還要向三個堅强的對手挑戰，非有絕大的勇氣不可！」

那番話等於搧動他參加這一項壯舉，奧倫斯聽了，欣然點頭，說：「只是看看照片是沒用的，我想看看蘇黎德博士，更想看看她。」

「好極了，雷尼埃王子巳經說過，如果你對她或者對銀河發生興趣，他立刻派遣送客的航機由我伴送你到阿康加瓜白雲宮。」

「對！請你通知他，今天啓程！」

奧倫斯决定得那麼快，金河反而感到愕然。

只是一天的時間，黑獅公爵奧倫斯以及金河先生乘坐的「送客機」巳經在阿康加瓜「白雲宮」的高台降落，蘇黎德博士親自接見。

他有點瘦，滿頭白髮，不過，舉動還很靈活，沒有老態。

他透過金河先生介紹，他跟奧倫斯握手，很有禮貌的說：「黑獅公爵，有緣跟你握手，榮幸之至！我巳經有了三個贊助者，如果你參加一脚，這一項壯舉立刻開工！」

「照你的看法，黑獅公爵是否特別出色呢？」

一邊談一邊走動，金河隨意問了一句，蘇黎德博士毫不考慮說：「不管是才華品貌抑或競技，他是最出色的一個。」

這句話暗示他們四個人到了最後的階段，由美女卡芙蓮選擇一個主人，黑獅公爵必然當選。

奧倫斯一向自大，目中無人，簡直可以說他患了變態心理的自大狂，聽了這句話，樂得心花怒放，縱聲狂笑，從笑聲中巳經透出他很樂意參加一脚了，何況他最近贏了二億美元呢？拿出 千萬美元作另外一種賭博，在他這方面來說，等於贏少一點而巳，他當然是不會吝嗇這一點點錢，問題是卡芙蓮是否眞有那麼大的吸力。

那天旅途困倦，即使是鐵人也需要休息，翌日仍是由金河作伴，暢遊阿康加瓜的名勝，卡芙蓮沒有露臉，直到他們吃過了晚餐，在畫苑休息，多了幾個嘉賓，她才緩步走出來，容光煥發，艷色迷人，甚至閱盡天下佳麗的阿拉伯酋長寶刀王子也激動起來，色迷迷的向她注視。

另外兩個人，一個是美國的暴發戶哥連臣，歐洲鋼王波力達，看到她的風姿，不期然的心上一震。

各人分別落座，蘇黎德博士以主人翁的身份替座上客互相介紹，就把話題落在美女卡芙蓮的身上，說：「卡小姐不單是艷光四射，她還寫得一手好畫，彈得一手絕妙的鋼琴，能歌擅舞，在這個畫苑四壁所看見的畫，都是她寫的，還有一部份攝影的作品，登峯造極，現時敬請你們聽聽她的琴聲，欣賞她的歌舞。」

連同金河在內，一共有五位嘉賓，全部鼓掌，她緩緩的站起來，走到圓形客廳的中央，等待琴聲演奏到最高峯的一段時間，然後高歌，跟着起舞。

她彷彿是一個「圓心」，在圓形的客廳當中出現，正是視綫的焦點，由於她必須親自歌舞，沒法分身彈奏鋼琴了，故此他們聽到的琴聲只是錄音的作品，不過，歌舞的時刻都是她本人出場的，從任何一個觀點去看，她俱是極端出色，她所穿的衣裳是極薄的眞絲織造，翩翩起舞，她彷彿變成了花蝴蝶，有些曲綫若隱 現，令

到在座的嘉賓更加入迷，甚至呼吸也緊促起來。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她不再歌唱，傾全力獻出她最擅長的舞蹈，四壁的燈光漸暗，她顯得更加出色了，各人定眼看時，只見她好像表演脫衣舞似的，身上所穿的舞衣逐件減少，最後，她以裸舞的姿態出現，觀衆需要運用强大的力量控制心猿意馬，才不至於出露醜態，向她撲攻。

她仍是舞蹈不已，沒有片刻停下來，不過，她的嬌軀並非裸露了，就像是在空中有一雙隱形的手替她穿衣。

短短的幾分鐘，她就恢復開始狂舞的形態，不再暴露，同時四壁的燈輝也逐漸明朗，各人看到的卡芙蓮巳經穿得齊齊整整，再度聽到琴聲。

她停止動作，神閒氣定的站着，就像是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奧倫斯暢遊世界各地，見識較廣，欣賞裸姿的時刻，被美色迷住，腦袋裏面一片空白，那時歌舞終止，他才醒悟起來，她看來有如穿穿脫脫的動態，分明是蘇黎德博士把舞台魔術表演的神秘燈輝搬到圓形客廳來，利用燈光强弱使她的衣裳變成透明或半透明，手法靈活，暗暗的佩服。

他明白一切，沒有說穿，在座的寶刀王子却茫然不解，驚喜到說不出話來。

經過這一次盛會之後，奧倫斯不再考慮，對金河說：「我立刻寫一張過戶的支票，面額是五千萬美元，請你通知蘇黎德博士，我親手交給他，問他大概在那一個月份建造太空火箭輪竣工，到時我們是否可以在塲目擊她升空，她升空之後，我們是否留下來看電視，享受她進入太空之後發生的各種奇怪遭遇。」

金河奉命而去，不久，蘇黎德博士跟他一起回到眼前來，收了劃綫支票，喜形於色，說：「大概七八十天，太空火箭輪就建造完成，因為它早已建造一個輪廓，故此能夠在三個月內製造完成，到時各位嘉賓務請駕臨觀光，火箭發射之後，不久她就進入太空，各位最好留在白雲宮，看看她能夠在太空飛行多麼遙遠，我們預算她最後的一站是土星，她會穿過土星的光環，即使在地球上面也可看得出來。如果沒有意外她在一年之內就回到地球來。」

奧倫斯很高興，跟他握手道別。

他回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名城」的一段旅程也是由金河伴送的，分手之前，他對金河說：「金河先生，首先，我要多謝你在牌局最大賭注的最後一張牌，派一張梅花五點給我，使我得到一條同花順，奪取勝利，其次我要感謝你介紹我參加挑戰銀河的壯舉，我可能獲得一朵嬌花，再晤雷尼埃王子的時候，請代我向他致謝。」

東京小姐挑戰機械人

兩個月過外，奧倫斯在意大利名城「拿不勒斯」的黑獅古堡之內，接獲一份電報，由蘇黎德拍來，跟着接獲長途電話是金河打來的，函電交馳，催促他到阿康瓜加高峯的白雲宮，奧倫斯自己有一架私人飛機，根本上所有商業機構都有人照料，他無意遨遊，立刻乘坐飛機到白雲宮去。

金河巳經變成蘇黎德的公關主任，由他欵待嘉賓，奧倫斯是四個贊助人當中的一個，受到很隆重的歡迎，他在白雲宮居住的時刻，有時卡芙蓮單獨到來見他，談得很融洽，心意相通，她越來越可愛，但却始終保持朋友的身份，跟他有些距離。

他找個機會跟金河商量，很鄭重的說：「金先生，我發覺自己巳經愛上了她，担心她單獨遠征太空，凶多吉少，可否換過一個人到太空去呢？如果蘇黎德博士認為這樣的做招致相當大的損失，我願意賠償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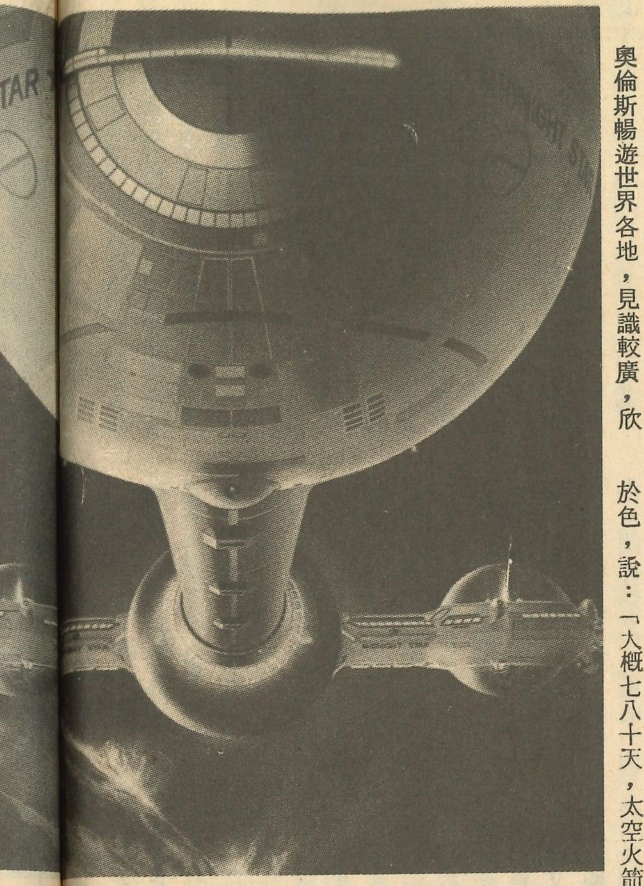
金河吃了一驚，說：「你怎可以這樣做呢？聽說她與蘇博士巳經簽了生死約，不能夠中途退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奧倫斯搖了搖頭，說：「如受僱於他，隨時可以辭職不幹，怎會簽生死約呢？難道她暗中巳經嫁給他嗎？」

「不，她至今仍是保存處子之身，沒有跟任何人私訂終身，這一層不必考慮，她之所以受到蘇博士全面控制，因為她有今日的成就，純粹是蘇博士的力量，簡直可以說她是蘇博士塑造出來，她除了臉型身段屬於第一流的成就之外，還懂得駕駛太空火箭輪，那是不容易的，怎能夠在三幾個月之內訓練一個如此突出的女人呢？照我看，即使你送一億美元給他，他也不肯把她雙手奉送給你，為了保存你跟蘇博士的友誼，還是不開口好些，至於你担心她在太空遇險，我認為那是多餘的，蘇博士比你更加担心她，如果他沒有充份把握，決不會讓她進入太空。」

「為甚麼蘇博士不多派幾個人跟她一起遠征太空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點，她艷色迷人，如果派男性的機師同行，恐怕她從太空回到地球的一天，巳經受孕，她必須在你們四個贊助人當中挑選一個，作為一生伺候的主公，怎可以隨便跟陌生人做愛呢？



東京小姐卡蓮娜，幻想着她到土星去。

從這方面看，不可能派男性的機師同行，如果派女機師同行，簡直是多餘的，因為指揮那些機械人操作的人，一個活人巳足夠。」

奧倫斯頗為驚異，說：「金先生，你說的是機械人嗎？」

「是的，畢竟她是個女人，在太空裏面可能碰到堅强的敵人，她是不夠份量的，就算是一名神槍手也不一定能夠戰勝各種想像不到的生物，還是機械人好些，在她啓程之前，蘇黎德博士可能對這一項旅程有很詳盡的解釋，到時候你聽了更加放心。」

實情如此，奧倫斯只好暫時把這個願望拋開。

過了一段時間，他懂得更多了，卡芙蓮只有十六歲，她就接受蘇博士的資助，把她看做乾女兒那麼寵愛，給她學費以及日用品，另外給她零用錢，那時她只是讀初級中學。

她是個孤女，無依無靠，當然十分樂意接受他的照顧了，以後她逐漸長成，得到他的賜惠更多，更難得的是他一直把她看做女兒，從來沒有涉及情慾。

她獲選為「東京小姐」也是他從旁大力支持的，她成為百貨公司時裝部使用的橱窗模型塑造的對象，奪取世界模特兒的錦標，俱是他的功勳，她受惠太多了，早就盼望得到一個機會思恩圖報，湊巧他想派人到太空去，她就自告奮勇，担當這個任務，此外，她是東京帝國大學太空科技的高材生，她本人也想到太空逛逛。

金河說的「生死約」，未必是事實，不過，想她改變主意，並不容易，如此一想，奧倫斯就不再堅持下去，索性袖手旁觀，希望她能夠安然而去，安然而歸。

金河是公關主任，不單是跟奧倫斯有聯絡，跟別人也是有些交情的，忙個不了，有一天，他走進奧倫斯單獨居住的賓館晤談，說道：「担心她在太空發生災難的嘉賓，並非你一個，蘇博士有見及此，今天下午，他想邀請你們幾位嘉賓到山谷那邊去看看太空火箭輪最後完成的階段怎樣合攏，同時看看機械人的活動，希望你能參加。」

跟着他補充一句：「卡芙蓮小姐也在塲，聽說她有一項精采表演，究竟那是怎樣子的表演呢？那就不得而知了，還是由你自己去欣賞吧。」

「我當然會參加的，金先生，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想問你一句，請你吐實，假如她眞的活着回來，她會不會挑選我做主公呢？」

「你當然是第一位！」

「不過，我的年紀不小了，那些情敵當中有些人比較我年輕，我未必是他們的對手。」

金河聽了，哈哈大笑，說：「老友，你說的人恐怕是阿拉伯的沙沙多加王子了，只是因為他的故鄉所産的鋼鐵特別精湛，鑄成的刀劍俱是一流貨色，他才有寶刀王子的綽號，眞的用刀劍決鬥，根本他不是你的對手，怕些甚麼呢？」

奧倫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那就太好了，不過，我未必有機會跟他決鬥。」

「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我知道卡芙蓮內心的秘密，她極度崇拜英雄，假如她覺得對你們難以決定取捨，可能她讓你們決鬥。」

「未必有這麼一天，如果眞的有這一天，希望你從旁協助。」

最後，奧倫斯把心底的一句話也說了出來。

「阿康瓜加」的山脈拖長了千哩之遙，橫跨幾個國家，阿根廷以及智利的地勢最高，分享那些高峯，接近峯頂的地方所築的白雲宮屬於阿根廷的範圍之內，至於建造火箭輪的山谷，却在智利那邊，下午三點鐘，他們一帮人，分別乘坐直升機從高處降落，果然看見一件很古怪的飛行物體，一共有三個圓球，他是用鉛和鋼混合鑄成的，外殼塗上了一層鎢，使它更加堅固，且能抗熱。

在三個金屬球當中，另有一個圓筒，作為支持，又有一個金環，那些東西放在一起，構成一件新奇的飛行物體，看來相當威武。

蘇博士走近，對他們說：「這一個火箭輪是我精心設計鑄造出來的，如果它在空中碰到大雷雨，雷電交作，它不單是沒有損害，還可以吸收空中的電力，作為它的燃料，倘若風平浪靜，它就憑着身上的金環吸收陽光，化為電力，分別存放在三個金屬球之下，整件飛行物體大部份是為了吸收外邊的風雨雷電以及陽光化為電力而設計的，只有中間的鋼管是機艙，故此它不能夠接受太多的乘客，用鋁製的機械人最為實用，只是一個機師巳經夠，控制室在巨大的金屬球之內。

「這種飛行物體有極快的速度，比較穿梭機的速度快過二十倍，故此它可以飛到較遠的星體觀光，在一年或一年多些的一段時間之內重返地球，在這個山谷降落

，我深信它可以達成任務，同時深信卡芙蓮小姐能夠安然而歸，我已經把火箭輪很簡單的介紹幾句，各位有甚麼問題，請隨意發問。」

波力達是歐洲鋼王，說：「照我所知，女性的體魄總是比較柔弱的，她有甚麼力量控制機械人呢？」

「她眞的有一股神秘力量控制它，遲些可以表演給你們看。」

美國暴發戶哥連臣，靠著開藥廠發達，因此之故，略懂醫學，說：「這一次遠征銀河的壯擧只有一個活人，其餘的乘客全是機械人，別管那個機師是男人抑或是女人了，如果機師有病，沒法找醫生，也沒有藥物，怎能活下去呢？」

「問得好！這個問題的確是值得考慮的，先讓我說，在太空艙內沒有任何病菌，傷風的病毒也沒有，故此她減少了許多由病菌或病毒患病的機會，假如她本身患病，不會是很嚴重的，她最近作出很深入的健康檢查，證明一切內臟的健康都很正常，即使眞的有病，她也懂得醫自己，因爲她讀過太空醫學，至於針藥方面，應有盡有，在機艙的一角放置許多藥物，另有打針器，必要時她可以替自己注射治療用的針藥。」

似乎沒有人提出甚麼問題了，蘇博士緩緩的說：「由對面走過來的一個人，脚步穩定，好像在沙漠活了一段長了的時間，晒到全身出現古銅色，它就是機械人，先讓你們看了它怎樣跟公牛搏鬥，然後欣賞卡芙蓮小姐怎樣戰勝它。」

他閉上了嘴，各人定眼看時，只見機械人站在右邊，左邊有一頭彎角的黑牛出現。

他們跟黑牛或機械人之間，有一個鐵欄杆，比較普通的欄杆高出兩倍過外，黑牛決不會衝過來，他們不必担心。

那個機械人雖然是鋁製，只有少許鋼鐵，品質很輕，可是，它到底是機械人，不會受傷，沒有痛楚，總是佔上風的，眼見黑牛有如一頭犀牛那麼蠻橫，直衝過外，低頭撞過去，雙角向上一挑，機械人沒有鬥牛的經驗，不懂得閃避，被牠挑到空中，離地十呎，然後摔跌下來，各人看了大吃一驚，跟着看見它橫躺在地上，再被黑牛挑到空中，第二次落地，看來它是輸定了。

機械人有一種奇妙的設計，它每一次鬥輸就吸收戰敗的經驗，作出良好的反應，黑牛只知俯頭疾衝，怎會是它的敵手呢？到了機械人第四次被黑牛撞倒又再站起之後，它就懂得牠的戰術，使用躲閃的戰略對付牠，黑牛向它繼續撞擊，總是沒法戰勝，各人發覺機械人已經逐漸適應那種戰鬥，驚奇不已，最後，它看準了黑牛的弱點，在兩隻牛角之間使勁一掌劈下去，牛腦立即爆開，倒地打滾，很快就一命嗚呼。

牛的屍體還沒有被人牽走，突然看見一名艷麗少女走近它，她正是卡芙蓮。

卡芙蓮赤手空拳跟機械人交手，各人替她焦急，掌心揑一把汗，殊不料她的身型手法靈活到極點，繞著機械人團團轉，對方雙手齊出，打算攔腰抱起她，總是辦不到，一個不當心，它被她抱起向空中使勁一拋，離地十多呎然後跌下，一戰定輸贏，她向嘉賓拱手爲禮，臉露微笑，轉身走開，機械人爬起來，她已不知去向。

各人看見她輕而易擧的戰勝機械人，確是出乎意外，雖然他們不知道她使用甚麼招式打贏它，看見她安然無恙的走開，總是很高興的，喝采之聲不絕。

蘇博士滿臉堆笑，說：「各位，看過卡芙蓮的武功了，她不是一個容易欺負的女人！」

說完，他大聲呼喝，叫總管勞克走到廣場中央，把公牛拖走，他們喜歡吃牛肉就把牠吃掉，如果不吃牛肉，把牠抛到荒山野嶺，送給大鷹吃。

蘇博士跟所有嘉賓乘坐最巨型的直升機離開山谷，在直升機上面對他們說：「三天之後，火箭輪立刻升空！」

在三天之內，卡芙蓮沒有露臉，甚至火箭輪升空，她也沒有現身，不過，火箭輪很順利的升空之後，他們却可以透過電視的螢光幕看見她。

相當奇怪，每次看見她俱是木口木面的，似乎滿懷心事。

至於火箭輪，却是進行得很順利的，它跟美國穿梭機升空的程序一般無異，身邊有兩條燃料管協助它升空，到了相當高度，它分別卸下，最後，最主要的火箭輪機身衝破大氣層，進入太空，經過情形跟穿梭機相似，看來她的健康良好，各人只是感到她的臉孔毫無表情，僅此而已。

火箭輪穿過大氣層最後一重障碍時，在電視機上變得有些朦朧，完全擺脫地心吸力，反而畫面清晰，各人看了都覺得興奮。

蘇博士在旁解釋：「她已經很順利的進入太空了，爲了避免美國或蘇聯的太空戰機巡邏之際，偶然發現它，故此它採取另外一條航綫，以弧形的姿態投向月球，預算它在月球附近以高速掠過，進入月球以外的太空，到時無驚無險的航行到銀河，全世界最巨型的太空望遠鏡可能看見它，令到天文學者發生困惑，以爲它是新的星體。

「我們可以看到火箭輪在銀河活動的情形，同時可以看到她的生活方式，最可惜的是這一點，此行另有一件飛行物體，沒法把它本身反映出來，只能拍攝它四週的星光幻影，多看了便覺乏味，故此我對她說過，她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有此需要，在任何一個星體登陸，假如她這樣做，你們可以看到她各種驚險遭遇。」

蘇博士沒有再說下去。

美國暴發戶哥連臣說：「她能否跟我們通話呢？」

「她可以單方面的講話，我們却無法對她講話。」

「那麼，進入外太空之後，她就要自行作主了，是也不是呢？」

「正是如此，她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高材生，我認爲她有這種能力。」

「你認爲她如果發生災禍，最危險的處境是甚麼？」

「她必然碰到時速三百哩以上的太陽風，同時有可能在銀河之內跟迎面而來的冰山十分接近，一旦碰撞，她就完了，更大的危險，就是火箭輪在任何一個星球登陸之後，沒法起飛。」

蘇博士還說她的經驗有限，大概她不敢在別的星球降落，除了火星。

那些話深印在每一個嘉賓的腦海，他們都有一種矛盾的心理存在，既然想看看她怎樣應付滾滾而來的困難，却又担心失去了她。

那些矛盾的心理驅使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同一時間坐在電視機旁邊欣賞她，看倦了然後歸寢。

機械人在天堂谷製造出來，出動之前跟她一戰

在電視機螢光幕上面出現的畫面，並非以她爲主，星光燦爛的銀河，巨大的太空冰山，還有流星，以及雲霧，都是難得一見的奇景。

她很少講話，只是碰到不尋常的遭遇然後開口，她穿得很少，那件太空衣有時脫下來，在畫面上出現一個半裸的嬌軀，令人看了心醉。

在太空艙過活十分寂寞，也許是過份寂寞的緣故，她的表情越來越加呆滯。

四個嘉賓都有些不安之感，分別向蘇博士講出心底的話，希望她活着回來，寧願終止漫漫長夜似的太空探索。

蘇博士碰到任何人向他講出這一類的意見時，總是很冷靜的說：「我已經對你們說過了，我沒有力量支配她的命運，同時沒有力量控制火箭輪。」

局勢越來越緊了，白雲宮以及天堂谷，有如一個火藥庫，隨時爆發，可笑得很，那些嘉賓竟然是那麼天眞，沒有半點防範的念頭。

蘇博士曾經告訴他們，在天堂谷以及白雲宮的中間，有一座用白石砌成的建築物，形如古堡，它是供應各處電力的機房，等於電廠，全部用機械人操作，切勿走進去。

事實上即使有人想走進去也是不容易的，因爲它沒有門。

想進入電廠是要走到懸崖的邊緣，距離懸崖盡端只有兩呎，撥開草叢，找到一個鐵環，使勁把它拉起來，機關移動，地面露出一個只有丁方兩呎的地穴，望下去黑沉沉，扭亮電筒照射才看見一塊塊石級，找不到石級，誰也沒法走進去。

從石級走下去，再向横走，走了五分鐘之久，才抵達秘窟，由秘窟的鐵梯扳登，才可以進入電廠之內。

蘇博士沒有說謊，電廠確是由機械人操作，不過，電廠下面的秘窟有甚麼用呢？是否有人居住呢？他却沒有講出來。

那是一個極深的秘窟，住在秘窟的人，正是東京小姐卡芙蓮。

在衆人的面前，她跟蘇博士只是工作上的朋友，沒有半點熱情流露出來，可是，進入秘窟，她就是他的情婦，儘管他倆的年齡相差四十歲，兩人仍是熱戀的，她明知對方打算利用她進行一種邪惡的勾當，仍然接受他的委托，爲甚麼她對他那麼忠心呢？那是一個謎。

根本上她沒有留在火箭輪的機艙，進入太空，在電視螢光幕所看見的只是橡皮人，無怪她看來木口木面了，那天跟機械人交手的人也不是她，亦非橡皮人，而是另外一種品質的機械人，由於嘉賓相距頗遠，不斷的替她担心，盼望她戰勝它，情感幪蔽了理智，故此沒有發覺這種秘密，儘管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她一個人被逼留在秘窟，飽嚐寂寞的滋味，仍是很難堪的，蘇博士沒法天天去看她，每次看她總是在宵深人靜，像魅影似的閃身走進去，更加令她難以忍受。

有一晚，她突然嗚咽起來。

蘇博士頻頻用手撫摸她的秀髮，說：「我的小天使，別哭，艱苦的日子就快成爲過去了，想起了我們的計劃已經大致上進行得很順利，你就不應該啜泣。」

她不再嗚咽，怒目而視，說：「蘇黎德，你以爲我躲在地窖過活是很輕鬆的嗎？現時我好像墓中人似的活着，只是一個月，還有一年的時間，我必須留下來，多麼痛苦呢？我十分後悔跟你合作。」

「不管你是否後悔，你必須留在這個地方，如果你大着胆子走出去，被人發覺，就是死路一條！」

「別說那些話了，我近來頻頻做夢，全是噩夢，我預感到將來必然是悲劇收場！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你認爲火箭輪進行得很順利，只是安慰自己，在機艙之內僅有勞克一個人，他要控制機械人，同時要控制機器，實在是不容易的，任何一天，火箭輪在太空爆炸，他們必然透過電視的螢光幕看得清清楚楚，到時我的處境怎樣？所有嘉賓都知道我留在太空艙裏，火箭輪爆炸，等於宣佈我的死亡，此後我還

可以站在地球上面嗎？你對我的生死安危漠不關心，我已經想透了，火箭輪萬一爆炸，這座電廠必然爆炸，卡芙蓮永遠不能夠露臉了，你沒有心理上的威脅，是也不是呢？」

「不，卡芙蓮，我絕對不會傷害你，你不單是綺年玉貌，還協助我幹一番事業，賺了一億美元，我怎能忍心殺你呢？現時我當天發誓，萬一火箭輪爆炸，我就帶你遠走高飛！」

「你說，我們能夠逃到甚麼地方過活呢？」

「嘿！你眞傻！手上有了一億美元，何處不可以安居樂業呢？其實這種想法根本我們就是很愚蠢的，火箭輪肯定不會爆炸！

「你忘記一件事情了，雖然我對他們說火箭輪進入太空之後，很快就在月球旁邊掠過，飛向銀河，甚至越過銀河飛到距離地球一億哩過外的土星，全是謊話，它只是離開地球進入太空不遠就停下來，我把預先帶去的幻燈片放映，使那些傻瓜發生誤會，以爲他們看到許多不尋常的景物，火箭輪越去越遠，假如火箭輪眞的是越去越遠，當然有危險，反之，它只是留在太空的一角，還沒有飛到月球之外的太空，那是很安全的，怕些甚麼？」

「你能夠担保它不會被蘇聯或美國的太空戰機搜索出來嗎？」

「也許有時它被人發覺，仍是有驚無險，因爲它的速度快過任何一件飛行物體，不會變成俘虜！」

蘇博士十分肯定的說。

她的秘密被金河揭穿

另外一晚，蘇黎德博士潛入秘窟，跟她擁吻，說：「你留在秘窟，沒人發覺芳踪，一年之後，你從秘窟走出來，在勞克協助之下，你可以恢復原來的形象，從太空艙走出來，就像是演戲，不必担心。」

她始終不安於心，說：「我不能走出去，留在秘窟又不能夠喝太多的酒，混混噩噩，那是很危險的，雖然我有足夠的食物，同時有許多書籍可看，慰解寂寥，不過，你早已知道我最喜歡閱讀偵探小說，這一類書看得太多，心理上可能發生變化，任何一晚，都可能發狂，看來我已經踏進自己一雙手做成的陷阱之內，前面就是絕境，死路一條！」

她所講的話全是浮浮泛泛的，一會兒哭，一會兒冷笑，跟那個艷光四射的卡芙蓮判若兩人，蘇黎德博士每次去看她總是覺得她的內心產生變化，不免有些隱憂，另外一次，兩人擁抱的時候，他還覺得她冷冰冰的沒有半點溫情，暗吃一驚，勉强對她說：「如果你眞的感到過份寂寞，沒法支持，我可以把你送到外邊去，讓你活一年之久，然後回來。」

「我可以走到那個地方過活呢？」

「你不能夠走得太遠，也不能夠在大餐廳或者夜總會露臉，換句話說，你即使離開地窖，換過一個地方居住，仍是躲起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很明白，你替我安排一個地方吧，下次你再來看我，希望在那一晚你就把我帶走！」最後，她十分焦躁的說。

她並非說着玩，每次她跟蘇博士幽會，總是採取緊逼的態度，講述同樣的說話，催促他想辦法把她送到外邊去，她絕對不能夠像死囚似的留在電廠下面，守候一年之久。

這一類的說話講得太多了，終於發生壓力，令到蘇博士不能不考慮她的處境。

他眞的有些担心她發狂！

經過多次十分審愼的觀察之後，他終於找到阿康瓜加高峯山脚的一個小鎭，叫做「佛萊鎭」，居民全是耕種，只有三千人，居住的全是石屋，他頗爲滿意。

在一個深夜，他潛入電廠的秘窟，把卡芙蓮帶走，秘密送到石屋，讓她住下來，說：「我不能夠隨便走來看你，你必須管束自己，只能夠走到小樹林中散步，晚上切勿遲睡，因爲燈光外洩，可能引起一部份人對你發生懷疑。」

他說完飄然而去。

雖然換過一個地方，覺得舒服些，卡芙蓮內心所感到的寂寞和空虛，却是無可塡補的，她不能夠做別的事情，只是躺在床上，默默地思索，偶然也走到小樹林散步。

一天又一天的過去，她逐漸習慣了獨居的生活，有一個下午，接近黃昏，她走到小樹林的幽徑散步，忽然聽到一聲呼喚，似乎有人向她打招呼。

她心上一震，向斜坡那邊望去，瞥眼看見一個人從斜坡走過來，定神看個仔細，她大驚失色，趕快轉身飛奔。

她並非患失憶症，當然記得起白雲宮的嘉賓當中有一個叫做「金河」，向她打招呼的人就是他，她盡可能的走出樹林。

不管她走得多麼快，始終被他追上。

他多走幾步，攔住去路，說：「卡芙蓮，即使你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你，別再奔走了，我有些話對你說！」

他擋住去路，卡芙蓮自問鬥不過他，只好改變主意，說：「先生，你大概弄錯了，我不認識你，不過，我的姐姐喚做卡芙蓮！」

金河怎會相信她的花言巧語呢？凝視着她，說：「我千辛萬苦才找到你，決不會走開，如果你不肯承認自己是卡芙蓮，我立刻帶你到白雲宮去！」

他咄咄逼人，卡芙蓮覺得沒法抵賴，却又不敢承認她是誰，矛盾的感情從心上湧起，直冲腦穴，她覺得雙脚站不穩，突然倒下來。她沒有失去知覺，知道金河把她抱起來，還聽到他在耳邊大聲叫喊。

他想弄醒她才這樣做，她担心隣人聽到叫喊聲走過來問長問短，逼於改變主意，怯怯的說：「金先生，你別大聲叫喊，我帶你回家再談吧，請你把我放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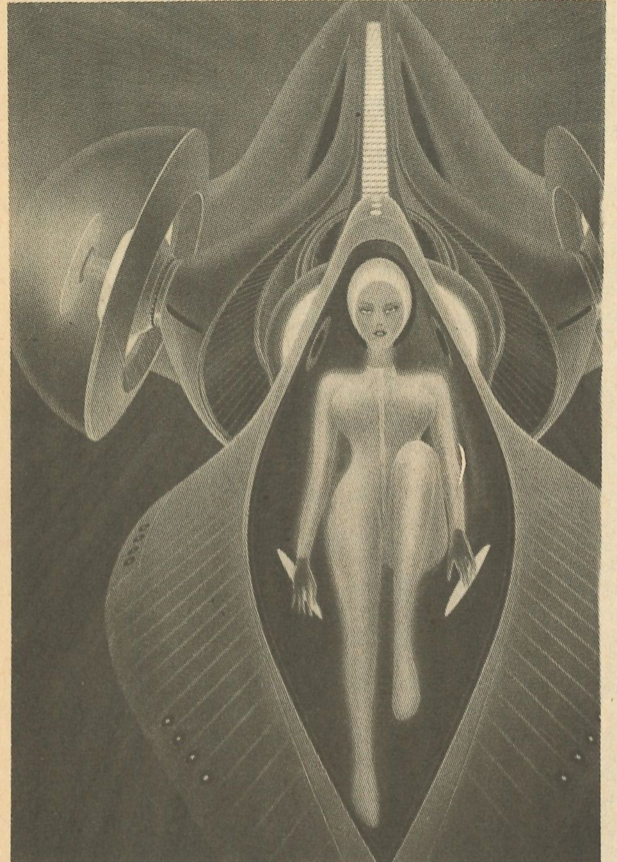
「你似乎變得很弱，我能夠抱起你走很遠的路，不想把你放下，我一邊走，你一邊指示我走那一個方向，那就可以把你送回去。」

她沒法可想，只好依他，任由他抱着走一段路。

抵達石屋，他才把她放下來。

她取出鎖匙，開門入內，不消說，他自然是緊隨在後了。

他關上了石屋的大門，一廳一房，只



她飄然的從「小蜻蜓」走出來。

有他們二人，甚麼話都可以說，沒有人竊聽。

他想了想，說：「卡芙蓮，你必然是爲勢所逼然後躲起來，我願意拚了一條性命不要，跟隱形的惡魔决鬥，解救你的災難，他是誰呢？請告訴我！」

金河連續問了幾句，對方沒有回答，他索性單刀直入的說：「卡芙蓮，即使你不願意吐實，我也可以把這個人的名字說出來，有力量控制你的人只有一個，他就是蘇黎德博士！」

她悶着不做聲，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金沙覺得他說對了，索性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我早就懷疑火箭輪遠征銀河的壯舉是一個假局，果然不出所料，我們透過電視的螢光幕可以看到火箭輪裏面的卡芙蓮，現時有另外一個卡芙蓮站在眼前，還用說嗎？螢光幕所見的她，當然是預先安排好的幻燈片了，蘇博士利用一連串的魔術表演，佈局斂財，很有頭腦，看來這件事情仍未了結，不出兩個月，火箭輪就在太空爆炸，到時你被看做死人，無法在任何一處活動，只好一生一世受他控制，變成他任意凌辱的女奴！

「這傢伙眞是心狠手辣，我立刻回到白雲宮，向他們宣佈那個惡魔的眞面目，現時我極端誠懇的懇求你同行！」

她終於開口了，沉着氣說：「金河，我很佩服你見義勇爲的精神！你有沒有想過呢？假如你這樣做，等於鼓勵四個嘉賓向他挑戰，你們很快就同歸於盡！

「別忘記，這個地方係他的勢力範圍，天堂谷所有技工都是他僱用的，如果發生惡鬥，你們幾個人怎能夠鬥得過幾百個如狼似虎的技工呢？到時我也陪伴你們一起走進地獄！」

金河想了想，說：「是的，想辦法對付那個惡魔，仍須從長計議。」

卡芙蓮發覺對方已經軟化，說：「時間不早了，你還是留下來吃一頓晚餐好了，到時細談。」

金河一口答應，吃晚餐的時候，她還敬他一杯酒。

杯酒動春心，一切語言俱是多餘的，他突然擁抱她、吻她，把 抱起來，放在床上，爲所欲爲。

他滿足一切之後，已經入黑，他想回到山上去也覺得小路崎嶇，有些危險，索性整晚跟她伴宿。

雖然卡芙蓮一向效忠於蘇黎德，但他畢竟是個上了年紀的人， 在床上，當然比不上金河那麼英勇，她相當合作，很快就使對方感到極大滿足，進一步希望永遠佔有她，很誠懇的說：「不管火箭輪是否在太空爆炸，你總是危險的，你可否把蘇博士原定計劃講出來，讓我細心考慮一下？如果我認爲不必找他算賬，我不會驚動那些嘉賓跟他作對。」

看來他眞的軟化了，卡芙蓮說：「他不會讓火箭輪在太空爆炸的，它回航到地球來，降落的一瞬，她就會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佯作從太空暢遊而歸，如果我們處理得好，他們未必看穿。」

「假如他們不看穿，到時你要從四個嘉賓當中挑選一個人做主公，那你怎樣辦呢？」

「依照蘇博士的計劃，我要想盡辦法令到他們决鬥，死個清光。」

「哦，到時你是否跟蘇博士遠走高飛呢？」

「到時你可能挺身而出，跟他决鬥，假如你死在他的槍下，我就沒有別的路走，只好永遠接受他的控制。」

那些話有深意存乎其間，金河微有所悟，說：「我明白你的處境了，我不應該立刻揭開那個惡魔的假面具，最理想的辦法就是以逸待勞，守候到他們全部喪生之後，我單獨向他挑戰。」

「你到底是一個聰明人，不負我的期望！」

金河更加興奮了，衝口而出的說：「卡芙蓮，最後一次决鬥，如果喪生的人是他，不是我，你會不會一生跟我作伴呢？你知道的，我只有四十歲，仍未結婚。」

她故意擺出懶洋洋的姿態，說：「到時再談吧。」

金河接受了妖女的迷惑，身不由主，他回到白雲宮之後，沒有露出破綻，反而替黎博士講好話，免得他們對這傢伙發生懷疑。

事實上四個嘉賓只是火箭輪升空之後第一個月，發生興趣，以後他們就不大起勁了，此外，還因他們本身有別的生意經營，不能夠長期留在白雲宮，那個地方更加風平浪靜。

火箭輪只是在銀河飛行，沒有在任何一個星球降落，那樣子更加平凡，他們只

是注意到卡芙蓮，對火箭輪的興趣，越來越淡薄。

它飛行了一年又一個月零十日，然後發出通訊，表示它即將飛回地球，在阿康瓜加高峯的天堂谷降落。

接獲了這個消息，他們都感到興奮，分別從別個地方走到那個地方去。

幾個人在白雲宮聚餐，蘇博士對他們說：「經過無數次苦鬥之後，火箭輪終於回到地球來，闊別了多時的卡芙蓮小姐又跟各位見面，她是否憔悴了些？抑或神情呆木，到時便見分曉，我所担心的不是她，是火箭輪，任何一件飛行物體，在太空飛行了長長的一段時間之後，總是有些損壞的，太空的阻力比不上它重返地球衝過大氣層的阻力那麼大，它可能在最後關頭沒法保留。」

「你的意思是否說它有可能在走入大氣層的時候焚燒呢？」哥連臣說。

「有這種可能，不一定有這種悲劇發生，你們不必太過担心，還有一天，它就進入大氣層了，我們仍然可以透過電視的螢光幕看到它的活動！」

蘇博士說時，語聲有些沉悶，顯然他的自信心有些動搖。

不管怎樣，四個嘉賓都有些緊張，金河比他們更加焦躁，不過，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不會流露出來。

卡芙蓮已經對他說知，只要火箭輪回到地球來，便會流血，流盡所有人的血，一場大災難就快爆發，他並非旁觀者，他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最後關頭，然後出場。

火箭輪突然在高空爆炸

火箭輪越來越接近地球了，它終於穿過包圍地球的大氣層，從十萬呎高空降落，表面上看來，它沒有甚麼不妥，可是，不知道爲甚麼，它飛到一萬五千多呎的高空，却突然停下來，搖擺不定。

蘇博士臉色大變，立刻打電話到天堂谷，吩咐總管勞克快些駕駛速度最快的飛機到火箭輪，不惜任何代價，把卡芙蓮救出來。

各人只是聽到這個電話，沒有機會看見勞克怎樣駕機起飛，不過，十分鐘後，他們就看見空中出現了一架好像蜻蜓那麼乖巧的飛機，逼近火箭輪。

各人都有望遠鏡，金河趕快拿出望遠鏡向高處眺望，他看見蜻蜓式飛機緊貼火箭輪當中的圓柱，過了一會，它就離去，同時在空中發生一些重要的變化，火箭輪有些白烟冒出來，至於電視機的螢光幕，一片空白，失去了畫面。

「糟了，火箭輪可能爆炸，希望勞克把她救出來！」

金河早巳知道她在蜻蜓式飛機降落的時候走出來，故意這樣說，使四個嘉賓更加容易接受邪惡的欺騙。

蜻蜓似的小飛機離開火箭輪不久，突然聽到隆然一聲巨响，山鳴谷應，火箭輪果然爆炸，在空中浮起了一陣黑烟，還有十分刺眼的紅色火光。

它整體化作片片蝴蝶，在空中飛舞，如果機艙之內有人，那個人一定灰飛烟滅，去得無影無踪。

火箭輪在太空飛行了一年過外，沒有爆炸，重返地球，反而爆炸，實在出乎意外，在場目擊的人，全部目瞪口呆，震驚過度，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白雲宮的地勢高過天堂谷，它附設一個平台，容許直升機升降，蜻蜓式飛機也可以在該處降落，只是短短的幾分鐘，它就在平台降落了，有一個人含笑走出來，她正是卡芙蓮。

「你太過辛苦了，卡芙蓮，看見了你，我不知道多麼開心，只是可惜火箭輪全部毀滅！」

蘇博士迎上去，第一個開口。

她大吃一驚，唇片忽開忽合，過了一會，然後有點氣力鎮靜下來，顫聲說：「勞克先生呢？他是冒險接應我的，他讓我駕駛小蜻蜓降落，自行處理火箭輪，眞料不到，該死的是我，他却變成替死鬼！」

蘇博士担心她受驚過度，安慰她說：「他未必喪生，在一萬五千呎的高空，可能跳降落傘，安然降落，遲些他會走上白雲宮看你！」

她很痛苦的搖了搖頭，說：「別安慰我了，他離開小蜻蜓，進入火箭輪的機艙，身上沒有降落傘！」

那些嘉賓甚少跟勞克見面，對他絕無感情，他們只是担心卡芙蓮，既然她的健康正常，一切順利，喜形於色，蘇博士乘機設宴慶功，沒有人提及勞克了，金河把他的所見所聞放在一起推敲，懂得更多了，他認爲火箭輪當時升空之後必須一個對它十分熟練的專門人材控制，此人十居其九是勞克，後來對方接到蘇博士的電話立刻駕機升空，跟火箭輪會合，此人正是卡芙蓮，根本上由她駕駛小蜻蜓的，她沒有進入火箭輪的機艙，依附火箭輪停留了一會，便即飛開，小蜻蜓離開火箭輪不久，火箭輪便即爆炸，可能是她把乾水爆炸薄片貼在火箭輪的外壳，到時濕過水的薄片變乾，火箭輪當然爆炸，勞克自己做機師在太空飛行了一年過外，然後變鬼，死得十分冤枉。

火箭輪必須爆炸，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沒有飛得很遠，根本上沒法搜集銀河一切資料，如果它在地球降落，無法交代，此外，勞克懂得太多，蘇博士認爲他留下來仍是一條禍苗，故此心狠手辣，必須把他幹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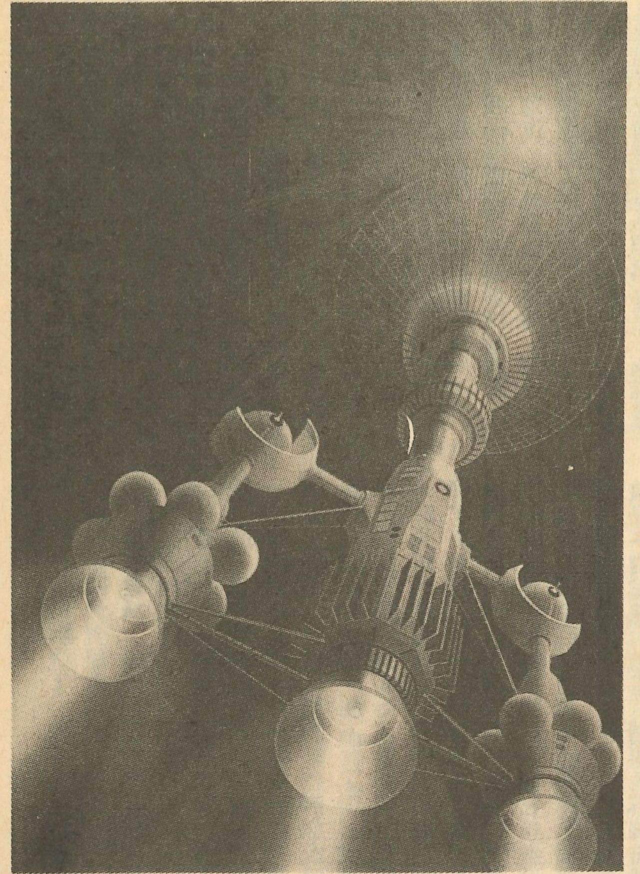
金河想得通通透透，他預感到卡芙蓮還有另外一些精采的做作搬演出來，既然他下了重大的決心站在她的一邊，只好一聲不响，靜觀其變。

席間蘇博士當衆宣佈，她旅途困倦，應該休息兩天，到了第三天，她就宣佈誰是她的主公，敬請嘉賓留步，並且邀請金河做公證人，他也要留下來。

在兩天之內，蘇博士好像演戲似的派出六十八分作五隊到處搜索，希望找到勞克，同時希望找到火箭輪機艙放置的一些太空資料，他明知這些活動沒有收獲，仍是假戲眞做。

卡芙蓮不再回到石屋了，直到她安然降落的第三天，然後有一捲錄音帶交到蘇博士之手，由他轉達。

吃過午餐之後，蘇博士把它納入錄音



哥連臣突然扣動機鈕，三個噴火器一齊噴火，火前輪起飛。

機之內啓播，座上客聽得很清楚，確是她的語聲。

她很爽朗的說：「經過多方面的觀察之後，我覺得四位嘉賓都有優點，同時有缺點，不容易決定取捨，只好採取淘汰賽的辦法處理，把他們分做兩組，每一組有兩個人，分別決鬥，再從兩組的優勝者決鬥。今天先行擧行第一組決鬥，即是王子沙沙多加跟黑獅公爵奧倫斯兩人交手，在白雲宮室內健身場擧行，其餘的嘉賓在第二層的高台向下俯望，可以看得出兩人怎樣出擊，有沒有作弊，決鬥之前，由公證人金河負責檢查他們是否暗藏武器，決鬥的兵器只限刀劍，各取一把，場邊的兵器架有許多把刀劍放置，如果決鬥當中任何一邊刀劍折斷，可以更換。」

此外，錄音機還播出她的語聲，那是最後的一句：「雙方如果全部不同意，可以取消，反之，有一個人不同意，可以由另外一個補上。」

沙沙多加綽號寶刀王子，擅長用刀，他欣然點頭，奧倫斯一向喜歡練劍，曾獲意大利劍術冠軍，他當然不會怯戰，很快兩人就依照她的說話去做，只穿輕便衣裳，那是練劍所穿的棉衣，各持兵器，在健身館的地面決鬥，上層可以俯瞰，她說的公證人只有一個，加進蘇黎德博士，就是兩個，另外的一組，包括哥連臣以及波力達，都在上層觀戰。

沒有出擊之前，檢查的工作完畢，蘇博士說：「你們二人只是採用決鬥方式分出高下，並非以此展開生死間的搏殺，任何一邊，覺得自己並非敵手，鬥下去必輸，可以跳出圈子宣佈他放棄競爭的權利，沒有受傷就分出勝負來，那是最理想的，另一方面，兩個劍客當中有一個人受了傷，傷得很是厲害，無力再戰，公證人有權命令他停止戰鬥，他就要放下武器。」

決鬥雙方同意，一聲號令，決鬥開始，由於阿拉伯王子所握的月形刀相當闊大，刀身彎曲，砍劈的時候很有威勢，快得像一陣風，顯然他取勝的機會較大，不過，奧倫斯所握的蜂尾劍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爲它又長又細，劍鋒極爲銳利，一刺即可穿心，它可以在對方那一把刀變換招式當中衝刺，當胸一劍，刺中了就定輸贏，對方可能就此喪命。

既然兩種兵器各有優劣，搏鬥的時候必然是打得很燦爛了，在場的嘉賓全部屏息以待，集中精神看它。

剛剛交手，他們就發覺奧倫斯以極靈活的步法應戰，往往誘敵發招，在那一柄月形刀砍劈落空的一瞬，閃電般用長劍刺出，不管刺中對方與否，一刺即時退後，劍不離手，由於他的身手敏捷，沙沙多加王子雖然兵器方面略佔優勢，仍是沒法戰勝對方，難得他有這種耐性，一直守候機會，到了最有利的一個局面，突然揮刀斬下去。

他計算得很準確，那一刀並非斬劈在對方的手臂，而是斬劈在對方所握的蜂尾劍上面，料想長劍太細，鬥不過月形刀，果然不出所料，那一刀斬斷了對方的長劍，逼他棄劍而逃。

場地的靠牆任何一邊，插滿了刀劍，奧倫斯很快就從兵器架拔出兩把長劍，轉身迎戰，很少人用兩把鋒利的長劍去鬥一把刀，在這方面看，他顯然是另有一些詭計，再鬥一會，只見他用兩把長劍檔格從高處劈下來的一刀，忽然改變主意，左手用劍檔刀，右手所握的長劍脫手飛出來，如箭離弦，對準阿拉伯王子胸腹之間插去，王子猝不及防，吃了一劍，痛得尖聲大叫，刀也拋在一邊，倒地打滾，鮮血如泉噴出來，眼見他難以活下去。

第一組決鬥分出勝負之後，輪到第二組決鬥，作爲決鬥的武器就是手槍。

兩人同意，仍是由金河以及黎博士做公證人，決鬥的結果一勝一負，死的是波力達。

剩下兩個人，即是奧倫斯以及哥連臣，必須作出最後一場決鬥，到時他們打算採用那一種方式決鬥呢？由他們兩人決定，倘若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懦夫，不敢決鬥，他就要退出。

那番話透過錄音帶轉達，奧倫斯擺出一副很豪爽的態度，對哥連臣說：「以前我是意大利的劍術冠軍，現時雖然進入中年，仍然有些斤両，殺了阿拉伯王子，剛才我們決鬥的情形，大概你已經看過，不必多講了，我深信用任何一種武器決鬥，你必然屈居下風，你想活下去，還是快些作出決定，遠遠的走開吧。」

這番話相當有勁，含有威脅的意味，殊不料那個美國暴發戶聽了，無動於衷，反而笑嘻嘻的說：「黑獅公爵，你的武功

以及你的勇氣，我已經目睹，確是天下無雙，佩服之至，不過，你只是佔了上風的決鬥然後顯得出威風，如果我提出一種你意想不到的決鬥，恐怕你不敢參加！」

奧倫斯大感興趣，說：「好極了，請你把你想做的決鬥方式講出來。」

「我的意思就是把毒藥投入一杯咖啡之內，另外一杯咖啡沒有毒，杯放在面前，由你先揀一杯喝，兩人當中必有一人喪生，你敢不敢參加？」

「好，我一定參加，但要十分公正。」奧倫斯說。

哥連臣想了想，當衆把那種決鬥方式說出來，他認為世界上有許多種毒藥可以令人吃了喪生，關於毒藥的選擇，毫無困難，凡是煉鋼的工場必有山埃，即是氰化鉀，相信天堂谷製造火箭輪的地方也有它，索性把它看做毒藥的用料好了，咖啡是很普通的飲品，不必預先製造，最重要的還是一張能夠轉動的小圓桌，毒藥所投入的一杯咖啡放在小圓桌上面，有目共睹，跟着按動機鈕，圓桌急速轉動，起碼轉動十次以上，然後停止，到時分東西兩邊放置的咖啡究竟那一杯有毒呢？沒法知道，如此安排，十分公正。

他徵求各人的意見，還向蘇博士查問，他想知道蘇博士能夠製造一張可以轉動的小圓桌。

蘇博士笑了笑，說：「火箭輪那麼巨型的飛行物體，我的工場能夠製造出來，一張能夠轉動的枱面，怎會不能夠製造呢，請你們耐心等候，只是兩天功夫，我就可以把它製造完整，包管你們雙方都很滿意。」

這件事情解決了，剩下來的兩個嘉賓，各有各回到賓館歇息。

為了避嫌，卡芙蓮沒有跟任何人接觸，包括金河在內。

金河一向是賭場的公關主任，為人聰明大胆，且十分機警，入黑之後，他偷偷的走進奧倫斯賓館，在黑暗中說：「黑獅公爵，我有一番很要緊的話想對你說的，說完就走，你最好一聲不語，不必發表意見，更加重要的是客廳不要亮燈，免得別人看見燈光發生懷疑，你站着聽聽我的話好了，我想告訴你，蘇博士叫我監工製造你們後天決鬥的小圓桌，我暗中替它裝置了一個頗有特色的訊號，不管它轉多少次，如果屬於半圈，在圓桌的單脚上面某一處有褐色的斑點出現，反之，它轉動的次數是一個完整的數字，圓桌的單脚出訊綠色斑點，那些顏色使你知道放置在桌上的咖啡是否有了變動，你面對着的一杯咖啡是落了毒藥的，桌脚出現綠色斑點，切勿喝它，反之，桌脚出現褐色斑點，等於轉了半個圈，你不妨取飲，因為那杯有毒的咖啡已經移到對面的一處，你先取飲，憑着這一招，奇連臣是必死的，祝你跟卡芙蓮小姐結合，一生愉快，你們婚後我才到意大利的黑獅古堡探望你！」

金河沒有講出他想要的報酬，對方已經明白，相信大功告成之後，必然重重有賞，故此他說完眞立刻轉身走開。

這一招委實高明，由於奧倫斯預先看見那一杯咖啡有毒，小圓桌轉動多次之後，他選擇沒有毒的一杯咖啡喝，對方隨手喝另外一杯咖啡，他明知必勝，笑得心花怒放。

金河施展這一招，沒有人知道，各人看見哥連臣喝了一杯咖啡之後，臉上的肌肉發抖，臉孔變成藍色，奧倫斯臉不改容，立刻知道雖是勝利者，紛紛向他道賀，倒下來的哥連臣，蘇博士叫人把他抬入殮房。

決鬥之後的翌日，蘇博士就以乾爹的身份做卡芙蓮的主婚人，把她帶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名城，最豪華的大酒店居住，擇吉成親。

金河沒有同行。

蘇博士在她跟黑獅公爵婚後半月，便即離去，他沒有單獨跟她交談過，看來一段良緣彷彿是前生註定，奧倫斯深深的愛她，如獲異寶，似乎沒有波折了，誰也料不到，死剩的幾個人，仍有一股殺機。

婚後一個月，在一個很深沉的黑夜，露台上面只有黑獅公爵以及嬌妻卡芙蓮，忽然嘆息一聲，說：「阿蓮，我仍有一個心事尚未了結，跟金河有關，你懂得嗎？當日如果沒有他在旁協助，我未必能夠獲得你，甚至沒法活到今天。」

說順了嘴，他把金河設計製造的那一張古怪的小圓桌經過情形講出來，卡芙蓮聽了，大吃一驚，說道：「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想親自去蒙地卡羅賭城走走，送百萬美元給他。」

奧倫斯由衷的說。

如果金河以前沒有闖入農村石屋逼姦這一頁夢痕，卡芙蓮可能同意他這樣做，由於那一頁夢痕的影响，她的想法就不同了，沉默了一會，她突然說：「奧倫斯，難道你一生一世受人威脅嗎？」

「我只是酬答他的好意而已，並非他威脅我！」

「不，人心難料，有了把柄在手，他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威脅你，依我的想法，你不宜插手處理這件事，越是送錢給他越糟，還是由蘇博士出頭好些。」

「你的意思是否想求助於他，希望他毀了金河呢？」

「不，如果由你出頭，倘不是送錢給他就是毀了他，反之，由蘇博士出頭，向他警告，已經收效，你還是把五百萬美元送給我的乾爹吧，如果沒有他，我不會變成公爵夫人。」

枕邊人所講的話，比較任何人所講的話更加容易接納，奧倫斯沉思了一會，說：「這樣處理比較好，你替我辦妥這件事，送一千萬美元給你乾爹！」

哥連臣翻開他的底牌

金河經過那一次驚心動魄的連場決鬥之後，沒有再找黑獅公爵，他認為公爵不論遲早一定找他，他用不着担心，反正他的生活過得不錯，不一定需要別人帮忙，故此他仍在賭場工作，沒有請假到意大利去。

儘管如此，他仍是天天備戰的，他是大賭場的公關主任，仇家太多，不能不想辦法保護自己，他覺得在法國最盛行的一種暗算方式就是使用「竹片刀」，因為那

種武器跟彈簧刀的功用相同，不會被金屬檢查器查出來，便於携帶，它攻擊的部位必須是腰腹，故此他每天在賭場工作一定在身體的中部紮了一束塑膠板，堅如鐵石，眞的刀子也沒法弄破它，有了這件東西，他放心得多。

有一晚，他正在到處巡視，賭枱旁邊忽然有一個濃髯子老漢接近他，出其不意的刺了一刀。

這傢伙所用的武器正是「竹片刀」！

竹片刀沒法刺傷他，他立刻出擊，退後一步，拔出特別細的自衛手槍，連發三槍，有兩槍擊中對方，眼見濃髯子大漢倒地打，他滾才放心。

趁着對方沒有氣絕，金河走過去，在他的耳邊私語：「我跟你沒有仇，你必然是受人委托，然後向我暗算，快些告訴我，委托人是誰？住在甚麼地方？我叫人把你送到醫院急救，不再控告你！」

濃髯子大漢顫聲說：「委托人叫做蘇黎德博士，住在藍天大酒店五一五號房間，你想殺他，必須由露台潛入。」

說完，他就暈倒，金河立刻派人通知醫院用救護車急救。跟着帶兩名助手到「藍天大酒店」去。

金河有本領在賭場做公關主任，多少對黑帮的活動有些認識，他吩咐助手在五一五房間外邊活動，一個伸手敲門，另外一個按動門鈴，他自己由隣房的露台跨過欄杆，冒險走到那個房間的露台，剛剛看見房內站着一個人的背影，他發覺這傢伙已經拔槍，把槍嘴對準房門，立刻發槍射擊，一口氣射出五粒子彈，料想對方傷重身亡，然後開門讓兩名助手入內，亮燈看看他是誰。

金河所用的槍配備了滅聲器，看完了立刻走開，全部撤退，他不會受到牽累。

他越來越加鎮定了，湊近看時，這傢伙的臉孔確是蘇黎德，不過，高度却比不上眞的蘇博士，而且體型又太過胖，金河的疑心頓起，伸手摸了摸他的臉孔，又濕又滑，疑心更大了，索性用强光電筒照射，還把小刀割開他鬢邊的輕微裂縫，順手撕開它。

那一張塑膠臉孔被撕開之後，這個人的眞面目被揭發了，跟蘇黎德命不相同，至於那塊膠面具，正是蘇黎德的模樣，金河怒火如焚，發誓找蘇黎德算賬。

他回到賭場休息一會，立刻趕到醫院看看那個受傷的濃髯子，他走近低聲說：「我的朋友，我從醫生口中知道你脫離危險期，十分欣慰，我一定替你治療到痊癒為止，還打算送一點錢給你，希望你合作，把眞正的委托人講出來。」

「我不是早已經對你說知了嗎？他眞的是蘇黎德博士，為甚麼你不去找他算賬呢？」

「我已經找他算賬了，他已中槍身亡，只可惜我找到的那個只是一塊塑膠臉孔而已！」

他把經過的情形說出來，等候對方解釋。

濃髯子大漢想了想，說：「照這樣看，一定是有人嫁禍給蘇黎德博士了，我只能告訴你，委托我行刺的人，根本上他已經戴了面具！」

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查問他了，金河的腦海中浮起了卡芙蓮的艷影。

他不理會濃髯子大漢了，翌日他就乘搭航機到拿不勒斯，找個地方住下來，跟一個女私家偵探商量，由她協助，打電話到黑獅公爵古堡，接通了電話，知道對方是卡芙蓮，然後改由他講話。

他叫卡芙蓮立刻到酒店房間一敍，卡芙蓮不敢不去。

見面之後，金河看見她容光煥發，較前更加嬌艷，色心頓起，緊緊的擁抱她，吻她，還把她抱起來，放在床上，為所欲為。

雲收雨散之後，他說：「我此行固然是想見一見你，一慰相思之苦，更加重要的還是弄清楚這件事情，究竟那一個人買兇謀殺我，企圖嫁禍給蘇黎德博士！」

形勢比人强，她逼於硬着頭皮說：「這個人就是黑獅公爵奧倫斯！」

金河勃然大怒，衝口而出的說：「我有恩於他，他竟然恩將仇報，太過心狠手辣！」

「他並非心狠手辣，因為他知道蘇博士的陰謀，同時知道我躲在石屋過活的時候，你是我的情郎！」

金河恍然大悟，說道：「哦！我明白了，無怪他買兇殺我，還要使用塑膠面具，萬一我沒有死，我就向蘇博士尋仇，可能同歸於盡，實在料不到他的心腸如此惡毒，我不會放過他的，希望你能夠站在我的一邊！」

「金河，我早就巳對你說過了，最後的這一場決鬥必然是落在你跟他二人的身上！」

「是的，我應該跟他決鬥，相信我！」金河忽然舊事重提，不過，對方的劍術

厲害，他仍是有點胆怯，卡芙蓮趕快鼓勵他，說：「我認爲你絕對不適宜用劍決鬥，最好用手槍決鬥，那是左輪手槍，一共有六粒子彈，我暗中安排，給你的子彈是眞彈，給他的子彈是沒有彈頭的假彈，到時公證人計算時間，從一計到十，等於兩人相距十步，你瞄準他發射，甚至可以走近一點發射，他就完了！」

「眞是妙計！」金河忽然有些憂慮，注視着她，說：「他是你的丈夫，爲甚麼你帮我殺他呢？」

「嘿！你眞是個儍瓜，你比他年輕得多，躺在床上，有如生龍活虎，如果上帝叫我在兩個男人之間選擇一個，我一定揀你！」

她說話的態度似乎十分誠懇，金河相信她。

他料不到卡芙蓮離開他之後，就用同樣的口吻去說服對方，奧倫斯有理由相信她用假彈欺騙金河，相當興奮，以爲他有另外一次機會可以滿足强烈的征服慾和自大狂。

兩個人都想錯了，根本上決鬥雙方所使用的手槍和子彈俱是眞的，正式決鬥，結果就是悲劇收場，同歸於盡，在場目擊決鬥的人看見那個貌美如花的卡芙蓮如此薄命，槍聲一响，變成了寡婦，都替她難過。

她抹着臉上的淚痕，回到家裏，女侍通傳，有一個人求見，留在大客廳等候巳久，名片上面印着杜伯爵。

她感到心上一震，走進客廳，跟自稱杜伯爵的男人見面，只是看到那張臉孔，她就大驚失色，那個人竟然是美國暴發戶哥連臣。

「你不是毒發身亡了嗎？」她怯怯的說。

「這件事情相當複雜，此間說話不便，我想跟你出外走走，就在黑獅古堡外邊的廣場散步好了，我們邊走邊談。」

她逼不得已，答應了他。

在廣場散步交談之際，哥連臣恢復了本來面目，不再用杜伯爵的名字稱呼了，他把那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告訴她：「我是經營藥店發達的，有一種秘藥能夠在四小時之內化解山埃的劇毒，預先吃了它，然後決鬥，照情形看，如果奧倫斯喝了有毒的咖啡，他必死無疑，我喝了它，雖然表面上仍然出現中毒的現象，被棄在殮房之內，過了幾個鐘頭，我就甦醒過來，健康如常，只是體力比較弱，蘇博士僱用的技工太多，故此他有自行設計的殮房和墳場，我只要爬出殮房，沒有人向我加害，我休息一晚，即可覓路落山，我是這樣子逃生的，後來你跟奧倫斯結婚，我沒有露臉，最近，我想找你，由於奧倫斯仍然活着，我不便登門拜訪，我正在考慮要不要跟他決鬥，他已經答應了跟金河決鬥了，故此我在府上恭候。」

「照我所知，金河這個人詭計多端，有備而戰，奧倫斯一定不是他的敵手，果然不出所料，你眞的變成寡婦，金河的死活，不會給我擺在心上，現時我想帶你去見一個人，大概你不會拒絕我吧？」

「你想我去見的人是誰呢？」

「他就是蘇黎德博士！」

「旣然是他，我當然是樂於去見的，是否他到了那不勒斯了呢？」

「是的，他不想插手奧金兩人決鬥，故此他沒有露臉。」

哥連臣言之成理，她當然是很高興同行的，他沒有說謊，蘇黎德博士果然已經到了那不勒斯，住在一間大酒店裏，跟哥連臣只是隔了一間房，可以說是暫時的隣居。

蘇博士對她說：「在我認識的富翁當中，沒有一個人跟哥連臣先生那麼熱心於發展太空的交通工具了，前事不談，只談近事，去月他到白雲宮見我，一次過捐欵一億美元，有了這些錢，我可以建造比以前更有威力的火箭輪，先行向他致謝。」

原來如此，卡芙蓮當然對他另眼相看。當天晚上三個人聚餐，她逐漸覺得哥連臣並非像一頭怪物那麼可憎，雖然她不必投靠他，最低限度也覺得他是一個朋友，特別是他協助蘇博士建造另外一個火箭輪，如此豪爽，令她心服，總之，她不再憎恨他。

她不必考慮到哥連臣向她求愛的時候是否遭嚴詞拒絕，哥連臣看來十分大方、高貴，決不會突然跪下來獻花，她越來越加放心，不久之後哥連臣走開了，兩人仍然保持朋友的交情。

一年多些了，她接獲蘇博士的電報，知道有二個火箭輪巳經建造成功，它比較第一個火箭輪更加出色，不必使用附加的

燃料缸，任何時候都可以起飛，叫她從速到白雲宮去，她決定了何時啓程再用長途電話來通知他，由他派出私人飛機迎她前往。

她驚喜交集，決心去看看那一個好像乾爹又像是情郎的男人。

抵步之後，她發覺哥連臣在座，原來他比她早一日到。

當晚，幾個人再度聚餐，微醉，哥連臣說：「直到現在，美國因爲太空總署還沒法建造一種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有如巴士，隨時起飛，蘇博士眞是了不起，旣然它已建成，可以啓用，隨時起飛，可否今晚帶我去觀光呢？」

「當然可以，我們立刻乘坐直升機去吧。」

蘇黎德博士很有把握的說。

「讓我恭喜你有那麼出色的表現，乾杯。」

他斟了三小杯酒，卡芙蓮不想掃興，她也乾杯。

三人乘坐直升機，離開白雲宮，在天堂谷降落，巨型的火箭輪有三條支柱，三個巨輪，較前更加出色。

蘇黎德博士逐項向他解釋，哥連臣很是興奮，說道：「我想走近去看看，可以嗎？」

蘇黎德博士想了一想，終於是答應了他。

三個人進入了機艙，關上了門。

蘇黎德把它怎樣起飛的機鈕指示給哥連臣看，忽然覺得睡意如潮，不由自主的坐下來。

卡芙蓮說：「我不知道是醉了抑或覺醒，我很想睡。」

「那麼，你走近機艙的吊床睡覺吧，過一會我們叫醒你。」

她蹣跚着走開了，突然，蘇黎德博士看見哥連臣已經走到控制室那邊，跟踪而入，發覺他正在扭開了機件，火箭輪即將起飛。

他想干預對方，有心無力，頹然坐下來，好像吃了迷藥。

哥連臣說：「剛才最後喝的酒有迷藥在內，你忘記了，我預先吃了解藥，故此我清醒如常，你不必担心火箭輪升空了不久便即降落，地點是西伯利亞，我決不會讓它升空！」

只是這一句，蘇黎德博士甚麼都明白了，哥連臣是蘇聯特務，打算刦走他發明的巴士「火箭輪」，眞是可恨，他無可忍受的閉上一雙眼。

如果沒有別的事情驚動他，他很快酣睡了，偏是那麼湊巧，他剛剛跌進夢鄉，火箭輪起飛，巨大的震動力使他覺醒，他憑着最後一點精力爬到控制室的一角，雙手齊出，左手扳動盡快急升的加速掣，右手扣着緊急煞掣。

他知道這樣做必然令到火箭輪爆炸，果然不出所料，隆然一聲响，整個火箭輪化爲萬縷黑烟，碎片在空中飛舞，包括三個人的肉體在內。

蘇黎德在最後一秒鐘戰勝了對方，不久，蘇聯特務把太空火箭輪帶到西伯利亞去。

（全文完）

海藻女神

· 本文承自第30頁 ·

「哦？在土耳其？難道當年蒲鴻、賀良和胡冠謙所盜走的海藻，根本就不是眞貨？」

「那當然不是眞貨了。若是眞的海藻寶刀，又豈會如此容易給三個香港人盜走呢？」

「旣是假的海藻寶刀，多爾何以還這樣緊張拚命追捕三人？」

「被盜走的是不是眞的寶刀，對多爾來說，他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唐雪婷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多爾追捕三人，其實並不是爲了一把刀，而是爲了他的面子。」

司徒星點了點頭，說道：「正是這樣了。」

高浪眉頭一皺：「史勿夫怎會知道，賀良所擁有的寶刀是假的？」

「因爲多爾在兩個星期之前，已把眞的寶刀交還給那通個巫師的後代。」

「多爾不是很喜歡那一柄刀嗎？何以忽然肯把海藻完璧歸趙？」

「他雖然喜歡那寶刀，但却不喜歡麻煩。」

「海藻曾經爲這個富商帶來很多麻煩嗎？」

「別的不說，就以蒲鴻、賀良和胡冠謙這一次事件，就巳經令多爾感到不是味兒。」

「這也難怪，引狼入室，的確令人感到遺憾。」

「所以，多爾幾經考慮，終於決定把海藻交還給巫師。」

「那麽，他豈不是巳經得到女神號沉沒的位置圖了？」高浪說。

司徒星點點頭，道：「不錯，多爾的確巳經得到這張海圖。」

「曾經得到？什麽意思？」

「多爾把寶刀交還點巫師，巫師依照諾言把海圖送給多爾，但多爾接過海圖之後，立刻就把它當衆焚毀。」

「這又是什麽道理？」

「多爾並不志在女神號的寶藏，而且，他認爲自己若擁有這份海圖，將來一定會惹上更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索性把它燒掉。」

「高明！高明！」唐雪婷微微一笑，「反正多爾家財億萬，又何必再貪婪地去撈取什麽海底寶藏！」

高浪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蒲鴻、賀良和胡冠謙都是枉作小人了。」

司徒星道：「世人往往都是自負聰明，但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却仍然不斷上演。」

高浪聳了聳肩，忽然拍拍肚皮：「又餓了，怎辦？」

唐雪婷橫了他一眼，道：「外面有公園。」

高浪不解的問道：「公園？在公園裏有什麽可以吃的？」

「青草。」

（全文完）

清眞玉女刀

湖海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甘涼大道上

甘肅省之名稱，其實到了清朝才算正式定名，以前，旣稱涼州，或簡稱爲隴，有不少時期屬於陝西治下。

姑不論如何，甘州、肅州也好，涼州也罷，此地，大半都是貧瘠之地，尤其是河西走廊，風沙襲人，使行旅更受苦難。

當然，不能說，這兒是一無是處。像蘭州省會之下，更有「金」張掖，「銀」武威之名城。嗨，最近，也不知撞了甚麼鬼，有不少武林人士在向皐蘭山脈附近趕去，爲甚麼？如果閣下想問些端倪，對不起，決不會有半個人肯說出一字半語。

不過，足下如果有些心思，能扮聾裝啞，又有個耐性，跟了他們走，總會有那麼一堆人，飲醉了酒，說漏了咀。好，有些風聲傳出，然後，再依理推測，你不難會有所明白。江湖朋友之所以亡命而去……甚至於在沙漠堆中，游魂而似的走啊、找啊……

美女亂武林

其實，他們祇不過爲了個美女——一個據說美得無與倫比的少女。騎術極精，還十分的好脾氣。除了好像是回子外，其他，你可眞沒法找出半點瑕疵來。

可是，一過了張掖，好傢伙，眞像見了鬼，從此，不見了這位俏姑娘。非但人不見，就是她那匹裝配至少值萬金的馬巳失了踪。這麼一來，可引起了那些武林人士的不忿。誰能甘心跟踪一個少女會失了踪……

有些假做好人，勸說同伴回去。有些更是義憤填膺的走回頭路。嗨嗨，不到半個時辰，大家又在張掖城外的驛道上會了面。你有你的說法，我有我的道理，說來道去，他們誰也捨不得這個美人。

「請她吃頓羊肉泡磨（食旁），少活十天我也幹！」

「娶她爲妻，死也心甘……」

「那你是害她做寡婦……」

「再嫁了，你他娘的不吃醋！」

「不，陰魂不安……」

「放你媽的屁……」

越說越不成話，越不成話就越無理可說，也不知道誰得罪了誰，這批人……大約有那麼廿來卅個，突然混戰起來了。卽使沒眞的鬧出人命，可也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女人禍水……不，是不要臉的男子自作撲火蛾而巳！

張掖，眞是個興旺地方。依然有不少武林人士在東問西打聽。他們不是武林名家子弟，就是世家名門之後。開店的，一天得招呼多少人啊！即使那位小姐是與衆不同，沒來過，或者走了，那也是人情之常。再說，他們可沒生就了癩蛤蟆的命，想等天鵝肉吃。所以，有的說沒見！一聲沒見，好，兜頭兜面一個大咀吧，打得他滿天星斗。分不出個東西南北來。憑甚麼挨這個打……「那樣美麗的少女，你瞎啦，你能看不見……」

回聲「走了。」更不對勁，一股死勁的要問出個姑娘向那方走。小二是逼得說謊，胡亂的指着南方，誰不知道：南方是個小岔路，至於找不找到，菩薩明鑒了。

人走了，也總是清靜了，挨打的白挨打，祇是一股勁的咒……他們是清眞教館，照道理：可蘭經是說明可殺敵人。即使殺人而死，回民是死後可入天堂的。但是，他們全明白，打，打不過人家，拚命、白送死。祇能死命的咒詛，咒詛打人的入無間地獄。

不過，武林人士是走完了，店堂中還有二個人；一個是滿身風塵，因爲好幾天沒剃面刮鬚，看不出個年紀來。以此君的打扮，不能是個俊俏的貨。還有一個是年才十三四歲的小傢伙，說得準確些，該是小化子。他是大口大口的在吃烤餅夾牛肉……吃得挺歡的。

「大哥……這一餐，我至少可以十天不吃飯！」

「唉！人，那能十天不吃飯！」

「眞的，否則，人家那會叫我是小駱駝……」

駱駝，沙漠之舟，倒眞有這個能耐，但是人，人是無比天賦的啊……他掏了口袋，還有十幾兩銀子，他不禁苦笑了，自己能憑這十幾兩碎銀，走多遠？聽說！一過黃河，全是黃沙地……能不能找個事做做？天曉得，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避不過，還計算這些細碎銀子幹甚麼？

「好，小駱駝，瞧，我還有十來兩銀子，咱們總算不枉相交一場。」

「是你救了我啊，大個子！」

「不理如何，這些銀子，付了帳，你我對分。看天留命吧！」

「你還有一把刀，值不少銀子……」

唉，又來了個化子可看中了自己家傳——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寶刀。

這後來的化子，頭戴一頂破毡帽，直遮雙眉。因爲，一到就坐下，分不出高低，祇是奇怪的是：隱隱有股香味傳入了鼻中。

小駱駝一見那化子，他可又笑又叫：「大哥哥，你找來啦！到那裏去啦……」

「看鬼打架！」

「好看不……」（註：西北人的語氣，總是有些倒裝的。）

「鬼打架有甚麼好看不好看？左不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

「有沒有拔刀子拚命……」

「有哇，十幾個人刀、劍、拐、刺……流了血、叫救命，將來，你這個小駱駝包保也是這個鬼腔……」

「這位大哥，看來，還未用餐……」是有寶刀者在問。

「哈，你想請客，我看，這十來兩銀子還不夠我一口呢，怎辦？」

當時，十幾兩銀子，連個飽參翅肚席也夠辦了。那個大化子還嫌不夠一口吃，多大的口氣！

再一想，他可能也是個暴落難的，和自己一樣。

血濺蒙家莊……他突然的想起這五個字，雙眼不禁淚如雨下……

「喂喂喂……你不請就不請，不必哭啊……」

大漢突的想起，現在，他是在酒舖之中啊……在生人面前啊……他那會哭出來了……可是，又有誰能明白自己心中的悲痛。一間武林聞名的大莊宅，竟然在一夜之中，化爲白地。如果，他不是爲人擊昏，倒在荷花池內，那麼，他決不能活到今朝。

他想報仇，他想走訪高師，可惜，仇未報，反將個對頭驚動了……中原再無立足之地。逼不得巳，他想走向皐蘭，走出玉門……走入回疆，然後……他想不出個好辦法了。說不定死在半路，或者爲沙漠所吞蝕……

今天、爲了這匹小駱駝，他不忍心，因爲，自己在十三四歲時，幾時餓過一頓。非但如此，菜餚稍有不對口，撤盃擲盆，鬧一個天翻地覆，烏烟瘴氣。而今，他苦笑了，突然，他想起了「報應」這兩個字來。

懺悔，他自知懺悔不了。現在能帮得人，就全力帮。但願能分幫幾個！至於十幾兩不夠他一口，他笑了：「至少，也令你受用一口……」

「哈哈哈……」大化子笑了，「好倒是好，吃完了錢，請問，以後，你又應該如呢何……」

「我，還有這把刀可賣！」

這是蒙家的獨門七寶刀！刀鞘上嵌滿七寶，眞能值幾百兩銀子……

「祇去不來，大少爺，也得有個坐吃炒山空的一天啊！」

「隨遇而安！」

「哦！你不圖奮發，不思振作……」

「實不相瞞，說不定，我一出此門，巳經有三柄長劍，對準我的胸膛！」

「哦？」大個子，小駱駝隨他所說，

眼梢望門外一望，果然有三個道裝打扮的中年人，每人身揹長劍，杏黃絲穗在隨風飄拂。可是，三個道士却不進門，爲甚麼！啊，想起來了，此地是清眞教門，即使你們進門，店伙計也不會招呼你們。但是，這三名道家劍客，却是好耐性，分三角形兀立當地，一動也不動。

「大哥哥，你認識他們？」小駱駝在問。

「認識，是江湖有名的祁連三劍。」

「找你？」

「不找我，總不成找你……」蒙家大少爺不禁凄然一笑。

「咱們與他們死拚……」

「這非英雄之見。」

「那麼，你會出去與他們見面？」

「不錯……呃，這位老弟台，本來，我是想請你那怕吃一口吧，現在，不成了。祇能等我勝了他們……那可是妄想。祇有一個死，我死之後，這十來兩銀子，看來也可代我作爲埋殮之用……」

說完，蒙家大少爺蒙英偉是手中提刀，走出那間教門館。如果你是個會家，那麼，你會看得出，蒙英偉即使在必敗無疑之地，他還是走得挺穩，挺沉。看來，他對死，根本已不放在心上……

祁連三劍更是沉着。一見蒙英偉走動，三人簡直是同時擧手曲肘，同時拔出那柄寒光閃閃的長劍。更奇怪的是：三個人的臉上，個個綻出一樣的笑容。

依然這樣的三角形，依然是寸步不移，祇不過多了三柄長劍，劍尖平擺，對準蒙英偉……

「這是三星聚煞劍！」那個大化子對小駱駝在耳語。

「這就是說明了，這位大哥哥，一出門就已走入了鬼門關了！」

「說不定會分屍三截。」

「啊！那……」

「就看他的刀法如何……」

「我看他，十分平常……」

「這就有救！」

「啊！」小駱駝可鬧不明白了，說實話，刀法好，當然，尙可還招對打。刀法不好，一個手忙脚亂，那麼，誠如他說的，會分屍三截。

小駱駝不想蒙英偉死。在此地，他可說是十天來、沒遇見半個好人。蒙英偉是唯一的好人。

突然，小駱駝他是莫明其妙的撲了出門，和蒙英偉並肩而立。「大哥哥，咱們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這可是大出蒙英偉意料之外，他那能想到在這箭拔弩張的時候，就這樣鑽出個小化兒來陪死……這，當然大大的不可……因此，他是寶刀出鞘，對三劍客道：「祁連三劍，素聞你們手下不殺無名小卒，無辜之徒。這個小化子，他可是與你們無仇無怨……」

一聲長笑：「看，我們三劍的神技。」技字未完，祇見三縷銀光，已分點蒙英偉之雙肩一丹田。這是三煞劍中的第一神招，上下兼顧。別說蒙英偉一直在父叔母姨寶貝之下，學技不專，功力不濟。這一招，就是單門蒙家莊主蒙不止，也得令其手忙脚亂。現在，蒙英偉簡直是祇有坐以待斃的份。又何況三劍出手奇快，劍炁似箭。好，蒙英偉手還未動，雙肩已鮮血直迸……一陣劇痛之中，蒙英偉早已迎面跌倒。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蒙英偉祇覺得一陣陣冷、冷得他咬牙顫齒，雙眼睜開，嘿嘿……一片黑暗！唉，進了陰曹地府了吧！人人都說：陰間是冷，看來不錯，死了百了，祇可惜，這家門之仇啊……他不禁飲泣出聲了。

「哭了！」

在這冰冷澈骨地方，竟然有聲呼叱，嘿，是鬼！

「鬼大哥息怒！」

「與我好好躺下，用功！」

「用功……」蒙英偉功簡直嚇得跳了起來，在這個鬼地方，用甚麼鬼功夫……

「睡下，用功。」還是這兩句話。可惜，蒙英偉從小就是喜玩、喜交接朋友，喜飲酒、喜聽江湖掌故……父叔輩要他練他蒙氏家門獨傳之鐵門玄功，他不是敷衍，就是借故逃學。蒙氏雙英，祇此獨子，再加母、嬸之保庇。蒙英偉簡直成了個江湖廢物。自從羣邪火燒蒙家莊，蒙大少爺在荷花池中倖脫一命之後。他哭了，他發憤了，他必需報仇……但是，憑他的這些功夫，簡直是江湖末流，說得嚴格些，他是連個趟子手挨不上。試問，他有甚麼功底可言。在這黑地獄中，煉功？簡直是同他開玩笑。

可是，你不煉！對不起，四週莫明其妙有着一層無形壓力，將蒙英偉簡直如壓在個模型中。不對，這模型看來能大能小，現在，宛如越縮越小，越小越緊。蒙英偉簡直是連氣也透不過來。

× × ×

人死了，難道還得受這種罪……

對，聽說：人在生時，犯了諸般罪過，入地獄就得受盡諸般苦罰……我活在世上，我犯了什麼罪……啊！我不奉父叔之命，我好飲，我好食，我好發脾氣，該，我該受這種罪報……該，該……報應，報應……

也不知念了第幾聲報應，他又死過去了……

一陣形容不出之馨香，刺激着蒙英偉之鼻端……他醒了，不過，四週依然緊得他透不過氣來，他相信……這是循環來復的罪孽……在靜中……現在，他是十分的心靜。就因爲心靜，他根本不想脫出這個地獄中了。反正是地獄，生前一切孽報，他是必需嘗滿……爲了希望能稍稍透氣，他不得不用功；用的是「鐵門玄功」，因爲他祇會這套功夫……

不多時，他鼻端又聞得一種腥臊之味，不，這是一種液汁，向他嘴中直灌，他受不了這股味道，因爲，他自出生以來，未試過這種滋味，他想叫、吐、嘔，但是，灌的人是如此拿手，如此有功，一點一滴且沒吐出，然後，一聲鬼笑中，蒙英偉祇有喘氣的份了。

黑暗中時間長了，他已能辨別四週，也能看出自己存身之地。並且，第二次來灌這種液汁之時，他看出來，是個鷗目高鼻虬髯高大的老人。這一次對他說話了：「祇要你不怕冷了，更能掙脫柔絲束了，

好了，你可以出門了。」

「這裏不是地獄？」蒙英偉不禁叫了起來。

「哦？有這樣舒服的地獄！別做你的夢！」

蒙英偉還想多問兩句，對不起，老人走了。並且走得十分快，一瞬間，不見了人。

現在，又祇剩下孤單單一個人了。祇有心靜，祇有運功，希望能將老人所說的柔絲束迸斷——

可憐，蒙英偉也不知受過多少次灌汁，更不知受了多少的冷……不，現在，他已開始習慣了冷，祇不過依然無法能掙脫這柔絲束。有幾次，他稍爲氣洩，對不起，這柔絲束竟然如活的一般，越扣越緊。

既然不能迸斷，難道不能脫出來……

腦中突的有陣閃亮，記得叔父蒙繼山說過，蒙門的鐵門玄功，根本分軟硬兩種。自己天賦，不足以應付硬功，大可以軟的試試——可惜的是：他們兩老沒一個擅於軟功，否則，蒙家莊也不至於讓六門三劍毁了個乾乾淨淨。

我，何不以軟的來試試……硬功他學的是守住「丹田」一口氣，然後充沛四肢。現在，反其道而行之，將丹田氣歛，四肢不用勁……一次不成，二次有些反應，三次，四次……在如此黑暗冰冷之地獄中，他竟然會煉出一身之汗來，軟的，有它的用處，可惜，你縮，這柔絲束也會縮，這一次，蒙英偉莫明其妙的叫了一聲：「難道我一生被困於斯，永無出頭之日！」好，柔絲束竟然斷了，爲什麼？因爲，他一直以軟功勁相歛，不想這一叫，丹田無氣難出聲，何況又是怨極而號，正是軟硬交輔，也可以說是水火旣濟之候，柔絲束就此讓他迸斷了。

奇怪，他這見柔絲束斷了，而四週立轉光明……蒙英偉他坐着，有些像傻子般，瀏覽四週，啊！這兒簡直像宮殿……更可說美奐美輪。他發夢也想不到，所謂地獄，一變相，竟然是如此之高貴……

「大哥哥，坐在地上，不像樣吧！」

蒙英偉聞聲，不禁嚇了一大跳……什麼……是那個小化子，他……再一看看清，唉，是自己錯了，面前那裏是個泥巴滿身的小乞兒……分明是個貴介公子。尤其是額前一顆帽結，出十萬銀子也買不到那好的羊脂白玉。一身錦繡袍套，祇不過花俏些，不像中原人着得斯文淡雅。

「大哥哥——咱們回人見貴客，着得不與中原人相仿，以後，我會改裝啦，不過……你這是什麼啦……不認識我啦，小駱駝啊！」

「眞的是你……可……」

「別怪我們多疑啊，眞，人人說中原漢人，奸詐滑浮，眞，我們沒看錯……你們眞是不像話。看見花哩胡俏的人，又是奉承，又是爭風，見了泥巴滿身的化子，趕得三尺遠，還嫌窮氣沾他身，祇有你一個……」

「不，如果在二年前，我，也還不是和他們一路貨。唉，不吃過苦，不經過難，不和化子打過滾，人，不會懂得這世界上貧富懸殊之苦……小兄弟……」

「叫我小駱駝！」

「好，小駱駝。你或者還沒看見過十四五歲的姑娘，埋身在沙坑中……」

「那不羞死世人！」

蒙英偉突覺眼前一亮，一個長身玉立，美艷不可方物的女孩子已隨着一陣香風，站在他面前，他看着有些眼熟，可又記不起在那裏見過……

「不記得她說過，十幾兩銀不禁她一口……」

啊！是她……現在，到蒙英偉覺得不敢抬頭，自覺形慚了。

「我問你，你講的可是眞的！」

「決無虛言！」

「那你就沒頭人心！」女的語聲開始嚴厲了。

「我，一則逃命，自顧不暇。再說，窮人，太多……即使如此，我還儘可能……用了我的盤纏……」

「當時你有多少銀子？」

「壹百弍拾兩——」

「買了壹百兩銀子！」

「唉！全賣了！」

「今天的銀子那來的？」

「我——賣了自己的馬！不過，以後，再沒有可賣的了。」他笑了，笑得挺自然。

「眞的？」

蒙英偉是雙手一拍道：「何必騙你，說實話，就是這柄刀——」哼，刀不在手中……嗯，想起來，人也險死還生，那來的刀！唉，早知如此，連了刀，或者可以再救多幾戶人家……

「爲什麼不賣刀？」

「唉！蒙家刀江湖人認識的多啊，我不想早死！」

「可憐！」

「我，我有什麼可憐，可憐的是窮人啊！」

小姐不出聲了！突然，她叫小駱駝陪蒙英偉去梳洗梳洗……眞，蒙英偉發覺自己實在太骯髒了。也不再客套，隨了小駱駝走了。

蒙英偉他那裏知道，因爲這一番對話，武林中人就此死了一大片。

這些武林中人還不知噩運臨頭，祇知道在皐蘭山附近找那個當代絕艷，本來，他們誰也找不到，嗨嗨，你找她難如登天，可是：她來找你，太容易——！

張掖之奎元店正在高朋滿座之時，那些武林名人世家子弟，由於門派之不同，或者你我互有心病，因此，東一桌、西一枱。你喝你的，我叫我的。有幾枱，竟然又談起了那位絕代美人，有的說美在眼，有的說可惜是回回，可是，立即有人表示異議，「誰說回回不是人，美，不分種族。」好，說着鬧着，再加有幾分酒意，如果不再抑壓，大有可能打起架來。

就在此時，一陣異香入衆人鼻端，而且各人眼前一亮，這可眞是奇怪，本來火紅火綠的情形，立即變成寂靜，爲什麼，因爲，他們之心上人，意中人出現在他們的眼前了。

本來燈燭輝煌，此女一現，變得更爲燦爛。他們簡直呆住了，個個變成了個傻子。但是，那女子却毫不在意的，揀一個空位坐了下來。說這是空位，四週那能沒

有人的，那些該死的男人，也眞該死，你擠我擁的，宛如那女子身有吸力般，將他們吸了過來，其實，坐近坐遠，又有什麼分別？可惜，他們不曉得，越近的，死得越快。

燈光下，越來越看清楚了。她，不錯是個回族少女，本來，回回是比中原女子漂亮且耀眼，何況，她滿身的珠光寶氣，更說明了，她不是普通的回民，甚至於是某個部落的尊長之類。

「你！」少女首先指着一個看來風流倜儻，而且年紀廿來歲的武士，試問；在此時此景，他那會不有受寵若驚之感。說他忘了父母尊姓，那可言過其辭。說他忘了時辰八字，那倒不錯……

「在下諸行恭……」

「屬何門下？」

「雲南金碧庵，無爲道長之首徒。」

「哦，諸先生，且請在左邊稍候。小女子有事相問。」

諸行恭是奉命唯謹！

然後，一個又一個的問，不多時，左邊竟然擠了有廿一人，而右邊祇有七個！

就在此時，突見那少女也不知什麼一來，手中已多了一柄碧光隱泛的彎刀，人，不，簡直是鬼……一來一去，必然有一二點慘呼，血光齊迸。

江湖上人，尤其是自命爲名門正派之徒，稍有風吹草動，立即運勁的運勁，出手的出手，除了有幾個傷了個莫明其妙外，其他的，早已各出神技，向那回族少女圍攻。

另外的站在右邊七個，他們也是一陣突然，不過，七個到底是眞正的名門子弟。並且，在問答時，多說了幾句，至少，他們是應朋友之約，他們並無覬覦之念。

可是，一見其中有一個朋友右臂被廢，不禁又急又火，其中原有兩個是乾坤門中好手；伏氏雙雄，他們那能看自己受傷，一聲喊：「手下留情」，一面各自掏出乾坤圈，向那回族少女打到。

對不起，明明他倆的功力甚佳，可現在，他們發覺連三分功勁也施展不出，他倆有所愕然，不過，到底是老江湖，一出手已明白了，自己這一批人，中了毒，剛才這一股香味，分明其中有着銷魂蝕骨，削減功勁之功用。伏大仲首先發覺，不由大叫一聲：「速退！不可留連。」當然，這右面七個因伏大仲之提醒，首先向樓下跳落奔逃。至於其餘十幾人，苦兮！竟然沒半個可以脫出少女之煞手，奇怪的是，那些人個個不死，有的斷手，有的折臂，甚至於有的肢體洞穿，但是，沒半個人可以脫出少女之一擊。

「我不想與中原武林道結怨合仇。但是，你們這些可惡人是不該再背了個江湖俠義道的空名行走。天下有多少可憐人，你們却不理不睬，爲了我，你們奔走萬千里之遙，我有什麼好？難道我不是個女人？沙坑中的女人，爲什麼你們置之不理，難道她們就不是女人……

「說實話，你們所中之傷，天下間決無人能治療痊癒。因爲，我雖說一刀，可是，憑我所練的清眞氣，已將你們全身之經絡毀斷……以後，你們，祇是廢人一個了。」

說完，她是蓮步姍姍的，走了！

「閣下可是清眞玉女！」

嘔，當她走離奎元店不久之後，在前面却一字排開，有七個她不想殺的人。因爲，這七個人是有着不少善行。還有，他們全巳娶妻生子，誠如所言，他們之來，實在是爲朋友所拖累。

但是，你不想得罪他們，他們却不肯放過你。

是的，當她現身之時，是用了她們教中的幻筋香。現在，她出手傷人，用的又是教中最具威力的清眞玉女刀，這種刀法得耗費本身之眞力不少，何況時間也不短，那想到，這七個人如此工於心機，能强忍一口氣，將本身功勁相互復原，現在，以七個打一個，憑她的清眞玉女刀，看來決難如償，不打，又該如何？

「姊姊，走，與他們胡纏些什麼。」

旁邊有一童音喝叫，玉女她當然是明白，小駱駝是用木門的潛聲幻音之法，在引他們走入歧途！好，走，但聽得咭咭一聲嬌笑中，七人祇顧左邊的童音，不料，眼前人影一花，人已不見，伏大仲是江湖上有名的智囊，他發現不對，還想命令同伴四處兜截。不對，突見半空竄起一股烟火，呵呀！伏大仲立即驚叫伏地，可是，烟隨風走，並且，這股烟火又是萬分霸道，當你們想伏地避時，對不起，每個人倘個聞到一股似蘭非蘭，似蓮非蓮的香味，好，一個個就此伏地不起。

清眞玉女與小駱駝是走了，可是，這七個武林高手被發現時，一個個是筋斷骨折，粗看看，與那廿幾人的傷勢一樣。好，就此這一筆賬全都落在清眞玉女身上。

從此後，武林中又一股血雨腥風給引起了。

後傷七個人中，兩個是武當大俠虞清元之得意門徒，另外五個是崑崙三傑與少林俗家之俊李云日及峨嵋最有前途之傳衣缽門徒鹿天密。

其他的門戶的得罪了，也不少，不！奎元店一役後，鸞支山下又毀了四十七個門戶，事情是越鬧越大，不半月，差不多各門戶均派有能手向甘肅皋蘭出發。

× × ×

當各門各戶之長老、能者聚集張掖時。哈，沒人沒事了。什麼清眞玉女，什麼一個絕美絕艷的回族少女，還有人提起的似蘭非蘭，似麝非麝之異香啊！聞了之後，功力大減啊，一些也找不到個原由來。

比較心思清靈的，想到了兩個乞丐。一個小駱駝，一個比較大，還有一個蒙家莊漏網的蒙英偉。對了，火燒蒙家莊這一役，當然也引起了江湖人士的分歧；有的說，罪不至此。有的說殺戮過份。不過，聽說吃虧者是蒙家莊主一直是抱定來者不拒，去者不留之宗旨。所以，沒有太大的仇人，更沒有過命交情之朋友。燒了，也就燒了，死了還不是白死。江湖上每天每月，也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非命……

但是，蒙英偉如果與清眞玉女在一起，那麼，將來，至少對參預蒙家莊一役的武林朋友，後患不小。

可惜，找不出個端倪來，最奇怪的是：這一沉，宛如石沉大海似的，沉下了十年。

十年嘛，彈指即過。十年嘛，江湖上之血仇殺戮，又發生了不少。

可有一件事却震動了江湖，號稱長勝仙師，玄機子徐衛道全家被傷，傷得稀奇古怪，自徐衛道開始，每一個傷者的傷處不同，可是被傷者個個全身經絡因這傷口牽涉而全斷了。

徐衛道一家之事才傳出，岳州大俠朱之介一門被傷；傷口不同，而傷勢與徐衛道相同。江湖人士可起了閧頭，紛紛的有的趕往徐家，有的趕往朱家。那可得看他們的交情了，不想在岳州附近之平陽鎮，與朱之介有生死交情的奪命神劍范人龍，携同一女三子，爲了趕路，就在平陽鎮那個小地方，找個不爲人注意的小山舖打尖，活該今天這間手寫招牌「山陰老店」行運。范人龍一家大小才坐下，又來了兩條大漢，一個是濃眉虬髯，一個是英挺俊朗，兩個人可眞好，一進門，揀了個近門的座子坐了。山家舖子，一坐門口，等於守了門，因爲後面不是灶房，就是主人的住房，不過兩人還不吃東西，却付了一枚銀錠，足夠五個人大吃一頓……

老闆可弄不明白啊！開店主張和氣生財，總得問個清楚明白，那個看俊朗文士微微一笑道：「請他們吃個飽，也算給個緣。」

原來如此，老闆以爲三山五嶽者，出手闊綽者有之。再不，他可想到了另一面，莫非其中一個看中那位范玉蓮小姐……

但是，范人龍可不是個初走江湖的嫩秧子，一看兩人坐得是店門口。並且，那俊朗文士手中又拿了一柄江湖失踪十幾年的七寶奪命刀……難道，他是蒙家莊之餘孽？難道，他是來找事的？

「范先生，你認出我來了？」

認不出，說句實話，十餘年前，范人龍爲奪蒙家莊之金銀財寶，武林秘笈，十三件有名兵刃，他算盡了機關，能嫁禍的，就嫁禍。能打就打，能殺就殺。一連三年，這才達到目的，金銀財寶取得不少，可惜十三件有名兵刃，却半件也沒找到。因此一怒而火燒了蒙家莊。

至於認識此人，不認識。不想眼前突然彩虹耀目，范人龍心中一凜，什麼？難道是七寶彩虹刀。

「你是蒙——」下面，范人龍可說不下去了。

「不錯，在下正是蒙英偉！」

「你是來報仇的？」

「總不成來報恩吧！」

「岳州朱之介……」

「是我所作。」

「那麼，徐衛道……」

「也是我的傑作……」

「路隔數萬里，你能飛天騰地？」

「我有同伴啊……」

范人龍人稱活曹操，一聽蒙英偉的說話，他明白了。殺了二家有名人物，然後，他們以逸待勞的等待自己人，一個又一個的碰上了他們……

人事十年一番新，范人龍之所以帶同一女三子，爲的是可以擺一個五雷陣法。事情到此地步，不打能成嗎……那想到蒙英偉却微微一笑道：「何必慌忙，吃完了酒飯，再打不遲……」說到這兒，他是安安穩穩的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顯得萬分逍遙的，在等。其實，有所暗示，你們五人，吃完這一頓，以後，不能如此逍遙自在的受用了。這是殘忍，也可說是決心，他倆決不會放過一個人……

嗨嗨，後面又有鸞鈴聲，車輛响，又有人來。范人龍不禁暗中叫天神菩薩保佑，看來，大可奪圍出奔。而將這瓢禍水，潑在後人身上。

不想，就在此時，只見那個虬髯小伙子巳站起身來，一引鸞帶，一柄隱泛碧光的彎刀，巳掌在手中，而那後面當首一人，正是范人龍的至交穆天成。范人龍一見穆天成，明曉得他那車中根本全是火器，如不趁此機會，來個打脫梢，那麼，來者不善，蒙英偉如果沒有十足之把握，決不敢輕身冒進。因此，他這兒一聲怪叫，五雷劍陣巳分五斗方位，劍光而外，意圖奪門而出。一方面，范人龍首先厲吼一聲：「轟天雷，還不快走，蒙家莊的事報應到了！」

穆天成騎馬而來，他本來也是去見朱之介。那裏想得到半路會撞見范人龍。再說什蒙家莊事，他也是個鬼精靈，並且一個虬髯少年前來意圖阻攔自己，他是冷笑一聲，一招「火燄掌」，一掌可見眞功不凡，非但是一股熱浪，向虬髯少年當頭打到。並且，連第三流的江湖人物也可看出，他這一招之後，一定是含有極厲害的殺着。

今天穆天成碰到了對頭剋星，老實說，你就算一招即殺着，用「燃人鑽」加「青輪飄」，也難制住得了那虬髯客。還想用招誘放，殺着困敵。對不起，眼前祇見碧光一閃，寸關尺脈祇覺得一凉，不對，全身之經絡竟然會一麻酸，人，從馬背上墜下。發覺不對，自己竟然想站也站不起來，這是什麼刀法。

「清眞大殘刀。」虬髯客是冷冷的說出五個字後，他冷冷的看住了那俊面客會門五雷陣。嗱，這就是聲虧力弱，范人龍他們本來尚有拚命之勁，虬髯客的一刀毀穆天成，又說出了什麼清眞大殘刀，這可變成了俊面少年先聲奪人。又何況，但見少年這一柄彎刀是出神入化，盤旋滾轉，五雷五斗，如此善於尋隙覓縫的術法，竟然沒半點辦法可以攻入半點。

「這是由我家偷去的劍譜，可惜，你們不長進，根本沒有研習上清悉，這就是有其形而無其實！殺！」祇聽得他喝一聲，立即有人一聲慘哼！五聲斷喝後，地上就剩下六具翻來滾去的江湖人物。

事實上，范家五人是個個看得清清楚楚，人家如何破招，如何奪門，如何出手，如何中刀。而且，這柄彎刀，全身竟然如一條神龍相似。刀身彎可以拖、割，刀尖更可以刺、挑……不論被拖、被割、被刺、被挑……誰也覺得有一股寒氣，隨了刀鋒，刀尖潛入經絡。這是什麼大殘刀？中刀後，明白了，這一刀可將敵方之全身經絡迸斷。

人，能經絡全斷的？那可不成了個半死人？江湖人誰沒半個寃家仇者，這一來……他們可比死還難受！

俊容客對范人龍看了一眼道：「你該看清了我……」邊說邊從范人龍之佩囊中

掬取。可是，虬髯客卻大叫「蒙大哥，小心有古怪！」倘幸虬髯客叫得早，蒙英偉也停手得快，否則，他極可能讓這條三寸毒蛇咬死！

誰也想不到，一個自命爲江湖正派的人，竟然會豢養這種丐帮也極少有的「百步倒」毒蛇。蒙英偉對范人龍哈哈一笑道：「怪不得我叔父死得離奇古怪，原來是這毒蛇作祟。哈哈哈……一條毒蛇，讓我勾出又一個門戶……若不是我在眞主面前起誓，決不親手殺人，你……」說罷，他對穆天成封閉了傷口：「傷口不受風，只不妄動眞氣，三個月後大可恢復原狀，不過，殺我蒙家莊之事，我們依然是不會干休的！」

另一方面，他也代范氏之一女三子封了傷口，然後，他與虬髯客一聲呼哨，由側邊樹林中，走出兩匹駿騎，一人一匹，揚長而去。

可是，目前穆天成與范人龍不同，因爲，穆天成根本沒有火燒蒙家莊，至於一女三子當時學技未成，范人龍就因爲功力不如人，這才起念攫奪。而今，祇有他一個人創口外露，他明白，這一輩子是做定了廢人了。

唉，看來，他們連廢人也做不成呢！

時間已是日落時分，落日餘暉，灰沉沉，不爽不朗的，不有變化，已有說不出的不舒服，何況；他們全是有傷在身，突然，四週莫明奇妙的響起了一陣吹竹聲……他們全是老江湖，發覺不對勁，果然，聲定兩人到！嗨嗨，他，尤其是倆范人龍簡直想打自己十八個咀巴子。

自己是老江湖，怎會看不出這個店主東。分明是個會家子？唉，吃虧在自己太自恃，以爲幾個所謂山民，至於開黑店，打野食，決不敢對自己有所行動……不想，人，有三衰六旺，自己目下行如廢人。雖然，五斗訣已讓蒙少莊主帶走了，自己師門遺留的五雷劍訣尚在身邊，他不禁一聲長嘆。自己該死，不如別人，看，蒙大少他毫不垂涎別人的東西，連五柄長劍也不帶走……現在，這店東，看來不能放過自己。

「各位不會認識我吧？我就是爲峨嵋派掌門姬養性追捕了有十年之久的東海天魔！」

啊！他是東海天魔！那……可是有死無生，不過久聞老魔生就的一副碧眼赤鬚……他，想到這兒，不想這老兒是一搖頭，果然是變成了碧眼赤鬚。

「其實，我不怕什麼清眞門，天方敎，我祇不過是坐山觀虎鬥……桀桀桀……想當年，我幾乎死在峨嵋姬養性劍下，我就罰過誓，我得報仇。我這兒是個隱僻所在。我可以命我弟子，姬妾去找精壯、有力的武林人士。攫取他們的武功，然後吃了……收取他們的功力……穆天成，你來得正好，火攻，妙着。哈，弟子們，搬他們進地牢……」

可憐，這六個人糊裏糊塗的讓這劍下亡魂，東海天魔搬下了這個亡魂獄中。

一股股血腥味直往六人的鼻管中鑽。說實在，這股血腥味已可將人刺激得暈過去，何況；范人龍之大女范碧玉已有二月身孕，更是受不住這股難聞味。哇的一聲，嘔了出來，東海天魔是個天聽地靈的鬼啊，一見情形，一按脈象，他不禁狂笑起來……

「多一個紫河車，更可助長功力。哈哈哈，天助我成功也！」說到這兒，突見他抓住范人龍的第二子范缺，雙手一揚，好功夫，這范缺竟然會如獨脚禦風般，風一般的隨老魔之掌風而轉了起來。越轉越快……各人的耳中祇聽得噗一聲響，可憐，范缺祇叫得半聲，經已爲老魔開了膛：：而一掛心肺五臟爲其抓在手中。其實這時開膛破肚，其血極熱，大有被燙得黏住之厄。可是，老魔卻日久有功，毫不在意的，將這血淋漓漓的五臟生吞活噬……而一手還在運勁，因此，范缺之屍身還在旋風般轉……

范氏家人個個看得心痛如焚。如不因全身經絡被傷，他們早就與老魔拚了命。突然，衆人眼前祇見圓溜溜的一個黑影莫明其妙的飛上天。根本沒人看清，老魔如何將范缺之首級取下。首級將下未下之際，祇見一條灰影上升，「呱」一聲……范缺首級竟然爲老魔之一指裂成八瓣。

這是什麼本領？這是比白骨爪，破骨錐不知厲害多少倍啊……老魔是桀桀的笑了笑。「今天到此爲止，我醉欲睡君且休……哈哈，多謝什麼清眞刀，天方敎。送來這多煉功之器具……呃，范人龍，我知道你是十分善於偷、盜、竊、拐人家東西。人死了，也不是你的了，再說，也祇剩下了一個女婿，聽說與你老鬼不大對。你可以說是斷子絕孫，再無個後代了。講出來，送給我結個鬼緣如何？今天不說，明天也行……

「至於穆天成，你的一家一當全在，我也不想難爲你，欵待你幾天，然後，送你歸天便了……」

笑聲中，他是走了……到現在，他們才算敢哭。是的，橫臥在地的是范缺，可憐，他簡直成了具乾屍。老江湖那會不知，分明老魔用六陽奪魁手法，將范缺之血全部轉聚於五臟之間，然後一出手，將五臟連血吞噬……

他這是示威，他分明要他們交出全部家當……

卅餘年前，有個這樣個門戶，但是，他們是逢惡必殺，決不濫殺無辜，即使奪去他們的經籍秘笈，他們也決不使用，至於改頭換面，甚或摘取其中錯妄漏失，那是常有之事，如果有他們的頭子，老人前來報仇，他們可以子之矛，制子之盾。可是，卅餘年後，失踪了……今日，他們不禁全想到了，難道是他——東海天魔——

要他們死在這個黑暗，而又無人知的血腥地獄中，他們個個認爲不值。不值，可又有什麼辦法？

× × ×

這樣個血腥污穢之地，突然傳來一股似麝非麝、似蘭非蘭之香味，一瞬即隱。試問：在這樣個活地獄中，別說是一瞬即隱，即使是點了大股藏香，也不至於會聞得出。更何況，他們目前全是一脚踏進地獄門之時，還有心思理什麼香、臭、腥、臊。

不過，這陣香，他們確是聞到了……奇怪的是：這陣香，有什麼作用……難道是迷魂香！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送酒飯來了。眞不壞，有全鷄全鴨，還有魚翅、海參。眞他媽的好好宴請貴賓。他們，照理是吃不下肚的，不過，他們想得開，反正是一死，何必做餓鬼？喝酒的喝酒，吃菜的吃菜……吃了個盃盤狼藉！待等第二天，看老魔來找那一個開刀……

一陣吹竹聲中，黑獄中根本不知時日過，吹竹聲來，表明是第二日了——果然，獄門一開，老魔頭走進來了。他是滿面含笑，不像來殺人，倒像來與好朋友敍家常……

咦！奇怪，老魔是比較熟習此地一切，血腥味他聞慣了。可是，今天那會有一股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香味？老魔若不機警靈敏，他那能活到今朝。他可是不敢托大——事事謹愼，是他為人之道。今天，他一聞香味，就知不對頭，有人潛入黑獄。說實話，來到黑獄的人，如果沒有幾下殺手，敢來闖死？

東海老魔再不怠慢，此地是他熟地，他決不敢因此而稍有大意。別看他走得慢，其實，他根本是在搜索每一個角落，並且，他每經一處，必定有意無意的放下一些東西，嗆然有聲……現在，憑誰也看得出，老魔在佈置埋伏。

看來他埋伏已畢，人，突然如旋風一般的，向四角轉動。而且每至一處，必定有一蓬血色的尖形光影向四面飛射。現在，黑獄中簡直成了個天羅地網般，向四處攢射，並且厲聲喝道：「哼！還不與我出來……」

出來了！一個奇艷美絕，着一身白衣的女子，不知從那裏來的，笑吟吟的對老魔笑。

女子一現身，這香味越來越濃。老魔是何等機警之人，女子一現身，他就看出不是個好相與。一聲暗號，他的三個弟子，二個姬妾，業已奪入黑獄。

白衣女子卻笑道：「哦……想逃，難了……」

語聲中，老魔根本不理女子的說話，手一揚，一股極腥極臭的黑烟爆起，橫亘當中。一招未交，立即發出暗器。分明想逃，但是，白衣少女不來則已，一來，比你老魔更審愼，也可以說，她已在四面八方，佈置下了天羅地網，非置你死地於不可了。

東海天魔事實上有他不可忽視的本領。但是，他總是不怕一萬怕萬一。他處處打退步，如果眞的有取勝之把握，那麼對不起，他對付對手之殘忍慘酷，簡直不是人可想像。祇要看他對付一無抵抗力之范缺，便可知其一斑。現在，他早有耳聞清眞玉女之出手厲害，更想到這非麝非蘭之香味，曾侵蝕任何人之功力，他一聞此香，他立即怕是清眞玉女之出現。

唉！東海惡魔啊，你忘了本身之罪孽滔天，不錯，峨嵋名宿姬養性是天下聞名之劍客。尤其是他那十三手伏魔神劍的確可以令東海天魔伏誅，可惜，江湖名人有江湖名人的脾氣，就是決不肯邀請助手，擺什麼陣，施什麼圍攻。否則，以峨嵋長老姬養性之劍術修養，早已殺了這個妖魔。就因爲姬長老自視太高，而不屑邀請同門，這才令此妖魔在其劍下逃生，而爲禍人世十幾年。

今日，他錯了。他自以爲有徒、姬之相阻，自己又善借勢觀境，望風觀色。祇要稍有勝敗之分可觀，他是立即會現身，或遠颺。那知道，他剛步出黑地獄，在自己的第一潛身所閃進，不想耳邊卻傳來一聲清嘯，說道：「你來了，來得那會這樣遲？」

東海天魔不禁嚇了一大跳。

一直來，祇有他伏伺別人，今日，那會想到有人會伏伺在自己藏身脫命之所——不過，你既然來了，你不至於會想到我在藏身之所，還會佈下陰陽五淫網……你來了，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這苗疆三兇之殺人於無形之佈置在。即然如此，何況，他已看出，這五淫網一無移動之跡，好，你自以爲了不起，那就好，我這裏手一動，你就可沒命……想到這兒，勝券在握，不禁狂態大發：「來得好……請問，閣下是何門派？」

「我……難道你看不出我不是中原人嗎？」

「喔！回子，是回子……」

「算你有眼光……」

「可知中原人士鬼計多端？」

「領敎多矣！」

「你背後已爲五淫網所纏住了……」

「五淫網？不是苗疆三兇之鎭山之寶嗎？」

「現在，已是在下之物……」

「哈哈哈——可惜，今天已爲在下所破了啊！」

這簡直是晴天一個大霹靂。看此人形貌粗魯，但是，越是這樣的人，越是不善於說謊。至於五淫網看來似舊，他說破了，或者，眞能破了！當然，東海天魔已到了這個地步，他自以爲進退裕如，想走，還不易？憑自己的心光魔步，一出山洞，立即可以借木變石，走得還不輕易。一個不巧，豈可以暗箭傷人。他是想得萬分如意，不對，鼻端又聞到一股似麝似蘭之香味。什麼？自己人如此無用？想自己多年淘練，即使自己有不少陰損厲害之功夫未傳，但是，決不至於如此不經打啊……

心中稍有怯意，而背後卻傳來一聲冷笑，一回頭，啊，是蒙家少主蒙英偉，他不禁跳了起來。自己狡兔三窟，這兒是第一個據點，那會將他們全引來了？

「對付你這樣的一個惡魔，我們不會依仗什麼江湖規矩，我們已走漏了眼。我們幾乎受師主之斥。現在，卑欽中，你可以施展你本身及巧取豪奪之功夫來……三陰九盤經，天魔十三釘……一樣一樣地使出來……」

蒙英偉是手中祇有一柄隱泛碧光之彎刀。不過脚步是立着個極怪異之門戶；既非不丁不八，又非脚踏陰陽。明眼人是可以看出來，這是天方敎中的反天門步法。何況彎刀是看來護住前胸。每一手出刀是大殘刀訣中的至狠至殘之殺着。

東海天魔單欽中不是怕蒙英偉，他怕的是後面那個虬髯客。老魔不愧是個厲害的脚色，他一看明白，前面的分明是試探着，可以硬闖硬打。怕的是後面虬髯客，每一刀會令自己神魂魄飛。

唉！老魔上了當，眞正出手的是蒙英偉。而每一刀，每一式，老魔如此見多識廣之人，也會被蒙英偉纏」個糊裏糊塗，連用三次天魔焰矢，人家祇當你是開玩笑。到現在，虬髯客還是毫無動作。不對，自己爲這虬髯客所欺，自己的五淫網那會這樣方便受人所破？而且，自己一進山洞，五淫味還是極重，那會破得如此便宜。不對，別卅歲老娘，倒綳在孩兒手中。想到這兒，你說破，我偏向你出手，希望利用五淫網反扣兩人……

老天魔，這可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不去招惹虬髯客，你或者還可苟延殘喘。你這兒一個「倒翻天印」，借此失手，向虬髯客撲到，老天魔不是笨人啊，只見虬髯客對他在笑，他曉得不對勁，而鼻端突聞一股極濃重的五淫味，而身上一緊，啊吗，分明反被五淫網所困，而後面的蒙英偉是一聲長笑道：「駱駝子，好手法！」

「全仗你！」虬髯客叫了一聲。但見彎刀如虹，一抖一揮，可憐，如此奸滑機警之老天魔單欽中，竟然作法自斃，全身爲五淫毒網所纏住。

所謂五淫，乃是蜈蛛，毒蛛，腹蛇、壁虎、蛤蟆五種天地間毒物之淫精所煉。乃是苗疆中之蠱毒之祖費盡心機所煉成。不論人物，稍一不慎，爲其所沾，全身中毒，大羅神仙也得死於非命，化爲一堆肉漿。

虬髯客駱駝子是獲自天方教中聖者所賜天鼉珠，才能辨織五淫，才能反借五淫，而令東海天魔被困被纏，單欽中他這才明白，自己是中了計。否則，蒙英偉有幾次可以用彎刀將自己斷骨殺傷……可是，或者他們是因爲恨極了自己，這才要自己死——

天方教喜殺人，殺人是他們的天職。但是，他們也有不殺人之規律。不清楚對方之罪行，決不可濫殺。而且，手挾彎刀，等如戒刀。可以令對手永世不得再與人鬥殺，可不能由彎刀親自殺死。

今天老天魔可受到了報應。因爲，他們不能用彎刀殺人，但是，可以用他佈置的五淫網，自己困死自己。

天魔單欽中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是死在自己巧取豪奪得來的五淫網……他明白，一中此網，自己決無翻身之日。好在他倆尚未知道利用五淫網發出五淫火，否則自己還得受煎肉燃骨之苦……

你不想，不來，一想，就來。門口叮鈴鈴的傳來幾聲舞蹈聲，單欽中幾次心神俱顫，頭皮發痲。這分明是苗疆中的三仙門中之三仙舞。自以爲已將苗疆三仙門殺了個乾乾淨淨，什麼？還有後人在……

第一個進來的是個白衣少女。她一進門，立即傳來一陣似麝似蘭的香味。本來，天魔尚在用自己所有之功力運出强迸。希望兩人不明五淫網之功用，以爲自己必死無疑，那麼，憑自己土宮所得之后土神訣，加上自己的天魔神功，大可以苟且一時。然後，再用分尸解體法！至多肢體不全，至少，可以逃脫活命……

可惜，這一陣香味傳來，單欽中祇覺得腦門中有一股涼氣，然後，全身之功力無形中被折散……被分解了一半。天魔如此見多識廣之人，他也會不明其理，這是什麼香？突然，他想起來天方有一種蝕骨消勁香，專能銷蝕武林人士之功力，難道是他……

後面又走出二個孖生姊妹，生得玉雪可愛。長髮披肩，腕脚之間，各戴金鈴，怪不得走起來鈴聲叮噹……老天魔一看兩人面目，依稀記起是苗疆三兇中的苗挺拔的面容來。他不禁心中一陣凄然之感。報應……報應……自己殺苗挺拔夫婦時，可將他們夫婦倆折磨得死去活來。直到苗挺拔實在抵受不住苦痛時，將他祖傳十三冊秘傳獨步、苗疆的三仙冊交出，這才看他慢慢的化爲白骨。他做夢也想不到，苗挺拔竟然還有後人。看來，今天想死個痛快也不成了。

「單叔叔，你好嗎？」

多客氣的說話。可是單欽中是明白，三仙教中，他們對付敵人是越恨越客氣……事到如今，不必多饒二回：「我罪該萬死，我——請求你們！給我一個痛快的如何？」

「我父母也曾這樣請求過你的呀！單叔叔——」

完，提起舊仇，看來，她們或者會更厲害對付自己。

一個又一個進來……老魔不禁心頭一凜。他們是自己弟子，還有三個心愛寵姬，想不到一網打盡。死，不算一回事，自己看不見，那多好，眼不見爲淨。自己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他才走在前頭。想不到，他們還是要他們死在一起……

「單叔叔，我父母死得如何？」

老天魔想，這又何必問。

「全仗穆珠眞瑪姊姊，啊，她算是將你們全收齊了！姊姊也准我們用三仙門下之大法……好，先看一個榜樣！」這一對孖生女子，說話，笑容，連動作也一樣。各各一彈指，祇見一股粉紅烟霧散，向二個寵姬罩到，還好，也不見有什異樣，而第二股碧綠色粉霧罩向二女時，可憐了！祇聽得二寵姬之慘叫，簡直如地獄中之鬼號。還有一樁奇事，不叫還好，一叫，面上的肉會莫明其妙的落下來。初初，你不覺得，祇覺得有些血肉淋漓，後來。越落越多，連頭髮也保不住了，一瞬時，一張俏面容，竟然變成了個活骷髏。可憐，還不肯死呢……

後來，兩手在抓，在搔，一抓一大塊，一搔又是一大塊。換句話說，人，是活活的將全身的肌肉抓扒了個乾淨。人，變成了副活骷髏，狠就狠在依然不肯死。爲什麼？心脈未斷啊！

以前，老天魔單欽中處置三仙門雙老時，已經算是狠、毒、陰、厲。但是，他想不到自己會看到寵姬之死，簡直比自己對三仙門更厲害，慘酷。

人，能活生生的自己撕抓自己的肌肉……抓得成具活骷髏的，試問，天底下還有什麼酷刑比這個更慘毒。

「你怕了？」孖女在問。

老天魔那會不怕？但是，他還是希望能死中脫生。不料孖女將兩種怪霧射向單欽中了。

可憐，這次比兩寵姬更快，更厲害。依單欽中如此功力，竟然會忍受不住。其

實，一則五淫網越扣越緊，而另一邊，這一對孖女的碧蠶天蜈粉是苗疆十三不傳之秘，單欽中不到片刻，他竟然如發了狂一般，狂叫狂舞。

在旁人看來，單欽中好似滿心歡悅，因而手舞足蹈。

其實，他們那裏曉得這老天魔已爲這碧蠶天蜈蚣所蝕，而陷入了無可解救之田地。跳得越快，經絡斷得越慢而越苦、舞得越劇，而毒已潛入心臟六腑，痛、還可强掙强挺，唯獨這癢，却是令人無可抵禦之道。老魔頭明知孖女是來報仇，可出乎意外，苗疆門下之用毒，實在有它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之陰毒法門！

痛癢交加，手舞足蹈……倒是那蒙英偉看了實在不忍。輕聲地對清眞玉女道：「穆姊，殺人不過頭點地，何必要他多受苦難！」

玉女是嫣然一笑，如果不是見慣，這一笑可眞能令不少人拜倒裙下。可是，蒙英偉却是依然的畢恭畢敬。

穆珠眞瑪輕聲對這一對孖女道：「花家兩位妹子，此仇已報，不必再等藥性完了，送他歸天去吧。」

這一對孖女，自從露面到現在，從未露現過一絲愁切之容。不想現在，當穆珠眞瑪向她倆替說完事之時，兩女之粉臉上，各自掛下二行淚珠。

「姊姊有命，給他一個爽快。」好，又是一股黑霧揚起，老天魔一聲慘叫，就此倒地，掙得幾掙，人，突然在縮，而身邊却有着碧、黑之液汁滲出。兩少女是各自跪地，然後從懷中雙雙取出一只形狀奇古的石製之似鼎非鼎，似斝非斝的盒子來。一面却用一柄骨製小刀，刀頭有個小兜，這傢伙也可說是餐具中之調羹般，她倆在盛載這老魔一身化爲液汁之東西，有些時候調弄，何况：還有幾個未處理的，清眞玉女也不想看下去，一聲嬌笑，然後對孖女道：「此地再沒有什麼事可辦，我們前面尚有事，你我後會有期。」說畢，其行似風，帶同蒙英偉與小駱駝走了。

「穆姊，三仙門是苗疆最陰毒厲害，可怖的教門之一，穆姊……」蒙英偉還未問完，穆珠眞瑪笑了：「你說我不該帮助一個外門邪道吧！唉，咱們清眞門，何嘗不爲中原人士所輕視。而且，被殺的也不少，積起來的血，可以流成了河。可是，我們依然如此，我們決不會輕啓殺機，我們更不會放下刀劍，我們依穆聖之指示，走向天堂。是人類，全是我們的兄弟。祇求你我重視，別故意破敗我們的聖規、汚穢我們的聖物，陰毒、利器、深沉、可怖，又算得什麼一回事？你們中原人不是說，四海之內皆兄弟……」

是的伊斯蘭、清眞教門，他們一直尊敬別門別派的規矩。也因此，不希望別門別派來汚蔑他們……萬一，犯了他們的教規，故意的，那麼，他們會當你是敵人。而對付敵人，祇有刀劍。在伊斯蘭教，至聖經典——可蘭經寫的明白，殺敵人是天職，因殺敵人而死的，是爲殉教，必可得登天堂。也因此，一直來的傳說，穆罕默德——回教始祖是一手持劍，一手持古蘭經傳教的。

其實，伊斯蘭教到了後期也分出幾個派系；有些重戰、有些重傳教，有些，則重武技，主暗殺。這簡略可分成爲什葉、遜尼、阿薩辛等……其中以阿薩辛爲最可怖，而什葉派最團結。而也最不能釋解仇結。一打，打個幾十年，是常有之事。

不過，不可忽視的是：伊斯蘭教中的主者，大多好戰，也善戰。試看近來兩伊之戰，也可略見一斑。

至於回民之亂，回民之戰，在中國歷史上，又何嘗不佔着重要之一頁。而這位穆珠眞瑪眞是當時的唯一聖者。她善思索，她熟經籍，本來，她是唯一之貞女主者。但是，她却有意介紹中原武林，她希望中原人團結，別讓異族之統治，而死傷無辜。

可惜，中原武林道，比阿拉伯人更難統治。因爲，中原門派太多。中原自以爲是的人更不少。何况。沒有統一之教派，即使有，陰謀攘奪，同門相殘之事，層出不窮。他們可有一樣好處，一與門戶結仇，哈，不死淨死盡，他們這仇可永世沒得完。這一股堅毅精神，與回教之立教精神蠻配合。

當然，小人不少，正人君子也很多。穆珠眞瑪是多了十年之閱歷，她漸漸的明白了，人，實在分太多樣，要求一列，這是夢想。現在，她算是靜中參悟，她得隨遇而安，而隨緣而行。至於正邪之分，她看淡了。正人君子，能咬自己一口，邪門人不是更應該咬人……

因此，她對蒙英偉的詢問，作了一些解釋。

在徐家渡直奔昆明市之路上。天上，

落着淅瀝小雨。兩匹馬連馬上人披了雨布，當然，透着十分悶氣。一輛小車，祇有一匹馬拉着，她可挺自在。在兩人之牽引下，走得十分自在，想來車中沒有什麼重東西。

雲南，信奉回教的人家不少。因此回民開設的牛羊肉舖，清眞教門館子不少——回族人殺羊有他們的法則，不按斷喉法之牛羊，回民不准屠賣。也因此，這一車兩馬，走入了間比較清靜，也挺閩潔的店子。跑堂也挺和氣，並且說：這雨看來有二日落，如果沒有重要事，倒不如就勢休歇二日，待天晴了走。

想想也不錯，一身泥污，在這兒可以燒水、有木桶可以洗個澡，既然如此，先安排下再說。

早巳說過，這位美艷人寰的回族處女，是個虔誠的教徒。一天得分五次禮拜；尤其是今日洗了澡之後，她第一個念頭是全副禮服的做她的宵禮——按回教徒一日分五次禮拜；第一次在日出之前，是爲「晨禮」。第二次日過午之後，是爲「晌禮」。第三次在日落前之相當時間內，是爲「晡禮」。第四次是在黃昏，稱之爲「昏禮」。現在是旣夕之後，稱之爲「宵禮」，一次禮拜，需時不少。做完禮拜，加上一路跋踄，她倦了，而她一直佩在身邊之三只佩囊，隨手放在桌上。汚衣早巳洗清，掛在繩上。

她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會在此地，買通了店伙，將她的三隻佩囊偷走。

第二日，她四處發現不見，曉得不妙。自己在中原十來年，她那會不明白中原人士的陰卑可鄙，她不能故作張惶。她得叫醒蒙英偉與小駱駝，暗中說明情況。好，二人可笑了，他們也太小覷了清眞門下人。三只佩囊中天方異香，果然可以令對方蝕功消勁。但是，眞正的比鬥，憑三人的天方獨門刀法，再加上本身之清眞大殘烝，能輸給了他們？何況：一到昆明，就有招提寺中阿訇助力，大可不必驚怕，想到這兒，心中一放，不過，得快走爲是。

做完第二個禮拜，她們巳上了路。

那裏知道，前面巳有七名好手在等待他們。

一個是武當大俠虞清元，一個是少林俗家第一條龍，還有是三個峨嵋三劍童明珠，李玉珠，鄒琳珠，及崑崙三傑玄清子，天璇子、玉璜子。帶着七個傷者。

穆珠眞瑪是個記憶極佳的女子，她認得這七個傷者，因爲，她當時並不想誤傷無辜，照例，他們不會變成目前形狀，殘廢終生的。這件事可令她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至於小駱駝，當時年紀太小，而另一個蒙英偉，他可是家仇未復，心中郁鬱未消，他那會記起這種事的。

他們七個人，這一次，却是以虞清元爲首，實在：他辛辛苦苦的訓練出來的門徒，着實化了他不少心血。而且他倆在江湖上也做過不少出頭露面之事。照天理、依人事，不該受如斯酷報。因此，他恨極了這個清眞玉女。今日也是巧，他是訪點蒼七友，得到了峨嵋三劍之萬里傳書，他們才趕來會合。崑崙三傑首先說出用一萬銀子買來了清眞玉女之厲害殺着：蝕骨銷勁香。看來，這一次，他們此仇必報。

果然，穆珠眞瑪與蒙以英偉及小駱駝現了身，對不起，那些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俠士之輩，竟然要以人多欺人少，並且，一個大包圍，虞清元是冷冷的笑了笑道：「回族女子，今天，看來是你們的絕日到了。」

穆珠眞瑪可也還一個冷笑道：「刀劍無眼，誰也不敢担保你死我活，祇不過，我不明白，這多人困住我們三人，所爲何來？」

「你眼盲了不成？這七個殘廢不是拜你所賜？」

「不錯，這七人與我交過手，是他們自淌渾水，還有，我巳經請他們避過是非地了啊，可惜，他們是爲人心熱，也可以說，他們偏要領教小女子之刀法，可我不想傷及無辜走了。其實，我祇要求他們別來攪糊事而巳，聞香後，不過七天，就可恢復功力。」

「放屁！」「胡說！」一陣亂罵中，虞清元不愧爲武當主者，他可鄭重地說：「事實俱在，並且、你們也有目可睹，七天，到如今，巳十年又二個月多十七天啦！他們依然是殘廢，不是我們各門各派，用木門眞氣相續，他們，怕早巳埋於土中了啊！還說七天可以恢復？」

清眞玉女穆珠眞瑪她是滿面惶然之色，她永不會明白，自己的玉女刀，或者大殘刀，是有可能令衆人殘廢，但是這七人決不是中了自己的大殘烝啊，她雖然與七人打一照面，立即看出自己分明是一個措置不當，而留下了這樣個大禍根。

「虞大俠，看來事情巳不容我稍作解釋，更作辨別，試問，要怎樣才能令你們滿意了。」

「將你一劍殺死，然後……我們來者，在你屍身上再賜你一劍，以解我門戶之恨！」

蒙英偉想不到如此端正方直的武當大俠，竟然會說出這種死後戮屍之酷刑來。他那裏忍得下這口氣，還有，如果沒有穆姊，他說得好聽，還在亡命江湖，東奔西走。他是决無再有出頭之日。而今，穆姊有了如此之難，他能袖手旁觀，也不再言語，碧光泛然，彎刀出手，身形似風，這是他在地獄冰室，苦煉五年的大殘烝，加上了他的天方清眞刀法，身隨刀進，而祇說了句：「將我先一劍殺死再說其他！」

天方玉女穆珠眞瑪一聲怒叱道：「英弟，還不與我下來！」本來，穆姊的說話，英偉是决不敢有半句違拗。唯有今日，他是有心代穆姊理個清白，他希望能用大殘刀，照樣毀了虞清元，然後說明其他。

可是，虞清元是中原名門大戶，虞清元更有大俠之稱，他那武當長拳所演化之無終訣，更爲擅長。無終訣比以後的四兩撥千斤更爲精妙絕倫，以柔制剛以此爲第一。嗨嗨，今日却碰着了個大對頭。原來，這大殘刀根本是山中老人霍山所創。老人本是個沙漠巨盜。橫行數十年，却碰上了一標人馬，這些人個個是中原武林特等人才。因逃避苛政，竟然越過天山，進入現在伊朗沙漠之中。爲老人看中，他想用舊法，單腿掃雪沙，捲起一股狂風，乘此風沙而殺死這十三個護家。

這次，他可是撞在硬釘上。祇一個着道家打扮的老人，連跌了他三跤。他是聰慧絕頂的武術不世出奇才，一走之後，以老人擊跌他三跤之手法，創出了這套大殘刀法，不是以硬對硬的刀法，是軟硬兼施的手法。好，你用無終訣，他用大殘刀，何況：蒙英偉因家變之慘，令他刻目銘心，這十年之苦練，簡直比一般人加了倍還不止。

虞清元那會想到一個年紀不大的少年人，可以令他處處受制於這把彎刀！因爲彎刀碧光泛然，分明極爲鋒利，如果爲其一挑，一劃或一割，試問：幾十年英名往那裏放？如果長劍出手，唉，依然大失風度。須知，虞清元巳有十五年未動兵刃了，今日，爲個無名小子逼出兵刄，嘿，更不像話啊。

再偷看其他幾個同伴，分明，他們在看冷波，他明白，事後，他們大可說，不想壞了自己名譽。這就是名門正派，這就算是同仇敵愾……

咦，那裏傳來了一陣幽香，難道是穆珠眞瑪的蝕骨銷勁香？難道，偷來的是假的。

再看看自己同伴，咦，他們好笑什麼？有些掩嘴，有的是滿面笑容——奇怪的是；七個殘廢弟子，照例，他們一直來是恨得眼中可以爆出火來。現在，笑，是那香！這是什麼香……

「是范家姊妹……」穆珠眞瑪在叫：…而另一面她大聲叫蒙英偉道：「决不可再傷人……」尙幸穆姊叫得快，否則，一代武當大俠，正可能讓蒙英偉一刀尖挑穿右肘骨……早巳說過，蒙英偉對穆姊是奉命唯謹，除了爲她拚命外，再說；穆珠眞瑪先叫了一聲范家姊妹，蒙英偉他是多年之閱歷，變得反應靈警。他也看到這些人在笑，當然，他也覺得笑得奇怪啊，再說，三仙門爲苗疆、雲貴一帶最善用毒的門戶，看來，這些所謂名門正派，根本巳爲三仙門中人施了法。爲此，他硬生生的將這一招翻天刀收住。虞清元却是滿頭是汗，爲什麼，他不是個庸凡之輩，他更明白這少年是饒了自己一招；不料，虞清元突見蒙英偉滿面通紅的退下，才三步，口一張一口鮮血噴出，人總算是停住了。

這是反招中擊自己啊……虞清元是個聰明的剔透之人，這樣的門戶中人，肯爲一句而犧牲自己的人，他那會毀了七個門下，除非他們有該死之道。

但是，現在可不是研究這些的時候，他們得恢復功力，何況這陣異香，一陣一陣，而對方可一個也沒事，分明他們有同黨，事實上，他們估計錯誤了，以爲，雲貴之間，有回教寺院，但是，尙未聽到有回教好手……不錯，有蠱教、毒戶，照理說：他們决不至於和這毒門毒戶有來往，如果，回教眞的與毒門交聯，那麼，這還得了……

「穆姊，我一直說你太天眞……」聲音似銀鈴般的從空中飛落。各人眼前一花，祇見一對面上帶笑，笑得萬分天眞的，可又長得玉雪可愛的孖女，走近穆珠眞瑪面前，又對蒙英偉笑說：「你啊，也眞聽話啊，尙幸我們帶來了三仙散，否則，你至少得調煉一年……那可多寃枉。」一邊說，邊巳由手中取出個小扁籐壺，壺塞一開，一股極辛辣的酒味傳出。嗨，也眞不壞，這個酒味在塲人全聞到，不對，本來有些不對頭，他們感到不開心，有閉塞感之人，如崑崙，武當人士，他們越聞越難受，像他們身負絕技之人，那會有嘔噁之感的。

至於蒙英偉是因强迸一口氣而將氣迸錯了，他可是聞了之後，心曠神怡，爲了不讓少女餵他飲酒，他是滿面通紅的由少女手中取了酒，也不考慮，就此一口氣嚥下……呃，有些不對勁……好似酒中有物……他剛想吐出來看看是什麼東西。不料背後突受一擊……喉間一開滑，感覺清楚，是三樣依稀帶有足、肢、頭……之物。分明是活物浸死的，而小駱駝莫明其妙的在一邊笑，蒙英偉想嘔……

小駱駝却開口道：「別枉費心機了，巳隨血酒而下，除非開腔破肚才能取出。這是人家一股好意，你又何必不受人家的情呢？」

不壞，嚥下去了，决不是好東西。三仙門下，以五毒爲藥的，不出爲奇，不過，嚥下這種五毒物是好事？他可百思不得其解。

「人家想吃也吃不到呢？」小駱駝是看出蒙英偉的心意，因此，也補了一句，他眞想問個清楚明白，可是花氏姐妹却在和那些名門正派人士說話。

「是我們暗使毒計，用的是三聖香！我們姊妹的香，與穆姊的是大不相同，說實話，你們聞得越久，功力簡直是無法可以復原。」

「我們與你們三仙門下，到底有何瓜葛？」

「沒瓜葛，我先說，咱們三仙門幾乎毀了，就毀在你們這幾個名門正派手中……」花氏孖女中之姊姊花榴突的手中飄出了一張黃柬，黃柬之字，正是虞清元之恩師親筆，寫給單欽中，要單欽中爲贖巳非，親赴苗疆，毀去十三門毒敎……下邊有峨嵋赤塵子、崑崙柯不聖……

「我們屈處苗區，並且不與滿人相交，除非是你們先犯我，否則，我們决不敢爲害半個漢人……而你們名門正派，究竟爲了什麼，竟然放走了個惡魔。你們可知道，如果沒有穆姊，你們武林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老魔的吸血鐵陰指下。如果，發覺稍晚，武林中永無寧日……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

最近，穆珠眞瑪毀了東海老魔之事，根本沒說過。但是，武林中無不穿之鷄蛋，老魔一死，黑地獄在花氏姊妹有意之暴露下，簡直轟傳了江湖。當虞仲元發見了這張柬帖，他不禁面有愧色，花氏雙姝問得不錯啊……自己師父那會利用這一個惡魔。

「當時，東海惡魔之功力未夠，令師本就懷有個以毒攻毒之用意，他想不到養虎爲患。」穆珠眞瑪一字一字的說着，看來，她是那樣平和、鎭靜。

但是，虞清元却覺得這不是個道理，他認爲，其中必有其他道理。

「等如這七個倒霉鬼——」

「啊，這七人又如何？」

「不錯是穆姊將他弄暈倒，穆姊之清眞玉女刀收放裕如，他決不想得罪四大門

派，她不是怕你們，而是認爲這七人還不至於毀了功夫。

「但是，你不去想，却有人在想啊，他們明白這時間如果一破一加重，那麼，他們這七個人可以令他師門，爲這七個弟子操勞一生。四大門派無法出涉江湖之事，好，他們可借這個機會來奪取江湖秘笈了……」

「什麼秘笈？」

「你們忘了無量秘笈了。」

在場人個個嚇了一跳，爲什麼，無量秘笈是祇有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雲南點蒼門，各有一鱗半爪，少林最大方，他是首先無條件送給了虞清元。至於崑崙、峨嵋明白無量秘笈是一部道經，對他們無用，也交給了虞清元，不過，希望眞的無量秘笈出現，能借給他們看一看，當然，眞有用，不妨相互研習，否則，也就送給武林一份厚禮。

可惜，虞清元爲徒弟之事，攪得心神大亂。就此，將這份秘圖交付點蒼七友中之寇公謙……據說，最近無量秘笈大有出世之說，因此，點蒼七友不參與阻截穆女之事，他們是一心在無量秘笈上。

「無量秘笈是殺手。」

虞清元決不是個蠢鈍少智之人，他一語警覺，不，自己師父之所以要東海天魔之遠赴苗疆，其實，他也不是一無所求，在東海天魔手中，首先取得鐵山苗峒的天然玄金。武當憑這一塊玄金，治煉成雙劍一槍，也因此，武當在這些年來獲得如此之聲威。

虞清元不禁一聲微喟：「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想到這兒，他對花氏孖女慨然說道：「看來……現在，你們要我的命，易如反掌了……」

「不，三仙門不輕易殺人。不過要殺，可也不會讓死者死得容易……」

「如此，你們要我怎樣！」

「把對頭認認清，如此而已……」

「可是，我這一身功力——」虞清元說到這兒，莫明其妙的，祇覺丹田氣盈，到現在，他不得不佩服三仙門的下毒解毒法之妙，眞可以說是來去無形，誰與她們作了對頭，眞得隨時担心。

現在，祇剩下虞清元一個人，他想到穆珠眞瑪對他笑，再想起花榴說的：「把對頭認認清……」難道，是寇公謙？不，點蒼七友全有份，爲了讓自己無法用心於無量秘笈。竟然會「趁火」打刦，傷害自己的心愛的弟子，不，既然如此，該向他們索取秘圖。事實俱在，自己是受人大禮，而交給寇公謙是人情，至少，聽說有出世之說，那麼自己也該參預其事，此不爲過吧！

想到這兒，他是向點蒼七友莊趕去……本來不太遠，放幾個夜站，就可趕到，不想，第二個早晨，他就見不到日光。原來，他分明已爲人所困。而且，一運功勁，分明是中了毒……是誰？虞清元一生走闖江湖，幾時吃過這個癟？想到這兒，他眞想自殺……再一想，自己住的是相熟的酒店……做夢也想不到會中暗算。

一萬兩銀子可買通店伙，又是同敎，照樣盜出蝕骨銷魂香，自己，可能連一萬兩也不值吧。

武當派善於在逆境中靜心推索，不發脾氣，不走極境，說句老實話，他就算是死，也應該死得明明白白。一個武當大俠死了個不明不白的，那眞是做鬼也不心甘的。

大概走了三天，他已覺得中的是西域毒藥，天仙草，如果，再加重一服，那時，他勢必會成個廢人，全身功力全毀。

可是，你想的，當夜見功，三個蒙面人用强，灌下了第二服，並且，更可惡的是，他看見他們脫下了面幕。不出所料，是自己所謂道義之交，寇公謙爲首，還有七友中的婁公中，褚公遐。

三人是再三打招呼，承認無恥，他們會一定，豐衣足食的奉養他一生……

養個廢人，一生！哈，就算二生三世又如何？一個道義好友，竟然會不惜千方百計，他們竟然買到天仙草——又名天堂卉，這價錢不會小，爲了一份秘笈，到如今還沒弄清是經，是咒，就這樣的出賣朋友，難道，無量秘笈眞的在他們手中？

七友莊中，他見到了另外四友，再看看清，由左側偏園中，已開掘了一道極長隧道，隧道洞外，一只木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對巨斧，一柄單戟，一只形如圓球的東西，全是精光澄亮。不必多說，分明是三件利器、看到如此情形，他不禁嘆一口氣，難怪他們要作踐自己啊……

當夜，他被强邀飲酒，多豐盛的飽翅席，可惜，虞清元可眞是心頭滴血，那裏飲吃得下啊？

第二夜沒人來陪伴了，他也不在乎了，如果自己有氣力，他眞想一頭撞死……突然，他想起來，他們可能在最重要時候，而自己大有時間可以吊死……

「不可以啊！」聲到人到，虞清元看清來人，他幾乎想鑽個地洞躲起來……因爲來人是穆珠眞瑪，她向他笑笑，手中取了一只酒盃，一手倒下一股枯葉色般粉末來。

「天仙草在我們天方，本有解藥，你飲下吧……還有，我們會暗中助你一臂之力的。」

現在，虞清元是眞正看清了此女，眞的美得出奇，難怪爲她得殺個落花流水，男人，那些血氣方剛的少年，看來，是眞有取死之道。

虞清元現在已經是功力漸復。清眞玉女去了，不過，他還是相信，她還帮助他的。

「清元兄，看來還得三天呐！哈哈，我該如何多謝你啊？」寇公謙、婁公中，連其餘五人俱在場，看來，還想好好的飲酒作樂，不料，虞清元的面色突變，雙掌分陰陽，這是武當門中無終訣之殺手，動者吐勁，靜者潛悉，首當其衝的，是寇公謙、婁公中，兩人做夢也想不到清元會猝然發難，以爲他永難回勁的，竟然一分也不減，中招，吐血，這才發覺，可惜經已遲了。

其餘五友到底是江湖名流，並且生性深沉，平時不太顯示自己功力，今日發覺不對，別說打不過虞清元，那怕讓其逃出七友莊，江湖上就再沒有他們容身之地，事到如今，他們是再不肯戴什麼假面具，

他們就算已剩五人，可各人有各人的兵刃能耐，決不能再放他過門！

褚公遂，黃公巨，首先發覺不對，因爲，裏院在慘叫，鼻端又聞到了一陣香氣，不對，別是那個玉女出現。梁公海最乖，首先向外，想將掘出之前古兵刃取走一二件。

嗨！一個虬髯客已阻住在他面前，看一看清，木桌上所放的前古異寶，全在虬髯客懷抱中，這是他們辛辛苦苦化了不少心血，參詳出來的秘笈，而且，故意將自己莊搬家，以護住這個地下洞府。他能就此罷手？梁公海是雙筆直點，可是，小駱駝是對他冷冷一笑道：「我們早已看出你們的奸謀，不過，讓虞清元自己明白，這才留下你們到今日，想打，回過頭去看看吧。」

小駱駝因爲雙手捧物，所以他引開其注意力，而梁公海頸剛回顧，突覺頸間一痛，而且一陣奇香刺鼻，全身登時氣力全失，慢慢的，立不住了。祇能跪下了來，好，一條身具金銀相間的奇蛇由他頸間滑下，耳聞一陣吹竹聲，可憐梁公海是連蛇游向何方都未看清楚，他自己已一命嗚呼了。

蒙英偉也現了身，不知爲什麼，他見了點蒼七友會得恨極惡極，天方教門中最不容輕試的屠龍十三式，竟然使了出來，現在，蒙英偉已不是個人，簡直是個魔頭，彎刀如月，碧光泛霞，並且，他是見一個，殺一個，決不是以前那樣，用刀是以割、劃、挑、鑽。

任你怎樣說，虞清元與七友曾經是道義之交，即使恨，也不過一時，而今，他掌傷兩友後，他的氣已過了一半，現在見他們，有的用毒，有的濫殺，七友莊有被毀於一旦之勢，他想阻止了，唉，自己也是爲人所救，一時間，他根本說不出整句話來。

「你們可以住手了！」那是孖女在說着話。

「我怕他們……唉……我也是漏網之魚啊，斬草不除根，後患無窮啊……」如此硬朗的一個漢子，他也哭了！是的，他如果不是爲荷花池所淹，他也難脫得出厄運，現在，此地有多少人……當然，殺入蒙家莊的點蒼七友，已爲其殺了四個，而且還有幾個莊中之人，他還是怕他們的後人還報仇。

「別說有虞清元大叔在此坐鎭，即使如此，全莊已爲花氏姊妹之蠱毒所中，每年端午節若不服解藥，立即爲蠱毒破腹吞噬而死……所以算了……」

蒙英偉算是放了心，但是穆珠眞瑪却對他有些怒意，說：「殺孽太重，回去，不准你出寺三年……」

「我甘心。」

小駱駝說了聲：「我陪你。」

花氏姊妹想說，爲穆珠眞瑪所阻，然後，她對虞清元道：「以後，敵友得看看清，正邪之念也不可太清，此地以後全仗清元清理七友莊。無量秘笈，他們是看也不看的。

（全文完）

大寶藏

騙中騙傳奇故事／左慈·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年輕人到酒店去見希特勒，女秘書要他塡一份表格，年輕人覺得這希特勒鬧排塲鬧得這樣厲害，決定和他開個玩笑，誰知一句對年輕人毫無意義的話，對希特勒來說却是很重要，年輕人立卽被召見，談話中，年輕人肯定那人正是德國元首希特勒……奧麗卡離開年輕人，獨自去找朱蘭，年輕人跟踪而至，奧麗卡已離去，年輕人却發現朱蘭重傷死去，年輕人極爲憤怒，氣沖沖地找到奧麗卡，摑了她兩掌，奧麗卡憤怒地否認自己是兇手，這兇手到底是誰呢？若是謀財害命的話，朱氏父女却死了，任何人却得不到好處，那兇手爲了什麼呢……

誤陷圈套 身困囹圄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望着土耳其皇，緩緩地道：「這不是一件小事，對麼？」

土耳其皇俯了俯身子，壓低了聲音，道：「是的，不是小事，自從一九四五年以後，可以說是最大的大事。」

土耳其皇掩不住他興奮的情神，年輕人又略略一怔，他特別提及「一九四五年之後」，那是什麼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一九四五年結束的，那個希特勒……

年輕人不由自主，搖了搖頭。

年輕人搖着頭，可是坐在他對面的土耳其皇，却像是料到了他爲什麼搖頭一樣，望着他，不住地點頭。

年輕人放下咖啡杯，道：「不論是什麼事，我想，不必我參加了。」

土耳其皇攤開雙手，道：「如果你知道是什麼事，你一定不會這樣說。」

年輕人沉聲道：「這件事，一定是很秘密的，是不是？」

土耳其皇點着頭，說道：「是的，不過你既然是合伙人，我們之間，就沒有秘密。」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你爲什麼這樣相信我？或者說，你們爲什麼這樣相信我？」

土耳其皇也站了起來，道：「因爲首先，我們得找到一個人——你向希特勒先生提及的那個人。」

年輕人一怔，隨即大笑了起來。

年輕人笑得如此大聲，土耳其皇睜大了眼望着他，一臉迷惑的神色。

「你向希特勒提及的那個人，」這完全是年輕人自己的揑造，是年輕人假設那個希特勒，就是那個德國元首，這些全是他的一派胡言，怎麼可以信以爲眞？而且這件事的始末，自己和奧麗卡講過的，土耳其皇未免太天眞了。

年輕人止住了笑聲，道：「你已和奧麗卡談過了？」

土耳其皇仍然有點莫名其妙，點了點頭。

年輕人又道：「你準備到莫斯科去，找一個金頭髮的女人，那女人和蘇聯國家安全局有關。」

土耳其皇又點了點頭，年輕人却搖着頭，他之所以搖頭，是因爲他實在不明白，何以奧麗卡明明知道自己揑造事實的始末，而土耳其皇又是曾和他商量過的，何以還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再壓低聲音，道：「那個金髮女人原來的名字叫伊娃？」

土耳其皇現出較緊張的神情來，道：「我全知道了，你不必提醒我，這件事，需要極端的秘密，即使我們三個人之間，也是別作討論的好！」

年輕人本來又想轟然大笑起來的，可是他看到土耳其皇那種嚴肅、緊張的樣子，他倒笑不出來了，他嘆了一聲，停了片刻，才說道：「你知道這件事是怎麼來的麼？」

土耳其皇像是不知道年輕人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所以只是瞪大了眼望着他。

年輕人伸手拍了拍土耳其皇的肩頭，從他想見那位希特勒先生開始，以及他如何假設這個希特勒，是想去找一個人，或是在引起什麼人的注意，又再進一步假設這個希特勒，就是那個德國元首，所以才又揑造出蘇聯國家安全局的那一派鬼話來的全部經過，向土耳其皇，詳詳細細講了一遍。

土耳其皇很耐心聽着，絕不打斷話頭，年輕人在講完之後，攤了攤手，用十分誠懇的聲音說道：「你看，這一切，全是我製造出來的，如果你只不過想騙他一點錢，我倒可以理解，可是，奧麗卡有的是錢——」

年輕人搖搖頭，現出不解的神情來。

土耳其皇這時，伸手按在年輕人的肩上，神情也很誠懇，道：「多謝你將這一切經過告訴我，不過有一點，你還未曾明白。」他頓了一頓，立時道：「你的假設，完全是和事實脗合的！」

年輕人陡地一怔，雙眼睜得極大，屏住了氣，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土耳其皇後退了一步，道：「你還不知道，你的猜測，完全猜中了！」

年輕人的臉上肌肉，有點發硬，勉强地擺着手，土耳其皇大聲道：「你怎麼對自己那麼沒有信心？他——」

土耳其皇講到這裏，陡地降低了聲音，道：「他就是那個德國元首，只不過改變了容貌、聲音、習慣，他故意用原名，爲的就是叫人想不到他就是他，他也的確是在找他唯一愛過的那個女人！」

土耳其皇的聲音很急促，一面說，一面還揮着手，年輕人則一直後退着，直到退到了沙發前，坐了下來，才道：「你有什麼根據？」

土耳其皇現出很有把握的神情來，道：「他自己告訴我，親口說的。」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道：「他親口告訴你的，這應該是一件最大的秘密，他爲什麼要告訴你？」

土耳其皇揚了揚眉，道：「很簡單，因爲他愛那個女人，他要我替他找那個女人，他還給了我那個女人的照片，你看！」土耳其皇說着，將一張照片，遞給了年輕人。

年輕人接過了相片，看了一眼，也不禁呆了。

照片顯然年代久遠了，而且，不能說是一張照片，只能說是半張，因爲照片本來是兩人合影的，但是另一個人，已經被剪去，在照片上留下來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背景是一間寬大的、有着玻璃窗頂的大房間，年輕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著名的「鷹巢」！

而那個美人，年輕人也一眼可以看得出，是當年德國元首的情婦伊娃！

年輕人抬起眼來，望着土耳其皇，苦笑了一下，道：「好了，就算那傢伙眞是希特勒，那女人在蘇聯國家安全局的手上，這一點，也只不過是我的玩笑！」

土耳其皇道：「雖然只是你的假設，但是只要她還在世上，那是唯一她所在的地方了！」

年輕人皺着眉，土耳其皇那麼說，也不是沒有理由的，當年首先攻進柏林的是蘇聯紅軍，首先攻進入希特勒總部的，也是蘇聯紅軍，其中的情形，究竟如何，外間所知的，不外只是種種的傳說，而不是眞相。

年輕人怔了半晌，才道：「他一定對你說了很多，當時的情形怎麼樣？」

土耳其皇自然明白年輕人所問「當時情形怎麼樣」是什麼意思，他立時點着頭，說道：「你先得聽我說！我去見他的情形！」

年輕人在沙發上伸了一個懶腰，雙手交叉，放在腦後，道：「你說！」

土耳其皇道：「我去見他的目的，本

來，只不過是爲了他的錢着來實在太多，幇也花用一點，我先見到了那可厭的女秘書——」

想起了那一份表格，年輕人不禁微笑了起來。

土耳其皇接着道：「可是，我照着你教我的話一說，女秘密立時和他通話，他立時叫我進去，我見到了他，他顯得很神經質，一見我，就吼叫着道：『你們究竟想要什麼條件，別一個走了一個又來，只管說，你們要什麼條件，我只不過要她！』我當時實在不知怎麼應對才好，他忽然又雙手掩着臉，發起抖來，他那種神經質的動作，實在不是假裝出來的，而——」

年輕人插了一句，道：「我知道，那個德國元首，就是神經質的。」

土耳其皇道：「是，當時我也想到了這一點，我心中也起了疑惑，可是不等我再發問，或是用話去試探他，他已經先投降了！」

年輕人反問道：「投降？」

土耳其皇道：「是的，投降，我猜他是受不住感情上的壓力才投降的，當時，他放下了掩住臉的手，在那一刹間，我覺得他陡地蒼老了許多，他本來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中年人，但是在那時，看來完全是一個老人，他斷斷續續地對我說，他曾有過世界上的一切，直到現在，他仍然擁有許多世人所夢想的東西，可是，他失去了他的愛人，失去了近三十年，他已經超過八十歲了，他不可能一直活着，他願意用他現在所有的一切，換他所愛的人回來！」

土耳其皇停了一停，喃喃地道：「這不是很動人麼？」

年輕人只是悶哼了一聲，沒有別的表示。

土耳其皇又道：「我完全相信他的感情是眞摯的，那絕不可能是假的！」

年輕人道：「接着，他就向你說，他就是那個德國元首了。」

土耳其皇道：「不，接着，他說起了他和她失散的經過，我一聽，就知道他就是那個德國元首了！」

年輕人立時坐直了身子，道：「他怎麼說？」

土耳其皇道：「在他訴說的時候，完全像是在喃喃自語，他說，在匆匆舉行了婚禮之後，他就走了，離開了地下室，經過一條早就安排好的密道路口，離開了柏林，因爲他知道，局勢已經無法挽回了，他的逃亡，除了他的新婚妻子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

年輕人皺着眉，道：「有多少不對，根據可靠的記載，他在結婚之後，還有許多高級將領和他見過面。」

土耳其皇道：「是，記載是那樣，可是他說得很明白，在地下指揮總部之中，有一個外人所不知道的密室，他在婚禮擧行之後，去換衣服，那時就是他逃亡的開始，他進了密室，逃走，而預先躲在密室中的那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替身就出來，這時，只有他妻子一個人知道，他已經走了，出現在高級將領面前的，只不過是替身。」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如果那是眞的，那麼，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謎！」

土耳其皇又道：「他又說，他也想不到，敵人來得那麼快，本來，他的計劃是，當他離開德國之後，再安排和他妻子相會的，可是他自己才一脫險，整個柏林，已被盟軍佔領，他失去了任何聯絡，只好自己遠走他方，他一直到了烏拉圭，躲了下來，經過了長期的整容，在六〇年代時，搬到了瑞士，他需要長期地改變習慣，接受各種各樣的治療，使他看來年輕，他早在逃亡之前，已經將極大數量的財產，和搜刮來的各種珍寶，轉移到了安全而秘密的地方——」

土耳其皇說到這裏，臉上不禁現出興奮的神色來，說道：「你可知道，他的那些錢和寶物，使得他成爲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年輕人呆了片刻，道：「當時，你的反應怎樣？」

土耳其皇道：「我只是聽着，聽他斷斷續續地講着，等他告一段落時，我才這樣問他：『元首，你把這一切告訴了我，不是將你的秘密完全暴露了麼？』他的回答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只要找到她。』你看看，他什麼都可以放棄，只要見到她的妻子。」

年輕人站起來，又坐下，事情發展到這一地步，那是他全然料不到的！

土耳其皇接着道：「他答應，只要我們能找到他的妻子，他可以給我們一切，老天，你可知道，他手中旁的不說，單是那一百多幅油畫，已經——」

年輕人揮着手，打斷了土耳其皇的話頭，可是當土耳其皇住口之後，他又不出聲。

過了好久，年輕人才道：「你已經和奧麗卡見過面，她的意見怎樣？我和她之間——」

土耳其皇道：「我知道，當時我對希特勒說，我可以替他找到他的妻子，但是必需有兩個人和我一起工作，希特勒就派人叫奧麗卡來——」

年輕人閉上眼睛一會，他想起奧麗卡戴着面紗，離開酒店的情形。

土耳其皇又道：「希特勒又對我說：自從上兩年開始，他一直用他這個名字，在各種能引人注目的場合出現，希望他的妻子能主動來找她，可是沒有結果，他也想到，他的妻子，一定是在蘇聯，那和你的猜想，完全一樣。」

年輕人不知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苦笑，這種情形，實在是令他不知所措的，他本來全然以開玩笑的心情，來作種種假設，誰知道這些假設，全是眞的。

年輕人道：「你還未說到奧麗卡！」

土耳其皇道：「是的，你一定很得罪了奧麗卡，他這時，也有點相信，奧麗卡和慘死在古屋中的那個女人是沒有關連的，但是事實是：朱蘭死在古屋中，不過眼前一連串的事，似乎又和朱豐，朱蘭兩父女，一點關連都沒有，年輕人找不出任何地方，可以將朱豐父女慘死和這個希特勒聯繫起來的，唯一的聯繫，只不過是希特勒曾參加了朱豐遺物的拍賣，但那決不足成爲兩者之間有關連的根據。

看來，那是兩件完全獨立的事，可是

連年輕人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雖然一點證據也沒有，但是他總覺得這些事，是有關係的。

年輕人自管自皺着眉在沉思，土耳其皇接着道：「我向她一提到你的名字，她就怒不可遏，但是，她畢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知道這件事，非要我們三個人合作不可，所以，我想你們應該忘記那件不愉快的事。」

年輕人怔了一怔，有如夢乍醒的感覺，他望着土耳其皇，緩緩地說道：「你的意思是，你已經說服了奧麗卡，她肯和我合作？」

土耳其皇神情高興地點了點頭，而年輕人也在這時，腦海之中，有千百個疑問在打着轉。

不錯，奧麗卡對這種事有興趣，但是她決不是天眞到了單爲興趣就肯做這種事的人，一定還要有好處，可是，什麼樣的好處，能使她隱忍怒意呢？

年輕人一想到這個疑問之際，心緒還十分混亂，他想到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是，朱蘭的死，就是奧麗卡下的毒手，奧麗卡表示受了冤枉，那是裝出來的。在那樣的情形下，奧麗卡爲了利益，自然比較容易放下這件「不愉快的誤會」。第二個可能，利益實在太大，大到了使奧麗卡感到，就算被人冤枉，也不值得再計較。

年輕人一面迅速地轉着念，一面喃喃地道：「爲什麼？爲什麼？」

土耳其皇連續不斷地拍着年輕人的肩頭，道：「你怎麼還不明白？這個人是希特勒，他曾經擁有大半個世界，他現在還擁有不知多少財富——」

土耳其皇講到這裏，不由自主，喘息起來，不知是因爲興奮，還是緊張，接着又道：「而他現在，願意什麼都不要，換回他的妻子。」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他難道沒有想到，就算他的妻子眞的還在，年紀已經接近六十歲了！」

土耳其皇立時說道：「他也不是年輕人。」

年輕人不由自主地搖着頭，這一切，全是不可能的，根本不能成立的事，但是，一切堆上來的事，彷彿都從不可能變爲可能。

土耳其皇揚了揚頭，道：「別猶豫了，我可以保證，在我們以前的任何買賣之中，沒有一樁能比這樁的利潤更高的，除非你沒有勇氣！」

年輕人不禁有點啼笑皆非，道：「這不是勇氣的問題，事實上，那個女人是不是在人世，還是疑問，就算她還活着，也不一定在蘇聯——」

年輕人的話還未說完，土耳其皇已經眨着眼，笑了起來，道：「她一定在，一定會被我們找到！」

年輕人陡地一呆，但是他的發怔，只是極短時間的事，他隨即明白了，他睜大了眼，土耳其皇的神情很高興，道：「你終於明白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一定要三個人合作的原因。」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壓低了聲音，道：「騙局？」

土耳其皇立時道：「別說得那麼難聽，應該說，由我們設計，使一個已失去了人生樂趣的人，重新燃起了生命之火！」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由奧麗卡假扮那個女人，那何必要我，你們兩個人就可以了！」

土耳其皇來回踱了幾步，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才又轉回身來。

土耳其皇轉過身來之後，望定了年輕人，道：「一定需要你，我和奧麗卡已經有了初步的行動計劃，你是不是要和她見一見？」

年輕人皺着眉，未置可否，土耳其皇已經走向電話，拿起了電話來。

年輕人的心緒很亂，而土耳其皇的聲音又很低，是以他並沒有聽到土耳其皇的電話中，講了一些什麼，土耳其皇只講了幾句話，就放下了電話，轉過身來，道：「走吧，我們應該在一起商量一下！」

年輕人本來的反應，是想拒絕，可是他却非但沒有開口拒絕，而且也沒有作出拒絕的動作，他只是看來有點發怔，却跟着土耳其皇，走了出去。

年輕人的心境，實在很矛盾，他不想參與這件事！可是整件事，從朱豐被殺算起，又有着太多的疑竇，如果他不參加進去，他就無法揭開這些謎。

跟着土耳其皇離開了住所，上了土耳其皇的車，車子一直向郊外駛去，不一會，就駛進了一幢建築在海邊崖上的房子的花園之中。

車子還沒有停下來，年輕人已經看到了奧麗卡。

在花園的一個噴泉之旁，奧麗卡側對着車子的來路，站着，一動不動，噴泉的水落在水池中，發出沙沙的聲響，四周圍的環境很幽靜。

車子停下，土耳其皇先下車，年輕人略停了片刻，也下了車，奧麗卡站着不動，風吹着她的臉紗，年輕人和土耳其皇一起向前走過去。

奧麗卡仍然站着不動，土耳其皇大聲道：「他來了。」

奧麗卡的聲音很冷淡，道：「你對他說就可以了，何必又帶他來。」

土耳其皇笑着，一副和事老的樣子，道：「算了吧，這是一件大事！」

奧麗卡始終沒有望向年輕人，只是向前略走了幾步，在噴水池邊，坐了下來，年輕人一直不出聲，土耳其皇扳着噴水池的邊，示意年輕人也坐下來，三個人全坐下之後，是一陣子靜寂。

土耳其皇輕輕咳嗽了一聲，說道：「我先將計劃的大概說一說，看看你有什麼意見。」

年輕人無可無不可地點着頭，土耳其皇指着奧麗卡，道：「首先，我們都應該肯定，由奧麗卡來假扮那個女人，一定可以瞞過希特勒。」

年輕人並沒有立時回答。

年輕人沒有立時回答，並不是他不想回答，而是他要將這個可能，好好地想一想。

在過了約莫兩分鐘之後，他才道：「是的。」

他的回答很肯定，是有根據的，第一，希特勒和他的妻子，經分開了近三十

年，第二，現在的化裝術，可以使奧麗卡徹底變成第二個人，第三，奧麗卡可以先熟讀有關那女人的一切資料，以她的隨機應變的能力而論，的確可以假冒得天衣無縫。

土耳其皇立時道：「所以，問題就在於要希特勒相信，這女人眞是我們從蘇聯國家安全局的手中，弄出來的，這一點最重要！」

年輕人揮了揮手道：「等一等，你們已經完全肯定，兩個希特勒是一個人？」

土耳其皇望向奧麗卡，顯然是要奧麗卡回答這個問題，奧麗卡卻仍然望着在陽光下光芒閃耀的噴泉，她的聲音很平板，道：「是的。」

年輕人立時道：「爲什麼？」

奧麗卡仍然一尊石像一樣地坐着，但是她的回答也來得很快，道：「除了他，沒有人可能有那批美術品。」

奧麗卡打開手袋，取出了一本袖珍的照片簿來，她仍然不望向年輕人，只是揮一揮手，將那本照相簿向年輕人拋了過來，道：「你自己去看。」

年輕人接過照相簿來，隨便打開了一頁，就怔了一怔，他看到的兩幅照片，是油畫的攝影，一幅是花菓，另一幅，是一個坐在一張搖椅上的小女孩。他對於藝術品不算是太有研究，但是這兩幅畫都相當出名，那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佔領軍掠奪走的許多幅名畫中的兩幅。

年輕人又翻過了一頁，他看到了更多同一類的名畫，掛在一個地窖的牆上，而那位希特勒先生，坐在地窖的中心，看來很冷清。

照片一共有十幾張，全是同類的，展示出來的藝術品，不但有油畫，雕塑，還有許多著名的古物，都是極其精美，價值連城，而且，大半是查有實據，被德國佔領軍在各國搶走，而戰後又踪跡杳然的東西。

年輕人呆了半晌，道：「照片是可以僞造的，而且，沒有人能夠在照片上判斷這些東西是眞或假。」

土耳其皇立時道：「說得對，但是這許多失踪的東西全在一起，你沒有一點懷疑？」

年輕人聽了，不禁苦笑了起來。

土耳其皇又說道：「我肯定那些東西全是眞的，這些東西在什麼地方，也只有希特勒一個人知道，我相信，這裏顯示的，還只有一部份，而且，別忘記，除了藝術品之外，還有大量的黃金、鑽石、寶石、現金，甚至於不知多少，意想不到的財富。」

年輕人仍然充滿了疑惑，道：「我認爲，至少他得將這個地窖的所在告訴我們，讓我們看到了這些東西，才能證明他眞正的身份！」

土耳其皇又向奧麗卡望去，奧麗卡也仍然看着噴泉，道：「我認爲不必了，看看他給我們的第一期活動費，就可以證明了！」

奧麗卡又揮過了一張支票來，年輕人接在手中，看清了它的面額，土耳其皇已經急不及待地道：「我已經和瑞士銀行聯絡過，這張支票是隨時可以兌現的！」

年輕人不禁悶哼了一聲，爲了一個將近六十歲的女人，肯花那樣大的數目的金錢，這個人，除了是深愛着這個老婦人的人之外，不會再有別的人，這一點，眞是不必再懷疑的了！

土耳其皇自年輕人的手中，輕輕取回支票來，道：「這還不過是第一期的活動費！」

年輕人停了片刻，才道：「好，你的計劃是——」

土耳其皇道：「我的計劃分成兩部份，一部份，由奧麗卡獨力完成，她將在土耳其一個隱秘的地方住下來，那地方接近蘇聯的邊境，在那裏，她要研究一切有關那女人的資料，包括很少，但可以找得到的影片，而且化裝起來，等待我和你完成另一部的計劃。」

年輕人聳了聳肩，道：「我和你，偷進蘇聯的國境去？」

土耳其皇道：「不，公開進去。」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憑什麼？」

土耳其皇有不愉之色，道：「別忘記，我是土耳其皇，我的身份，對俄國人有一定的利用價值，多年之前，就曾有俄國特務和我接頭過。」

年輕人點了點頭，喃喃地道：「對，他們對一切政治垃圾，都有興趣！」

土耳其皇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緊揑着拳，指節骨格格作聲，道：「我原諒你第一次！」

年輕人不置可否，過了一會，土耳其皇的神色才緩和了下來，道：「我可以和你們接頭，他們一定會有興趣，我就可以入境，而你，就作爲我的隨員，我們一起進去，問題就那麼簡單。」

年輕人似可非可地道：「然後呢？」

土耳其皇道：「以我的身份而論，當然是他們的貴賓，但是也決不會公開招待我們，招待我們的，自然是國家安全局，而且絕對保密，但不論如何保密，莫斯科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各樣職業特務的地方，我和你到達的消息，一定會傳開去，我相信希特勒一定會通過種種途徑，知道我們已在蘇聯的消息！」

年輕人又喃喃地道：「是的，使他知道我們的確在蘇聯，這一點很重要。」

土耳其皇剛才的不愉快，已經一掃而空了，他又說道：「然後，我們就暗中散佈謠言，一定也會很快地傳出去，然後，在適當的時機，我們製造一點小意外，例如爆炸秘密警察的一個拘押所之類，再製造謠言，說希特勒的妻子，已經叫人救走了！」

年輕人微笑了起來，說道：「只要我們將事情做得乾淨俐落，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土耳其伸手在噴水池的邊上，用力一拍，道：「對，我可以對他們說，我要回土耳其去，從事有利他們的活動，我們安然離境，和奧麗卡會合，再等上一段時間，那時候——」

年輕人接上道：「那時候，在莫斯科的謠言，一定也傳到希特勒的耳中了！」

土耳其皇攤了攤手，道：「是，大功告成了！」

年輕人向奧麗卡望了一眼，奧麗卡自

始至終，不會望向他，年輕人站了起來，道：「好計劃，可以說天衣無縫，希特勒一定會上當的！」

土耳其皇向年輕人伸出手來，道：「合作？」

年輕人略爲猶豫了一下，也伸出手來，和土耳其皇握着手，兩個人一起向奧麗卡望去，奧麗卡的神色很冷很冷，但她也伸出手來，三個人的手握在一起。

直到這時候，年輕人的心中，仍然有滑稽的感覺，因爲一切似乎都是在不可能的基礎上進行的，可是一切又那麼實在！

他也只好相信，兩個希特勒眞的只不過是一個人，因爲如果不相信這一點，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在分手之後，好幾次，他想找他的叔叔，將事情告訴他老人家，可是他却沒有那樣做，土耳其皇和他保持聯絡，奧麗卡第二天就走了，當然，是到土耳其，隣近蘇聯的一個秘密地方去了。

在第七天早上，天還未曾全亮，土耳其皇就來了，態度很神秘，年輕人只帶了一點應用的東西，就和土耳其皇一起離開了住所，他們來到碼頭，天才亮，在一艘巨大的貨輪旁，有幾個俄國人，神情緊張地在探望，一看到了他們，就迎了上來，雙方也不說話，立時上了輪船，到了輪船上的一間房間中。

在那間堪稱華麗的房間中，有一個六十歲左右，身形很矮的俄國人在等着他們，房間的門關上，那俄國人還未曾開口，年輕人已經覺得船在開航了。

土耳其皇和那俄國人相擁爲禮，那俄國人好像很看不起年輕人，只是向他略點點頭，就坐了下來，不住道：「別說什麼，什麼也別說！」

接着，他就轉身，拉開了窗簾，望着窗外，海港兩旁的建築物，在移動着，直到一小時之後，望出去已經全是汪洋大海，那俄國人拿起電話來，問了一句話，又放下電話來，這才滿面笑容，道：「我們已經在公海了！」

他的一句話，打破了將近一小時的沉寂，土耳其皇也吁了一口氣。

那俄國人又道：「歡迎你，陛下！」

他在稱呼「陛下」之際，口氣中全然沒有最起碼的尊敬，土耳其皇的神情多少也有點尷尬，可是他顯然不在乎這一點。

俄國人又道：「我是齊非少校，記得，陛下從現在起，我是你的直接聯絡人，你明白這個身份的意思麼？」

聽到對方的官銜，只不過是一個「少校」，土耳其皇的神情，現得很委屈，可是他却忙道：「是，是，我知道，那是說，我的一切行動，都要……要徵求你的同意？」

齊非少校放肆地笑了起來，道：「可以那麼說，可以那麼說！」

俄國人的話，令得土耳其皇不由自主抹着汗，齊非又向年輕人望來，道：「陛下，對於你的隨員，我們經過調查，但是我們查不到什麼！」

土耳其皇忙道：「這正是他的優點，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人，所以，他可以進行任何工作，而不會在事先有人懷疑他。」

齊非少校摸着下顎，仍然望定年輕人，不住發出「唔唔」的聲音，道：「我們不是很喜歡這一點，但是基於雙方精誠無私的合作，我們還會繼續調查，反正現在是不要緊的了！」

他的話，意思很容易明白，年輕人一點沒有反對的表示。

船在海參威海岸，齊非少校、土耳其皇和年輕人三個人首先上岸，碼頭上有一輛軍車，車廂密封，土耳其皇名義上是貴賓，實際上和囚犯無異，才登車，車子就轉向機場，接着，就上了一駕軍機。

軍機一升空，就在高空飛行，齊非少校虎視眈眈地盯着土耳其皇，像是怕他在忽然之間，改變了主意，自飛機上跳下去一樣。

年輕人心中覺得很滑稽，土耳其皇看來很鎭定，用他流利的俄語，不斷和齊非少校交談。

飛行持續了十小時以上，在這十小時之中，停了兩次，都是停在不知名的軍用機場上，最後一次，是在一個較大的機場上，飛機才一停下，齊非少校的神情，就顯得相當緊張，艙門打開，他向土耳其皇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留在座位上，然後，他已先走了出去。

年輕人向外望去，停機坪上，全是一列一列的軍機，很遠處，好像有一抹淡淡的小影，看不到有城市，約莫半哩之外的一羣建築物，看來是空軍的基地。

年輕人當然無法辨認出那是什麼地方，他看到齊非下機後，有一輛車子駛過來，車中坐着一個中年人，齊非湊近去，和那人講着話。

年輕人轉過頭來，低聲道：「看來我們到目的地了！」

土耳其皇像是正在出神，忽然被年輕人的話，嚇了一跳一樣，急不及待地應道：「是！是！」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怎麼，你害怕？」

土耳其皇搖着頭，道：「不，不。」

他雖然在連聲否認，可是誰也看得出，就算他並不是害怕，他也是在極度的緊張之中。年輕人皺了皺眉，土耳其皇看來有點精神恍惚，他忽然又嘆了一聲，口唇掀動着，但是並沒有發出聲來。年輕人的心中，陡地起了一陣疑惑，因爲土耳其皇的神態，十分奇怪。可是他還沒有問出口，齊非少校已叫了起來，土耳其皇連忙下機，年輕人站起來，剛待跟下去，可是他才出現在艙口，齊非少校就指着他大聲道：「你，留在機上！」

年輕人陡地一呆大聲道：「陛下！」

他是以土耳其皇隨員的身份到來的，這時，他感到事情有了意外，自然希望土耳其皇能爲他說幾句話，可是，土耳其皇就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他的叫聲一樣，逕自走向那輛車，而齊非少校也聲勢洶洶，向年輕人逼過來。

突然之間，年輕人感到，自己是跌進了一個圈套了！

年輕人只是感到自己跌進了一個圈套，但是他却還未能知道那是甚麼圈套，目的爲了什麼。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爲事情的發展，和預先的安排不同了。

他和土耳其皇分了開來，而且，在他高叫而土耳其皇不予理睬之際，他立即就知道，這種變化，是土耳其皇早知道的！

年輕人的反應相當快，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除了知道自己已經跌進了一個圈套中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應付的辦法。

土耳其皇一上那輛車，車已疾駛而去，而齊非少校也又已上了飛機，毫不客氣地將年輕人一推，年輕人向後退了一步，齊非少校一側身，另一個身形魁梧的人上來，一伸手，將一個手銬，銬住了年輕人的右腕，手法之熟練，證明他是一個以捕人爲業的人。

年輕人停了停，隨即叫了起來，道：「喂，這算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齊非少校只是冷冷地望了他一眼，飛機又繼續起飛，這一次，航程比較短，半小時之後就降落，那人拖着年輕人，動作粗暴地下了機，將他推進了一輛密封的車子之內，而且將自己的手，和年輕人銬在一起。車廂是密封的，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情形，但是車身顛簸得很厲害，可知車子根本不是駛在公路上，約莫又過了半小時，車子略停，接着，便聽到沉重的鐵門開啓聲，年輕人又叫了起來，道：「你們將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我是土耳其皇的隨員！」

與他同車的齊非少校和另一個人，一聲不出，車子又駛了幾分鐘，再停下，車門打開，年輕人被那人粗魯地拉了去。

一到了外面，年輕人不禁吸了一口氣，他看到的是深灰色的高牆，和一排一排的鐵柵，毫無疑問，那是一座監獄！而且，照目前所見的這種陰森氣氛來看，這還不是一座普通的監獄。

年輕人一看清了四周的情形，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逃！

可是他隨即發現，他絕沒有逃脫的機會，不論他的動作多麼快捷，他至多只能走出兩公尺，就會屍橫就地！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由得那人拉着，向前走去，他一共經過七度鐵門，在每一度鐵門前，都停留了片刻，等候鐵門打開，然後，就是一條至少有一百公尺長，密不通風的通道。

在通道的盡頭，他被拉進了一座升降機，升降機不是向上升，而是向下落，落了約有十公尺。又是另一條走廊，走廊兩旁，有許多門，每一扇門前，都有兩個守衛。年輕人被帶到其中一度門前，停了一停，門打開，年輕人被推了進去，房間內的佈置，居然很豪華，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後，坐了三個人，中間的那個，穿着便服，樣子很普通，左、右各一個，反倒是穿了少將制服的軍人，神情威嚴。

年輕人才一站定，就看到齊非少校在行敬禮，又指了指他，左面那位將軍道：「好，放開他，將他留給我們來處理。」

和年輕人銬在一起的那人，解開手銬，和齊非少校，一起退了出去。

左首的那位將軍立時道：「請坐！」

年輕人在桌子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攤了攤手道：「看來，我問我爲什麼會來到這裏，那完全是多餘的。」

中間那人微笑着，道：「不，你可以問。」

年輕人挺直了身，道：「好，我爲什麼會來到這裏的，請問！」

中間那人雙手交叉着放在桌上，向前略俯了俯身子，道：「因爲你是我們所要的一個重要人物。」

年輕人略怔了一怔，立時放聲大笑了起來，他實在是啼笑皆非的，所以笑聲聽來也很古怪，他道：「我看不出我和你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中間那人道：「有的，因爲你知道一項陰謀，並且正在利用這項陰謀！」

年輕人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從眼前的情形來看，桌子後面的三個人，一定是高級情報人員，中間的那個，雖然穿着便服，但他的地位一定最高，不過年輕人還是不明白對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如果說，對方已知道，他和土耳其皇來這裏的眞正目的，那絕不致於造成如此嚴重的局面，而且，年輕人早已肯定，土耳其皇根本是和他們合謀的。

年輕人呆了一呆，才道：「我要見土耳其皇，我是他的隨從——」

他的話還未講完，那三個人已一起笑了起來，中間那個道：「不必了，你根本是他帶來的，他領到酬金已回去了。」

年輕人陡地震動了一下，不由自主，站了起來，他眞的是中了圈套，根本是土耳其皇將他出賣，編了一套鬼話，將他騙到這裏來的。

土耳其皇那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年輕人一點也不知道，但是他却知道一點，這件事，可大可小，自己正在極其嚴重的關頭，他又坐了下來，道：「我看，不單是我上了當，你們也上當，整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年輕人本來是想將他自己、土耳其皇和奧麗卡三人之間的計劃，詳細講出來的，這件事，講起來雖然長，而且對方也不容易明白，但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最好還是完全照直說，因爲只有照直說了，才不會和情報、特務等扯上關係，而在蘇聯的情報、特務機構屬下的監獄之中，如果與這些扯上了關係，他就有可能在高牆和鐵牢之中，渡過他的一生。

但是，他還沒有機會講出他的故事來，中間的那個人，就揮了揮手，道：「你認識這個人？」

他一面說，一面將一張照片，推向年輕人，年輕人伸手接了過來。

他當然認識這個人，照片已放得相當大，而且拍得很清楚，在照片看來，那像是一個拍賣場，照片可能是偷拍的，照片中間的一個人，就是那個咬着雪茄的阿道夫・希特勒。

年輕人點頭道：「是，我認識他。」

桌後三個人，互望了一眼，有一種很狡詐的神情，年輕人連忙說道：「你們聽我說，事情正是由這個人而起的，這個人，自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有可能，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那個德國元首，我們——」

年輕人講得雖然急驟，但是仍然被中間那人打斷了話頭，道：「他不是，你不必用一些謊話來騙我們！」

年輕人呆了一呆，他不明白對方何以

說得如此之肯定，中間那人又說道：「我們軍方，有着眞正的希特勒已死的確切情報！」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那就好了，那麼，事情和我又有什麼相干？」

中間那人道：「太多了，這個人，襲用了希特勒這個名字，你先說說他眞正的身份，和我們所得的情報，印證一下，再繼續談下去。」

年輕人不禁苦笑起來，他要是知道這個人的眞正身份，那倒好了。

年輕人在苦笑了一下之後，道：「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事實是這樣——」

左邊那個將軍，在年輕人走來之後，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陡地用力一拍桌子，喝道：「少廢話，我們沒有空聽你編故事，只要你說實話！」

年輕人又怒又吃驚，大聲叫道：「好，我眞的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你們能告訴我？」

右邊那將軍現出一種十分陰森的神情來，冷冷地道：「當然，你不會一下子就說實話的，但是，當你參觀過我們這裏的設備之後，我想你一定肯說的了。」

他在提及「我們這裏的設備」之際，那種語氣，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年輕人苦笑着，道：「實實在在，我不明白爲什麼你們找到了我，你們所得有關我的情報，一定有錯誤，我只不過是一個有機會揀就便宜的人，和任何國家的政治，都扯不上關係。」

中間那人「哼」地一聲道：「你太客氣了吧，在南美洲發動武裝叛亂，建立一個印地安帝國，不就是由你策劃的麼？」

年輕人陡地一震，刹那之間，他明白了，他陡地揚起手來，他有許多話要說，要爲自己剖白，要告訴對方，他們弄錯。

可是他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一時之間，他只是叫了起來，道：「不是我。」

中間那人陰森地笑了兩聲，道：「不是你，是誰？」

當然，策劃那次武裝進攻的不是他，而是奧麗卡，但是爲什麼這幾個蘇聯的高級情報人員說是他呢？這一件事，再加上土耳其皇出賣他，一切還不明白麼？

一切實在再明白也沒有了，奧麗卡在陷害他！奧麗卡設下了圈套，和土耳其皇合作，利用他的設假，使他上釣，將他弄到了這裏來，到了蘇聯情報人員的手中，情形比被拋棄在南美叢林或是撒哈拉大沙漠中更壞，奧麗卡是藉此報復，報復他的掌摑！他早就應該想到，奧麗卡不是那麼容易妥協的，但是他還是乖乖地走進圈套之中，脫身不得了。

這種報復手段，實在太兇了一點了。

年輕人不由自主，嘆了口氣，他的額上和鼻尖上，已經不住他沁出汗珠來。

他望着坐在面前的三個人，覺得要是不將這件事情弄清楚，自己是決脫不了身的！

這時，中間那人又抽出一張相片來，交給年輕人。

照片上那人，他也是認識的，可是他却決未曾想到，這個人在整件事情中，會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那個人，就是朱豐。

在年輕人發呆間，中間那人陰森地道：「怎麼，看來有點臉熟吧！」

年輕人憤然地放下照片，道：「不止臉熟，我根本認識他！」

中間那人的聲音變得很嚴厲，道：「那麼你爲什麼剛才提也不提？」

年輕人道：「這個人只是一個錢幣商，我只爲了搜集錢幣，才和他有來往的，這個人在整件事情中，有什麼重要？我完全不明白。」

中間那人冷笑着，按下了一具對講機的掣，吩咐道：「來兩個人！」

年輕人跳了起來，衝向辦公室，用力在辦公桌上敲着，叫道：「我說的全是實話！」

桌後的三個人全然無動於衷，房間的門打開，進來兩個人動作極快，不等年輕人有任何反抗的動作，就在他的身後，一邊一個，將他緊緊挾住，令得他動彈不得，年輕人喘着氣，他知道自己實在是到了有理說不清的地步，在這裏，完全沒有任何人可以帮他的忙，而他自己，也可以說拿不出任何辦法來，奧麗卡這步棋，實在是下得太狠了。

中間那人揮了揮手，挾住了年輕人的那兩個人，就挾着他向外去，年輕人在門口，用脚撐住了門，道：「去找土耳其皇，他愚弄了你們，去找那個叫奧麗卡的女人，去找他們。」

桌後的三個人，看不出什麼反應，而年輕人已經被拉了出去，一直叫人拉着，經過走廊，被推進了一度鐵門之中。

年輕人進了那度鐵門，鐵門立時關上，他被關在一個三公尺見方的牢房內，牢房的四壁全是水泥的，什麼也沒有，甚至沒有燈，光綫只從鐵門上兩個小孔中透進來，年輕人喘着氣，他覺得這時他的的遭遇，簡直和「基度山恩仇記」中的那個男主角一樣了。

他呆了片刻，雙手抱着頭，在那冰涼的水泥地上，坐了下來，他告訴自己：鎭定，在現在這樣情形下，一定要鎭定。

鐵門外的燈光，一直亮着，年輕人完全無法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也不知道日子。

進了這個小牢房之後，年輕人就沒有出去過，他的食物，由鐵門上的小孔中遞進來，一日兩餐，只是麵包和開水，與食物遞進來的同時，除有一隻膠袋，供他排洩之用，他估計自己在牢房中，至少已過了十天以上，不論他如何大叫大嚷，完全沒有人理他。

那眞是可怕之極的一段日子，他和外界完全隔絕了，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而他也無法向任何人求援，這十天時間，連他自己也有點不信，他居然可以捱得過去，不過時間總是那樣過去，不管你是在享受着歡樂，或者被痛苦煎熬着，時間總是那樣地過去。

年輕人是在有一天的下午時分，突然精神一振，從硬而冷的水泥地上，直跳了起來的。

因爲他聽到了新的脚步聲：這些日子來，他已經聽慣了守衛的有規律的脚步聲，所以，一聽到有新的脚步聲之後，他就可以知道，另外有人來了。

（未完・三）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拾生找到燕十三和長孫無忌，便將練青霞單身到避暑山莊打聽歐陽天聰製毒之事告知，超過約定時間還未回來，只怕凶多吉少，至於她暗示借助神武營使他們倒戈相向是很有可能的事，但弄不好足以偾事，燕十三主張進皇宮一行，再加上皇帝的意思，長孫無忌有點顧忌，怕皇上年輕無經驗，常德郡主與曹廷勢不兩立，去見他們，一個話兒說不清，只怕打草驚蛇，於事無補，嚴拾生江湖到處走過，只有皇宮未有到過，慫恿燕十三去開開眼界，於是三人到了皇宮，想不到皇上比郡主更處事精明，派長孫無忌下聖旨請動神武營……

圍剿避暑莊　一死一走脫

神武營爲首的人亦是表示他們是一心家國，一定會全力對付倭奴，對於曹廷可能與倭奴勾結這件事他們也仍然表示懷疑。

一直到他們進入避暑山莊的範圍，遭遇攔阻，那些攔阻他們的人完全是倭奴裝束，藏在隱藏的地方，突然出現，偷襲暗算。

神武營的人絕無疑問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出其不意之下雖然傷亡了一批，立即便能夠穩住陣脚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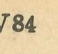
倭奴捨生忘死，攻勢瘋狂，神武營雖然人多勢衆，仍然要血戰接近三個時辰才能夠將那些倭奴完全擊殺。

燕十三長孫無忌當然明白倭奴所以這樣做，目的在掩護曹廷撤退，可是他們雖然盡了力，仍然要兩個多時辰才能夠殺出一條血路，殺到避暑山莊門前。

山莊內一片死寂，燕十三身形上拔，迅速掠上一株高樹，兩個倭奴藏在高樹上濃密的枝葉中，看準了機會出手襲擊。

倭刀暗器分左右襲來，燕十三若非早已提高警覺要應付，並不容易，他是有所防備，暗器倭刀輕易閃開，手中一雙寶劍立即反擊。

倭刀寶劍下斷去，燕十三乘勢揮劍削進那兩個倭奴的要害，他的出手非常狠辣。



那兩個倭奴樹上倒下，燕十三身形再往上移，居高臨下，他清楚看見燒窰的位置，也清楚看見燒窰上仍然有烟冒出。

從樹上躍下，燕十三就是一個「闖」字，身形不停，往山莊內闖進去。

嚴拾生長孫無忌還有十數個神武營的高手緊緊跟着，他們這一組負責殺進避暑山莊內，向他們攻擊的倭奴其他神武營的來人已盡力將之截去。

越接近山莊，出現的倭奴越少，主力無疑都集中在半山以下。

× × ×

歐陽天聰仍然留在燒窰內，他本準備隨同曹廷離開，臨時又改變了主意。

知道是燕十三帶人攻來，他惡念便生，若非燕十三破壞了他的大計，現在他仍然舒舒服服的留在山谷中的莊院等候毒氣製煉成功，做他的武林霸主。

燒窰中仍然有多餘藥物餘下，他只準備將之煉製成毒氣？到燕十三等人衝進來才引爆，將燕十三等人一舉毒殺在山莊內。

曹廷完全明白他的心意，也計算得出所需要的時間，安排了接應的人便帶着自己已煉製好的毒氣離開。

那些毒氣已注進瓷球內，搬運當然要非常小心，曹廷雖然自信那些倭奴必然能夠將來人截下來，三兩個時辰之內絕不會出亂子，但小心起見，仍然是盡快將毒氣撤走。

山莊下雖然經已被包圍，可是曹廷早已經安排好了一條地道。

在避暑山莊開始建築同時，這條地道便已經開挖，工程浩大，當時他並未想到如何用這條地道，却肯定一點，即使沒有用對他也沒有任何的損失。

他的估計也甚少出錯，練青霞的背叛在他意料之內，但練青霞在神武營作好了安排，以致神武營的人那麼合作，迅速配合燕十三長孫無忌採取行動，則是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這一次逃得來實在有些狼狽。

然而他仍然相信歐陽天聰能夠及時將毒氣煉妥，安排好山莊內這個毒氣陷阱，他清楚明白煉製毒氣的程序，也絕對相信歐陽天聰絕不會那麼愚蠢，留在山莊中跟燕十三他們同歸於盡。

所以他吩咐了手下在發現燕十三他們進入山莊後立即以火警將地道封閉，他估計燕十三兩個時辰後可能殺進來，亦估計在這之前，歐陽天聰一切已準備妥善，由地道離開。歐陽天聰事實也不想再與燕十三正面衝突，一想到自己將是未來一國之國師，一人之下，又怎會不珍惜性命，以他的估計，毒氣應該在曹廷撤出後約莫一個時辰便可以煉製完成，他可以安然進入地道看機會將毒氣爆發。

人算却不如天算，曹廷才離開，製煉毒氣的工具便緩下來。

歐陽天聰開始沒有在意，到他發覺毒氣不能夠煉製的時候，已經到了應該離開的時間，一發覺他立即檢查工具，却沒有問題，然後他發覺問題是在那些瓷匠及操縱工具的

他的手下身上。

那些人看見被歐陽天聽發覺，亦只有硬着頭皮承認，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在山谷那邊他們已經有過一次經驗，而曹廷與歐陽天聽又沒有提及他們的安全。

他們不想死在毒氣之下，死在山莊內，除非歐陽天聽有足以令他們信服的保證，清楚肯定他們也有機會離開，否則他們便停止煉製毒氣的行動。

曹廷與大羣手下留在燒窰的時候他們不敢反抗，但到了清楚歐陽天聽的動機，生死關頭，他們還是豁出了性命，準備與歐陽天聽拚一個清楚明白。

歐陽天聽是眞的沒有考慮到這方面，一心只想着如何對燕十三報復，到他發覺不對路，燒窰所有的出路巳經被那些人堵住。

到這個時候他也不願意多談，煉製毒氣巳經來不及，他必須離開的了。

那些人，却連他要離開也阻止，他們認爲：只有將歐陽天聽留下來才能夠保安全。

歐陽天聽一向口才很好，可是怎也不能夠說服那些人，然後他聽到了爆炸聲。

他雖然沒有看見，亦不難想像得到燕十三等人必然巳接近山莊，留守的倭奴奉命行事，將地道封閉，那些人讓他離開，現在也沒有用了。

一股怒火立時從他的心頭冒起來，那柄錐子也似的劍立即從他的袖中射出，射進了立在燒窰進口的一個大漢的咽喉。

沒有人想到他會在這時候出手，何況他的身手本來就不錯，劍構造又特別，出其不意，以那個大漢的身手反應根本不能夠閃避開去。

那個大漢倒下，其他人不由脫口叫出來，歐陽天聽身子一翻，錐子也似的劍掃出，眨眼間又刺斃了三個人。

他心頭上那股怒火這時候才稍爲平息，錐子也似的劍凌空連揮，發出了一連串驚心動魄的聲响。

那柄錐子也似的劍雖然最近打就，但他吸取與燕十三交手的經驗，再加以改進，比之前的一柄用來只有更靈活更厲害。

劍停下，他才冷冷的喝道：「好，你們要跟我談條件，現在可以談了。」

他雖然坐在輪椅上，但由於那輪椅構造特殊，高度又有異一般，坐着還是要比站在那兒的人高很多。

那些人聽他這樣說，反而退後了一步，一個大漢硬着頭皮，說道：「我們要離開。」

歐陽天聽冷笑。「你們是聾子，沒有聽到方才的爆炸聲响，地道既然巳經被封閉，還跑什麼。」

那個大漢道：「我們就是要在毒氣製煉妥當之後離開，不要變成毒氣下的犧牲者。」

另一個大漢道：「所以除非你確定我仍有一條生路，否則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肯再煉製毒氣的了。」

歐陽天聽冷笑。「我也不會再叫你們製煉毒氣，我也跑不了，毒氣製煉來毒死自己不成？」

一個瓷匠接道：「你跑不了是最好，有你在這裏，我們才安全。」

「錯了——」歐陽天聽獰笑。「毒氣爆發也要一段時間，而且你們會死得很快很舒服，現在可就不同了，你們隨時面臨死亡的威脅，不知我什麼時候抽冷子一劍刺來。」

另一個瓷匠接道：「你還什麼？還要殺我們？」

歐陽天聽道：「不殺你們又怎消得我頭上的怒火？」

語聲一落，輪椅又移動，如飛衝向那大漢與瓷匠，人未到，錐子也似的劍巳刺出，一連刺倒了幾個瓷匠，一個大漢。

那些瓷匠與大漢知道求饒也不是辦法，紛紛抓起身旁的工具抵擋，以他們的身手，當然阻擋不了歐陽天聽，一個緊接一個，紛紛倒在歐陽天聽劍下。

歐陽天聽越殺越興奮，縱聲狂笑，就像是一個瘋子也似，輪椅左衝右突，揮劍狂刺。

到他的笑聲停下，輪椅停下，那羣瓷匠與大漢巳無一倖免，全部都伏屍地上。

血雖然流得不多，但整個燒窰巳滿是血腥味，屍體到處都是，有如人間地獄。

歐陽天聽好像這時候才冷靜下來，劍垂拖在地上，仰首看着窰頂，也不知在想着什麼。

燕十三也就在這時候出現在燒窰的進口，往內看一眼，移步走進來，長孫無忌嚴拾生左右跟上，看見遍地屍體，不由都大皺眉頭。

「歐陽天聽——」燕十三第一個開口道。

「姓燕的——」歐陽天聽垂下頭，目光落在燕十三面上。「我一向不大相信運氣，現在不能不相信的了。」

燕十三道：「曹廷應該不會將你單獨留在這裏，毒氣縱然巳經煉製妥當，對他來說，你到底還是一個人才，他是絕不會輕易放過的。」

歐陽天聽道：「不錯。」

燕十三道：「是那些瓷匠還有煉製毒氣的人阻止你離開？」

歐陽天聽冷笑道：「他們是笨蛋，不知道以他們的本領根本不是我的敵手。」

燕十三說道：「他們不是巳將你留下來。」

「是我自己要留下來。」歐陽天聽大笑。「我與曹廷相約，在一定的時間之內我一定會將毒氣煉製成功，一到約定時間便將秘道炸毀。」

「秘道——」長孫無忌隨即倒退出去，接喝一聲：「搜——」

跟在他後面的神武營高手立即散開，長孫無忌亦疾掠了出去。

燕十三只是盯着歐陽天聽，試探問：「毒氣還沒有煉製成功。」

歐陽天聽說道：「毒殺你們的……還沒有。」

燕十三嘆了一口氣。「你其實可以追隨曹廷以及煉製妳的毒氣離開的。」

「絕對可以。」歐陽天聽亦歎了一口氣。「可惜我突然想起你。」

「因而想到了報復。」

「不幸煉製毒氣的材料還有剩餘，所以我考慮絕不浪費，再煉製毒氣等你們進入這裏引爆，一舉將你們毒殺，才消這口

氣。」

「那些匠人不肯合作。」

「他們看出我的動機，恐怕連他們也毒殺在此。」歐陽天聽冷笑：「他們都是笨蛋，應該在開始的時候便講妥條件。」

燕十三點頭。「條件講妥才動手煉製毒氣應該是可以的，時間緊迫，沒有其他人可借選擇，他們就是不合作，曹廷也不敢殺他們。」

歐陽天聽道：「可惜他們就是這樣想，也沒有這個胆量，一直只剩下我一個才敢表示意見。」

燕十三沉吟道：「也許我們考慮到曹廷的可怕。」

歐陽天聽大笑。「這個人的確可怕，你們大概怎也想不到他其實是個倭奴。」

燕十三雖然有些意料之中，但肯定是事實，還是不免脫口「哦」一聲。

歐陽天聽接道：「以一個倭奴能夠混入朝廷，並身居高位，這個人的處心積累，城府深沉，還有那一份耐性，若說不可怕才奇怪。」

燕十三絕對同意，說道：「你不是一個倭奴？」

歐陽天聽大笑。「你是說爲什麼我會帮助倭奴殘害自己的族人？」

「他答應你事成之後加以重酬？」

「事成之後我就是一國的國師。」歐陽天聽還是洋洋得意的。

「很大的誘惑。」燕十三淡然一笑。

「難怪你動心。」

「他說得很有道理，江湖始終是江湖。」歐陽天聽笑接道：「國師才是正確的途徑。」

燕十三語聲更冷淡。「有些話我應該跟你說的，可惜你一定不會明白，說不說也沒有分別。」

歐陽天聽搖搖頭。「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可是你應該明白一件事。」

「什麼話現在來說都巳是廢話。」燕十三手中寶劍一轉，寒光奪目。

歐陽天聽目光一落。「好劍，以你的身手再加上一雙這樣的寶劍，我如何是敵手？」

燕十三道：「可是你還是要一戰。」

歐陽天聽道：「明知道絕不是對手還要戰在江湖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身不由己，聽命行事，另外一種就是理直氣壯，視死如歸的好漢。」

燕十三道：「你到底也是一個有頭有面的人。」

歐陽天聽道：「我若是巳成爲國師，當然怎也要死得精彩一點，現在無論怎樣死，其實也不成問題的了。」

嚴拾生插口道：「你這許多說話，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歐陽天聽道：「好像你這麼笨的人當然不會明白。」

嚴拾生大笑。「就是笨，我的運氣也比你要好，你國師做不成，我官都是做定了。」

歐陽天聽道：「你這樣賣命就是爲了一官半職？」

嚴拾生道：「跟你一樣，就是正邪有別，我是皇帝同意的，絕不會改變。」

歐陽天聽道：「就是不知道這個皇帝的位子還能夠坐多久。」

嚴拾生冷笑。「以我看，皇帝的是吉人天相，這一次一定有驚無險。」

歐陽天聽道：「以我看，曹廷也是帝王之相。」

嚴拾生大笑。「他若是帝王之相，又怎會變成太監？」

歐陽天聽怔住，嚴拾生大搖其頭。「連這一點你也不懂，還說什麼聰明？」

歐陽天聽忽然一笑。「他能否做皇帝又跟我還有什麼關係？」

嚴拾生道：「這才像話，你巳經與死人沒有分別，還跟我吵什麼？」

歐陽天聽笑了笑。「星相之學我若是潛心苦研，成就一定不會小，可惜我沒有那種心情，否則現在總能夠告訴你一些將來變化。」

嚴拾生道：「我以爲你會說你一定會知道自己的下場，趨吉避凶，我們之間根本不會見面。」

歐陽天聽又怔住。

嚴拾生洋洋得意的接道：「眞是人之將死，好像你一個這樣的聰明人，現在連話也說得一塌糊塗。」

歐陽天聽一聲歎息。「有道理，我以爲自己可以視死如歸，其實還是很害怕，心一亂，說話便變得沒有條理。」

嚴拾生道：「我本來腦袋也不大靈光的，可是現在跟你一比，也變成一個聰明人了！」

歐陽天聽目光回到燕十三面上，冷冷的接道：「這個燒窰煉製出來的毒氣足以毒殺整個京城的人，你除非遠離京城，則倒要看你的運氣是否繼續好下去。」

燕十三說道：「我一定會留在京城之內。」

歐陽天聽道：「可惜我看不到。」

嚴拾生道：「你若是束手就擒，一定可以看得到結果的。」

歐陽天聽道：「這可就不是聰明人說的話了。」

嚴拾生大喝：「那你還等甚麼，還不動手，好讓我們將你殺掉？」

歐陽天聽道：「這要花很多氣力。」

嚴拾生說道：「你以爲你眞的那麼本領。」

歐陽天聽笑笑。「你還不是一個聰明人，完全聽不懂我的話。」

嚴拾生恍然道：「我明白，你是根本不願意花氣力跟我們動手。」

歐陽天聽笑顧嚴拾生。「後知後覺，現在我連跟你說話的氣力也要省回了。」

嚴拾生看燕十三一眼才再問歐陽天聽：「你省回這許多氣力幹甚麼？」

歐陽天聽一聲不發，緩緩閉上眼睛，顯露出很疲倦的神態。燕十三毫無反應，嚴拾生再看他一眼，到底忍不住。「姓燕的，他閉目等死，你動手還是我動手？」

燕十三搖頭，示意嚴拾生再看歐陽天聽，也就在這時候，歐陽天聽的劍開展。

他只是手動，仍然坐在椅子上，錐子也似的軟劍一抖，反彈上他的頸子，一絞而斷，一個頭顱便飛起來。

燕十三轉過身，往外走，嚴拾生看着打了一個冷顫，忙亦往外走。

才出燒窰，長孫無忌便走來，還有練

青霞，囚禁練青霞的密室就在秘道附近。

曹廷並沒有將練青霞帶走，也沒有殺練青霞，只是將她留在密室，聽天由命。

練青霞憔悴了很多，眼神也沒有了昔日的光采，看見燕十三，點點頭。

燕十三面上不由露出了笑容，只是一聲。「很好——」

嚴拾生一旁上下打量了練青霞一眼，隨即道：「看來你並沒有吃過甚麼苦。」

燕十三看了嚴拾生一眼，嚴拾生一眼瞥見，接道：「你不必這樣看我，我知道甚麼應該說，甚麼不應該說。」

燕十三一怔，搖頭道：「看來你比我想像的要聰明得多。」

嚴拾生道：「你却是變了很多，以前你總是暢所欲言現在却有這麼多顧慮。」

燕十三道：「我倒是沒有留意。」

嚴拾生道：「甚麼令你變成這樣子，是因爲纖纖盈盈的死？」話出口他便知道說錯話了。

燕十三也不否認，道：「一個人面臨死亡威脅習慣了便不是一回事，可是目睹好朋友死亡，對死亡難免便會有另一種感受。」

嚴拾生道：「怎麼我就是沒有？」

燕十三道：「你有的，只是你感覺不到自己巳改變了很多。」

嚴拾生道：「這是旁觀者清。」

「正如你看我，不是很清楚。」燕十三目光回到練青霞面上。「無論如何，曹廷眞的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梟雄。」

練青霞道：「他是的，不因爲他是我的師父，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燕十三道：「在武學上他也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

嚴拾生奇怪道：「你從沒有跟他見面，更休說跟他交手，何以知道。」

燕十三道：「練姑娘絕無疑問巳完全得到他的眞傳，可是從練姑娘的出手我們完全看不出是揉合了東瀛武功的武功。」

嚴拾生沉吟道：「這個我的確也看不出，可是東瀛武功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你很清楚。」

燕十三微笑。「巳經足以分辨得出與中土武功分別在甚麼地方。」

長孫無忌插口道：「練姑娘武功無疑是自成一派，但的而且確，中土的味道很重。」

燕十三道：「所以曹廷絕對是一個武學的天才，他懂得將兩種武功揉合在一起！取其所長又懂得以中土的武功爲重。」

練青霞忽然問：「你們巳經清楚他的身份了？」

燕十三道：「開始只是懷疑，方才由歐陽天聽的口中證實。」

長孫無忌奇怪道：「毒氣既然尚未煉製妥當，歐陽天聽怎麼還留在這裏？」

燕十三道：「毒氣巳製煉妥當，歐陽天聽要煉製的其實是要對付我們，若是成功，我們一進入，他便會將毒氣引爆，到時候，進入避暑山莊的人便無一倖免。」

長孫無忌道：「是因爲仇恨。」

「私人的仇恨。」燕十三歎了一口氣。「仇恨有時會令一個人的理智消失。」

長孫無忌道：「曹廷應該制止他們的，無論如何歐陽天聽在他來說也是一個很有用的人。」

「兩個原因。」練青霞插口。「一個是我師——曹廷對燕大哥也很避忌，希望能夠在避暑山莊將燕大哥除去，另一個原因是他絕對相信歐陽天聽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必定很有把握才這樣做。」

嚴拾生道：「不錯，歐陽天聽是絕不會冒險的，曹廷巳經答應他事成之後，封他爲國師。」

「難怪他這樣不擇手段。」長孫無忌歎息。「他就是念念不忙稱霸武林。」

嚴拾生嘟喃道：「我就是不相信，皇帝封的國師便是武林霸主。」

長孫無忌道：「天下之大，莫非皇土，皇帝說他是武功天下第一，足稱國師，甚麼人反對也是沒用的，他求的豈非也只是一個虛名？」

嚴拾生恍然。「那倒是不錯，我也不相信，以毒氣威脅，便能夠登上武林霸主之位，那該是以武功人望來取得，也必須武林中人認同。」

燕十三道：「所以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眞正的武林霸主出現。」

長孫無忌笑道：「武無第二，要承認別人武功天下第一，可不是一件樂事。」

嚴拾生接說道：「所以姓燕的雖然武功很不錯，江湖上不少人稱他第一，就是沒有人承認他是天下第一，尊他爲武林霸主。」

燕十三淡然一笑，嚴拾生接道：「大概就因爲姓燕的名氣太大，歐陽天聽不殺他不舒服，索性以毒氣將之了結，以免後顧之憂，天曉得，甚麼時候江湖中人便將姓燕的捧上天，捧做武林霸主。」

「胡說八道。」燕十三大搖其頭。

嚴拾生笑接：「我若是做了官，總要跟皇帝說說，好教他封你做國師。」

燕十三搖頭苦笑。「你就是這許多混賬主張。」轉問練青霞：「曹廷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練青霞沉吟着。「我也不大清楚，封閉地道是不久前的事。」

長孫無忌接道：「神武營的人巳經下山四方八面去追截。」

燕十三沉吟道：「地道所以遲遲未封閉只是爲了接應歐陽天聽。」

長孫無忌道：「我們目前只是盡力而爲，只要能夠發現毒氣的下落而環境又適合，不能夠將之留下來便將之毀壞，以絕後患。」

嚴拾生大驚。「那毒氣散發開來，神武營的人豈非要同歸於盡？」

長孫無忌道：「大家都明白，食君之祿，担君之憂——」

嚴拾生笑罵：「難道我們做的這一切都只是爲了皇帝？」

長孫無忌苦笑。「這是說慣了，其實大家都明白所做的是甚麼回事。」

嚴拾生嘟喃道：「這樣這麼有意義的塲合沒有我的份兒總覺得不成事。」

燕十三道：「話是你說的，萬一曹廷的人與毒氣不知下落，唯你是問。」

嚴拾生叫出來。「這跟我有甚麼關係，難道我說甚麼事情便會變成什麼？」

燕十三道：「好事大都不靈驗，壞事却總是十九給你說中的。」

長孫無忌聽着苦笑。「也不能這樣說他，這一次成功的機會實在不大，曹廷既然能夠準備了那樣的一條地道，在地道的出口當然亦作好妥善安排。」

燕十三道：「若非巳作好充份準備，我看他也不會選擇在這個地方煉製毒氣，現在我們唯一的也就是他心急成事，不難會出現許多漏洞。」

「對，他其實大可以等歐陽天聽的事情平靜下來才開始行動，這麼多年都巳經等了。」

燕十三又道：「現在他當然明白我們必定會全力追查毒氣的下落，封鎖所有通道，除非他早便巳作好了安排，否則匆忙採取行動，再次出錯也不奇怪。」

長孫無忌道：「若是這麼快他便巳安排好一切，却又到我們麻煩了。」

燕十三道：「這些最好先有一些心理準備。」

長孫無忌說道：「他跟着的行動應該便是將毒氣藏在大城鎮，以散發毒氣來要脅。」

燕十三皺眉道：「要脅甚麼？」

長孫無忌道：「可能是一批財產。」

話出口他便搖頭，道：「我是向好的一方面想。」

燕十三道：「我也是的。」

長孫無忌道：「曹廷這樣急着製煉毒氣，其實在知道有毒氣這回事的時候便巳經作好計劃，一切只是按計劃行事，連放置毒氣的地方他是巳經考慮清楚，說不定由這裏離開，便趕往放置毒氣的地方。」

燕十三道：「放置毒氣的地方沒有比京城更適合的了，歐陽天聽方才說話亦暗示曹廷有做皇帝的意圖。」

長孫無忌歎息道：「若是連放置毒氣的地方亦準備妥當，我們的人追截不及，便只有等他的消息了。」

燕十三道：「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對這個人我們認識不多。」

練青霞亦搖頭道：「他的行事作風我也是現在才明白。」

燕十三道：「這到底不是一個容易捉摸的人，但無論如何，對你還是好的。」

練青霞道：「這所以他不忍心親自殺我。」

嚴拾生插口道：「却是忍心將她留在密室內，等候毒氣降臨。」

燕十三道：「若是你，會怎樣做？」

嚴拾生想想，搖頭。「還是將她留在密室裏，看她的造化算了。」

燕十三歎息一聲。「世間的事就是這樣。」

練青霞淡然一笑。「在密室內我巳經考慮清楚，我知道應該怎樣做的。」

燕十三道：「在上避暑山莊之前我以爲你巳經考慮得很清楚的了。」

練青霞道：「若是這樣，我不會一個人上來避暑山莊的。」

燕十三怔住，練青霞歎息：「也許我根本應該到江湖上走動。」

燕十三點頭。「江湖中人講的是江湖道義，這種道義在政治上是用不得的。」

「也不是政治的問題，是事情的輕重。」練青霞又一聲歎息。「之前在京城我從來沒有將他當做師父，雖然有師徒的關係，但習慣多年，始終覺得是上級與下屬的關係。」

燕十三道：「我明白，官場最重要也是上下之分，久而久之，這種感覺難免很强烈。」

練青霞接道：「作爲一個嚴明的官員當然應該以國家爲重。」

燕十三深注了她一眼，點頭。「你的確不應該到江湖上行走，與江湖中人接觸，江湖中人的一套無疑會很洒脫，但用來處理國家大事，却是大都不可行。」

練青霞道：「有人說，一個眞正的好官必然冷血，事實却必須如此。」

長孫無忌道：「只因爲他關連的不是一個人的安危，一個處理不當便會犧牲許多無辜性命。」

練青霞道：「曹廷是這樣教導我。」

長孫無忌道：「他却是連自己也做不到，更休說要你做到了。」

練青霞道：「所以我也有些迷惑。」

嚴拾生道：「若是因此而壞了大事，倒要看他是什麽感受。」

燕十三微喟。「好像一個他這樣的人尚且不能夠忘情，其他人的確休說了。」

練青霞仰首道：「想來到江湖上一趟，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低限度我會這樣做，以後再遇上，也可以放手而爲。」

嚴拾生道：「這還是江湖人作風。」

練青霞苦笑：「我只是担心萬一毒氣爆發，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百姓受害。」

燕十三道：「曹廷既然準備了地道，當日你就是會合我們一齊殺進避暑山莊，他一樣可以從容逃去，而帶走歐陽天聽更就是必然，這個危機雖然暫時消除，以後還是會發生，而且會更加嚴重。」

長孫無忌接道：「現在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毒氣就是那許多，解決了便可以安心。」

「這倒是事實，歐陽天聽不會將製煉毒氣的秘密公開，曹廷所得就只是那許多毒氣，若是我們能夠將之阻截固然最好，否則也只是一個危機。」燕十三忽然一笑。「就是不知道這個危機會弄到多大。」

長孫無忌道：「很快便有一個明白的了。」

燕十三目光再落在練青霞面上。「練姑娘所知，曹廷會採取什麽行動？」

練青霞道：「若是神武營的人追截不及，並無發現，我們便只有封鎖京城的所有出入口，毒氣應該在京城爆發，才有威脅力。」

長孫無忌道：「在動身來這裏之前我們巳作好的安排了。」

燕十三很冷靜的道：「京城一帶的情形相信沒有人比曹廷更清楚。」

長孫無忌沉默了下去，練青霞也一樣不能不承認燕十三所說的是事實，曹廷既然處心積慮入侵中原，若是對京城的情形不熟悉才奇怪。

燕十三沉吟接道：「相反禁苑方面我比較放心，對禁苑的情形，你應該比曹廷清楚的。」

長孫無忌亦沉吟片刻才道：「在原有的安排中我巳經重新調動，即使他巳經調查清楚，這種調動也應該令他的人沒有這麽容易混進去。」

（未完・廿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鶴——凌鶴爲了湔雪父母的血仇，投身到麥家莊——八大家之一的麥秀家裏，拜麥秀爲師，爲麥秀向八大家挑戰，實際打探八大家武功招式，致使自己負傷的疤痕有一千零八十次，爲麥秀賣命，目的是打探證實麥秀是不是殺父母的仇人或是幫兇，因來此之前，了性大師將他的身世告知，大師亦派徒兒麥基——江涵協助凌鶴，他父親是誰殺死的仍是一個謎。二人把大師火葬後回去，發現麥家莊被焚變成瓦礫，除了麥秀父子去收斂之外，看來全無活口，連麥俐也失踪，查縱火傷者知道縱火搜那大書的人中，必有八大家主腦之人……

贈盤川上路　遇轎女救援

小江對此鎮似乎很熟，轉過街角直往東走，鎮口一家客棧還沒上門板，小江要了最後的一個房間，兩人稍事梳洗就上床睡了。

大約四更左右，凌鶴突然被屋後的交談聲驚醒了。

「就在這兒？」是個中年人的口音。

「沒有錯。」一個年輕人道：「我一直盯到這家客棧門外，甚至在他們決定要這最後面一個房間時才離開的。」

另一個年輕人道：「你可別讓他們跑了。」

中年人道：「跑不了的。除非不是他們幹的……」

凌鶴心弦悸動，這不是麥家堡父子三人嗎？聽口氣他們父子三人似乎懷疑他們是縱火殺人的兇手。他立刻下床去推醒小江。

「怎……怎麼？這麼快天就亮哩……」

」凌鶴急忙捂住他的嘴，低聲道：別出聲，麥堡主父子來了！」

幸虧來人在屋後認清了房間的方位，又退回遠處安置馬匹。因爲他們並不想落店。

「什麼？麥堡主來了？」好像現在小江才清醒了。

「不錯，而且聽他們父子交談，似乎把咱們當殺人縱火的匪徒了！」

小江連忙翻身下床，抓起衣衫，蹬上鞋子道：「快走！咱們絕對不能和他們照面。」

「咱們沒有縱火，咱們應該解釋清楚的。」

「沒有用的，走爲上策，而且還要快……」說着已輕啓後窗穿了出去。他似乎自窗後穿出不會遇上敵人，可是凌鶴却不以爲然。既然沒有縱火殺人，却不敢面對麥家父子，以後解釋就事倍功半了。

當他穿好衣服時，聽到前院有了動靜。門上有人以指甲輕彈，道：「凌鶴、江涵，我們知道你們在裏面，出來吧！」

凌鶴一開門，麥秀就領先掠出後院，

似要到鎮外去解決，凌鶴跟着，麥家兄弟斷後。

在鎮外林邊，麥秀目紅似火，道：「江涵呢？我已知道你們的身份，如果問你們爲何要殺人縱火，似屬多餘，說說看，是誰叫你到麥家堡臥底的？」

凌鶴泰然道：「臥底之事我不否認，但我和江涵絕未縱火。」

「失火之夜你們在何處？」

「我們那夜不在堡內，至於去處，恕難奉告。」

「哦！這是一個晚輩對長輩說話的態度嗎？」

凌鶴道：「欺師抗上，人人得而誅之，但我之潛伏麥家堡，却有苦衷。」

麥老大說道：「爹，這種數典忘祖的叛徒，何必和他浪費唇舌？」

「慢着！」麥秀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問清楚才行……」

「你不必問了！」凌鶴冷冷地道：「昔年向家父施襲者，據家父臨終遺言，頗似你的形象，因爲你曾蒙面，尚不敢武斷，才投在你門下，從你的武功上來求答案，沒想到你竟利用別人的血肉之軀，連接數百高手，負創竟達一千零八十次，而使你從對方的攻擊及傷我的絕招中，盜研對方的武功精髓，從負傷的部位、創口的深淺去精測出力、劍之手勁或內力的收發技巧。因而，你已吸收了武林八大家的武功精粹，居心叵測，至狠至毒。麥秀，凌、麥兩家的血仇也該結算了！」

麥秀說道：「僅憑臆測，你敢血口噴人……」

「麥秀，經這些年的仔細觀察，當年施襲者所用之招式，的確正是麥家的技擊精英，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作了爲何又不敢承認？」

「這麼說，你縱火殺人是爲了報復殺父之仇了？」

「麥秀，你承認了嗎？」

「老夫並未施襲，何必大包大攬？」

凌鶴記得了性大師說過，仇人是個兩足各多出一趾，且較常人多出一個肚臍的人，多一個肚臍不易發現，多出兩根足趾應該不難發現的。

這麼多年在麥家堡，他雖未看到麥秀的肚臍，却看他赤過腳。並未多出腳趾，母親說麥秀是仇人不知有何根據？

「要不，你必是當年向家父施襲的兩個蒙面人之一，你是個從犯。」

「凌鶴，凌、麥兩家都是武林八大家之一，自少林遭官方查抄燬寺，五位精英突圍星散，其他如武當及華山各派也都噤若寒蟬，束約門下不問武林中事以後，八大家就應運而起。」麥秀道：「燈不點不亮，話不說不明，施襲者既不是我，而我更不是帮兇從犯。那麼在麥家殺人縱火者果眞不是你們二人，就該說明那夜你們去了何處？也該隨我同去重建麥家堡。」

凌鶴道：「所去之處與你無關，自不必告訴你，至於施襲家父的事，我深信家母之言。」

「這麼說你是絕不再回麥家堡了？」

「如果再回去的話，也是在進一步印證無誣後前去復仇的……」

麥秀冷冷一笑道：「老夫化了這麼多的心血，不能讓你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給我拿下……」麥家二子撲上。

儘管凌鶴仍然雙手顫抖，渾身乏力，在以一對二之下，麥家二子却仍非敵手。這一千零八十道劍痕的回饋，那是寶貴的經驗，比秘笈還要管用多多。

可是二子不敵，麥秀可不管什麼身份，他一加入，情況就不同了。他的血脈開始逆衝，雙手抖得很厲害，渾身無力，自然會力不從心的。不過，三人合擊要想在兩百招內撂倒他也不可能。

就在凌鶴着急却發揮不出應有的威力時，忽聞林內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雙方聞聲立即停手向林中望去。隱見林中一位破衲、乾瘦的老僧袖手而立。

由於林子稀疏，且月色極明，凌鶴目力過人，刹那間不由心頭大震，大叫一聲：「大師請留步——」立即向林中急奔。

他他入林，那破衲老僧却已不見，他相信剛才看到的正是已經坐化的了性大師。怎麼會在此處出現呢？

「莫非小江說的『飛昇得道』的話有點根據？」

他決定要弄清這件事。如果剛才的老僧不是了性大師，他爲何大誦佛號？似在阻止雙方火併？

凌鶴相信自己的眼睛及聽覺，那口音也極似了性大師。但他一口氣追出將近四五十里，仍未追上，麥家父子也未追來，或者追到岔路去了？

這一折騰，天也快亮了，知道追趕不上。想想家仇、宿疾和失蹤的麥俐及小江，不禁暗暗焦急。

麥俐去了何處？被縱火者擄走了嗎？

也許是一個人思前想後，精神分散，有生第一次品嚐到相思之苦。

或者來人的身手太高，有人潛到他的身後，他居然不知道，而且在後衣領上竟被揪住。

「什麼人……別開玩笑……」他這麼說着，却知道不會是開玩笑。他要扭頭察看，這人的一根指頭正好按在他的後腦右側的「天厲」穴上。

此穴被制，頭頸就不能扭轉了。心頭駭然，這等高手眞是罕見。說道：「是哪位前輩？武功如此高絕，行事却不光明磊落？」

這人不出聲，不知用什麼繩索綑了他的雙手，然後點了他的睡穴。

在目前，凌鶴無論如何是想不出這個暗算他的人是誰？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是在水底，水涼如冰，砭骨生寒，儘管這是盛夏之季。

由於水底黝暗，他估計水深在二十丈以上。

丈餘長的水草在水底搖擺蕩動，有如魔鬼的長髮。

首先他發現雙手仍倒綑於背後，雙足也被綑牢，還拴了一塊大石。這人眞絕，似乎沒打算讓他活命。

但這還難不倒他，他弓着身子用牙齒去咬雙腿上的繩索，只要腿上的桎梏解決了，即使雙手被綑，他仍可游出水面。

他也猜出，這必是洞庭湖。他會點水中工夫，可惜不太精，只能在水底緩一口

氣。

原來是用一種山籐綑住，十分堅韌，尤其這樣弓身去咬用不上勁兒。結果咬是咬斷了山籐，鬱的氣却已用盡。

由湖底到水面確有二十丈之深，如果是雙手未綑，手足並用，也許能在嗆水之前浮出水面……。

在失去知覺的那一刹那，他以爲自己的命苦，刼難不斷，身上一千零八十道傷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他只是遺憾家仇未復，好友和麥俐失蹤而未能顧及。

醒來時感到噁心，且有人在按他的腹部，原來他是在一艘小舢舨上。一個漢子正在救他，擠按他胃內的水。凌鶴道：「多謝大叔救溺之恩……」

「不必謝我，是居士的意思……」

「請問這可是洞庭湖？」

「廢話！這是洞庭居士的地盤，會不是洞庭湖？」

「居士怎知在下沉於湖底？」

「你去問居士不就知道了？」

「不知大叔有沒有看見是何人把在下丢入湖中的？」

「我哪有工夫去管這些閒事？」

凌鶴心想，洞庭居士蕭辰，是八大家之一，俠名甚著，怎麽部下這麽不客氣？他道：「在下凌鶴，亡父凌翎……」

他以爲好歹也是八大家之一，報出來歷，或許這人會改變態度，那知這人自顧搖櫓不再回答。

舢舨攏岸，這漢子帶他穿過一片玉米田，遠遠望見一片華厦，看來武林八大家都有點派頭。

到了華厦門外，自有人通報，才准許進見。怪的是也沒有問他是誰？

客廳中很華麗，却和主人的打扮不大相稱，這人五十左右，禿頂，一套藍布褲褂洗漿得發了白，還有不少的補綻。赤着脚，五趾互不靠攏，可見他一生中穿鞋的時間很短。正在吸引着旱烟管。

客廳中很涼快。漢子已退了出去，主人却未讓座。

「看他的年紀輕輕地，有什麽事想不開……」

「蕭前輩，您是說……」

蕭辰大聲道：「要上吊有的是歪脖樹，要服毒嘛！巴豆也不貴，花幾錢銀子的量也够了。你爲什麽在本島水源處跳水輕生，污染了水源，可能使一些雅人墨客不願來本島遊覽。」

凌鶴愣了一陣，道：「蕭前輩誤會了，晚輩來自凌家莊，名凌鶴，並非尋短見，而是被人暗算而綑縛丢入湖中的。」

「不管你是如何落水的，污染湖水，有目共睹。由於此處有一泉眼，有些豪客常來此泛舟，吟風弄月，或到島上暢遊，取泉水煮茶，這麽一來，這生意是不錯的啦？」

凌鶴本以爲報出凌家莊的字號，他會看在亡父面上接待，母親也說過，亡父生前和蕭辰私交不錯，另外就是柳慕塵了。

「蕭前輩，晚輩無狀，如因晚輩的不幸造成了貴島的損失，晚輩願意賠償，只是晚輩身上並不十分寬裕。」

「够啦！够啦！」順手取過算盤，道：「泉水污染及影響生意，作價二十兩銀子，船夫救人費及擺渡費八兩五錢銀子，你大概還沒有用飯，飯資一兩，計二十九兩五錢銀子……。」

凌鶴不由暗暗詛咒，奸商、奸商！眞是一點不假，爲富不仁，無出其右。亡父當年怎麽會交上這種朋友？

不過看在人家救人份上，不便計較，探手入懷，濕漉漉的衣袋中空空如也。眞是流年不利，近來一連遭遇兩次這類糗事。不由面紅耳赤。大概是落湖遺失，或者暗算他的人摸去了。

「喏！這是五錢銀子，三十兩已收訖，找你的零頭……」說着擲出一塊小碎銀子。

凌鶴接住，手心微痛。他相信是那船夫救他時取走了銀子交給蕭辰的。此來他想順便問問昔年一些不明的往事，這麽一來，他一刻也躭不住了，站起來抱抱拳，說道：「前輩救命之恩，容圖後報，晚輩告辭了……」

「慢着……：慢着！好歹老夫和令尊往年也是朋友，他的後人第一次上門，那有枵腹而去的道理？再說，你可能有些事不明白，我也要指點你，來人哪！」

門外傭僕道：「島主有何吩咐？」

「叫厨房多備一個人的飯菜。」

「是……」僕人離去，後窗外一個妞兒正在內偷窺，這妞兒心想，這小子遇上我老爹，眞是流年不利……

開飯時只有蕭辰陪凌鶴，兩菜一湯，一盤炒綠豆芽，一盤涼拌豆腐，白菜湯中有三五根一寸長的小魚乾。

儘管吃的是糙米飯，這個吝嗇鬼却是大口扒飯，小口吃菜，一個人如果自奉儉約，對別人刻薄些，也就値得原諒了吧？

「吃呀！可別客氣，你是不是有些事弄不清楚？」

「是的，請前輩指點。」

「什麽事不明白？」

「我想昔年八大家之間一定有什麽恩怨？還有，前輩和家父私交不錯，應該知道向家父施襲之人是誰？」

洞庭居士道：「既然那人蒙面行襲，誰也不敢武斷。但從犯是麥秀，大概没有錯吧！」

「前輩對武林中的事極熟，可知道麥家堡一夜之間化爲灰燼了？」

「當然知道。」

「前輩可知是何人縱火殺人？」

「當然不知道，不過我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兒，縱火殺人者，可能是襲擊令尊的人。」

凌鶴道：「縱火者之一有個名叫張旗的人重傷未死，晚輩問過他，他說是前輩的人……」

「我知道，八大家至少有五大家的二三流人物被騙參加了麥家堡縱火殺人行動，而且都死在麥家堡，你知道爲什麽會有這種結果嗎？」

凌鶴道：「按理說，麥堡主父子不在，晚輩也不在，留守的護院身手有限，那五大家的人不會全死在那兒。」

「主謀者要挑起麥家堡和另外幾大家的仇恨，所以利用完了之後，殺之滅口，留在麥家火窟之中，這樣麥家會找其他幾

家算帳，其他幾家也會向麥家要人。」

「的確有此企圖。」

「當然。」

「據張旗的透露，主腦人物似是出家人。」

蕭辰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人老夫暫時也猜不出來，不過老夫可以說個故事給你聽。」

「這故事和八大家有關嗎？」

蕭辰並未作答，却開始了他的故事了。這工夫僕人前來盛飯，他拿着凌鶴的碗往厨房走，一位女郎道：「我來裝吧！你去作別的事。」

「多謝小姐。」

女郎裝了滿滿的一碗飯，按得緊緊地，親自送到餐桌上，放在凌鶴面前，道：「爹，這位是凌大哥嗎？」

蕭辰道：「女孩子家，爹又沒叫妳，妳出來幹什麽？」

蕭娟娟道：「我看大司務忙得不可開交，我就帮他拿來哩！」

「好哩！這就是你凌伯伯的兒子，可以進去了吧？」

蕭娟娟向凌鶴笑笑，到後面去了。

蕭辰道：「大約二十年以前，武林中以八大家的凌翎、麥家堡的麥秀和麥遇春兄弟、雲夢山莊的柳慕塵，西北的馬如飛，東海漁樵梁士君，洛陽的郭家駒、倉州的李上元和洞庭的老夫較爲出名。另外和八大家齊名的還有怒山的『黑白雙煞』姜子奇和姜子雲兄弟二人。當然還有，但不常在武林中走動，其名不著，如『鬼手丹青』余大彩等等。」

這時凌鶴一扒，滿滿的一碗飯已吃了三分之一，隱隱見飯下有塊炸裏脊肉，似乎還有一個鹵蛋。不禁心頭一跳。這顯然蕭娟娟偷偷爲他放的。

看來老子爲富不仁，女兒看不順眼了吧？

蕭辰道：「八大家的主人每三年在洞庭君山上聚首一次，三日聚會期滿，老夫送他們到百里外再分手。就在那年老夫即將和他們分手時，在山野中發現了一件拐帶良家夫婦的事。原來是『黑煞』姜子奇拐了一個年輕寡婦，似要逼姦，正好被我們八人撞上，合該他倒楣，八人中有六個以上主張斃了姜子奇，因爲他素行不良，和他的弟弟『白煞』姜子雲完全不同。」

「蕭前輩，姜子雲有何不同？」

「他們雖是手足骨肉，姜子奇無惡不作，姜子雲却僅是嫉惡如仇，對付壞人的手段辣些而已，所以他們的『黑白雙煞』之名即由此而來，而且兩人也走不到一起。什至姜子雲還懸賞捉拿他的哥哥。」

「捉到了沒有？」

「當然沒有。」「我們八人要宰此人，放了那個寡婦，姜子奇一看不妙，聲稱剛剛無意中在一古洞內發現一套武學典籍，放在古洞中，願與八大家共享，於是派出三個人到古洞去找。」

「找到了？是哪那三個人？」

「一是麥秀之兄麥遇春，在八大家的麥家堡來說，本以麥老大爲主，後來不久就死了。這才把麥秀列入了八大家之中。另一個是令尊。第三個就是東海漁樵梁士君。」

「眞的找到了那一套秘笈？」

「當然，三人入洞，找到的人却是麥遇春，於是八大家竟把一套八本秘笈瓜分了！」

「一家一本？」

「不錯，所以這是八大家的恥辱和污點。這還不够，分了秘笈，還要懲罰姜子奇，竟把武林中最醜的『八臂嫫母』高麗花強嫁給他。」

「那高麗花願意嗎？」

「本不願意，却擋不住姜子奇的甜言蜜語，因爲八大家有人提議，如這件婚事不成，就把他交給他的兄弟姜子雲，果眞如此，也是死路一條。」

「最後姜子奇和高麗花結合了？」

「不錯，而不久，令尊和麥遇春就相繼被襲遇害了。」

「前輩是否暗示家父等三人遇害，和姜子奇有關？」

蕭辰喟然道：「按常理推斷，應該和他有關，當年受辱，豈不記恨在心？況且風傳那秘笈本是九本，可能被進洞的三人中之一人私吞了一本……」

「家父絕不會作這種事。」

「老夫也信。而武林中盛傳之巨書，相信就是這第九本秘笈。」

「當然也有可能。」

「有件事晚輩甚是不明，既然當初那九本秘笈，都是普通絹綢製成，必然和普通書本大小厚薄差不多，如果那第九本就是那巨書，這又如何解釋？」

「這個老夫也不清楚，不過據說有個神秘人物已造就了一個奇才，如果再找到那巨書，將無敵于天下……」

「巨書……巨書，到底是這本書是有史以來體質最大的？抑是由於它是至寶而被稱爲巨書呢？」凌鶴無法想像。

蕭辰道：「老夫猜想，所謂巨書，絕不是書的體積太大，而是另有隱喩。」

「前輩可認識了性大師？」

「了性？老夫不認識山人。」

凌鶴以爲，蕭辰也許是不敢承認，這種爲富不仁之輩，重財輕友，不足爲奇。

「前輩對於佛、道二家之得道飛昇有何高見？」

蕭辰道：「你問這個幹什麽？」

凌鶴道：「了性大師已坐化，但晚輩昨天却見他顯現了一次。不免對『仙道無憑』這句話有些動搖。」

蕭辰道：「這了性和你有何淵源？」

凌鶴道：「家父去世前交代，了性大師可以信賴，晚輩到麥家堡臥底，就是大師的意思。」

蕭辰想了一下，喃喃地道：「莫非是他……？」

「前輩認識大師吧？」

蕭辰却是答非所問，道：「仙道如果有憑，豈不是人人都去修仙去哩？有些事的確是不可洩露，尤其是天機。在佛家，有達摩、石頭、慧能及隱峯諸大師都已修證得道，道家有些著名的人物經過援引而飛昇的也不少。如呂純陽之遇鍾離翁，白玉蟾遇陳泥丸，伍仲虛遇遭還陽，馬丹陽遇王重陽，石杏林遇張紫陽，以及抱朴子遇鄭思遠等等。只不過這些經名師指點的人，並非即世已得道成仙，有的尚須重墜

輪廻一次，來世重修。像抱朴子，留下的道家典籍被道家所推崇，但他也未飛昇，而是『大背』……」

「前輩是相信了性大師巳得道了？」

「我可沒有那麽說過。」

「是晚輩看錯人了？」

「還是繼續求證吧！世上有許多幻象，是自己魔由心生造成的，也有的是別人爲你造成的幻象……」

凌鶴離開洞庭，摸摸袋內僅有的五錢銀子，旣好氣又好笑，不禁揮拳大呼：「天下的糗人糗事都被我遇上了！」

那知玉米田中忽然竄出一個中年醜婦，黃髮如草，蒜鼻獠牙，一臉紫麻子還有羅圈腿。怒吼着撲向凌鶴，砸出一掌。

凌鶴正自大嘆倒楣，沒想到這楣還沒有倒完，心中有氣，以七八成力道迎上一掌。「噗嗤」一聲，兩人誰也沒佔到便宜，各退了一步。醜婦道：「小子，你剛才說什麽來？」

凌鶴怒道：「在下說什麽與大娘何干？這不是無事生非嗎？」

「小子，你罵人還敢裝糊塗？」

「大娘，晚輩剛才正在自怨自艾，自嘆倒楣，何曾罵人來？」

「小子，你敢瞪着眼說謊嗎？你剛才沒有說『天下的醜人醜事都被我遇上了』嗎？」

凌鶴大搖其頭道：「大娘，您這完全是斷章取義，我說的是『糗人糗事』。」他說明了這四個字。

「你遇上了什麽糗人糗事呀？」

「一言難盡！不過晚輩和大娘素昧平生，交淺不便言深。」

「放心！小子，老娘的樣子雖不養眼，心地却不錯，看你的外貌，很像八大家之一的凌翎……」

「那正是家父。」

「好小子！那我還要償你一掌……」力大勁猛，凌鶴不敢硬接，閃了開去。醜婦並未再出手，道：「算了！昔年的事，是你們上一代渾蛋，與小輩無關……」

凌鶴不由心中一動道：「大娘莫非是『八臂』……」他實在不便把「嫫母」二字說出來。

「我就是高麗花。」

「果然名不虛傳！」

「小子，你又要罵人？」

「前輩別多疑，晚輩是說『八臂』之稱，名不虛傳。」

「老娘還以爲你是指我天下至醜，名不虛傳哩！」

「大娘又誤會了！關於昔年之事，晚輩剛聽一位長輩說過。」

「誰告訴你的？」

「洞庭居士蕭前輩。」

「那個老雜碎？他怎麽說的？」

「他說昔年大娘嫁了……」

「好了！別在老娘面前提那個血賊的名字。」

「大娘，這是爲什麽？那不是一段好姻緣嗎？」

「呸！什麽好姻緣？老娘嫁她，倒了八輩子血楣，想當年，姜子奇要我只是爲了活命，婚後他拐走老娘積蓄的金子三百兩，不知去向。」

凌鶴道：「大娘，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他？」

「沒有，不過老娘一天不死，就一天也不放棄找他！」

凌鶴道：「高前輩確實應該找他。不過這些年來，並未聽到『黑煞』的消息，連『白煞』姜子雲也失蹤了。」

高麗花道：「八成更名改了姓，他要是還活着，是不甘寂寞的。近來風傳麥家堡一炬成灰，而且你曾在那兒臥底，是怎麽回事兒？」

凌鶴說了麥秀有殺父之嫌，在麥家堡中臥底，是爲了證實此事及偵察元兇的經過。

「小子，你剛才在罵蕭辰對不？」

「大娘猜得不錯，此人太刻薄……」

說了被戲弄之事。高麗花大笑一陣道：「的確太過份了。不過蕭辰這個人，可以說『藏巧於拙，寓清於濁』，久後自知。」

高麗花又繼續說道：「古人說：『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他固曾刻薄於你，但在必要時，却是『德在人先，利居人後』……」

「有一事請問前輩，知否有一部巨書的事？」

「有。昔年姜子奇說過，老娘猜想那巨書即那秘笈的第九本。」

「大娘，如果那第九本秘笈，必是薄薄一本，爲何稱爲武林巨書呢？」

「這個恐怕也只有藏書之人知道，不會再有人明白了。」

「大娘，如果姜子奇仍然健在，他的身手也必有限。」

「爲什麽？」

「因爲昔年他的身手和八大家主人相差不多，旣然和八大家主人相差不多，而八大家各得了一本秘笈，可各成單元研練，姜子奇却沒有。他的武功豈不是落後甚多了？」

高麗花道：「如果他還沒有死，猜想他的武功必然遠在八大家之上，我有這種預感。」

「高前輩要去何處？」

「找蕭辰去。」

「前輩如果遇上麥俐，務請伸出援手，晚輩相信她在縱火者手中。」

「誰叫麥俐？」

「就是麥秀之女。」

「怎麽？你和麥秀勢不兩立，却和他的女兒……」

「大娘……這是兩回事……」

「好好！小子！老娘今生是白混了！不知什麽叫情？什麽叫愛，却信世上有：『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飮』的多情種子。」

「晚輩愚癡……」

「孔子刪詩，不廢關雎。靑春年少，誰不珍惜？古人說：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巳非前水。小子，你沒有錯。你如果遇上姜子奇那血賊，也設法通知老娘一聲。老娘常去之處有二，一是雲夢山莊柳慕塵之處，一是洛陽郭家駒處。」說畢向洞庭湖岸奔掠而去。

凌鶴望着她的背影，長長地吁了口氣。高麗花是個面醜心善的女人，姜子奇却毀了她的一生……。

他向前走出約一箭之地，發現一株大樹下倚着一個女郎。凌鶴多麽希望她是麥俐？可是有時他又警告自己，有一天必殺其父報仇，能妻仇人之女嗎？

只不過情之一字，是不能全以一個「理」字來詮釋的。

走近些一看不禁失望，竟是蕭辰的千金蕭娟娟，道：「蕭姑娘在此……」

「凌大哥，我爹吝嗇成性，你別見怪，聽說他只給你留下五錢銀子？」

「是的，蕭前輩只是算盤打得精些而巳，在下叨擾貴島，理應付出代價。」

「凌大哥，這是三十兩銀子，拿去用吧！」用手帕包了些銀子遞過，但凌鶴拒收。

「怎麽？凌大哥嫌少？我只是怕拿多了你更不會收的。」

「不不。無功不受祿，在下不便受此厚賜……」

「你這人眞迂，這算什麽呢？誰都有不方便之處。是不是，凌大哥？如果有一天小妹子手頭不方便，你會吝嗇這三十兩銀子嗎？」

「旣然這樣，我先借用了，日後一定奉還。」

「凌大哥要去何處？」

「主要是去找那巨書。」

「凌大哥，我總以爲，一句話不要只憑表面去解釋它，比喻說一本巨書本又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堆起來，巳經够大了吧？可是旣稱有史以來最大的書，自然比十三經或二十四史更大了。」

「是的。」

「凌大哥，如果你這樣去找，也許一輩子也找不到。」

「這……」凌鶴說道：「姑娘的意思是……」

「比喻說吧！請注意！這只是比喻，把秘笈上的內容雕刻在一幢樓房的牆壁花紋上，或者鏤刻在一艘船的船身上，甚至于雕在一株大樹樹幹上等等。這都算是最大的書是不？總之，它不可能是一部長一丈、寬六尺、厚七尺，有一萬餘頁，非一二十人才能抬得動的巨書，對不對？凌大哥？」

「對，對！蕭姑娘，這眞是一個奇妙而有創見的構想，這使我茅塞頓開。」

「那太過奬了！小妹以爲，照這構想去找，也許較有希望。凌大哥，我不打擾你了！前途也許還會相見的。」

凌鶴說道：「謝謝蕭姑娘指點，後會有期……。」

× × ×

凌鶴在華容縣落脚，這是個很著名的縣城。才不過傍晚，旣不餓也不急着落店，就在熱鬧的大街上徜徉。

找巨書和報父仇同樣重要，根據了性大師的說法，身上有了一千多道創痕，若無巨書，仍雖事半功倍。

可是天地之大，到何處去找巨書？華容和岳陽，都是洞庭湖北部的漁米之鄉。商賈雲集，熱鬧非凡。東張西望，發現一個鮮明布招上有「妙手丹青」四字，信步而入。

此人四十出頭，一派文士模樣。憑這外形，確能使人相信「妙手丹青」不會吹得太離譜。

「請問，先生未見其人，僅憑在下口述其人之貌和身材，能不能畫出一個人的神韻來？」

文士道：「一般畫匠作不到，在下可以……」

口氣不小，不知是不是眼高手低之輩。凌鶴道：「畫一張長一尺，寬六寸的絹底人像需要多少……？」

「彩筆或水墨價格不同。」

「要彩色的，可以捲起隨時携帶在身上的。」

「三十兩。」文士道：「希望一次付清。」

凌鶴非常慶幸，少一兩就不够，却未計較住食都要銀子，立即把蕭娟娟送他的三十兩銀子掏了出來，說道：「如果不像呢？」

「在下須先說明，第一次臉龐打稿，請明日來看一次，自然須要修改，因爲在下未見其人。修了之後，後天兄台再來看一次，一連三次，如不酷肖，三十兩如數奉還。」

「這件生意立刻成交，凌鶴很仔細說了麥俐的外貌及身材。雖是絹上丹青，也可聊慰相思。

況且，有此畫像在身邊，託人代爲留意找尋而對方又從未謀面，看過畫像，雖和見人不同，也該有個印象了。

「請問一聲，這位姑娘是兄台的什麽人？」

「這和先生不相干吧？」

「不，兄台有所不知，如果這位姑娘是兄台的姐妹，下筆是一種手法，如是兄台的夫人，又是一種畫法，設若是兄台的未婚妻甚至是情人，那就更加不同……」

「這有什麽不同？」

文士淡淡一笑，道：「如是姐弟或兄妹關係，兄台之描述自會平實而誇張。如是兄台的妻妾，由于神秘力量巳失，也會平實自然而不加渲染。要是情人或尚未接觸的未婚妻，基于男人的喜新厭舊心態，以及情人眼裏出西施的通病，在描述時，不知不覺就會過份形容其優點而忽略其缺點，畫畢之後，就算兄台欣賞其不實之誇大，在下却以爲並未忠于被畫者等人之眞正面貌及神韻……」

「這……」凌鶴道：「只要在下認爲滿意，兄台大可不必計較這些。」

文士怫然道：「如果兄台執意如此，這件交易不談也罷……」立即推出三十兩銀子。這一點，頗使凌鶴震撼。三十兩銀子，一般家庭可以過一年生活，此人斤斤於此，眞正是有所不爲，謹守職業道德和良心了。

凌鶴道：「先生擇善固執，令人敬佩，就照先生之意好了！此女乃是在下的情人。」

「年紀……？」

「十九。」

「屬什麽的？」

「先生，這不是多餘的嗎？」

「不多餘，根據她的生日時辰，可知到她的終生窮通，而她的心地如何？發之於內，形之於外，是厚是薄？也就瞭然了

！這怎能說和繪像沒有關係呢？」

凌鶴沒想到畫像還有這麼多的講究，只好說了。

文士道：「那就請兄台明日晌午來看初樣……」

走出丹青館，也感覺有點餓了。可是身上只有五錢銀子，還要分幾天來解決食的問題，只能買塊麥餅充飢。至於宿的問題，好在是盛夏之季，找個大廟就成了。

× × ×

雖然以前在家中錦衣玉食，又有娘的照料，沒吃過這種苦，就是在麥家堡，飲食方面也很考究，可沒有僅以一塊餅打發一頓飯的。

但在麥家堡所受的另一種皮肉之苦却是世上少見的。

儘管把僅有的三十兩銀子花在畫像上，他却一點也不後悔，甚至心安理得。所以往這破廟的門廊下一躺，不一會兒就夢見周公哩。

但他睡了不到兩個時辰，却被人踢醒。睡眼矇矓，隱隱看到破廟前有十二三個人。踢他的人三旬上下，人高馬大，絡腮鬍子。

「你這是幹什麼？」

「好狗不擋道，你是什麼人，躺在這兒？」

「什麼人可以躺在這兒？什麼人不可以？」

「你就不可以——」又是一脚踩來，但凌鶴伸手托着對方的脚掌一扭，那人尖叫一聲摔到石階下去了。

其實這人只是太大意，如事先提防，脚掌是不易被抓住的。這工夫一陣暴喝，有兩個人又要撲上。

「慢着！」說話的人五短身材，細皮白肉，和這些粗獷的漢子們在一起頗不襯配，道：「你有名字嗎？」

「如果你有我也有！」

這人身邊一個漢子道：「馬爺，這小子欠揍，讓我——」

這位姓馬的雙手一張又攔住了，道：「我姓馬，可聽說過西北馬家？」

「當然，尊駕就是八大家之一的西北馬如飛嗎？」

「正是。」此人長得正是所謂北人南相。

「我叫凌鶴……」

馬如飛陡然一怔，道：「你就是八大家之一凌翎之後在麥家堡臥底而縱火殺人的凌鶴？」

凌鶴道：「臥底確有其事，縱火殺人是爲別人揹了黑鍋……」這工夫已站了起來。

「好小子，你殺人縱火，據說是爲了報仇，這種事別人也懶得管，可是你人小鬼大，居然想攪爛了這一鍋粥，讓武林中來一次大混戰，你却在一邊看熱鬧。」

「馬大俠，你既爲八大名家之一，爲人處世就該中規中矩，事情沒有弄清之前，豈能信口胡謅？出事之夜，在下和一馬夫離堡辦事，而那時正好堡主及其二子外出收租也未回來。」

馬如飛道：「小子，你可以打別人的馬虎眼，我馬如飛可不吃你這一套，你居然蠱惑了八大家的次流人物，齊集麥家堡，殺死人之後，和麥家堡被殺的護院及僕傭一齊丟入火窟，造成同歸于盡的局面，而使八大家猜忌麥家堡，而麥秀父子也猜忌八大家。」

「謠言止於智者，如果你馬大俠非信不可，我也沒有辦法。」

馬如飛冷峻地揮揮手，道：「把他拿下！」

他身邊那三旬左右的漢子是總管，不論身手和武功，除了馬如飛就數他了。撲上就是一輪急攻，似想在三五招內就要得手。

但他怎知現在的凌鶴自天下各派武學精英中吸取了大量的經驗，甚至可以說，有些各派精粹的武學，由于他的連續負傷，已以血肉之軀換取了最寶貴的瞬間的改革經驗？

他知道那一派那一招仍有小疵，他也知道某派某一招精英可以尅制另一派某一招。

因此，馬如飛只看了三五招，突然心頭一沉，他以爲凌鶴的招式博雜而凌厲，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他的部下就會手忙脚亂。

就在這時，這漢子被凌鶴一肘砸倒滾下石階。

馬如飛十分震驚，那是因爲他很識貨。就是要他來出招。也不可能在第六招上就砸倒「無雙筆」錢山，而錢山雖未亮筆，也不該敗得如此之慘。馬如飛還沒下令，十來個人一擁而上居然連馬如飛也沒閒着。

主要原因是馬家一個族姪死于麥家堡，而此刻這兒也無外人，俗語說：「山狼海賊」中的「山狼」，大致是指來自邊陲不毛之地者。

凌鶴迭出奇招，而對方招未到，他幾乎就知道下一變化是什麼，所以不出盞茶工夫，除了馬如飛，未倒下的只有二三人了。

但他們倒下再爬起來，而且都亮出了兵刃。

凌鶴也不得不抽出腰上的龍頭麟尾鞭。非金非鐵，烏光閃鑠。鞭浪粼粼，烏網熠熠，而他的身子，在刀林劍樹中忽扁忽圓，一會是人球，一會縮成人扁，自幾乎不可能的熾灼隙縫中瀉過。

馬如飛的刀上功夫，的確不愧爲八大家之一，刀焱如團團火球，切劃着凌鶴四周每一寸的空間。

凌鶴吃虧在逆脈上冲，雙手震抖，渾身乏力，武功要以力作後循，不論出招如何精妙，如像麵條一樣，軟骨郎當地，還是不行。

剛開始時還行，時間稍久，舊病復發，眼看不濟。

馬如飛眞想不通，這年輕人出招如此之奇，怎會一發如雷，一敗如灰呢？這工夫凌鶴越來越不濟，而馬如飛攻勢更加凌厲。

「嗆嗆嗆」一連三刀，雖被龍頭麟尾鞭稍稍盪開，凌鶴却被震出三四步。接着他挨了馬家總管一脚。

手發抖又渾身無力還在其次，逆血冲脈，會使他頭暈眼花，視覺模糊，這才要命。

馬如飛見他即將倒下，大喝一聲道：「都給我退下去！」

部下不敢掠主人之美，立刻退了下去。馬如飛刀芒如雪，刀刀不離要害，凌鶴連眼皮都睜不開了，心知今夜難逃刦難。

然而，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他絕不退縮。馬如飛要在部下面前豎立形象，絕招盡出，力大勁猛，全力一刀掃來，鞭刀相接，鞭被盪囘，且傷了左肩，倒在地上。

「姓凌的，站起來……」馬如飛要改變剛剛羣毆的恥辱，表現了不乘人危的泱泱大度。

但凌鶴搖晃着剛站起來，「刷」地一刀，又被震倒。一連三次，馬如飛和部下大笑不已。

高估自己是一種通病，因爲瞭解自己比瞭解別人還難，這道理就像自己寫的錯別字一定要別人才能校對出來是一樣的。

馬如飛提刀走近，道：「凌鶴，關于麥家堡的縱火殺人事件，你說實話吧！」

凌鶴吃力地爬起道：「作了就作了，沒作也就不必胡亂承認……」

大刀閃電劈向凌鶴的頭部，而凌鶴反應及體力，都已經無法應付這凌厲的一刀了。

「馬如飛……」聲音雖不大，而且像一串脆生生的銀鈴，在馬如飛聽來却是心絃震動，立刻硬生生地收刀退後三步側身打量。

左邊林中小徑中馳出一乘紫色繡轎衣的四抬便轎，不一會就在二十步外停下來。所謂停下，並未落轎，只用一根叉棍撐住了槓杆，轎夫子扶住叉棍不必用肩就是了。

「何人多管馬家的閒事？」

轎中的女人道：「無怪打老遠就嗅到一陣羊騷氣味了！小翠……」

轎旁小侍女道：「姑娘有何吩咐？」

「仔細看看是誰，是西北馬家寨的人嗎？」

「姑娘，應該是錯不了的。」

「小丫頭，就這麼篤定嗎？西北馬家寨是武林八大家之一是不是？」

「是的，姑娘。」

「可是八大家之一的馬家會用十來個齊上，合擊一個有病的晚輩嗎？」

「姑娘，按理說是不應該的，不過有幾點可以證明正是西北馬家的人，第一，他們馬家精通騎術，個個都是騎着無鞍的馬……」

「嗯……」

「第二，據說馬如飛細皮白肉，北人南相，有點像個綢緞莊掌櫃的。」

「的確有此一說。」

「第三嘛！武林中人都知道，馬家寨的馬上騎射工夫高人一等，下了馬，論輕功和心法，就不怎麼高明哩！」

「這麼說，這些人，眞是馬家寨的人囉？」

「姑娘，大概是錯不了哩！」

馬家的人被人家主僕消遣了個够，馬如飛面紅耳赤，總管錢山剛才吃過虧，正有一肚子火無處發洩，拔下雙筆，虎吼着向彩轎撲去。

四個轎夫子連動也沒動一下，小翠上前數步妳步接下錢山，沒出十招，竟把他的雙筆奪下一支，道：「既有馬如飛在此，你是出的什麼風頭呀？」擲出那支筆，錢山一接，被震退了一步。

不管他如何狂妄，自己的斤兩和人家一比也就有數了。立刻退下。

馬如飛心裏更有數，這轎中的女人非泛泛之輩，看這小婢也就知道了。立即抱拳道：「請問轎中姑娘芳名可否見告？」

「免！」

馬如飛道：「正如姑娘所言，馬家寨的人不是全能，除了騎射，其他方面乏善可陳……」

「這麼說，你要亮亮騎射了？」

「正有此意，姑娘敢接我一箭嗎？」

「就是三箭、五箭，十箭、八箭又如何？」

馬如飛冷笑一聲，招招手部下已牽過他的良駒，上了馬取下弓箭，道：「姑娘請出轎準備了！」

只聞那轎中的姑娘道：「小翠，打簾子……」

小翠立刻撩起了轎簾，而轎子放下，轎伕已移旁三步。

雖然轎簾撩起，却還有一層潔白的羅紗轎帘。

在正面可隱隱看到一位十分動人的紫衣少女端坐轎中，似乎無意出轎，這一手很唬人，因爲在轎中無法閃避。

馬如飛道：「難道姑娘就這樣接馬某的箭？」

「正是！」

馬如飛不再說話，兩腿一夾，良駒人立而起，他在馬上已彎弓搭箭，未牽韁繩，却穩如泰山，然後良駒長嘶一聲向前疾竄。

凌鶴暗暗點頭，果然騎術是宇內少見的了，不知這女子是誰？何以要管這檔子事？

馬如飛在轎前約三十步外打橫馳騁，當馳到轎子正中時，「颼」地一箭射去，箭離弦強勁有力，但到了半途忽然變緩，這樣極易造成對方的錯覺。

這是瞬間的事，箭稍稍一緩，再次加速眨眼就到了轎前。只見轎中的紫衣姑娘單掌豎立，未見那薄薄的羅紗轎簾飄動，那支箭突然無聲地掉落地上。

這一手有點玄，但在場將近二十個人都看得清楚，沒有弄鬼的可能，這工夫小翠撿起那支箭，道：「馬寨主，看看你的箭吧——」

馬如風接住長箭，面色激動，因爲兩寸半長的箭鏃，已變成漁鈎一樣。在場諸人也都看到而色變。

內力玄奧還在其次，主要是透過羅紗，而羅紗却能紋風不動竟使箭鏃變彎。

馬如飛道：「馬某敗得沒有話說，姑娘仍不願賜告芳名嗎？」

「免！」

馬如飛揮揮手，道：「弟兄們，咱們走——」

「慢着！」此刻這姑娘的任何一句話都有無上的威儀，馬家的人停了下來。

那姑娘道：「馬寨主，你眞以爲自己比凌少俠高明嗎？」

（未完・二）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總管想先殺了孫小乙，再對付卡藥姑，忽然沈雪姑、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四人都出來了，沈雪姑的功力，自從爲南宮靖以陰導陽療傷之後，功力大增，對秦總管是老夫人的人知道淸楚，說出老夫人用「九陰催心掌」和暗含「魔火練形」的用處，秦總管不敢攖敵，不戰而退。衆人商議，要到天台靑竹庵找「對消散」的解藥，喬裝上路，到鳳陽城在天香樓無意中遇到侯元——喬裝南宮靖，衆人心中有數，離開天香樓繼續上路，發現碧落山莊的人僞裝鏢局潛藏在石門附近，由萬點星殺手出面攔截，衆人方知道又是碧落山莊出的點子……

佔有利陣地

孫小乙更是張大眼睛，摒着呼吸，緊張得連霎眼的工夫都沒有。

黑衣人劍勢愈演愈快，劍雨也愈來愈密。

他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殺着了，如果再不能搏殺對方，夥就註定失敗的一定是自己了。

因爲自己已經使出了壓箱底的本領，全力一搏，但直到現在，對方連一招都還沒出手。

就在此時，耳中突聽到南宮靖一聲長笑，笑聲入耳，黑衣人驟覺長劍一緊，再也使不出劍招來，急忙定睛看去，自己劍尖已被南宮靖右手三個指頭撮住，掙動不得。

孫小乙忍不住拍起手來，大笑道：「宮大哥，要得！」

南宮靖微微一笑道：「如何，在下不過是第一招吧！」

隨着話聲，三個指頭一鬆，放開了黑衣人的劍尖。

八義墜崖亡

黑衣人呆得一呆，廢然道：「罷了，是萬某落敗了。」

突然橫劍朝自己頸子上抹去。

「嗒！」寒光一閃，南宮靖左手發劍，這一下當眞比閃電還快，一下就壓住了黑衣人的長劍，喝道：「且慢！」

黑衣人長劍被他壓住，怒聲道：「萬某承認落敗，你還待怎的？」

南宮靖道：「咱們剛才下的賭注，是怎麼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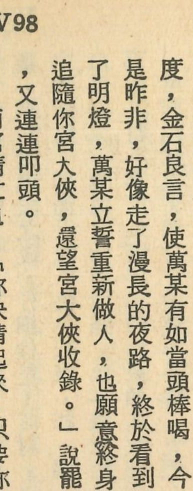
黑衣人道：「生死悉憑處置。」

「這不就結了？」

南宮靖微微一笑，壓住對方劍脊的長劍，隨着話聲收了回去，又是「嗒」的一聲，返劍入匣，才徐徐說道：「咱們約定落敗的一方，生死悉憑獲勝的一方處置，在下尙未處置，閣下怎可一死了之？」

黑衣人怒目而視，厲聲道：「你可以殺了萬某，但不能凌辱於我。」

「生死悉憑處置。」南宮靖微微一笑道：「夥是說在下可以叫你死，也可以叫你不死——生，對不對？現在，宮某要你生。」



黑衣人道：「如何生法？」

南宮靖正容道：「你名動江湖，是一個特級殺手，兩手沾滿血腥，殺孽深重，應該是百死莫贖，但一個人只能死一次，死了之後，你萬點星依然惡名昭彰，只要有人說起你的名字，沒有一個人不說你該死的，所以宮某要你活下去。」

黑衣人道：「你要如何處置我？廢去我武功，活下去讓大家譏笑我，咒詛我，凌辱我，你好惡毒的手段！」

「恰巧相反。」南宮靖笑了笑道：「宮某的處置你，並不要廢去你的武功，才讓你活下去，我要你從今以後，回頭是岸，做一個好人，堂堂正正的做人，不准你再去做爲非作歹的江湖殺手，你只要點個頭，就可以走了。」

黑衣人聽得一呆，怔立了半晌，突然棄去手中長劍，一把撕下面罩，噗的一聲，雙膝一屈，朝南宮靖面前跪了下去，連連叩頭道：「宮大俠請受萬點星一拜……」

南宮靖駭然道：「你這是做什麼？快快起來。」

黑衣人依然跪伏在地，說道：「萬點星不是拜你饒我不死，我拜的是你恢宏氣度，金石良言，使萬某有如當頭棒喝，今是昨非，好像走了漫長的夜路，終於看到了明燈，萬某立誓重新做人，也願意終身追隨你宮大俠，還望宮大俠收錄。」說罷，又連連叩頭。

南宮靖忙道：「你快請起來，只要你回頭是岸重新作人，我們就是朋友了。」

黑衣人道：「不，朋友萬某萬萬不敢高攀，但願宮大俠收錄，讓萬某永遠跟着你，萬某於願已足。」

沈雪姑道：「宮兄這件事做得很對，他既然立志重新做人，要跟着你，你不如就答應他的好。」

南宮靖手足無措的，說道：「這……怎麼可以？唉，萬……兄，你先請起來，你怎麼可以行這樣的大禮？在下如何担當得起……」

孫小乙搶上前去，把萬點星拉了起來，說道：「萬老大，你還是起來吧，你沒看到咱們宮大哥已經手忙脚亂了？」

萬點星道：「從現在起，宮大俠就是萬某的主人了，萬某是跟定宮大俠了，就是蹈湯赴火，也絕不皺眉。」

南宮靖說道：「萬兄能夠改過自新，就是有大智慧的人，咱們意氣相投，可以做個朋友，你這主人的稱呼，在下萬不敢當。」

萬點星道：「萬某說過，朋友二字，萬某決不敢當。」

李小雲想到自己一行人，已和碧落山莊結下樑子，像萬點星這樣的高手，當然多一個好一個，大哥怎好不接受呢？

這就含笑道：「大哥，萬老大既然改過自新，一片誠意，也不能辜負了，但萬老大這主人稱呼，確然不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萬老大願意和我們在一起，就是我們大家的朋友，這樣好不？萬老大年紀比我們大，我們就叫你萬老大。你呢？我想一定不肯和我們稱兄道弟的了，夥麼不妨稱我大哥宮公子、叫我宮二公子、沈公子、卡公子、祝公子、小乙他就是這樣稱呼我們的，你看如何？」

她的意思，現在大家都是化名，暫時就讓他們叫「公子」好了。

南宮靖道：「這不成，我們是什麼公子？」

李小雲道：「這是折衷辦法，暫時就這樣叫吧。」

萬點星道：「好，二公子這麼說，咱們就這樣決定好了。」接着又朝孫小乙抱拳道：「這位老丈，不知姓什麼？兄弟該怎麼稱呼你呢？」

孫小乙摸摸下巴底下的花白鬍子，說道：「敝姓孫。」

萬點星道：「夥麼兄弟就叫你一聲孫老哥哥吧！」

「對、對，這太好了。」

孫小乙聳着肩，得意的笑道：「老漢暫時就做你的老哥哥了，哈，小老兒是萬點星的老哥哥，以後行走江湖，可沒人再敢惹我了。」

萬點星道：「老哥哥說笑了。」

祝小青抿着咀，噗哧笑出聲來。

沈雪姑問道：「萬老大，我想問你一句話，不知你肯不肯說？」

萬點星道：「不知沈公子要問什麼？只要在下知道的，自然都會說出來的。」

沈雪姑道：「我知道江湖上幹殺手這一行的，絕不會說出偪主是誰來，所以先問你一聲……」

萬點星道：「沈公子說得極是，江湖上幹殺手這一行的，一旦被擒，絕不會說出偪主是誰來，但萬某既已決心重新做人，從此不再是殺手了，沈公子要問什麼，萬某豈會隱瞞？」

沈雪姑道：「那就好，你在這裏等候我們，可是碧落山莊偪你來的嗎？」

「碧落山莊？」

萬點星愕然道：「在下行走江湖多年，從未聽說過碧落山莊？」

沈雪姑看他說得不像有假，這就問道：「那是什麼人偪你來的呢？」

萬點星道：「這件事，說起來有些怪，兩天前，有一個靑衣人找到在下住的客店，說要和在下談一筆買賣來的，就是今晚要在下在這裏等候宮公子一行人，他先付在下五百兩黃金，事成之後，再付一千兩……」

李小雲道：「一千五百兩黃金就能買我們這幾個人的命了？」

南宮靖道：「妳讓萬老大說下去。」

萬點星道：「在下看他臉上似是戴了面具，曾說：『萬某做買賣，從不拖欠，一向是先付錢，後辦事。』

「夥靑衣人拿出五百兩黃金，往桌上一放，嘿然道：『五百兩黃金，先放在這裏，算是定金。』說完回身就走……」

祝小青問道：「後來呢？」

萬點星道：「在下追出房間，夥人已經下樓，等在下追下樓去，夥人已經走得無影無蹤……」

李小雲說道：「你收了定金，就趕來了？」

「不，這不合在下規矩。」

萬點星道：「就在在下回房不久，客店裏的伙計拿着一封信進來，說是在下一

個朋友叫他送來的，在下一問那人面貌衣着，正是剛才的那個青衣人。在下心生狐疑，等伙計退出之後，仔細檢查了信封，才行拆開，裏面只有一張小紙條，和一顆白色藥丸，也並無任何古怪，那字條上却寫着二行小字：『夜半子時如果頭痛欲裂，可服用此丸，兩日之後夜半子時，大概可以辦完交代之事，當奉上黃金千兩，及解藥一粒，即可根治頭痛矣。』下面並沒具名。照這字條上所説，顯係在下已被青衣人做了手腳……」

李小雲問道：「到時候你有沒有頭痛呢？」

萬點星搖搖頭道：「在下浪迹江湖多年，江湖上的鬼蜮技倆，自信還瞞不過在下，如果被人在身上做了手腳，豈會一無所覺？當即仔細檢查了一遍，也毫無半點朕兆……」

大家聽他說得很神秘，也就靜靜的聽下去，沒人再插口。

萬點星接着憤然說道：「但他說的却很靈驗，當晚甫交子時，在下果然感覺不對，頭腦漸感昏脹，漸漸愈來愈加重，整個腦中，就像被利斧劈開一樣，痛得令人無法忍受，當眞比死還要難受百倍，在下只好取出那顆藥丸吞了下去，說也奇怪，服藥之後，不到盞茶工夫，就痛苦若失，在下再運氣檢查，依然查不出有中毒的現象。」

卞藥姑說道：「那青衣人莫非是劉媒婆？」

三姑六婆中，只有劉媒婆善於使毒。

孫小乙道：「我也想說劉媒婆，除了她，沒有第二個人。」

沈雪姑道：「你們別打岔，聽他說下去。」

萬點星續道：「第二天一早，伙計又送來了一封信，裏面只有八個字：『若欲根治，依約行事』，在下心知業已受制於人，那頭痛也委實令人胆顫心驚，只好趕來此地了。」

卞藥姑道：「他信上說的兩天之後的夜半子時，就是今晚子時了？」

萬點星點頭道：「正是。」

李小雲道：「卞大哥，妳替萬老大檢查檢查看呢！」

卞藥姑沉吟道：「此時離子時還有兩個多時辰，萬老大在發作以前和發作之後，都曾運氣檢查，毫無結果，可見此種毒藥，具有隱藏性，如果不知他下的是什麼毒藥？不等他發作，只怕很難從脈象中搭得出來，商爲脈象中如果有中毒現象，運氣也可以檢查得出來了。」

沈雪姑道：「不要緊，卞大哥深諳醫理，我相信等萬老大頭痛發作之時，她一定會對症下藥，藥到病除的。」

萬老大抱抱拳道：「如此多謝卞公子了。」

沈雪姑道：「萬老大，既然江湖上沒有人看到過你的眞面目，你還是把面罩戴起來吧，三天前，他們就計算好了我們行程，今晚恐怕不會只有你這一關。」

南宮靖說道：「沈兄是說他們另有埋伏？」

沈雪姑道：「我們來路，既有碧落山莊的人喬裝鏢師，截住咱們退路，前面自然也會有人擋住咱們去路了。」

卞藥姑道：「不錯，這裏正好是谷道中間的一塊平地，他們堵住前後通道，就是選擇在這裏和我們動手的了。」

祝小青哼道：「難道我們還怕了他們不成？」

卞藥姑道：「三天來他們一直遲遲不曾動手，而到今晚，等我們來到此地，第一是這裏地勢對他們有利，第二，當然是尚未調遣好人手。他們對我們的實力，當然早已估計在內，因此不發動則已，一經發動，自然都是頂尖高手，決不讓我們能生離此地……」

她目光掠過這一片平地，又道：「此處地勢平坦，兩面受敵，我想我們應該先佔好有利地形，才能應付。」

沈雪姑道：「卞大哥這話很有道理，他們預先選擇在這裏，確有不讓我們生離之意，我們既然進來了，就該先佔好有利地形，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萬點星已經重新戴上面罩，說道：「在下今天下午，就來此地勘察形勢，方才在下躲身之處，是一塊大突崖，上面足有數丈大小，站在下面的人，無法看得到上面，大家不妨到上面去坐息一會，眞要是敵人前來，上面可以以逸待勞，可攻可守，要是沒有敵人，明日一早，再行上路，在上面休息，也比下面好得多，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南宮靖道：「既然石崖上地方寬敞，居高臨下，確是比這裏好得多，大家不妨先上去看看。」

大家自然一致贊成，萬點星道：「在下替大家領路。」

他領着大家走到北首一座石崖之下，仰首道：「就是這上面了。」

雙足一頓，凌空直拔而起，一閃就已不見人影。

孫小乙仰首看去，黑夜之中，只覺這座石崖極爲陡峭，少說也有七八丈以上，心中暗道：他莫要在使什麼花招？口中說道：「小老兒來了。」

跟着雙足一點，一式「旱地拔葱」，縱身直上，到得三丈高處，足尖在石上一點，再次拔起，這樣接連兩點，才登上石崖。

南宮靖朝李小雲問道：「兄弟，妳上得去嗎？」

李小雲道：「小乙都上得去，我大概不成問題，你還是去照顧祝小妹吧！」

沈雪姑點頭道：「三妹我會帶她上去的。」

說完，一手拉起祝小青的手，口中喝了聲：「起！」身形直拔而上。

卞藥姑也跟着縱起。

大家相繼登上石崖，朝四周略一打量，這座石崖上面果然十分平整，足有四五丈方廣，除了正面稍有斷層坡度，只要輕功較佳的人，有兩三個起落，還可以登得上。左右兩邊壁立如削，除非能一下縱起七八丈高，否則不易上得來，裏首和高峯相連，都是橫紋斷岩。

以這地勢來說，縱有强敵，也只要守住正面就行，大家在崖上休息，不但不易被人發現，而且也是易守難攻的好地方。

沈雪姑察看了一遍，又凝足目力朝下

面東西兩處看了一陣，然後道：「奇怪，碧落山莊的人此時怎會依然毫無動靜？」

李小雲道：「他們大概還以爲萬老大可以得手，所以只守在外面靜候消息。」

沈雪姑微微搖頭道：「秦總管和宓副總管兩人，在武功修爲上勝過萬老大甚多，他們要在石門口張貼黑帖，不過是以萬老大爲餌，引我們進來而已，我想他們遲遲不發動的緣故，大概是人手還沒有到齊，大家趁這段時間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萬點星朝孫小乙問道：「孫老哥哥，到底碧落山莊是什麼路數，你們怎麼會和他們結下樑子的？」

孫小乙找了塊大石坐下，一手摸着花白鬍子，說道：「誰知道碧落山莊是什麼路數？反正他們是江湖上一股很神秘的組合，三個月前，你總聽說過江湖上有許多盛名久著的人物無故失蹤這樁事吧？」

萬點星矍然道：「老哥哥是說田五常、那鏗、暴本仁等人失蹤的事？他們不是都沒事嗎？」

孫小乙道：「那是後來碧落山莊把他們放了，這些人神秘失蹤，就是他們刦持去的。」

萬點星奇道：「他們既然把這些人刦持去了，爲什麼又釋放了呢？」

「誰知道？」孫小乙聳聳肩，又道：「他們釋放這些人的那晚，二位宮公子就去夜探碧落山莊，要不是沈公子及時趕到，大家還不能脫險呢！」

他把那晚目擊之事，和南宮靖中了老夫人一記「九陰催心掌」還暗含「魔火煉形」，在漁家地窖療傷，以及三天前卞藥姑被宓副總管追到門口，粗枝大葉的說了一遍。

萬點星聽完之後，不覺驚異的道：「碧落山莊這位老夫人竟有這麼厲害？」

孫小乙雙手一攤，說道：「如果今晚他們等的就是那位老夫人，咱們這裏的人，只怕沒有一個人能是她對手呢！」

萬點星道：「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眞要是那老夫人來了，咱們有許多人，聯手起來總可以和她一拚了。」

南宮靖忽然凝目道：「他們來了！」

沈雪姑美眸橫睞，說道：「你也看到了？」

李小雲注目看了一回，不見人影，忍不住問道：「人在那裏？」

南宮靖伸手指點着右前方，說道：「有幾條人影，在山谷間掩掩藏藏的，似在覷伺我們的行蹤。」

祝小青道：「我怎麼也沒有看到？」

沈雪姑道：「他們還遠着呢，大概離這裏還在三十丈以外，你們自然不易發現了。」

孫小乙道：「諸位公子只管坐下來休息，這幾個毛賊，有老漢和萬老弟兩個，就足夠打發了。」

南宮靖突然指着左前方，說道：「左邊也出現了人影，那是想左右夾擊了。」

沈雪姑道：「看他們躲躲閃閃的情形，大概首腦人物還沒有到呢！」

剛說到這裏，兩邊山谷，已經亮起了十幾盞氣死風燈，正有無數佩刀帶劍的武士魚貫走出，朝方才大家立身之處會合。

卞藥姑笑道：「他們大概還沒有看到我們呢！」

李小雲悄聲道：「咱們只要不亮火種，下面的人是無法看得到的，這樣正好，居高臨下，以暗對明。」

崖下，兩處人業已會合，人數少說也有五六十人，右首是南宮靖等人的來路，就是扮着鏢局伙計的一行人，約有二十幾個，由一名扮鏢頭的人率領，左首全是黑衣漢子，也有二十七八名之多，爲首的却是宓副總管。

這時宓副總管開口了：「路大有，點子怎麼會不見了？」

扮鏢頭的抱抱拳道：「回副總管，點子一行人並沒有出去。」

宓副總管哼道：「沒有出去，難道會插翅飛了不成？還有，那個姓萬的呢？」

「這……」那扮鏢頭的道：「屬下也不知道，這裏只有兩條路……」

宓副總管怒聲道，混賬東西，你是說他們沒從你們那邊走，那是從東首逃走的了。」

那扮鏢頭惶恐說道：「屬下不敢，屬下不是這個意思……」

宓副總管喝道：「還不給我搜？」

扮鏢頭的連聲應「是」，迅快轉過身去，揮着手，喝道：「搜！」

他喝聲一出，二十幾個扮趟子手的立即紛紛散開，向四面展開搜索。只見他們有如一羣蒼蠅般茫無目標的東竄西躍，却誰也沒有想到這座大石崖上來。

忙了一陣，依然找不到半個人影，大家又紛紛的向中間集攏。

扮鏢頭的搔搔頭皮，道：「這眞是怪事，連萬點星都會不見，難道他會……」

宓副總管嘿然道：「萬點星算得什麼？老實說咱們只不過用他作個餌罷了，你眞以爲姓萬的收拾得了那幾個小丫頭？」

這話，聽到隱身石崖上的萬點星耳中，心頭是憤怒，忖道：「他們果然只是在利用自己，誘使宮公子等人入伏，哼，待回要不給你們一個厲害，我就不叫萬點星了。」

扮鏢頭的連忙躬身陪着諂笑道：「副座說得是，那姓萬的只不過是一個江湖殺手，咱們都是你老一手訓練出來的，那一個不比姓萬的强？」

宓副總管一手拈鬚，一陣嘿嘿乾笑道：「你們給我聽着，今晚咱們的任務，原本只要把點子截住，不讓他們離開此谷就好，如今兩邊出口，都不見有人出去，點子却一個不見，本座認爲他們不可能已經離去，那麼自然還留在谷中無疑，你們分出一半人手，仍分兩路守住出口，且待總管來了，再作定奪。」

他手下兩撥人立即分出一半人手，往後退去，守住了兩邊出口。

宓副總管依然凝立不動，他一手拈着鬍鬚，仰目四顧，咀角間不覺噙起一絲陰笑，却並未說話。

卞藥姑悄聲道：「姓宓的好像已經知道我們隱身在崖上了。」

沈雪姑道：「不用去理他，他在援手未到之前，還不敢採取攻勢的。」

就是兩句話的工夫，又有七八個人從右首谷中走出。

爲首一個正是一身絲袍的秦總管，他

身後幾個人，遠看過去，都是五十出頭的人，衣飾各異，不像武士們身上一律穿着黑色勁裝，顯然是碧落山莊調來的高手無疑。

這一行人迅快的行到中間，宓副總管迎着秦總管，低低的說了幾句話。

秦總管只略爲頷首，就在中間站停下來。

宓副總管却一揮手，令站在中間的二十幾名武士向四周散開，佈成了陣勢。

他們似乎已經知道「點子」隱身在崖上，却並未因秦總管率同高手已經趕到，就開始攻擊，還是按兵不動。

這一情形，分明還在等待後援。

看來碧落山莊爲了對付沈雪姑、南宮靖等人，今晚大擧出動人手，大有非把和他們作對的人，一擧在此搏殺不可！

這時從左首谷道上，也陸續有一二十人奔行而來，他們衣着不同，年齡少說也都是四旬以上，只要看他們奔行而來的身法，就可看出是內外兼收的高手。

這些人到了中間，只向秦、宓二人略一抱拳，就站停下來。

他們剛到，右首谷道又有人出現了！

這回來的人，身份似乎不同，首先是四盞淺綠宮燈，由四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小鬟提燈前導，欵步行來。

南宮靖低聲道：「果然是那老夫人親自趕來了！」

大家目光不期而然一齊朝四個綠衣小鬟身後投去。

在四名手提宮燈的綠衣小鬟後面，一共有七個人，當前一個是風度翩翩的綠衣少年，他竟是在鳳陽酒樓遇上的假南宮靖侯元。

在他後面是一個長髮披肩，身穿淺綠衣裙的絕色少女，正是酒樓的紫衫少年。她果然是女的。

兩人身後，是五個黃蠟臉的漢子，個子都不高，身上都穿着綠色長袍，看去特別有詭異之感。

這一情形看得南宮靖、李小雲等人暗暗納罕不止，花豹侯元，乃是白虎門的人，秦總管是碧落山莊的總管，今晚要對付自己一行人的，也是碧落山莊；但看此時情景，侯元在碧落山莊中，好像地位極高，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一行人剛行近中間，秦總管立即迎着抱拳道：「屬下秦皓見過大小姐，南宮公子。」

只要聽他口氣，侯元是將錯就錯，一直以「南宮靖」自居了。

碧落山莊的大小姐就是楚琬了。她明亮的美眸一轉，奇道：「秦總管，宓副總管都在這裏，敵人怎麼一個不見？」

秦總管深沉一笑，回身指指石崖，說道：「沈雪姑和宮飛鵬兄弟等人，很可能就隱身在那座石崖之上。」

楚琬又道：「不是還有一個江湖殺手萬點星的人嗎？是不是被他們殺死了？」

秦總管道：「據屬下看，萬點星很可能是被他們擄下了。」

楚琬道：「好，你去叫他們下來，我娘說的，只要他們有投誠之意，碧落山莊會十分歡迎，如果他們妄想和碧落山莊作對，那就只有一條路……死，所以要我來見見他們，可以說服那是最好的事了。」

秦總管應了聲「是」，就轉身面對石崖，高聲說道：「沈雪姑、宮飛鵬、卞藥姑，你們聽着，碧落山莊大小姐來了，傳達老夫人的金令，要你們下來，和大小姐當面一談。」

石崖上衆人，早就聽清楚大小姐和秦總管兩人說的話了，但却沒有人回答他。

秦總管眼看崖上沒人回答，又高聲喝道：「你們躲在崖上，還以爲老夫不知道嗎？大小姐要你們下來，當面一談，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你們莫要不識好歹，區區一座石崖，就能負隅頑抗嗎？」

崖上李小雲氣道：「這老賊還當我們怕了他們呢！」

沈雪姑擺手道：「不用理他。」

石崖雖然只有七八丈高，但因居高臨下，上面的人只要低聲說話，下面是無法聽到的，相反的，崖下的人說的話，崖上却是清晰可聞。

秦總管等了一回，依然不見崖上有何動靜，不覺沉嘿一聲，揮手道：「上去一個人，看看上面是否有人？」

他話聲甫出，立時有人應聲道：「屬下上去。」

秦總管只看了他一眼就微微頷了下首。經他認可的人，一身武功就不會太低。

那人就擧步走出，一直來至崖下，突然雙足一點，縱身直拔而起，此人輕功果然極爲高明，一下就縱起三丈多高。他是第一個登崖的人，何況又在大小姐，總管和碧落山莊的許多高手面前，自然要展露一手給大家瞧瞧，因此他到了三丈高處，雙脚並未落向岩石之上，只是雙手划動，如鳥展翼，接連幾划，一個人就凌空直上，轉眼就已飛登上石崖。

崖上，孫小乙看他越衆而出，就朝萬點星低聲道：「來了，萬老弟，這是第一個，先讓老哥哥發個利市吧！」說完，就俯着身子，悄悄朝外掩了過去。

萬點星看他空着雙手，連兵刄也沒使，而且還俯着身，只是躲在石崖邊上，這樣如何和人動手？但他說出來了，自己就不好和他爭了。

就在此時，但見一道人影從崖下直竄上來，這人連足尖都還沒沾上石崖，忽然身形一沉，一個觔斗頭下脚上，往崖下跌落下去。

這下直看得萬點星不期一怔，他根本沒看清孫小乙是如何出手的？心頭不由暗暗叫了聲「慚愧」。

自己還一直自負劍法快捷，在江湖上，足可稱爲首屈一指的殺手了，如今看來，只怕連這位老哥哥一招也接不下來。

秦總管原只是讓那人上去探個虛實的，雖然他深知此人一身武功極高，還是不大放心，那人走出之際，他就朝隨他同來的七人微微點了下頭。

那七人自是懂得他的心意，也擧步跟了上去。

此時驟覩那人還沒登上石崖，就一個觔斗，倒栽葱般垂直跌墮下來。

秦總管低喝一聲：「快接住他！」

從七八丈高空頭下脚上直跌下來，如若沒人把他接住，腦袋瓜不砸成稀爛者，幾希。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七人中突然飛起一道人影，迎着那人上去，把他一把抱住，然後輕輕躍落地面。低頭看去，那人定着雙目，僵如木偶，不覺咦了一聲道：「郭老三被人制住了穴道！」

說話之時，右掌一伸，在那人身上連拍了兩掌。他這兩掌雖是一般的解穴手法，但那人依然身子僵直，一動沒動。

秦總管怒嘿一聲道：「果然是被那老匹夫怪異指法制住了經穴，你且莫要動他，暫時先把他放下來！」

抱他的人聽得一呆，問道：「總管，郭老三他……」

秦總管道：「那老匹夫手法怪異，是種獨門制穴功夫，無人能解……」

他話聲未已，只聽侯元朗笑一聲道：「秦總管，且讓本公子瞧瞧，此人手法如何怪異？」

秦總管心中暗道：「這老匹夫的怪異手法，連老夫都解不開，你還能解得開？」一面說道：「南宮公子能解得開，那就好了。」

侯元只是淡淡一笑，瀟洒的走上幾步，只朝那人瞥過一眼，也沒多說，右手抬處把紫紅竹扇交到左手，忽然右手突發，五指似彈似拂，快得幾乎令人無法看清他到底是彈還是拂，一共彈拂了幾處穴道。

但說也奇怪，他手指甫發，只聽那人喉頭「咯」的一聲，吐出一口濃痰，雙目霎動，四肢已能動了。

秦總管看得暗暗稱奇，連忙笑道：「南宮公子這一手，老朽好生佩服。」

侯元摺扇早已交到右手，豁的一聲打了開來，在胸前連搧了幾搧才瀟洒一笑：「秦總管好說，現在你可以問問他了。」

秦總管點點頭，朝那人問道：「郭兄，上面情形如何？」

那姓郭的老臉一紅，憤然道：「說來慚愧，屬下還沒登上石崖，根本沒看到人，就中了賊子暗算，請總管允許屬下再上崖去，我非宰了那賊子不可！」

秦總管深邃的目光一掃八人，點頭道：「好，八位最好一起上去，才能佔住崖岸。」

那八人齊聲道：「屬下遵命。」

這八人號稱河洛八義，八個人各有一身絕藝，他們原是異姓兄弟，投効碧落山莊還不到一月，自然要表現表現，這一立功機會，豈肯錯過？

余老大率領七個弟兄，走近崖下，先行環繞石崖察看了一遍，然後低聲說道：「這座石崖一面靠山，本來只有三面可以攀登，但左右兩面，全是陡削峭壁，除了老三還可以借勢躍登，沒有人能上得去，所以眞正可以攀登的，只有正面一面，上面只要有兩個人守住正面，最多的高手，也無濟於事，這是易守難攻的險地……」

金老二道：「咱們向總管討了令，難道就知難而退？」

余老大深沉一笑道：「咱們當然不能知難而退，但要攻上去就得用些機謀，咱們八人可以同時撲上去，但要登上八丈高崖，至少得有三個起落，咱們在起落之間可以分爲兩批，第一批由愚兄、金老二、郭老三三人組成，金老二，你說你精擅的是什麼？人還未上，就要全力施展，愚兄和郭老三就可以在他們忙於應付之際，搶登石崖，有咱們三個人搶上了崖，後面的人也可以跟着登上了，只要站住了脚，以咱們兄弟八人之力，還怕敵人强嗎？」

郭老三點頭道：「老大這主意不錯，金老二只要施展開來，至少還沒交手，就可以放倒他們一半了。」

其餘的人也紛紛稱好。

余老大道：「好，那就這麼辦，咱們上！」

崖上的人，因崖下點了燈火，自可清晰看到八人越衆而出，要來搶攻。

萬點星迅速轉過身去，壓低聲音道：「宮公子，情形有些不對，這回來的是河洛八義，這八個人各有一身絕藝，一向行動一致，看來他們準備上來搶攻了。」

南宮靖道：「讓他們上來試試吧。」

萬點星道：「公子，這八人中，以金老二的『漫天花雨』暗器手法，最爲厲害，他們如果搶上來，一定由金老二先施展『漫天花雨』手法，使咱們措手不及，他們才能陸續搶登石崖，只要被他們搶登上崖，一來咱們就無險可守，二來他們八人聯手的八義陣法，專門對付强敵，被他們登上石崖來，總是麻煩事兒。」

他不失爲江湖上名列一等的殺手，對江湖人物，果然瞭如指掌，說來如數家珍，而且對他們的行動，也判斷極爲準確。

南宮靖道：「既然如此，由在下來對付金老二的『漫天花雨』暗器，你們誰去對付其餘七人？」

沈雪姑道：「有宮二弟（李小雲），祝三弟、小乙三個就夠，咱們人手不多，要節省一點氣力，準備應付更强的敵人，萬老大，你也不用出手，先退回來，我們要給他們一個莫測高深才好。」

話聲一落，又朝李小雲等三人道：「你們也不用使兵刄，看到人影，只要給他一指也差不多了。」

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答應一聲，各自走近崖邊，選擇有利形勢，蹲下身來。

南宮靖一手迅快掣出長劍，緩緩站到石崖前面的中間，準備攔截金老二的「漫天花雨」暗器。

萬點星看沈雪姑似是絲毫沒有把河洛八義放在眼裏，好像他們只是八個稻草人，還要宮二公子等三人連兵刄都不用使。

他方才已經見識過孫小乙的手法，自已連看都沒看清楚，就把以輕功著稱的郭老三一照面就摔了下去，自然相信沈雪姑的話。她既要自己退下去，自己樂得看看宮公子（南宮靖）等四人，如何打發河洛八義？

心中想着，也就依言退到崖後，沈雪姑和卞藥姑並肩坐在一方大石上，他就站到了左首，一手還緊按着劍柄，萬一宮公子應付不了「漫天花雨」，自己也可以及時出手，幫他磕飛一些。

沈雪姑回頭笑道：「萬老大，你不妨也坐下來，這一場，用不着你出手，你只管作壁上觀好了。」

萬點星被她說得尷尬一笑，果然也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這不過是幾句話的工夫，崖下河洛八義也正好議計定當，八條人影，同時縱身

而起。

他們飛起之時，第一步差不多全都一下縱上三丈來高，但到了第二次點足縱起，就已有了先後，余老大、金老二、郭老三三人就領先一步。

這三人雖然比其他領先，但三人中的金老二却又比余老人、郭老三先登上一步，他第二次點足，只竄起一丈來高，距離石崖還有七八尺之處，就一下伏下身來。

就在他身形還未伏下之際，雙手上揚，已經打出兩蓬細碎的暗器，朝崖上飛揚開去。

這兩蓬暗器，左手是鐵蓮子，右手是鐵蒺藜，一把少說也有百來顆之多，雙手齊發，就有兩百來顆了，這是他的成名絕技，打出的暗器，上下左右交織，宛如一片網罟，洒洒不絕。

他一伏身，就打出兩把，接連三次，就打出了六把暗器。

以他想來，崖上地方不會太大，有這縱橫交織的六百顆暗器，任你幾個人把兵刄舞個風雨不透，也磕不勝磕，總有幾個人被暗器擊中的。

就在他第三次暗器出手，余老大、郭老三兩條人影也疾如鷹隼一下翻上崖去。

金老二可不怠慢，趕緊雙足一點，身子一下竄起兩丈多高（他發射暗器，躲在離石崖還有七八尺之處，這一縱起兩丈多高，就是縱起到崖上丈多高）雙手一抖，還沒有手中兩把暗器打出，就已口中「呃」了一聲，像隕星般朝崖外跌落下去。

原來就在他第一次暗器出手，一陣洒洒如雨的寒星，從崖下激射上來，登時在天空密集如網，縱橫交織，朝眾人頭上罩落。

南宮靖的長劍也在此時出手了，揮起一道矯夭劍光。

他並沒有向漫天暗器磕去，只是左手手掌朝上，橫置胸前，右手長劍由上而右，宛如長虹乍現，劃向右方。

這一劃，頓現奇景，只聽一陣沙沙細响，本來激射上來漫天飛舞的點點寒星，竟如鐵隨磁，跟着劍光化作一道長虹，朝崖右地上傾瀉而下。

這下直把萬點星看得目瞪口呆，心中暗道：「宮公子使的是什麼劍法？自己當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原來南宮靖這一手使的乃是「接引手法」，本來是用右手向右引出的，現在只是把右手改使長劍而已。

他這三個月來，經沈雲姑和他同練「以陰導陽神功」，得到坎離調和，水火既濟之功，內功自是突飛猛進。

使劍的人，劍本來就是手的延長。以導意氣，施展「接引手」，自可把漫天暗器，一起吸住接引到一處了。

閒言表過，却說金老三一連三次打出六把暗器，只有第一次還在崖頂上空飄飄洒洒的交織成網，那也只是剎那間事，就被南宮靖劍光一揮，接引出去，後來的兩次，幾乎只是從崖下打上來，還沒飛散開去，就被南宮靖的劍光接住，引向崖右，金老二連打三次，南宮靖只揮了三次長劍，就把所有暗器，都瀉到崖右一片空地上堆成了一堆。

等余老大、郭老三縱上石崖，崖上冷冷清清，一點暗器也看不到，他們看到只有一個人，那是仗劍站在中間的南宮靖。

但兩人脚尖還沒落地，李小雲、祝小青早已駢指若戟，劃了一個小圈，凌空點出，兩人幾乎連出手的是誰都沒看清，就朝崖外倒翻下去。

第三個上來的是金老二，孫小乙低笑一聲道：「這個是我的了！」

話聲未落，金老二已經倒栽葱像殞星般落下去。

這時正當黑夜相繼竄上來的五人，只當前面三人已經得手，他們相繼縱起根本不知道余老大三人已經先他們跌下去了。

五個人在不同的地點往上縱起，自然不會正好是同一個時候，只要他們稍有先後之分，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以逸待勞，只要駢起食中二指劃個小圈就可點出，自然應付裕如，一下就可以解決三個，再上來兩個，三人就搶着發指，把他們當作發指的活靶。八個人中，除了金老二還躍臨石崖上空，其餘七人幾乎連脚尖都沒沾上崖邊，就紛紛中指跌墮下去。

這下眞教萬點星看得對宮公子一行人，打從心眼裏生出佩服來。

老實說，他對河洛八義未登上石崖，就一個接一個的倒翻下去，雖知是宮二公子（李小雲）等三人出的手，但始終沒有看清他們使的是什麼手法？

這簡直不是武功，而是魔術了！

河洛八義在關洛之間名聲甚著，論武功也確實是一流的好手，八人聯手會落敗得如此快法，簡直連秦總管都大感意外。

因此連接應都來不及，八個人被制住了經穴，從八丈高處倒栽下來的人，沒人接應，自然都得向封神榜上去報到了。

犧牲了河洛八義，對崖上情形，依然一無所知，甚至連一點聲音都沒聽到。

秦總管雙目如火，怒嘿一聲道：「出手果然俐落得很！」

侯元手搖摺扇，淡然一笑道：「且待本公子上去瞧瞧！」

秦總管道：「南宮公子且慢，河洛八義……」

侯元搖着摺扇，輕蔑一笑，沒待他說完就截着道：「河洛八義，何足道哉？」

秦總管心中暗道：「這小子好狂的口氣，你要去送死，那就讓你去好了。」

楚琬嬌聲道：「大哥，可得小心！」

侯元豁然大笑道：「幾個小丫頭所憑仗的不過石崖高峻，上去的人不能一下登上崖頂，才能居高凌下，出指傷人，這點技倆，如何難得倒愚兄？」

楚琬道：「但總是小心些好的！」

她這話流露出無限關切之情。

侯元得意的道：「妹子只管放心，不信，妳看愚兄不把他們一個個摔下崖來，我就不叫南宮靖了。」

隨着話聲，摺扇輕搖，步伐瀟洒，朝崖前走去。

李小雲道：「這小子口氣越來越狂，等他上來，好好的教訓教訓他。」

祝小青受過侯元戲侮，哼道：「待回擒住了，我在他臉上刺上淫賊兩個字。」

李小雲咭的笑道：「那也要先把他臉上洗容藥物洗去了再刺。」

侯元走近石崖，連頭也沒抬，看也沒

看，略一吸氣，雙足猛地一頓，一個人就凌空直上，快到四丈左右才「豁」的一聲展開摺扇，朝下連搧兩扇，身形就再次拔起，只見他綠衫飄忽，一下就竄上崖頂。

這一手看得秦總管也不覺暗暗點頭。

侯元右脚堪堪跨上突崖，孫小乙右手食中二指一圈，朝他當胸點去，口中喝道：「小子，下去吧！」

侯元左脚還在崖外，尚未踏上實地，僅是右脚尖着地，一個人就像釘在地上一般，手中摺扇却在此時豁的一聲打了開來，擋在胸前，同時身形忽然向後一側，這一側，他左邊半個身子已是全在崖外了。

但說也奇怪，孫小乙點出去的一記指風，在他側身之際，被摺扇輕輕一擋，就落了空。

侯元身子快得同陀螺，隨着後轉，本來只有一隻右脚站在崖上，經他轉了個身，左脚也落到了崖上。

孫小乙從學會了這招指法開始，幾乎無往不利，這回還是第一次被人讓開，不由一怔，口中尖笑道：「好小子，再試試我老人家一指……」右手一圈點了出去。

在他第二指還沒出手，侯元身子一個後轉，左脚踏上崖右之際，李小雲、祝小青兩人也及時出手，兩縷指風一齊襲到。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她們兩人出手之後，孫小乙的第二記指風也相繼襲到。

好個侯元口中朗笑一聲，右手摺扇徐揮，雙肩擺動，身如逆水游魚，一側再側，居然讓開了三人無聲無形的三記指風。

不，他身法奇快無比，一下欺近孫小乙身邊，左手閃電般反拂而出。

孫小乙第二記指風又被他讓開，只覺眼前人影一晃，右首半邊身子突然痲木不仁，再也動彈不得，心頭驀然一驚，張了張口，連話也說不出來。

南宮靖這時還站在中間，離南首突崖邊緣（侯元躍登之處）約有三丈光景，耳中突聽沈雪姑「傳音入密」說道：「宮兄快截住他。」

南宮靖沒想到區區這一個侯元、李小雲等三人還制不住他，立即舉步跨上兩步，喝道：「來者何人？」

在他舉步跨出的同時，萬點星也得到沈雪姑「傳音入密」的指示，閃身而出，一下抓起孫小乙的身子，迅速後退。

沈雪姑沉吟道：「會是截脈手法！」

纖掌抬處，朝孫小乙身上一拂，孫小乙口中啊了一聲，身上經穴一解，立時如釋重縛，說道：「這小子身法、手法都古怪得很，我接連點出兩指，都被他避開，不知怎的，反被他制住了，我倒不相信，這小子會比姓秦的老小子還厲害，這第三指非叫他躺下來不可！」

沈雪姑低喝道：「站住，你不是他的對手。」

孫小乙搔搔頭皮道：「這小子會有這麼厲害？」

再說侯元目光一抬，輕搖摺扇，望着南宮靖冷然道：「你是何人？」

南宮靖道：「宮飛鵬。」

侯元瀟洒一笑：「本公子南宮靖。」

這話聽得南宮靖暗暗好笑，自己明明是南宮靖，却要化名宮飛鵬，他却將錯就錯，變成了南宮靖。

侯元沒待南宮靖開口，手搖摺扇，說道：「本公子上來第一件事，想知道萬點星怎麼了？」

南宮靖道：「聽閣下口氣，好像還有第二件事了？」

「不錯。」侯元傲然道：「第二件事，你們只有區區這幾個人居然敢和碧落山莊作對，豈非螳螂當車太自不量力嗎？」

南宮靖微笑道：「自不量力，又如何呢？」

侯元道：「聽本公子相勸，你們隨本公子下去，我妹子銜老夫人之命前來，只要你們投效碧落山莊，自可量才錄用。」

李小雲閃身而出，冷笑道：「姓侯的，你忘了自己是怎麼一塊料了，居然欺世盜名，大言不慚……」她話聲未落，侯元突然目射兇光，沉喝道：「你說什麼？」揮手一掌，朝李小雲拍了過來。

這一掌，是因爲李小雲揭穿了他的身份，兇心突起，準備一掌取李小雲的性命，掌勢出手，就用了十成力道，一道凌厲無比的掌風，直向李小雲身前擊撞過去。

南宮靖看出他掌風勁急，勢道極猛，怕李小雲接不下來，心中暗暗奇道：「侯元功力居然大非昔比，當眞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了！」

一面右手一抬含笑道：「閣下不是正在和宮某說話嗎，怎麼就動起手來了？」

他右手一抬，正好接住了侯元一記掌風。只覺對方掌力之强，出人意外，心頭更是暗暗驚懍，自己若非在這三十天中和沈雪姑共練「以陽導陽」神功，功力大進，這一掌幾乎就接不下來。

侯元被他輕描淡寫的把一掌接了過去，心頭同樣一怔，忖道：「這姓宮的果然有些門道，自己倒不可太以輕敵。」

他右手一收，傲然道：「好，方才本公子提出來的兩件事，閣下還沒答覆，是不是要和他們商量商量，再行見告？」

南宮靖道：「那倒不用，宮某就可以告訴你。」

「好！」侯元摺扇輕搖，說道：「你說。」

南宮靖道：「第一，萬點星不想被人利用，已經棄邪歸正，就在這裏。」

侯元沒見過萬點星，目光轉動，問道：「那一個是萬點星？」

萬點星虎的跨出一大步，應聲道：「在下就是萬點星。」

侯元摺扇一指，說道：「你是碧落山莊用五百兩金子僱來的殺手，既然沒有得手，也應該向碧落山莊有個交代，你先給本公子下去。」

萬點星道：「你們既沒有說出僱我的是碧落山莊，萬某根本無須向碧落山莊交代什麼？何況你們碧落山莊高手不在少數，何用僱用萬某？這明明就是以萬某爲餌，志在利用萬某而已，萬某豈是任人利用的人？你們居然不擇手段，還在萬某身上下毒，萬某正要找碧落山莊算帳……」

侯元雙眉軒動，不待他說下去，喝道：「憑你也配找碧落山莊算帳，你既是碧落山莊僱你來的，本公子言出如山，你不下去作個交代，只怕由不得你。」

萬點星沉笑道：「那你要待怎樣？」

（未完・廿三）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十惡婆從魔燈教手中搶走無名公子，無名公子亦死心塌地跟她走，魔燈教亦不甘損失，派人追截，連副教主出動，亦無法搶回無名公子，只好窮追不捨，石少虎、常谷川、謝紅梅追至場中的時候，兩撥子人俱已去遠，但石少虎也不肯就此罷休，發足猛追魔燈教，另叫田十郎追尋十惡婆和無名公子的踪跡，在路上先和刑部總捕頭神刀林子俊會合，截查一輛馬車，發現大箱中是日息國失去了的進貢寶物，這批賊物是刼主交由鏢局押暗鏢，其中還有幾起是同類型的大箱子載運馬車，上官白雲父子截查過空無一物，皇甫長安仍下落不明……

愛不忍出手　情可探因由

石少虎這才回到現實，拉起被角，蓋住她的那令男人發狂的胴體，扳起臉孔說：「紅梅，妳爲什麼又來作賤自己。」

謝紅梅仍在嬌喘，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勾勾的望着石少虎，充滿渴求與飢餓，幽幽然言道：「只是好玩，只是試圖在履行我做奴婢的義務！」

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她在爭取時間，急於五天之內，跟石少虎發生親密的關係，也好對副教主有一個交代。

不然，五天的期限一到，石少虎的性命就危哉險矣。

她心裏清楚得很，魔燈教決心要殺的人，絕對活不了。

何況，石少虎還隨時有被綁架活捉的可能。

想要救他，就必須先征服他，這是唯一的途徑。

至於以後的事，她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可惜，事與願違，石少虎大軍壓境，並未長驅直入。

她失敗了。

失敗的代價可能太大，甚至輸掉一切，直急得謝紅梅梨花帶雨，痛哭失聲。

哭得石少虎丈二和尚，摸不到腦袋，傻乎乎的道：「紅梅，妳怎麼哭了。」

謝紅梅是眞的在哭，雙手掩面，呢呢喃喃的道：「奴婢在高興也是在難過。」

石少虎一面帮她擦拭眼淚，一面說道：「紅梅，妳在高興什麼？」

「高興在主人的心目中，奴婢畢竟還是有一點份量。」

「何以見得？」

「主人見奴婢死了，焦急之情，溢於言表，就是最好的說明。」

「那又爲何還會難過？」

「難過自己生得太醜。」

「妳是個大美人，一點也不醜。」

「那就是太笨。」

「妳絕頂聰明機智過人，不笨。」

謝紅梅擁着被子坐起來，四目相對，

恨不能看穿他的心，幽怨不勝的說道：「既然不醜也不笨，爲什麼得不到主人的歡心。」

「紅梅，事實上我一直很喜歡妳，眞的。」

「主人在騙奴婢，聽說男女之間最具體最眞實的愛的表現就是——」

「愛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非要那樣不可。」

「我知道，主人的心裏一直只有丁姑娘一個人，再也容納不下別人，但奴婢早已說過，紅梅不計較名份尊卑，爲妻爲妾爲奴都可以，只要能跟主人長相廝守就心滿意足了。」

這些惱人的事，再談下去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來，石少虎緊握住謝紅梅的手，道：「紅梅，我們別談這些惱人的事，談點別的吧。」

「談什麼？」

「談談妳自己。」

「我自己有什麼好談的。」

「妳究竟是誰？」

「奴婢謝紅梅，主人怎麼突然問起這個。」

「少虎是在問妳眞實的身份。」

「只是一個賭徒，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女子，那有什麼身份可言。」

「妳明明身懷絕技，超人一等，我想知道妳在魔燈教裏的地位。」

「主人怎麼會想到奴婢是魔燈教的人呢？」

「不是魔燈教人，妳那來的風鈴鬼火與絲巾？」

「哦，原來如此，絲巾與風鈴鬼火是主人的東西，是奴婢從主人的行囊中找到的。」

「妳眞的不是魔燈教的人？」

「不是。」

「是萬聖教？」

「也不是！」

「那是何門何派。」

「該告訴主人的時候自會說明白。」

「好吧，我不想勉強妳，但盼能深思熟慮，別斷送了自己。」

「奴婢一直在考慮中，時機一到，自當坦告一切。」

「隨妳，但勿太久，免得我們的關係越攪越糟，甚至以刀兵相見。」

「不會的，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紅梅絕對不會做傷害主人的事。」

「咱們該吃飯了，快穿好衣服，我在外面等妳。」

石少虎步出臥室，坐在餐桌前，腦中思潮如湧，是朋友？是情人？還是仇敵？連他自己也攪不清楚，該接納她？殺了她？或是保持現狀？同樣拿不定主意。

正當思緒如麻，在矛盾中掙扎時，眼前一亮，謝紅梅已穿的整整齊齊的姍姍而出。

她一臉莊重，早先的風情媚眼已一掃而空，正經八百的道：「奴婢去請常大哥來一起用。」

即說即做，當眞走出房去，但很快便折轉回來，道：「常大哥已經獨自吃過了，正在房裏歇着，叫咱們不必等他！」

桌上的菜餚甚是豐盛，都是石少虎喜歡吃的東西，還準備了一壺酒，謝紅梅添好飯，斟好酒，從頭上拔下一支銀簪來，交給石少虎。

石少虎一怔，道：「幹什麼？」

「請主人測試一下有沒有毒？」

「有這個必要？」

「主人測試一下奴婢才安心。」

「妳要是有害人之心，少虎早已沒命了。」

這是實話，謝紅梅如有害人之心，機會多得是，聞言不由大感欣慰，像一隻溫馴的小雲雀一般，偎依在石少虎的懷裏，激動不已的說道：「謝謝主人的信任，有你這一句話，紅梅的一片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不知什麼時候，武當派的冷面俠女寒如冰出現在門口，當二人發現時已經來不及，這一幕早已看在她的眼中，立即大興問罪之師：「你們在幹什麼？」

石少虎忙將謝紅梅推開，紅着臉說道：「我們什麼也沒有做，請六姐千萬別誤會。」

冷面俠女寒如冰那裏肯信，冷哼一聲，手指着謝紅梅道：「她是誰。」

石少虎道：「一個朋友。」

謝紅梅率直的道：「小女子是主人的奴婢。」

寒如冰臉一沉，道：「到底是朋友還是奴婢？」

謝紅梅道：「是奴婢。」

寒如冰傲氣十足，托起謝紅梅的下巴尖酸刻薄的道：「石少虎，你艷福不淺，從那裏弄來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

石少虎據實說道：「這位謝姑娘在賭場裏輸了錢，少虎替她還債，所以跟在身邊帮忙，如此而已。」

寒如冰語冷如冰的道：「鬼話，帮忙也不能帮到懷裏去呀。」

石少虎道：「六師姐看錯了，事實並非如此。」

他爲人剛正不阿，想找幾句搪塞的話，臨時却編造不出來，只好將話頭打住，難以爲繼。

謝紅梅乃是絕頂聰明之人，馬上編出一個故事來，道：「事情是這樣的，紅梅看見一隻大老鼠，一時心慌，倒在主人身上，我們可是清清白白的，絕對沒有做見不得人的事。」

寒如冰的臉色還是很難看，說話的語氣像在對待犯人：「謝紅梅，不管妳過去有沒有做不要臉的事，我警告妳，他是姑奶奶七師妹的人，從現在起，不准妳碰他，最好離得遠遠的，如果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小心我寒如冰剝妳的皮。」

掂斤論両，寒如冰的本事，可能跟謝紅梅還有一段距離，但謝紅梅却沒有絲毫不悅的表示，中規中矩的道：「我家主人心目中只有丁姑娘一人，奴婢斗胆也不敢有越軌的行爲。」

這話等於在替石少虎辨解，石少虎心中感覺到無限溫暖，倘若謝紅梅跟寒如冰翻了臉，事情就不可收拾了，這正是謝紅梅善解人意，可愛的地方。

寒如冰的臉色也稍微緩和了一些，轉對石少虎道：「石少虎，我也警告你，不要想偷嘴，七妹的一顆心早已給了你，你

要是負了她，她絕對活不成，我會不顧一切的殺了你！」

石少虎聽得心頭直發毛，言懇意誠的道：「六姐言重了，小翠與我情投意合，早已許下海誓山盟，今生今世，永不改變了！」

冷面俠女寒如冰道：「但願如此。」

石少虎總算鬆了一口氣，小心翼翼道：「六姐是幾時到碭山的？此來何事？」

「下午才到，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

「小翠。」

「小翠也來了？」

「廢話，人呢？」

「她沒到這兒來。」

謝紅梅搬了一張椅子，請寒如冰坐下來，笑容滿面的道：「如果丁姑娘來，奴婢一定轉告他，但不知可有重要的事情交代？」

寒如冰並沒有坐，道：「叫她立刻回去練劍。」

「請問貴派落脚何處？」

「城外的一個道觀裏。」

「寒女俠，天色都快要黑了，一起吃吧？」

「不必，告辭了！」

冷面俠女寒如冰來如一陣雨，去似一陣風，石少虎留也留她不住，兀自揚長而去。

飯菜早涼了，謝紅梅本來要去熱，石少虎不想太麻煩她，兩個人就湊合着吃。誰知吃到一半，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田十郎。

石少虎對萬聖教可謂深惡痛絕，一見是他就一肚子的不舒坦，沉着臉說道：「你回來做什麼，石某曾有言在先，追不到十惡婆及魔燈教的那個副教主，你就別回來。」

田十郎站在門口，恭恭敬敬的說道：「就是因爲追到了，所以才回來向主人報告。」

「追到誰？那個白衣女子？」

「是十惡婆。」

「她在那裏？」

「城南百花居。」

「有多久了？」

「已整整三天。」

「和誰在一起？」

「無名公子。」

「白衣女子又在何處？」

「目前行方不明。」

石少虎思索一下，很快便作下決定，道：「田十郎，你的表現還差強人意，進來和謝姑娘一起吃吧，我先到『醉仙樓』去一趟，稍後我們再在那裏會合，然後結伴去『百花居』瞧瞧，如有虛報，咱們主僕的關係就到此爲止。」

田十郎跨步而入，躬身答道：「終止主僕關係，就等於宣判十郎的死刑，奴才不會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沒有這麼嚴重吧，你可以走挑戰的路。」

「田某會的。」

「歡迎之至，何時？」

「等奴才有把握的時候。」

「好，石少虎願敬候佳音。」

話完起身就走，謝紅梅道：「主人，天大的事也請吃飽肚子再走。」

石少虎道：「我差不多也飽了，吃不下。」

「那奴婢陪主人去。」

「妳留在這裏，我一個人去。」

「至低限度要帶着常大哥，多一個人就多一個帮手。」

「多日奔波，常兄辛勞備至，讓他歇着吧。」

石少虎心堅意決，謝紅梅也無可奈何，只好任由他去。

然而，他並未走遠，從前門出去，兜了一個圈子，又踏着夜色，潛回到後窗外，從隙縫中望進去，見二人正襟危坐，並無任何異狀，這才眞的離開，直奔醉仙樓去。

× × ×

醉仙樓是上官白雲投宿的地方，石少虎穿堂入室，正準備經過前面的酒樓，到後院去尋人，忽聞有一個嬌柔清脆的聲音道：「石公子，我們多日不見。」

循聲望去，萬花樓主尙小雲就坐在角落裏的一副座頭上。

面前擺着一桌子的珍饈美食，却僅僅只有神機妙算奇女子尙小雲一位食客，及一名在旁侍候的女子。

石少虎趨前，抱拳爲禮，道：「尙樓主今天要請客？」

萬花樓主尙小雲的氣質，在石少虎認識的女子當中，數她最佳，充滿了智慧及書卷氣，有一股子令人油然起敬，雜念不生的魅力，笑容可掬的道：「本樓主今夜正是要請客。」

「是那幾位貴客？」

「不多，只有一位。」

「一位客人吃一整桌酒菜？」

「只爲表示敬意。」

「是那一位有這麼大的榮幸？」

「已經到了。」

石少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滿頭霧水的道：「是區區在下我？」

尙小雲笑靨如春，輕擺玉手：「公子請坐。」

「這眞是天下奇聞，那有請客不事先通知客人的？」

「本樓主早已算定，你此刻必來醉仙樓，何必通知。」

「樓主的神機妙算，少虎甚是心折，請問可知在下此來的目的？」

「找人。」

「找人又是爲了何事？」

「可能是再去找另外一個人。」

與事實完全脗合，石少虎驚爲天人，久久說不出話來。

尙小雲敬了他一杯酒，情意懇懃的道：「石公子，難得在碭山重逢，粗菜薄酒，不成敬意，只不過藉此敘舊回報而已，請盡量用，不會躭誤太多時間。」

盛情難却，石少虎沒有推辭，回敬一杯酒，舉箸即食，半晌後笑道：「樓主料事如神，當知在下已是半飽的肚子，只能淺嚐，無法痛飲。」

尙小雲說：「那裏，公子客氣了，日前算那無名公子的行踪就出入頗大，小妹甚覺汗顏。」

「海闊天空，脚又是長在別人腿上，神仙也沒有絕對的把握。」

「公子寬宏大量，不忍見責，益令小妹慌恐。」

「眼前還有一個人，可否請樓主算上一算？」

「那一個？」

「就是在下早先提過的，那個神秘人物。」

「算什麼？」

「現時行踪如何？」

尙小雲雙目半睜半閉，口中唸唸有詞，扳着手指頭算了一忽兒工夫，正容說道：「應該就在這附近不太遠的地方。」

「能否算出方位來？」

「大概在西方，或者西北西南。」

「會不會來碭山？」

「可能。」

「什麼時候？」

「約三天內。」

「謝謝樓主的指點。」

「石公子見外了，對這位神秘朋友，所知有限，能夠算中十之二三，就算不錯了，請勿當眞。」

陪萬花樓主再吃一陣，石少虎已酒足飯飽，辭別尙小雲，轉往後院客棧。

找到上官白雲父子兄妹，四個人齊集在一個小房子裏，開始閉門密商。

聽完石少虎的報告後，上官白雲首先說道：「賢侄是想約老夫同去百花居，對付十惡婆？」

石少虎道：「小侄的意思是想請世伯父子兄妹去別有天，一方面暗中保護常谷川，一方面看能否逮住一個魔燈教的頭頭人物。」

上官白雲道：「賢侄何以認爲魔燈教今夜會偷襲常大俠？」

「是因爲謝紅梅的一句話。」

「那一句話？」

「她要小侄跟常兄結伴一同前去百花居。」

「世侄以爲這是一種暗示？」

「的確大有可能。」

「何不直接問一下謝紅梅？」

「她的心裏很矛盾，不一定肯說。」

「少虎，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懷疑她的？」

「打從一開始，小侄對她就沒敢掉以輕心。」

「那個田十郎也要特別留意。」

「小侄曉得，他不可能參予機會。」

上官倩聽到這裏，忍不住插言道：「少虎哥，謝紅梅既然身份特殊，居心叵測，乾脆把她殺掉算了，切勿在身邊留有一個禍害。」

石少虎不以爲然，道：「倩妹可能還不完全瞭解，紅梅初來時，固然來意不善，但眼下似有棄暗投明的意思，斷斷不可輕言殺人，留着她以後說不定會大大有用處。」

上官白雲道：「賢侄之言甚是，謝紅梅無疑大有來歷，是她的主子一步重要的棋，倘若能夠將她爭取過來，滿天的雲霧也許就可以一掃而空，非但不可殺她，反而更應該加意對待她。」

這正與石少虎的意思不謀而合，頻頻頷首，表示同意。

上官明道：「我們設伏別有天，誰陪石世兄去百花居？」

石少虎道：「先跟田十郎去查證瞭解一下，然後再作定奪，在碭山，咱們多的是人手，一旦證實十惡婆確在百花居，不妨先將她除掉，替武林去一禍根！」

× × ×

碭山城南數里，有一間十分奇妙的地方，四面不是被小山就是溪流隔着，中間約十餘頃的土地，遍植奇花異卉，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繁茂的花朶，及聞到芬芳的花香。

百花叢中，紅磚綠瓦，粉壁勝雪，有一棟華麗的樓房。

這就是百花居。

石少虎、田十郎早到了，正站在小山上向下觀看。

只見百花居燈火通明，却沒見有人走動。

石少虎道：「這百花居的主人是那一方面的人？」

田十郎道：「奴才曾尋人打探，屬一位此地的富商所有，但此人常住徐州，很少回來。」

「換句說話，十惡婆只是乘虛而入，暫時佔住？」

「大概是的。」

「你可曾進去探過？」

「有，裏面花木茂密，甚是難行。」

「看到十惡婆、無名公子沒有？」

「他二人整日嬉戲於百花叢中，穢言穢行，不堪入耳入目。」

「爲何不給她一點顏色看看？」

「十惡婆乃是出了名的女魔頭，奴才未敢輕舉妄動。」

萬聖教傲視武林，目空一切，紅衣武士會懼怕於她？」

「奴才是怕萬一不敵，被她遁走，又要千里追踪，難以向主人交代。」

「說了半天，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看見他二人的影子。」

「想係又在床第之間，作那苟且之事了。」

「石某要你再跑一趟，將十惡婆逗引出來。」

「是，主人！」

田十郎二話不說，當即衝下小山，進入百花叢中。

這一邊，田十郎的影子甫自石少虎的視綫內消失，身後步履聲起，又發現兩條麗影，待至近前，石少虎才看清楚，一個是冷面俠女寒如冰，一個是丁小翠。

要在平時，丁小翠老遠便會「少虎哥，少虎哥」的叫個不停，今天却大異其趣，非但沒叫，還繃着一張臉，好像是誰欠她錢沒還似的。

跟寒如冰在一起，已表明了一切，石少虎心裏暗暗叫苦不迭，嘴裏却不得不和平常一樣，若無其事的，親切的說道：「小翠，妳跑到那裏去了，害寒師姐到處找你。」

言語間，本欲去握她的手，丁小翠故意避開，生冷的聲音道：「我去找你，找錯了地方，後來碰上六師姐，又一起去，你已不在，只好循線找到這裏來。」

寒如冰往一旁猛搧風點火：「石少虎，也幸虧七妹找錯了地方，要是被她撞上了那種親熱惡心的場面，怕不當場氣暈才怪。」

丁小翠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來勢洶洶的，根本不給石少虎辨解的機會，搶先說道：「我問你，我們以前說過的那些山盟海誓的話，還算不算數？」

石少虎連忙斬釘截鐵的道：「當然算數。」

「你還愛不愛我？」

「沒有絲毫改變。」

「好，那我就有權利要你解釋。」

「巳經解釋過了，相信六姐會告訴妳的。」

「我要你親口再解釋一遍。」

「解釋什麼？」

「你們的感情到了什麼程度？」

「紅梅只是一個落難的女子，談不上感情。」

「紅梅紅梅多親熱，多肉麻，還說沒有感情。」

「小翠，充其量她只是一個奴婢，妳又何必耿耿於懷。」

「哼，我才不相信她的鬼話，明明是投懷送抱，企圖不良。」

冷面俠女寒如冰是情場上的失敗者，當年曾吃過男人的虧，對異性存有一種報復的心態，又猛敲邊鼓：「一個投懷送抱，一個順水推舟，天下的男人都是一個樣兒，多多益善，那麼一個嬌姸標緻的女人，什麼事情不好做，偏偏要在男人的懷裏當奴才。」

丁小翠補充道：「少虎，我要你叫她滾蛋！」

石少虎遲疑道：「這恐怕有困難。」

「捨不得，是不是？」

「妳想到那裏去了，是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她的身份很特別。」

「我要你把話說清楚。」

「此非其時，以後再說好不好？」

「不好，現在就得解釋明白，如有一絲半毫的虛假不實，我們的關係就到此為止。」

丁小翠決心攤牌，石少虎却不敢輕率吐實，因為茲事體大，百花叢中隱密異常，誰也無法保證內中無人潛伏，萬一被人聽了去，不僅會使謝紅梅處境大險，也等於喪失了一個直搗魔徒核心，揭開一切謎團的大好機會。

是以，石少虎只好支吾其詞的道：「小翠，此事說來話長，非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找一個適當的時間，我們再慢慢的說。」

寒如冰冷言冷語的道：「我看事實絕非如此，而是男歡女悅，關係曖昧，羞於啓齒。」

這一來，丁小翠更加不肯退讓，以堅決的語氣道：「不行，我非要你說清楚不可。」

石少虎正感不知如何作答，突聞謝紅梅的聲音說道：「沒有關係，我來說，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的，用不到遮遮掩掩。」

話落，謝紅梅巳俏生生的立在三人面前。

冷面俠女好快的一張嘴，毫不留情的道：「妳的動作倒挺快的，怎麼看，可是怕七妹搶走妳的心上人？」

謝紅梅不亢不卑的徐徐的道：「奴婢是怕你們誤會我家主人，特地來向兩位解釋的。」

丁小翠語冷如冰似的說道：「解釋什麼？」

謝紅梅一本正經的道：「丁姑娘想知道什麼，奴婢就說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我且先問妳，一個黃花大閨女，幹嘛跑到男人的身邊做奴才？」

「是因為賭輸了錢，主人好心替奴婢還債，我是為了償債而來。」

「如果還清了債，妳就走路？」

「可惜紅梅現在一文不名。」

「我送給妳一筆銀子如何？」

「這是施捨，奴婢不能接受。」

「算是借用好了。」

「這只是以債養債，債務還是沒有清償。」

「我想到一個好法子。」

「什麼好法子？」

「咱們來賭。」

「賭博，我是大行家，丁姑娘一定輸了。」

「贏了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還債。」

「甚至，丁姑娘還可以故意輸？」

「反正是賭贏的，不是送，也不是借債。」

「姑娘冰雪聰明，確是高招，紅梅十分感激，問題是我根本沒有賭本，如何來賭？」

「我借給妳。」

「說來說去，這依舊是施捨，紅梅歉難接受。」

冷面俠女寒如冰惱怒不巳的道：「那要怎麼樣妳才肯離開姓石的這個小子？」

謝紅梅一點也不生氣，誠誠懇懇的道：「其實丁姑娘也大可不必處心積慮的想趕我走，日後債務一清，紅梅自會掉頭而去，若是怕我們孤男寡女，日久生情，奴婢倒有一計在此。」

丁小翠道：「說說看。」

謝紅梅道：「乾脆跟我家主人立刻拜堂成親，奴婢一定會像侍候主人般來侍候女主人，你們形影不離，日夜厮守，一切的疑慮便可烟消雲散。」

丁小翠沒料到她會想出這個主意來，等於是間接的表明了他們之間的清白，敵意頓時減去不少，代之而起的是一臉紅雲，羞得她低下了頭。

寒如冰道：「辦法雖好，他們現在却不能結婚。」

謝紅梅道：「為什麼？」

寒如冰道：「為了演練『七星劍陣』，武當七劍，缺一不可，最快也得等消滅掉萬聖教、魔燈教之後，師父他老人家才肯將七妹嫁出去。」

丁小翠含情脈脈的偷瞟了石少虎一眼，欲言又止，謝紅梅說道：「不結婚也沒有關係，可以跟我家主人生活在一起，彼此花前月下，甘苦與共，紅梅同樣樂觀其成。」

言來坦蕩磊落，頓使丁小翠陡生疚歉之心，拉住石少虎的手，羞答答的道：「少虎哥，是我多心了。」

冷面俠女寒如冰道：「也不成，『七星劍陣』正在加緊演練，七妹同樣離不開。謝紅梅，石少虎，你們給我加倍小心一點，將來有什麼把柄落在我寒如冰的手裏，絕不輕饒。」

寒如冰最恨男歡女悅的場面，一把火沒點着，丁小翠跟石少虎又黏在一起了，不由怒從心頭起，寒臉說道：「小翠，我們該走了。」

丁小翠呆了一下，道：「人家剛來，還沒跟少虎哥說三句話，何必這麼急。」

寒如冰毫不通融：「當然急，七劍之中，妳是最弱的一環，回去給我練劍。」

「請六姐先回，小妹隨後就到。」

「我們一塊兒走。」

「那就請允許我們說幾句話。」

「千言萬語，等你們婚後再說。」

「只說三五句就夠了。」

「不可以！」

「六姐——」

「走！」

寒如冰心堅如鐵，毫無轉圜的餘地，强拉住丁小翠的手就走。

石少虎實在看不下去了，沉聲說道：「六師姐，讓小翠留一會兒，也誤不了多少時間，妳何必斤斤計較。」

這下可把寒如冰惹火了，破口大罵，道：「石少虎，我告訴你，小翠出嫁以後歸你管，出嫁以前歸我管，你現在還管不着！」

謝紅梅看到同樣大為不滿，氣忿忿的道：「君子有成人之美，妳這簡直是棒打鴛鴦，不要因為自己的失敗，就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以為天下的男人都是偷嘴的貓——」

「臭丫頭，閉上妳的嘴，妳這是找打嗎？」

謝紅梅的話還沒有說完，巳被寒如冰的吼聲淹沒，她可不是空言恫嚇，右手倏揚，去勢如電，照準謝紅梅的面頰摑了過去。

然而，連謝紅梅的邊兒都沒沾到，一掌攻至，麗影巳杳，謝紅梅鬼魅般到了她身後，高舉手掌，並未吐力出招。

也幸虧她只是擺了一個架式，不然，寒如冰怕不當場出醜才怪。

寒如冰不禁惱羞成怒，刷！的一聲亮出寶劍來，遙指着謝紅梅的心口，道：「小翠，把劍借給她，六姐今天要在劍術上領教她幾式高招。」

這就是寒如冰聰明的地方，她劍術造詣甚深，單挑自己有把握的來賓。

丁小翠未加深思，便要拔劍，被石少虎攔住了，趨前往二人中間一站隔開，和顏悅色的道：「寒六姐，些許小事，望勿大動肝火，謝紅梅冒犯之處，少虎願致歉意。」

一個爽朗的聲音接着說道：「是嘛，一點點小事情，寒六劍切勿往心裏擱，請看老夫薄面，放過這位謝姑娘。」

發話的人是上官白雲，人巳上了小山，由於他尊崇的身份地位，冷傲如寒如冰也不得不稍加收斂，還劍入鞘，以禮相見，叫了一聲：「上官前輩。」後，退立一旁生悶氣。

在上官白雲的身後，緊接着，上官明、上官倩，還有長島谷川，也相繼到達現場。

石少虎一見常谷川，心頭的一塊巨石馬上落下來，道：「沒有發生事情？」

上官白雲把自己的聲音壓低一些，道：「賢侄的判斷不差，果然有人去暗算常大俠。」

石少虎一驚，道：「是什麼人？」

上官白雲展示出一枚風鈴鬼火，一條粉紅色的絲巾，道：「除了魔燈教，沒有人會幹這種鷄鳴狗盜的事。」

石少虎道：「常兄沒有受傷吧？」

長島谷川伸長脖子，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一條勒痕，餘悸猶存的道：「來人身手不凡，當小的在睡夢之中警覺時，脖子巳被人勒住，幸好上官老宗師及時趕到，總算從鬼門關撿回來一條命。」

石少虎道：「一共來了幾個魔徒？」

常谷川道：「四個，三女一男，就是上一次對付十惡婆的那四個人。」

石少虎望了謝紅梅一眼，道：「可曾逮住？」

上官白雲感慨系之的道：「說來慚愧，魔徒也委實來得太快，一入別有天，便發現鬼火，甫闖進常兄弟的房門，未及交手，四個蒙面人便破窗而逃，明兒和倩兒來不及攔截就被他們溜掉了。」

丁小翠正跟上官倩在嘰哩呱啦的說貼己話，上官明說道：「那四個魔崽子精得像猴子一樣，先發制人，連攻數招，待我們兄妹閃身避過時，魔徒巳越牆而逃。」

上官白雲上前數步，往謝紅梅的面前一站，道：「算來謝姑娘運氣不錯，幸好不在，不然免不了會有一場虛驚。」

謝紅梅恭謹有禮的道：「全是托上官老爺的福，謝謝你老人家的關注。」

上官白雲笑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假如謝姑娘在場，或許可以查明這四名惡徒的姓名來歷。」

實則上官白雲就是在問她四名魔燈教徒的身份。

謝紅梅垂首不語，未置一詞。

上官明道：「石世兄，看到十惡婆那個女魔頭沒有？」

石少虎指着前面的百花居，道：「派田十郎進去了，叫他將十惡婆逗引出來，大概很快就會有結果。」

大夥兒齊將目光投注在百花叢中的那一棟房子上，過沒多久，果見田十郎行至樓前的空地上。

樓內燈火通明，仍未見十惡婆與無名公子。

「十惡婆，出來亮個相，我家主人石少虎要見你。」

這小子真陰，不打萬聖教的字號，却亮出了石少虎的招牌。

樓內無人應聲，亦未見有人現身。

「十惡婆，妳他媽的最好放聰明點，亮個相，我田十郎好交差，倘若被我家主人放火燒掉這一棟百花樓，妳這個老淫婆就會和無名公子變成火窟死鴛鴦！」

一切依舊，聲影俱無。

却聞百花叢中，距百花樓不遠的地方

，傳來一陣喝叱打門之聲。

打門聲甚是短促，似是一交手便即分開。

倒是狼嗥的聲音，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還有一個破鑼似的嗓門，仍在叫罵不停。

石少虎已聽出來是誰，正想縱身而下，酒肉頭陀自在僧搶先一步，來到大夥面前。

狼人接踵而至，身後還跟着一大羣的狼。

上官白雲拱手為禮，正容說道：「大師父，剛才是怎麼回事？」

自在僧先灌了兩口酒，道：「誰知道，老佛爺在對面小山上，見你們這裏有一大羣人，想過來瞧瞧，不料在花叢中莫名其妙的遭到暗襲。」

石少虎道：「裏面有埋伏。」

狼人道：「可能還不少。」

「是那條綫上的？」

「根本沒照面，那羣王八蛋，在暗中出手，打了就跑。」

「可以追啊。」

「追了，對手似乎都不好惹，一個也沒逮着。」

「怪事，十惡婆不是魔燈教主，此點業經證實，這個女魔頭又一向獨來獨往，」石少虎振振有詞的道：「無名公子只能說是一個奇蹟異數，不可能在此設下埋伏，會是誰？」

上官白雲思索了一下，說道：「依老夫之見，想係有人設下了一石二鳥的連環計。」

丁小翠道：「什麼連環計？」

上官白雲道：「主謀者一定已經知道石賢侄會來尋十惡婆，先在此張網以待，等十惡婆與少虎狠鬥一場，兩敗俱傷時，再行出面，定可手到擒來。」

自在僧向來遊戲人生，胡說八道慣了，連上官白雲也不例外，道：「上官老兒，你這一番話，老佛爺完全同意，想來是洒家不小心，踩到其中一個混帳的屁股，那小子沉不住氣，洩了底，其他的人皆躲躲藏藏的，便再也不肯照面。」

上官白雲對謝紅梅可是另眼相看，道：「不知謝姑娘高見如何？」

謝紅梅沉思一下，道：「有可能正是這樣。」

自在僧見不得漂亮女人，一見到漂亮女人，全身的骨頭都酥了，道：「赫！我的美嬌娘也在這兒，怎麼樣，什麼時候咱們再賭幾把？」

謝紅梅道：「好啊，紅梅正有此意，想贏點銀子還債贖身，也免得不相干的人惡言中傷，只惜缺少賭本。」

酒肉頭陀的眼皮子一翻，道：「這好辦，可以偷。」

謝紅梅發出一個會心的微笑，道：「學你老禿驢的樣兒，偷廟裏的香油錢？」

自在僧拍一下她的肩膊，道：「就是這個主意，我老人家巴不得妳早日離開石小子，再回到老佛爺懷裏來。」

寒如冰冷聲道：「野和尚，只要你能拿出一千兩銀子來，現在就可以把這個爛貨弄到手。」

自在僧毫不承情，反而出言挖苦冷面俠女：「寒如冰，別門縫裏看人，把人看扁了，梅丫頭可是玉潔冰清，美若天仙，一點也不爛，而且也不是貨，是一個花不楞登的大姑娘。」

「哼！」

寒如冰冷哼一聲，沒再開口。

上官白雲笑道：「大慧大師，論身份，你現在是少林掌門人的師兄，可不能再胡言亂語，不知道的人還眞以為大和尚是個瘋子。」

自在僧眼一瞪，道：「做瘋子有什麼不好，至低限度，寫一面認輸的旗子洒家不會臉紅，你上官白雲做得到？」

這時候，經過田十郎的一陣叫罵，百花樓內有了反應，從樓內手携手走出來的一對男女，正是十惡婆與無名公子。

石少虎道：「兩位前輩，不論是誰在這百花居內撒下羅網，晚輩主張强行闖入，先拔掉樁卡埋伏，再斃掉十惡婆，為武林除害。」

英雄所見略同，上官白雲立即表示同意。

酒肉頭陀更乾脆，意氣風發的道：「身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衝呀，誰怕誰呀！」

一馬當先，第一個闖進百花叢中。

狼人發動狼羣，搶在自在僧前面打頭陣。

接着，在上官白雲的調度下，大家夥一字長蛇陣排開，踏進百花叢。

儘管寒如冰孤芳自賞，桀驁不馴，但事關武林公義，卻也未敢自外於人，只好跟着衆人走。

難得武林一多半的菁英聚集在此，上官白雲、大慧大師、石少虎、謝紅梅、寒如冰、上官明、上官倩、丁小翠、狼人等，人人都是有份量的人物，原以為定可旗開得勝，逮幾個魔頭，至少可以斃掉十惡婆。

詎料，頃刻之間，埋伏在百花叢中的魔徒似已全部撤離，一個沒見着。

連十惡婆、無名公子、田十郎也不見了。

只有百花樓的燈還依然亮着。

羣豪通過百花居，到達對面小山上，展目望去，一片蒼茫，只見田十郎獨自一人飛奔而來，待他到得近前，石少虎劈面就說：「田十郎，你幹的好事！」

田十郎愕然一楞，道：「奴才據實相報，相信主人已經看到十惡婆，不知錯在那裏。」

石少虎道：「看到有何用，你為何不攔住她？」

「十惡婆武功高强，又有無名公子相助，奴才截不住。」

「他們逃往何處？」

「月黑風高，去向不明。」

「石某是追究另外一件事，你發現十惡婆躲在百花居，可曾告知他人？」

「絕對沒有。」

「那百花叢中，怎會有人設下十面埋伏？」

「奴才一無所知。」

「你沒見到埋伏的人？」

「一個沒看見。」

「你說的可是實話？」

「萬聖教的規矩，一旦落敗為奴，就必須絕對忠誠，如果違反了這個規定，即使主人可以原諒，冷副教主卻絕不寬貸，田十郎斗胆也不敢拿性命作賭注。」

百花居之行撲了一個空，又找不到田十郎不忠的證據，大家隨即散去，繼續搜尋三老，緝截載運皇甫長安的馬車。

× × ×

為了截獲載運皇甫長安的馬車，羣豪在碭山縣西，由南至北約莫十幾里的一個正面上，撒下了天羅地網，上官世家、石氏世家、衙門捕快、再加上後到的武當派、少林派，幾乎凡是自西而東的道路上，皆設下重重關卡，從晨至暮，從暮至晨，日日夜夜，一直有人在嚴密守着。

蚊蚋不渡！

滴水不露！

這是鐵的事實，絕非誇張之詞。

而且，三日來，也的確查到八輛一模一樣的馬車。

每輛馬車皆有三名車把式。

車上有載着一個黑漆大木箱。

可是，木箱內却空空如也，一無所有，顯然只是一個餌，一個誘敵的騙局。

皇甫長安的下落，如在五里雲霧中。

到底還是有多少輛相同的馬車，無人知曉。

尤其，正如魔燈教的副教主對謝紅梅說的，她喜歡鬥智的遊戲。

萬花樓主，神機妙算奇女子尚小雲亦曾對石少虎說過，那個神秘人物，三日內可能會來碭山。

如此看來，這一場鬥智的遊戲正方興未艾，好戲還在後頭。

然而，究竟如何進行，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只有魔燈教的副教主，那個白衣女子自己心裏雪亮。

又陸續發現數輛式樣相同的馬車，無疑這種車子的數量已有所增加。

還有牛馬、轎子，凡是可以載運人的工具，各關卡一律檢查，巨細靡遺。

皇甫長安却始終杳如黃鶴踪跡全無。

石少虎領着謝紅梅、常谷川，以及遠遠跟在後面的田十郎，於巡視過武當、少林、上官世家三派，與林子俊所率衙門捕快負責的各地段後，來到石氏世家自己設在一條主要道路上的關卡。

這是一條直通碭山縣城的官道，係由老家的一名管事，現已取代過世的周乃武，成為石氏世家新總管的「快刀手」雷峻負責把守。

快刀手雷峻年輕有為，甚是精明幹練，石少虎一到，馬上迎上來，主動提出一系列的詳細報告。

石少虎作重點指示道：「雷總管，除馬車、牛車、轎子務須嚴密檢查外，凡是可以載人的工具也一概不可輕忽。」

快刀手雷峻躬身答道：「屬下知道，只要魔徒胆敢押着那個神秘人物從此經過，絕對無所遁形。」

石少虎揮揮手，向在此守護的弟兄們打個招呼，道：「有無發現可疑的人通過或徘徊？」

雷峻道：「到現在為止還沒有。」

「有無可疑的事故發生？」

「也沒有。」

「啊，我想起一件事來，周大叔的後事是怎麼辦的？」

「十分隆重，安葬在他們周家的祖墳裏，還送去一筆安家費，周叔的孩子都安排好工作，一切全是照着，老夫人及主人的意思去辦。」

談話被一陣皮鞭聲打斷，車聲轔轔，從西邊駛來一輛牛車。

駕車的是一名老農，揮鞭的技巧熟練而精妙。

載着一車的雜草，蓬蓬鬆鬆的，面積甚廣。

快刀手雷峻一個大跨步攔下來，客客氣氣的道：「請問這位老鄉親，從那兒來呀？」

老農還有一點聾，說了兩遍才聽懂，拉開嗓門大聲說：「西王莊，就是西邊的那個小村子。」

「到那裏去？」

「碭山城裏。」

「幹甚麼？」

「載乾草給東家。」

「乾草做何用途？」

「燒火，或者餵牲口。」

「對不起，我們是衙門裏派來的，這條路已經封鎖，要檢查通過的所有車輛，不會躭誤老爺太多的時間。」

良民百姓，那裏惹得起官府衙門，面對十幾條携刀帶劍的大漢，其中還眞有一名碭山縣的捕快在此坐鎮，老農早已嚇傻了，那還敢說半個不字。

雷峻身手矯健，做事又有條理，在他的親自指揮下，一車子的乾草很快便卸下，結果，一牛車全是雜草，別無長物，以最快的速度，將車子裝好，恢復原狀，讓老農順利通過。

接下去，又來了一輛載薪柴的牛車，一輛運糧食的馬車，以及好幾匹馱載東西的騾子或小驢。

逐一查視，全係商旅樵農；仍不見魔燈教的影踪。

快到中午的時候，許是大家都想趕到城裏去吃午飯，關卡的生意格外興隆，一下子湧來了兩輛馬車，兩輛牛車，三匹騾子，四頭小毛驢，另外還有一頂華麗的轎子。

趕車牽驢的，有商旅，有農樵，有老有少，從外表上看不出有絲毫異樣之處。

石少虎神色一緊，朝謝紅梅投去探詢的一瞥。

謝紅梅默然不語，微搖螓首，未作任何表示。

石少虎也不勉强她，親自上前去檢查一輛馬車。

這輛黑色馬車，是大家注目的焦點，三名車把式，車門緊閉，石少虎上前說道：「那來的？」

一名車把式道：「北京。」

「到什麼地方去？」

「徐州。」

「車上載的是——」

「人！」

「可否麻煩你打開看一看？」

「可以。」

（未完．十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神秘女人　別有用意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英雖然救出了雅典娜，不致在住宅中炸死，而李英似乎另有所圖，帶她到隣埠另一個極樂會之中，說是躲避免遭仇家殺害。極樂會中有兩個死者相摶偕亡驚動社會，史勿夫和探長只能對記者發表的消息是崖頂屋中發生的命案，因爲二人與黑社會有聯絡，分贓不勻引起爭執，兩敗俱傷，如此而已，對於極樂會之事，隻字不提，他們根據司馬洛的綫報，追查極樂會的名單，原來都是當地潛勢力很大的名流紳商，不敢捉拿，只請來座談問話，都得不到結果，他們也不知道十二銀蛇是什麼東西？司馬洛對這個問題只好從連烏陽有關的人追查……

後來，她忽然發出「唔唔」之聲，搖起頭來，似乎有話要說，司馬洛放了她的咀唇。

「你——贏了。」她喘着氣說：「讓我們——但我們不能像禽獸一樣的，我們——先談一談——像文明人一樣！」

「好的。」司馬洛說：「但我還不能放開你的。」

「唉。」她嘆口氣：「隨便你吧。」

「你想談些什麼？」司馬洛問。

「剛才你提到雅典娜的母親，」她說：「你對她知道些什麼？」

「什麼都不知道。」司馬洛說道：「連烏陽從來不提的。我祇是聽說她已經死了。」

「那你爲什麼問我是她的母親。」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忽然有這樣的靈感，她是眞的死了嗎？」

「我不知道。」她回答。

「你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她又是一樣的回答。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說要談，可是你並不是在跟我談，你仍然祇是問而不肯答我的。」

她長嘆一聲：「好了，司馬洛，我們別再說話了，放開我吧，好讓我的手能碰到你！」

「這是相當冒險的措施呢！」司馬洛說。

「你總不能老是困着我的雙手而和我做愛的！」她說：「來，放開一點！」

這一次她祇是輕輕發力掙扎一下，司馬洛便不由自主地把她放鬆了。她的手好像蛇一般伸到他的背後，滑上他的頸後。一時，司馬洛集中精神提防着，預算她會向他的頸背上一掌劈下來。但她祇是輕輕地摩挲着他的髮脚和他的背部，而且她的體溫仍在升高，顯然她是已經情動。司馬洛把一隻手放到她的左乳上，她也沒有退縮，而且挺胸迎上來，好像很不耐煩那衣服和乳罩隔去了肉與肉的接觸。

他們的咀唇又接在一起了，而司馬洛的手撩起了她的衣服，伸到她的身上。衣服下面，乳罩緊緊地束着她的胸部，一時他祇能摸到她的乳罩之上那一段滑如凝脂的皮膚。她做夢一般呻吟起來，緊緊地擁着司馬洛。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司馬洛也許不致於會那麼忘形。但這並不是一個普通女人。這是一個武藝高强，顯然很美麗但又不讓他看到面貌的女人，她的身份的神秘，就已使他的興趣大增了。而且，她還是在這樣特殊的情形之下屈服，願意和他歡好。因此司馬洛幾乎忘記了一切，血在奔騰，慾潮在澎湃。

因此，他聽不到大門給輕輕開了的聲音。

接着一把槍咀便抵住了他的後腦。

司馬洛呆住了，一動也不敢動。他現在是俯伏着壓在那女人的身上，而槍咀抵着他的後腦，這是一種無可反抗的姿勢。

在他身下的那女人低聲說：「不要動，司馬洛，也不要轉過身去，讓我起來吧！」

司馬洛祇好放鬆了，而她便從他的身下爬出，坐起身。後腦的槍咀再壓緊一點。司馬洛祇好伏在地上。他不能回頭而視，而後面的人又一聲不響，所以他無法猜測到那是一個怎樣的人，而且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他冷笑道：「你的演技眞好。我以爲你眞的對我感興趣了，你連體溫也能隨意升高，這一手，你可以騙到任何男人。」

她把頭俯到他的耳邊，如蘭如麝的口氣襲來。她柔聲說：「我不是假裝的，司馬洛，你得相信我，我不是假裝的！」接着她抬頭望望上面，似乎那個指嚇司馬洛的人給了她一個眼色；她連忙又附耳對司馬洛說：「你得找到雅典娜，你得保護她，你明白了嗎？」

「這正是我的意圖。」司馬洛說：「可惜我現在是束手無策了，我不知道她在那裏，你能帮助我嗎？」

「我們也不知道她在哪裏，不然也不會找你了。」她說：「但如果你認爲有什麼地方，得到了我們的帮忙，就可以找到她，你說出來吧！」

「極樂會。」司馬洛說：「你們知道這是一個什麼組織嗎？」

「表面上是一個放縱享樂的組織，但骨子裏有一個大陰謀，不知這是什麼陰謀，但總之是一個大陰謀。」

「我相信雅典娜的失踪和極樂會仍有很大關係。」司馬洛說：「我想找機會混入這個極樂會。你能帮助我嗎？」

「你可以到C市去。」她說：「那裏也有極樂會，規模比這裏更大。」

「怎樣可以入會呢？」司馬洛又問。

「第一個條件就是有財或者有勢。」她說：「或者是個一流的打手！」

「唔。」司馬洛說道：「我也許能以打手的身份混入去。但是，我還是需要門路的。」

那女人皺眉，似乎不能回答這個問題，而抬頭瞥了一眼那個用槍指着司馬洛的人。那人開口了，原來也是一個女人，不過聲音老得多。她說：「可以去找金康，他專門介紹打手，也許極樂會要打手時，他就會介紹你去。他和極樂會那一帮人是有點來往的。」

「你們似乎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道。

「我們應該知道這些事情的。」

「爲什麼你們不直接去問問極樂會，是不是他們抓走了雅典娜呢？」司馬洛問道。

「我們的組織和他們的組織沒有來往。」她說：「而且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也不想大家因此爭執起來。」

「你們的又是什麼組織呢？」司馬洛問。

「你沒有必要知道這個。」那老一點的女人說：「你祇要好好地保護雅典娜，如果她是有了危險就把她救出來，那麼我們就會給你很優厚的報酬。我說很優厚，意思即是你也會認爲很優厚的。」

「先多謝了。」司馬洛說。

「現在你不要動，也不要做聲。」那女人說道：「我們還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你的。」

司馬洛等住。槍咀已經離開了他的腦後。

司馬洛再等着。

兩分鐘過去了，仍然沒有聲音。司馬洛不耐煩地說：「有話就說吧，如果還不說，我要起身了！」

還是沒有反應。司馬洛馬上就知道身後一定是已經沒有人了。他連忙爬起來，回身一看，屋內果然是祇剩他一個人了。

於是他知道她們要說的話是已經說完了，不過騙他暫時不要回身，好讓她們能夠安全撤退吧了。

大門是仍然開着的，司馬洛嘆一口氣，走過去把門關上了。

她們既然是高手，當然他是沒有希望追得上了。

他很可惜沒有機會看到那個老一點的女人是什麼樣子的，也很可惜他在地上那一段羅曼史，並未完成。憑她的反應來看，那年輕的一個，該會是很理想的對手。

她們到底是誰呢？雅典娜和連烏陽都從來沒有說過還有什麼親戚的；但她們也顯然是爲了關懷雅典娜而來。還有李英呢？司馬洛後悔他剛才沒有問她們知不知關於李英的底細。也許是李英把雅典娜帶走了，而想起來，他對李英也實在知道得很少呢！

×　×　×

世界上有幾種顏色？如果問畫家，他會告訴你祇有原色四種，而利用四種原色，可以調配成無限種不同的色彩。但如果問現在的雅典娜，她會告訴你世界上的顏色太豐富了，連一粒灰塵也是多姿多采，値得欣賞的。

現時，她已幾乎忘記自己是在什麼地方，祇是覺得全身充滿了歡樂和快感，而她好像正在飛升，飛升……眼前的每一件東西都美化起來，剛才她認爲最醜陋的那兩個中年男人，也忽然美起來了，美到就像愛情小說中被一羣美女追逐的男主角，而使她不由自主受吸引。

在神智失去控制之前，雅典娜奇怪她怎會這樣？她是第一次跟李英參加這個極樂會的「享樂集會」，而她早已懷着戒心，所以並沒有接受任何麻醉性的飲料。她連東西也沒有吃過，祇是喝了一杯清水。然而到了現在，她還是和大家一樣，漸漸失去理智，而進入李英所謂的「極樂之境」了。爲什麼呢？她可以肯定的這不是海洛英之類的麻醉劑。

因爲海洛英是也不能把人帶進如此美妙的境界裏，雅典娜在一個飛仔派對裏也嘗過一次海洛英，就是那些所謂「白粉」，而她記得吸食之後只是得到一種異常的，近乎性高潮的快感而已，世界並沒有變成如此多姿多采。

這個「集會」是怎樣開始的？她記得開始時和普通的「派對」差不多，祇不過參加者都是年紀較大的人，因爲參加極樂會的人不是有財就是有勢，而這些通常都不會是年輕的人。他們跳舞，飲酒，吃東西，談天，而雅典娜則祇是喝開水，和幾個中年男人跳了幾次舞。李英似乎是主人身份，滿場飛地周旋於全部客人中間。而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大家都興奮起來了，而男男女女便三五成羣地轉入走廊中那些空房間裏。雅典娜也身不由主地跟隨這二個中年男子進了這房間。

這房間是一無所有的，祇是地上舖着厚地氈，以及散放着一批七彩的軟枕。起先雅典娜感到有點受侮辱，因爲在塲的女性全部是年輕美女，顯然是僱請回來取悅那些男客的；這和妓女差不多，而她自己却成爲其中之一了。李英祇是說讓她嘗試一下極樂會的滋味，想不到却是利用她！

但漸漸，世界在眼前美化起來，她便不再在乎了。一切都是美的，連那兩個醜陋的男人也是美麗的，即使作妓女，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接着雅典娜便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緒了，她好像飄浮在多彩的太空裏。房裏祇是地氈，牆壁和軟枕，和一面大鏡，然而這些簡單的東西現在都充滿了色彩，充滿了美感。體內，許多從來沒有過感覺的地方，都有了感覺，神經的敏感程度好像提高了一千倍，心跳一下，都是一種快感，肺部每呼吸一次，都是一種快感。

那兩個男人動手脫下衣服了。雅典娜已經看不清楚他們的面目，一切都色彩絢燦得使她眼花繚亂，她祇覺得他們是兩個極美的人形，而她不由自主有着向他們奉獻的欲望。於是她的手也自作主宰地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解下。

在他們眼中看來，她的肉體一定是美得無以復加了，因爲，他們那麼醜，尙且也顯得那麼美。

美，快感！大概不會有比這更大的享受了。這是什麼，是巫術嗎？一定是巫術，因爲她並沒有吃過什麼可疑的東西，如果是有什麼催情的藥物下在食物或飲品裏，她應該不受影响的，因爲她祇喝過一杯清水。但不管巫術也好，催情藥也好，總之她是巳經進入了一個美得無以復加的世界，這一定是極樂之境，不可能再有更好的了。

但她又錯了，因爲當其中一個男人的手放到她的乳房上時，更大的快感又連環地爆發在她的體內，而這之後她就無法自制了，而且也失去了記憶，世界好像一個巨大的萬花筒在轉，不過色彩比萬花筒複雜何止一萬倍，而且還加上種種意想不到的觀能上的快感……。

當雅典娜的神經終於平靜下來，世界又回復了正常。而正常的世界現在是顯然晦暗無光了。她坐起身來，發覺自己身上不着一縷，衣服都棄在地上了，而大腿上流着濡濕的液體，且不知道是汗抑或是別的分泌。那兩個男人各擁着一些軟枕，正在鼾聲如雷。肚子又肥又脹，腿子又短又白又彎又多毛，他們是比豬更難看的動物。然而剛才她却和他們……眞是他們嗎？她眞的是和他們？而且，兩個男人，她怎能呢？他們怎樣？……

雅典娜極力想記憶剛才的細節，然而她就像一個宿醉剛醒的人，一用腦就頭痛欲裂。她祇好搖搖頭，拾回地上她自己的衣服，匆匆披上了，便走出走廊，沿着走廊而行，找到了浴室，便開門進去。

她鬆了一口氣。這是一間設備齊全的浴室，有冷熱水喉設備。她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洗一個澡，洗去身上的羞恥。她扭開了水喉放出熱水來，便又動手脫下衣服。

浴室的一邊牆上有一面全身大鏡，浴缸中的水還未放夠，她便站在這面大鏡之前，轉動着身子，欣賞自己的身裁。她也覺得自己的確有着一具非常動人的身體，也許腰是稍粗一點的，但那是因爲她夠健康的關係吧，美好的身裁，加上青春的鮮潔，她的吸引力，眞不是中年婦人們所能夠望其項背的。

但她的身體現在巳不太鮮潔了，是嗎？她巳經歷過多少男人？四個，是的，四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也許她最引以爲恥的還不是她的第一個男人或者剛才那兩個男人，而是她所經歷的那個女人——李英。李英使她覺得自己巳變成很髒，很髒的了。

她一咬牙，轉身去關了水喉，便坐進浴缸中的熱水裏，細細洗濯自己的身體。現在她有時間和精神去細細想一想剛才的情形了。眞的是巫術嗎？了然他們是用什麼方法使她進入了那奇妙的極樂之境呢？撇開一切不談，那的確是一種十分奇妙的享受，怪不得那些有財有勢的人也都要趨之若鶩了。這是一種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的享受。

雅典娜並不是一個富於性經驗的人，但她知道，她和司馬洛的那一次，大概是正常行爲之中最美妙的了；司馬洛是那麼富經驗，那麼控制自如，能遷就她的每種微細的反應和感覺。然而比起她在極樂會中經驗到的這一次，司馬洛那一次却是有如小巫見大巫了。當然，在這裏，她事後是感到羞恥的，但撇開心理，單在觀覺上而言，這却實在是無比的享受。

極樂會是用什麼方法使人進入如此奇妙的境界的呢？不是用藥，那麼是用催眠術嗎？抑或是在空氣中滲進一種特殊的氣體？才能這樣。她想不出來。也許再多經歷幾次，她就會知道吧？

她慢慢地洗着，享受那溫暖的熱水，讓過萬的肌肉盡量得到鬆弛——她一定曾經非常用力。

如果她能看透牆上那面全身大鏡，也許她就不會洗得那麼寫意了。因爲在這大鏡的後面並不是實心的牆壁，而是一條走廊。這條走廊長而曲折，沿牆滿是玻璃框。這些框中的玻璃都是單面鏡子，從走廊內望出去是透明的玻璃，但從另一面望進來則是一面鏡子而巳。雅典娜正在洗澡的浴室中的那面鏡子也是一樣，她看見鏡子也是一樣，但從牆後的走廊看到那祇是一塊透明的玻璃，從走廊內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一舉一動。事實上，這裏每一個房間，每一間浴室裏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從走廊中看到的。

現在走廊中就站着兩個人，正在看着雅典娜出浴。他們是一男一女，其中女的一個就是李英，男的一個是另一個印度人。這是一個西化的印度人，梳的是西裝，穿的是西服，鬍子也刮得光光的，祇有他的膚色及較黑的眼圈顯出他是個印度人。他正全神貫注地看着雅典娜出浴，一面用手搓着自己的下頷。

他終於說：「很美麗的小姑娘！」

「感興趣嗎？」李英問。

那印度人微笑說：「你也知道我對漂亮的女人是最感興趣的，特別是年輕而新鮮的那些。安排一個機會，讓我享受她好嗎？」

李英瞥了他一眼：「我並不是爲了你的享受而帶她來的，達賴星。」

「我知道。」達賴星說道：「但憑我剛才所見，她對我們的『儀式』也十分受用！」

李英睨了他一眼，說：「記着，達賴星，我們不要在她身上做什麼會把她趕跑的事。」

「如果她要跑，現在她就該跑了。」達賴星說：「我們簡直是送羊入虎口般把她送給了那兩個傢伙。但她是不會走的了。經過第一次而不走的人，就永遠也不會捨得走，因爲這表示他或她巳經愛上了我們極樂會的享樂方式。這是我的經驗之談，相信我吧！」

「我還是不贊成對她作太多的侮辱。」李英說：「把她和那兩個男人拉在一起，巳經是很冒險。如果她生氣起來便會走掉，那麼，我們的計劃便完全白費了！」

「你的意思是讓她以局外人的身份存在於我們的組織之中嗎？」達賴星說着搖搖頭：「不，這樣是行不通的。如果她不牽涉，她更加容易決定隨時離開，祇有使她牽涉了，才能把她縛住，正如你們中國所說，泥足深陷，便難以自拔，這話我巳經對你說過的！」

李英沒有做聲，祇是看着浴缸中的雅典娜在慢慢地擦着肥皂：「總而言之，我是要和她睡一次，你趕快去安排好了！」

李英轉身看着他：「看來，你非這樣做不可？」

「我希望這樣做。」達賴星說。

「你得記住。」李英說：「我們找她來，祇是爲了她的母親。」

達賴星哈哈笑起來：「不錯，爲了引她的母親出現。我這樣做對於我們的計劃是更有帮助的。因爲她的母親知道她要陪這許多男人睡的話，就會更急着趕來了——如果她的母親眞是活着的話。」

「她是活着的。」李英嚴肅地說：「連烏陽從來不肯提她，正表示她是活着。如果是一個死了的人，怕什麼提呢？」

這時雅典娜正在浴缸中站了起身，而拉上了圍繞浴缸的那度半透明塑膠簾子，便開了花洒，冲去身上的肥皂泡沫。達賴星有點可惜暫時看不到她了。他的眼光仍沒有離開那度塑膠簾子，而問道：「你以爲雅典娜本身又可會知道她的母親是仍活着嗎？」

「我看不知道的。」李英說：「我有意無意之間對她提過不少次，她說祇知母親巳死了，不知道是怎樣死的，也沒有一點關於她的記憶。我相信她沒有本事騙到我。」

「那很好。」達賴星說：「她快要洗好澡了，她要一個人帶她到休息的地方，你去吧，用不着太急替我安排的，一兩天之後也不要緊，我是很耐性等的。」李英仍看着他沒有動時，他又微笑：「你似乎很不願意我跟這個女孩子睡，是爲了妒忌嗎？」

「至少你還記得我是愛你的。」李英說。

達賴星狡猾地微笑，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你也許愛的是她。李英，你看，我對你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拍！李英忍耐不住了，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達賴星的臉容忽然沉下來了。

他深吸一口氣，沉默了一回，終於說：「別再這樣做了，李英，你別忘記，這裏是由我做主的。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你有機會聽，巳經是很榮幸的！」說完他便轉身，沿走廊走了。

李英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臉上有煩惱之色。這時，浴室內的雅典娜巳拉開簾子出來了。她從架子上取了一條大毛巾，抹着身子，走回她的衣服堆。她抹乾身子，在衣服堆前考慮了一下，終於從其中取出她那條內褲，棄在地上，而把其餘的穿上了。李英在牆後微笑，在這個時代，內褲是最便宜的衣物了，如果認爲太骯髒時，大可丟掉算了，而且，這是一件不穿也沒有很大妨碍的衣物。

雅典娜穿好了衣服，再走到那面全身鏡前整一整自己的頭髮，便走向浴室門口，一面奇怪她該向那一方面走。她對這屋子的形勢是一無所知的，她來時是午夜，在黑暗中她祇知道這是一間位於鄉間的大屋子。而現在是在早晨了，她仍不知道她是在屋子的哪一部份，以及其他的人是在何處。

她打開浴室的門走出去，李英巳經在走廊中等着她。李英微笑着，說：「昨夜玩得好嗎？」

雅典娜羞赧地避免回答她的問題，而說：「我們可以走了吧？」

李英點點頭：「我們回家去吧！」

她們出了屋外，那裏原來有一座大花園，種植着茂密花樹，而一條汽車路一直通向花園門口。李英碰碰雅典娜的手臂：「你在這裏等着，我去拿車子來，車房在屋後！」

她繞到屋後去了，而雅典娜無聊地沿着那條汽車路慢慢走向花園門口。

沿路種着一叢一叢玫瑰，開着大朵的暗紅色花朵。雅典娜正在一朵特別大的玫瑰前面彎身嗅一嗅時，就覺得有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後面說：「你是最美麗的一個！」

雅典娜吃驚地轉身，看見不知什麼時候身後巳站了一個高大而稍瘦的年輕男人，穿着一件紅色的鬆身積恤，一條黑色的長褲，頭上是短短的陸軍裝髮型。她的手仍沒有離開雅典娜的肩上。雅典娜退後一步躲開了他的手，皺眉看着他。這人又涎臉而笑：「還害羞呢！至少也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月尾發薪水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給你的！」

「你——是誰？」雅典娜又退後了一步。

那人微笑：「我叫佐治，如果你下一次想順利地進出這裏，那你就得對我好一點！」

「爲什麼呢？」雅典娜忽然有點友善了。

「因爲我是——」佐治微笑聳聳肩：「我在這裏是負責維持秩序的！」

「換句話說，你是個打手?」雅典娜問。

佐治搖搖頭：「我們不喜歡用這種字眼的。我是這裏維持秩序的人。」

雅典娜也微笑：「目前我還沒有自己住的地方，所以沒有電話號碼，將來有時我會給你的！」

佐治還未及答，汽車的馬達聲忽然怒吼着來自他的背後。他轉身，看見李英正駕着一部房車向他飛馳而來。佐治愕然，因爲在這條小小的汽車路上開這速度似乎是快一點了。

汽車到了很近他的地方，仍然沒有停，也沒有減低速度，佐治覺得不妙了。他大叫一聲，連忙轉身就逃。

李英仍沒有把汽車停止，而且把馬達踏得更響。佐治沿路飛跑，但汽車還漸漸迫近他。雅典娜吃驚地掩着咀巴尖叫。

佐治逃到了路的盡頭，那裏的柵門還未打開，佐治前無去路，祇好轉過來貼身在柵門上，伸出雙手，哀叫着求饒。李英的車子飛也似的衝前，在車頭還差二呎撞到佐治時，車便煞住了。

佐治用衣袖抹着額上的汗，嘆了一口氣：「是你，李小姐！」

李英把頭伸出車窗外，冷冷地看着他：「這是一個警告，佐治，那位是我的朋友，不像那些應召女郎，所以你別麻煩她，我會要你的命的！」

「你的朋友?」佐治顯得不大明白：「那她在這裏幹什麼呢?」

「這不干你的事。」李英說：「總之別碰她就是！」

「好吧。」佐治無可奈何地要走開。

「替我打開柵門。」李英命令。

佐治服從地照辦了，然後挨身在柵門上：「還有什麼吩咐嗎?李小姐?」

「沒有了。」佐治聳聳肩走了。

雅典娜已經來到車子旁邊，看着佐治的背影消失在花叢間。李英在車上不耐煩地說：「上來吧，雅典娜，別管他！」

雅典娜上了車，李英把車開動，出了花園門口。雅典娜問：「他到底是誰?」

「我們本地的主席的私人保鑣。」李英不屑地，說：「他以爲很大，但到底不過是個流氓！」

「倒是相當英俊的一個流氓。」雅典娜說道。

李英不悅地斜了她一眼：「你對男人那麼感興趣嗎?」

雅典娜微笑：「我一向都對男人感興趣的，你不知道嗎?」

「女人呢?」李英問。

「女人別有風味。」雅典娜說：「我還沒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決定是女人好些抑或男人好些。」

「我的經驗可以告訴你是女人好得多。」李英說：「男人都是狗，祇有女人是人！」

雅典娜笑起來：「那你得很努力對我證明才行！」

李英深情地瞥了她一眼：「我們現在不是正在回家嗎?回我們的家！」

她們是在市中心區合住一層樓，而那裏巳不祇一次，作了她們的畸型歡會的陽台。

沉默了一會，雅典娜忽然問：「這裏的主席，她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照例是一個印度人。」李英說：「極樂會是從印度傳來的。」

「我還沒有見過主席。」雅典娜說。

「你很快就有機會見他了。」李英說：「他已見過你，他……想跟你睡覺。」

「這是個命令嗎?」雅典娜問。

「對我的命令。」李英說：「他命令我說服你。我現在要說服你。」

「你要說得很動聽才行。」雅典娜說：「因爲你又是在要求我在跟陌生男人睡覺！」

李英微笑：「這一個男人却不同。他是和女人睡覺的專家。他有各種使你意想不到的花式。你見過了他之後，就不會再想要別一個男人了。」

「比起你又如何呢?」雅典娜問。

「我當然比他好。」李英說。

「唔。」雅典娜說道：「我會考慮一下！」

車子又在沉默中前進了一段路，雅典娜又問：「昨夜的情形……我好像服下了什麼藥，但我又清楚記得我沒有服過。」

「你並沒有服藥。」李英說。

「但那顯然也不是正常的精神狀態。」雅典娜說。

「不錯。」李英說：「你的精神狀態是受了影响的，不過，不是受了藥物的影响。」

「是受了什麼影响?」雅典娜問。

「我也不大清楚。」李英說：「但照我所知是一種精神溝通術，差不多就如一般人所說的傳心術吧，也許還有點催眠的成份。大致上是這樣，我也不大清楚，因爲這是一種印度傳來的秘術，祇有每一個印度籍的主席會做，而他們是不傳授給外人的。」

「爲什麼他們要在各地設立這些極樂會呢?」雅典娜問。

「當然是爲了享樂。」李英說：「這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無害的邪教，引導人去享受一種前所未有的極樂。」

「這對他們本身又有什麼好處呢?」雅典娜問。

李英笑起來，說：「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參加的都是有錢的人，他們認爲這種享樂值得很高很高的會員費。我知道的，因爲你爸爸以前就是在極樂會裏司財務之職！」

「我爸爸。」雅典娜感喟地嘆一口氣，說：「蝎黨壓迫了極樂會，爲什麼極樂會不予報復?」

李英微笑：「我們不是那種暴力的組織。我們又不是賊黨！」

「噢。」雅典娜怔然說。

車子忽然停下了，雅典娜發覺巳到了她和李英的家。李英把一隻手放在她的大腿上：「你受了一夜臭男人的侮辱，現在我會給你補償！」

雅典娜心裏惡心地抖了一抖，但她在臉上却堆出一個嫵媚的笑容。她實在並不覺得女人比什麼臭男人好，但目前，她還得倚靠李英。李英對她說是在極樂會中負責對外交際的，雅典娜却懷疑她不祇這樣，而且雅典娜也懷疑極樂會不祇是一個賺

錢的組織而巳。但往下去，她會知道更多的。

× × ×

暴動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爲災害。無知而憤怒的人羣結集起來，幾乎是無可阻擋的。暴動有政治性的，也有犯罪性的，這些都有先兆，有來龍去脈可尋，可以在事先準備對付。

但在羅撒斯，這一個剛剛少了一個極樂會的城市中，發生的一場暴動却是毫無先兆的。

事情是開始在晚上九時半。這是一個無月的夜晚，天很黑。街上充滿了找尋娛樂的人，有幾家電影院剛剛散場。市中心區簡直是塞滿了人的。而就在這時，其黑如墨的天空忽然出現了一個閃亮的光點。起先祇是一個很亮很亮的光點，好像一顆特別光亮的星一般。而當人們注意到了這光點，紛紛抬頭觀看時，這光點就拉長了，成爲一條蜿蜒的銀蛇。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它並不是孩子們玩的烟花，因爲它定定地停留在原位，而且是在很高的高空，在雲層之上。

「一條銀蛇！」看的人叫起來。

於是暴動就發生了。毫無理由地發生了。一些平時是一等良民的人忽然肆意進行破壞；打人，推翻路旁的車子，闖進商店中行刦。另一部份人則驚慌地逃竄，跑回家去躲避這莫名其妙的災難。

這是一場無可制止的暴動，因爲找不到在旁煽動的人。事實上也並沒有在旁煽動的人。暴動的人如狂似癇，用不着什麼人領導或者煽動，而祇是盡力地破壞及施暴。

而那條銀蛇又活靈活現地在空中高照了。

如果一直下去，這局面眞不知如何收拾。警察不敢開槍，因爲暴動者顯然都是那些良善的市民。

在採取行動之前，警方要先知道暴動的動機是什麼，而目的又是什麼。然而這羣暴徒却似乎是全無目的，全無動機的；他們祇是在暴動。因此警方束手無策了。

幸而在大約一小時之後，高空中的那條銀蛇便漸漸消失了。

於是暴動又停止下來了，停止得就像它忘記了自己是幹過些什麼。他們有些沮喪地回家去，有些則忽然馴如羔羊地任從警察捕捉，不再抵抗。

沒有人知道那條銀蛇是怎會出現在天空的，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也沒有人有時間去查清楚。而現在銀蛇巳經消失，也沒有什麼可以查的了。

史勿夫感到頭大如斗。他做了許久的情報工作，大概還是第一次如此氣急敗壞。他手上可以有一萬個犯人——警察從街上捉到的「暴徒」很多，而且捉起來還是一點困難也沒有的。然而這些犯人們却沒有一個能告訴他銀蛇爲什麼出現在天空，而爲什麼他見了銀蛇就要暴動起來。

差不多弄到午夜，仍然一無所得時，司馬洛的電話就來了。史勿夫驚喜地說：「你在哪裏，司馬洛。」

「我正在C市，想辦法混入這裏的極樂會而還未成功。」司馬洛回答說。

「有什麼新的情報嗎?」史勿夫問。

「沒有。」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問你有沒有什麼新的情報。暴動的事，我剛剛在新聞報告上聽到。」

史勿夫嘆一口氣：「跟在印度發生的那件一式一樣，祇是時間短一點。銀蛇出現，暴動就來了。沒有人知道爲什麼。」

「總之。」司馬洛說：「這一定是極樂會的傑作了。」

「如果是的話。」史勿夫說：「那我還有一個很不明白的地方。這些參加暴動的全部是平民，其中多數是販夫走卒，也有些是白領階級。然而照我們現在所知，參加極樂會的其全部是有財有勢的人。暴徒裏面並沒有這些人在內。」

「那一帮參加過極樂會的貴人們呢?」司馬洛說：「當銀蛇出現的時候，他們有幹過什麼嗎?」

「沒有。」史勿夫說：「他們都受着秘密監視的。他們很規矩。但我巳召見過他們的其中幾個了。我問他們，當銀蛇出現時有什麼感覺，你知道他們是怎樣回答嗎?」

「怎樣呢?」司馬洛問。

「他們說他們並沒有暴動的欲望。」史勿夫說：「祇是有一種奇怪的衝動，想獻出他們的財產及勢力，供給一個適當的人使用。」

「一個適的人?」司馬洛說。

「是的。」史勿夫說：「一個適當的人。不知道是誰。但他們深信當這個人出現時，他們就會認得的。」

「這些都是所謂社會中堅份子。」司馬洛說：「如果他們都把財勢獻給這個適當的人，那麼這人不是輕易就可以接管全市了?」

「正是這個意思。」史勿夫說：「所以我們最好趁這個適當的人還未出現之前先幹出一點成績來！」

「這樣看來，似乎眞是催眠術在作怪了。」司馬洛說：「這些人的表現，都像是受過深度催眠。」

「這是我老早巳這樣對你說過的。」史勿夫說。

「關於那些實行暴動的人。」司馬洛說：「也許他們是參加了一個下層的極樂會?也許極樂會還有另一種組織，專門去影响那些低一層的市民?」

「如果有這樣的組織的話，我們不會不知道的。」史勿夫說：「這種事情如果存在於中下階級之中，就一定守不住秘密了！」

「但中下階級剛剛就發生了暴動。」司馬洛說：「而上流社會則正準備自動獻產出力。」

「這是你的工作。」史勿夫說：「你拿這麼高的報酬，難道還要我把情報雙手奉上給你嗎?你到現在還是沒有一點成績，你應該覺得慚愧的！」

「我並不是沒有成績。」司馬洛苦笑地，說道：「我巳經混入了金康的手下，但，我還要等他派我到極樂會去做事才行的！」

「你是個傻瓜！」史勿夫說：「你可能等到十年之後還派不中的，爲什麼你不另找一條路！」

「我相信我現在走的這條就是最好的

路。」司馬洛說：「因爲介紹人可靠！」

「究竟是誰介紹你去的？」史勿夫問道。

司馬洛是並沒有把那天晚上與兩個神秘女人的遭遇告訴他的。司馬洛總覺得不提爲妙。

「總之介紹人是可靠的。」司馬洛說道。

司馬洛知道那兩個神秘女人一定大有來歷，她們旣然會推薦他走這條路，那當然是有她們的目的的。

「我不贊成你在那邊浪費時間。」史勿夫說道：「我不相信你會有什麼成績收穫。爲什麼你不回來這邊？也許我們可以從今次捉到的暴徒裏面查出一些什麼苗頭來！」

「你先聽我說。」司馬洛說：「我拿你的代價，祇是答應替你做成這件事，却沒有答應受你的指揮，所以你不要管我，行嗎？如果你認爲你自己做得來，我就交還你去做好了！」

史勿夫深吸一口氣，說：「好吧，司馬洛，用你的方法去做，但和我要保持聯絡吧。」

「我不會使你失望的。」司馬洛說着便掛了電話，轉身離開那座電話亭。

那座電話亭是在一家餐室裏面的，要納入角子打電話，關上門後就能不受騷擾地暢所欲言。

司馬洛現在和史勿夫已是相隔一座城市。他是在一個星期之前來到這裏的。要加入金康的手下並不困難，因爲金康在這裏等如是打手批發商，經常都大開門戶，招賢納士，從投他門下的流氓中選出眞正的打手之才，而以高價「賣」出去。司馬洛去投他時，略經「考試」就給取錄了。當然，司馬洛已經由史勿夫設法在羅撒斯的警局案底中插入一份有關他的犯罪紀錄，以防金康萬一調查起他的底細來時，也不會發現他是假冒的。不過他仍不知道他有什麼可以能給派進極樂會去。

他離開了電話亭，離開了那間餐室。外面是一條僻靜的街，而他決定沿街而走，轉右面去，因爲那邊是一條球場外面的路，更靜更涼，他可以在那裏去細細想一想。很可笑，自從加入了金康的手下之後，他幾乎連靜靜地想一想的機會也沒有，因爲他是住在金康的「宿舍」裏，一層大而空洞的樓，十幾二十人擺了帆布行軍床在那裏過夜，而不論白天或者夜裏都吵得要命，那羣流氓不是在賭博便是在講究荒淫而下流的笑話。

司馬洛轉了街口，就差點和一個女人撞個滿懷。他連忙退後一步，定眼看看，看見那是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通花旗袍，長長的頭髮垂在肩後，她正痛苦地挨着牆站在那裏。她垂下頭，司馬洛也低頭着看，原來她是一隻高跟鞋的鞋跟插進了行人路上一塊水渠的鐵格的縫裏，拔不出來了。

司馬洛再看看她的臉，她也求助地瞥一眼司馬洛，司馬洛微笑：「我可以替你服務嗎？」

她生硬地微笑着點點頭，於是司馬洛便蹲下來執住她的脚踝。

「呃！」她痛苦地叫起來。

「噢，你一定把脚也扭傷了，」司馬洛說：「小心點，不要動——站過來一點，這樣對了，好了，忍着！」他小心地執着她的脚一提，鞋跟便拔了出來。司馬洛站起身來，拍拍手上的塵土：「你走得動嗎？」

那女人就走了一步，脚一軟又差點仆倒，連忙扶着牆壁站定，可憐地搖搖頭。她第一次出聲說話道：「請替我截一部的士！」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微笑：「看來也得我送你回家才行了！」

她有點羞澀地低下了頭：「不必勞煩你了，祇要扶我上的士就行了。——」

「不，不要緊。」司馬洛說道：「我反正有空，如果你不嫌的話，我是很樂於替這樣漂亮的一位小姐服務的，我叫司馬洛。」

「司馬洛先生。」她嬌憨地微笑：「我姓李，謝謝你！」

「不算一回事！」司馬洛一揮手截停了一部正在經過的的士。

扶她上車時，她的身子軟軟地挨在他的身上，醉人的香氣一陣一陣襲來，幾乎使久已未接近過女人的司馬洛不克自持起來。

她是住在一座四層洋房的頂樓，因此司馬洛又要扶她登上四層樓梯，即使氣力大如司馬洛，這也不是容易的工作，因爲她簡直把整個身子掛在他的身上，如果不是剛剛認識，他會提議抱她上樓。

好像是套愛情電影的開頭一般，進了屋之後，她請司馬洛留下來坐坐，而她又是一個人住一層樓，女傭人剛好請假探姊妹去了。

她坐在沙發上休息，司馬洛去爲自己及爲她倒來了一杯茶。

司馬洛問：「脚好一點了嗎？」

她小心地站起來，試走了兩步，微笑：「沒什麼了。」

「恭喜。」司馬洛呷了一口茶。

她轉對他：「司馬先生，你一定肚子餓了，我弄一點宵夜請你吃。不要走！」

司馬洛微笑：「我沒有說過要走！」

「那麼你坐一坐。」她說：「我先去換一件衣服。」

她走進了睡房裏，大約一分鐘之後再出來，身上已經換上了一件黑色的薄紗睡袍。她的綫條美好，睡袍僅僅蓋過大腿的中部，下面露的大半截大腿及全段小腿使司馬洛心絃顫動，睡袍的料子是半透明的，而她的皮膚是那麼白皙，他不能辨別掩映在睡袍之下的是白色的內衣褲抑或就是毫無遮掩的皮膚。但看她的乳房如此尖挺而高聳，她似乎應該是御着一副美頓芙之類的乳罩。

她美妙地一轉身：「等五分鐘就行，很快的，司馬先生！」她走進廚房。

「我也來幫手吧！」司馬洛跟着她進去。

在那小小的廚房裏，她正在伸高手去開爐上的木櫃子拿罐頭，司馬洛就把手放在她的腰上，她微顫了一下，僵住了，手舉着沒有放下來，她冷冷地，但並不生氣地說：「這是什麼意思呢，司馬先生？」

司馬洛微笑，把身子挨近她的背，嗅

着她頭髮間透出的香氣。他說：「這使我記起了好些愛情小說，女主角其實也不是眞的扭傷了脚踝，她祇不過是想把男主角約回家。」

「但男主角應該看出她的詭計的！」她笑着。

司馬洛的兩手移高一點，托着兩隻堅挺的乳房的底部，他發覺他猜錯了，那下面並沒有一副美頓芙。他在她耳邊低聲說：「如果一切都太老套，那就沒有什麼味道了，是嗎？」

他的手又移高一點，她深吸一口氣，連忙翹脚站高一點避免他碰觸神經最敏感之點，她說：「我正在給你弄食物呢！」

「我其實並不餓。」司馬洛輕吻她的後頸。

她忽然笑起來：「我實在也不餓！」

「那麼把手放下來吧。」司馬洛說。

她把手放下來了，而轉身挨進他的懷中，眼睛已經閉上。她柔聲說：「我的房間裏有一張很軟的床，抱我去吧！」

司馬洛輕輕把她抱起了。她並不是一個壯碩的人，抱起她是輕而易舉的事，走出廚房門口時，他還能騰出一隻手去把燈熄了。

她的睡房裏果然有一張很軟的床，而且很大，司馬洛把她放到床上，她便攤成大字形，眼睛仍然閉着。當司馬洛的嘴唇湊到她的唇上時，她的兩臂便如蛇一般纏住他的頸子。

當她的手在摩挲他的後頸和多肉的厚背時，他的手便撩起了她那件睡袍的脚，十隻手指像八爪魚的觸鬚般探討着她那多肉的前身。

她的呼吸漸漸急促起來，把司馬洛愈抱愈緊，抱得他簡直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她又鬆開了，而氣咻咻地說：「脫掉了衣服……」

司馬洛放了她而坐起身，拿起床頭几上一隻大約一尺高的七彩玻璃花瓶，說：「你的趣味眞高！」

「什麼？」她愕然張開眼睛。

司馬洛就用那花瓶向她迎頭敲下去。

事情發生得極快，花瓶祇到了半路，她已在床上一滾身避開了，同時雙脚向後一踢。司馬洛覺得屁股上着了重重的一記，便飛離了那軟軟的床，而「隆」一聲坐到那硬硬的地上。

他一時震得呆住了，花瓶也離開了他的手而掉在地上。她圓睜着眼睛坐起身來：「你瘋了嗎，司馬洛？」

「我並沒有瘋。」司馬洛傻笑：「我不是說過嗎？事情做得太老套，就沒有味道了！」

「但你却做得太新奇一點了！」她埋怨地說。

「我是要試試我們以前有沒有見過面。」司馬洛說。

「什麼？」

「現在我已經試出來了。」司馬洛說：「我們是見過面的。」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說：「我從來沒見過你。」

「應該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司馬洛說：「但你却見過我的。你不會忘記了吧？上一次見面在我家的地毡上，我壓着你，你戴着那隻鬼面具，因此我看不見你的臉，你看得見我的臉。」擺擺手：「否認也沒有用的，把我踢下床這一記，就不是普通的女人辦得到，而且，我的嘴唇認得你的嘴唇！」

「我——！」她開口，忽然又像洩了氣地長嘆一聲：「沒有人能瞞得過你的，是嗎？司馬洛？」

「有一點倒使我不明白的。」司馬洛說：「你的頭髮長得眞快。如果我沒有記錯，上次見面時你還是一位短髮姑娘！」

她微笑：「那麼你到底還不算女人專家，傳說中的你，是洞悉女人的一切秘密的呢！」她伸手到腦後一拉，便把那把長髮拉了下來，丟在他面前：「假頭髮！」

現在她又變成一個短髮姑娘了。

她說：「你嚇了我一大跳，剛才我還以爲你是想殺我！」

「好了。」司馬洛說：「你究竟有什麼企圖？」

「企圖？」她微笑：「有個美麗的女人引你上床，你還有空問她的企圖嗎？」

「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正是非問不可。」司馬洛說道：「如果我不問的話，我的喉嚨大概會已給割破了十次左右。你有沒有聽過一句俗語：『無事獻殷勤，非姦即盜』！」

她笑起來道：「也許是姦吧，却不是盜！」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

她拍拍身邊的床上：「來吧，到這裏來，我們再詳細地談談！」

司馬洛無可奈何坐在她的身邊，她的兩臂又如蛇一般纏住他，飄香的嘴唇，已輕輕地迎上來。她柔聲地說：「司馬洛，我們不要煞風景吧！」

司馬洛仍僵硬如一尊石像說：「我不能放心時就提不起興趣，那才是最煞風景的事！」

她笑起來，用牙齒輕咬他的耳朵：「你用不着担心我會割破你的喉嚨的，如果我要殺你，上一次已經殺了，是嗎？」

「有點道理。」司馬洛說。

「那麼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吧。」她說：「我的故事是正所謂『說來話長』，等到說完了的時候，我們會已經很累了。」她把司馬洛抱得更緊一點，而且一轉身坐到他的膝上。

司馬洛的雙手不由自主地潛進了她的睡衣下面，一隻向上，一隻向下。剛才他已證實她上面並沒有一副美頓芙，現在則證實下面也沒有一條白色三角褲。他一面摸一面問：「事後再談嗎？」

她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而緊閉着眼睛點點頭，並且用力把司馬洛的頭扳低。

「我旣已經揭穿了你的騙局。」司馬洛低聲說：「你用不着再跟我上床呀！」

「司馬洛。」她長嘆一聲：「你究竟眞的是個君子抑或是不能人道？」

「兩樣都不是！」司馬洛也把她緊抱。他也決定不會浪費時間了。彼此的嘴唇緊吸着，終於放開時，那件黑色的睡袍已不在她身上了。那本是一件從頭上套下的睡袍，但不知如何，司馬洛已把它拉過她的脚而脫了下來。

（未完．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灰衣老叟原來是九天神魔雷去惡，見岳雲龍中毒奄奄一息，再細心端詳一會，原來此小子就是在藏疆救過自己一命的人，將自己功力爲岳雲龍去毒療傷，經過十二週天運行後，他的任、督二脈已通，而且將自己百年的功力全部輸送過去，使岳雲龍原來的功力，何止倍增，似另換一人，而九天神魔雷去惡因失去功力，不久亦死去，死前將金環劍楊元秀就是掌乾坤震西天的弟子與及自己的經歷等事告知，希望岳雲龍將震西天與姬白鳳打倒，爲他雪恥，岳雲龍開始下山尋找師傅的仇人，發出骷髏帖到龍虎莊，以絕魂掌擊殺當年參加激鬥的幫兇……

龍虎莊試技　絕魂掌奏功

七紅衣頓覺厲害，各自暴喝一聲，齊身飛退，但爲時已經太晚，要知此劍式，何等快速詭譎，只聞幾聲淒厲慘號，響徹夜空，便見七個紅衣護衛，血腥滿地，齊齊畢命當場。

藏邊一鬼段見魂，他白天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貼身侍衞——七紅衣，武功在當今江湖中，堪稱一流高手，竟在此瞬息之間，不容交手，就完全畢命，只見那七顆被斬下的頭顱，正在滴溜溜的滾出去。

這殘酷的屠殺，不禁使人生出一股寒慄之意。

岳雲龍這種慘酷的屠殺含意，亦可以說是殺一儆百，使千萬人一見寒心，以後不敢任意爲惡，作個警世之舉。

藏邊一鬼段見魂，目睹七紅衣此種死法，已覺一陣愴然，突然眼睛暴射出一股怨毒之光，慘厲笑道：「好手法！好手法！段某今夜總算是開了眼界，敢問閣下此劍式是何源流？」

岳雲龍首次施展「天都魅踪七絕式」，竟是如此得心應手，威力奇大，凌厲無比，心中甚感欣慰。

此刻聞言冷冷道：「此劍術名爲『天都魅踪七絕式』，來自西藏密宗門，天佛經上所載之奇學，信不信由你，這對於敵對的你們，是無所謂辨白眞假的。」

段見魂成名藏邊已久，關於密宗之天佛經，當然知之甚詳。

此刻藏邊一鬼段見魂，冷漠陰森的雙眸中，突然射出一股奇異的光彩，以激動的語音，道：「西藏密宗天佛經，當眞是爲你所得？」

他對岳雲龍之語，顯然有些不相信。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是又怎樣？莫非閣下已聞言驚駭了麼？哈哈！段見魂，你三十年前肆虐江湖，爲非作歹，已經滿身罪孽，不知改過自新，如今又再步入岐途，助紂爲虐，欲再興風作浪，爲害江湖，今日碰到岳某，沒有那麼便宜，今夜正是你惡貫滿盈，壽終正寢之時，如你害怕此一劍式，岳某乾脆以雙手成全你。」

說着便將手中長劍，立刻還鞘。

藏邊一鬼段見魂，不由一陣陰森冷笑，緩聲道：「不知死活的小娃娃，今天莫說是你，便是你那老魔師父親來，老夫也不懼怕他，哼，老夫今夜就讓你一個便宜，只要供獻出天佛經，今夜你所殺害本教之弟子，全由段某作主，一筆勾銷。」

岳雲龍長笑了一聲，朗聲說道：「好說，好說！在下倒眞感激你這份隆情高誼了。」

一語甫畢，岳雲龍倏然冷叱一聲，雙掌微提，急襲段見魂上盤十要穴，左腿疾飛，踢向對方丹田氣海穴。

招式奇詭毒辣，出手之快，宛如迅雷閃電。

段見魂倏覺眼前一花，勁風激蕩之中，自己全身要害，已籠罩在對方的掌腿之下。

藏邊一鬼三十年前，獨霸一方，武功高絕，他雖然被岳雲龍搶到先機，處於劣勢，但心神仍然不亂，只見他冷冷一哼，全身猝然倒射而去，同時仰背疾翻，瞬息間，雙掌連連拍出六掌。

掌勢陰柔，且隱隱挾帶着一股森寒氣息。

岳雲龍估不到段見魂應變如此迅速，他暴喝一聲，身形倏轉，右掌掄起一道圈花，左掌連環劈出三道勁風。

段見魂不愧是個成名魔頭，只見他全身驟然一提，極其詭異的閃入這凌厲掌風之內，「嘿嘿」冷笑中，一隻枯瘦烏黑的鬼爪，已抓向岳雲龍肩頭上。

岳雲龍見敵人竟能在自己如山掌勁中欺身而入，不禁大爲驚愕，他全身猝然傾倒，僅以左脚跟緊吸着地面，倏然一個大轉身，整個身軀竟在離地不足三寸之處，掄起一個圓圈，直向段見魂下盤撞去，這正是好似鬼魅「星象迷踪身法」。

岳雲龍在撞出的同時，雙掌急出，擊向對方「氣戶」、「屋翳」、「關門」、「天樞」四穴。

段見魂一抓不中，心中已知不好，繼而岳雲龍這招「冷香半縷」，又適時襲到四大穴道而去。

好個段見魂，他尖叫一聲，竟以硬接之式，力貫雙臂，疾然向下迎去，但聞「砰！」的一聲暴響，岳雲龍震得向後盤旋三轉。

那段見魂可更慘了，一個枯瘦細長的身軀，竟被彈起一丈多高，「噗！」的一聲，一屁股跌坐地下。

岳雲龍以旋轉之勢，減去被震之力量，猛地，雙臂疾抖，身形如鷹般，又向那坐在地上，蠕動欲起的段見魂撲去。

段見魂正自強按震翻的氣血，依仗一身柔軟陰毒的「幽魂僵屍功」，想孤注一擲，再來硬接一記掌力。

但驀然感覺到岳雲龍掌勁尚未吐實，就有一陣罡烈無比的勁風，已使他有窒息之感，壓得口鼻緊閉。

段見魂心中大駭，一聲淒厲如鬼尖嘯起處，雙腿疾然似僵屍般，用力一蹬，人已如箭離弦似的，倏然向後射出。

岳雲龍冷笑一聲，尚未讓段見魂站穩，雙掌已連環擊出，刹時陣陣砭肌浸骨的勁風，如排山倒海般的，一陣一陣呼嘯襲去。

這正是素以陰寒之勁冠絕武林的「玄天冰魂」眞氣。

段見魂此時剛剛挺身站起，就碰到敵人冰寒的掌風，如潮湧到。

段見魂識得厲害，明知不敵，只有一咬牙，將兩隻枯瘦指爪，突迎來勢，驟合倏分，但聞絲絲怪響忽起，那如山似的寒勁，竟吃他幾十年凝練的「幽魂僵屍功」，滅去了大半。

岳雲龍雖然僅以四成功力發出，但要知「玄天冰魂」眞氣，乃是天佛經中，所載的一種奇異罡氣功夫。

而段見魂雖是仰仗「幽魂僵屍功」，消失不少勁力，但那殘餘的「玄天冰魂」眞氣，仍然擊向段見魂身上。

段見魂殊料不到自己幾十年凝集的功力，竟然不能完全匹敵消去那股勁氣，他懔駭之下，雙掌倏又翻出，但爲時已遲，整個身軀被那殘餘勁力，震出七尺開外。

岳雲龍自從與段見魂一交手，便覺出魔頭一身功力，詭異莫測，雖屢遭自己重擊，竟然仍能保得無甚大傷，而且怪招迭出，令人防不勝防，的確使人十分驚愕。

此刻，段見魂被岳雲龍掌力震出，但仍咬牙瞪眼，滿面兇狠暴戾的瞪視着岳雲龍。

只見岳雲龍那俊俏的面龐上，頓時如罩寒霜，冷冷一笑，緩步向段見魂移身過來。

段見魂雖然表面顯示受傷不支，依然一瞬不眨的注視着岳雲龍，其實他正暗自提着一口眞氣，催動那奇異柔韌的「幽魂僵屍功」，遍佈全身，一面在想正面對壘克敵之法，以期在敵人未加注意時，突行發動暗襲，以一舉手間擊斃了對方。

他眼見岳雲龍已漸漸逼近，口中不由頓時發出陣陣的怪叫，聲音淒厲陰森，狀如鬼哭狼嗥，聽來令人毛髮聳立，內心發毛。

驀地，段見魂突然「哇」的一聲尖銳長叫，兩腿僵直的在地上一跳，竟快似閃電般掠至岳雲龍身側，「嘶！」的一聲，那雙鬼爪挾着一股陰森森的怪勁，向岳雲龍身上襲到。

岳雲龍也同時發出一聲龍吟清嘯，脚下一旋，已奇幻無倫的轉向段見魂身側，同時右掌五指箕張，一彈一震，正是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五道銳利的氣勁，由指尖幽幽射出，襲向段見魂的「魄戶」，「鬲關」，「魂門」，「陽綱」，「次謬」五處穴道。

指風如削而至，駭得段見魂忙偏頭幌身，平掠出五六步，雖是這樣，段見魂仍被那銳利的指風，稍微掃中身上各部，只見他那黑白分明的面孔，泛着絲絲青氣，面容眞是淒厲可怖。

驀地，他發出一聲尖細的嘶叫，兩隻長臂一陣怪掄，嘶！嘶！怪嘯響起，竟洒出滿天綠色的暗器，猝然向岳雲龍當頭罩下。

岳雲龍暗中驚愕段見魂能夠躲過自己絕掌第四招的襲擊，而且在如此相近的距離，猶能夠反攻發出暗器襲人，當下不敢怠慢，冷叱一聲，湧身疾退。

段見魂此刻節節敗退，已被激起那暴

戾之性，他倏忽又是怪叫一聲，「嘎」！的一蓬綠光閃閃的暗器，又以漫天花雨手法擊出。

岳雲龍一見這陣陣綠色光雨，原來是無數的牛毛細針，數量之多，竟能籠罩兩丈方圓，這正是打暗器手法中最具毒辣的「滿天花雨」手法。

這些毒針，在段見魂手中發出，勁力奇大，任是練有罡氣護體，也難抵住這些牛毛細針，最可怕就是每一細針之中，都蘊有奇毒。

岳雲龍豈敢怠慢，立刻展開那鬼魅似的身法，「星象迷踪步」，身形似閃電般，左擺右搖，雙手衣袖上下翻飛，拂出陣陣勁風，迎向那片針雨，頃刻之間便見針雨紛紛落地。

藏邊一鬼段見魂，見自己最後法寶，仍不能奏功，又尖叫一聲，竟然情急拚命，勢如瘋狂般的撲了上來，他雙掌疾劈，雙腿連連踢出四脚。

岳雲龍此刻心中已怒火如焚，眼見來勢，深知對方已呈强弩之末，迅即暴喝一聲，身形疾然撲上，右掌一翻，疾抓段見魂天靈蓋，左掌却劈向對方胸膛，一招之中，竟然分兩種不同的手法，威力之凌厲，駭得段見魂怪臂疾掄，連連閃退不已。

岳雲龍冷笑一聲，身形倏然升起空中，雙掌提起四成「玄天冰魂」，挾着眞氣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疾劈而下，一時勢如狂飇，帶着尖厲的銳嘯之聲，當頭擊到。

段見魂此刻一見岳雲龍凌空下擊的身影，立知是絕魂掌中的招式，而且掌勁之中，夾着一股無與倫比的冰寒勁氣，當頭壓到，掌力尚未擊實，他却已覺得頭暈目眩，全身血液都像已被凍結一般，整個身體寒慄冰冷起來，在這驚恐之間，刻不容緩的又施展出「迴旋鬼魂」的奇詭輕功，閃身敗退。

岳雲龍滿面殺氣，口中倏然發出一聲令人魂魄皆散的厲嘯，右掌倏然一彈一震，就在這彈震之間，岳雲龍右手五個指尖，透出五股尖銳的絲絲勁氣，這正是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

段見魂見勢，知道是剛才震傷自己的那手奇招，當下大驚失色，滿想再施展「迴旋鬼魂」，但那股尖銳勁風，勢如閃電，逼至身上五要穴，刷！刷！刷！連聲响起。

緊隨着一聲凄厲慘叫，劃破夜空，段見魂身上五要害，已被「寒絲游魂」所透出的五股尖銳勁氣，貫穿而過，五股鮮血如泉湧般的急噴而出，段見魂的軀體，也被那股餘勁，帶得向前飛出丈外，始聞「叭噠」一聲，倒在地下，長眠不起，一命歸陰。

岳雲龍身形剛落地面，驀覺聽得四周喊殺連天，一陣機刮聲响，無數强弓硬弩，竟似飛蝗流矢般，由莊門前四周每一角落，直射而來。

岳雲龍含煞的星目，四周環射，原來此時莊門前四周圍，已經環繞着幾層人圈，短戟兵刃林立，强弩弓箭，正在一排排地向他射來，鐵扇金梭顧維雄，不知何時已經溜之大吉，場上只剩下催命使者江浪波，正忙着指揮着那些低級的陰陽教徒，疾放冷箭。

岳雲龍俊眼放煞，急嘯一聲，身形拔起三丈多高，對第一陣箭雨已安然躲過，但四週弓箭手太多，况且用的又都是「連珠弩」，威力極强，一排又一排的箭雨，連珠不斷射擊。

岳雲龍大吼一聲，長劍出鞘，身形迅疾撲起空中，劍光盤旋，恍似龍飛九天，曼妙輕靈至極，直向那些放箭的陰陽教徒捲去。

只聽得一連串的慘厲呼叫聲中，頭顱紛飛，血雨飛洒，頃刻間，喪命在岳雲龍無情劍下者，已有十數徒衆。

就在此刻，龍虎莊內閃電似的騰出一匹飛騎，騎上端坐的正是鐵扇金梭顧維雄，直向莊外絕塵飛馳而去。

岳雲龍長笑一聲，身形倏然又起，只見他手中長劍，嗡的一抖，身劍合一，嗖的一聲，彷若巨鳥翔空，飛騰躍過衆人頭上，直向鐵扇金梭顧維雄撲去。

驀地，突聞一聲暴喝道：「姓岳的！何必趕盡殺絕！」

語音方罷，倏見一支銀槍，似流星般的自人潮中，疾然射向岳雲龍心窩。

岳雲龍怒叱一聲，身形倏然降落地面，躲過那支銀槍，緊隨着，又勢如潮湧的奔來百十個陰陽教徒，將他團團圍住。

岳雲龍心腸一硬，殺心復熾，一聲厲嘯起處，身形拔在空中，手中長劍舞成幾十圈銀光，帶着凌厲劍氣，又向衆人罩下，可憐那些陰陽教徒，平時仗着幾招花拳繡腿，在外作威作福，此刻如何能夠敵得住岳雲龍凌厲無比的劍鋒。

那道寒光宛如一道遨遊九天的神龍，在空中匹練般的翻捲，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又好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慘厲嘶叫聲中，陰陽教徒一個個死於岳雲龍劍下，眨眼間，岳雲龍已連殺四十五人，腥羶四溢，哀鴻遍地，全身長衫，也濺滿了腥紅的血跡。

此時，岳雲龍心中不由泛起一片憐憫之心，忖道：「蒼天有好生之德，自己何苦多殺這些無辜的教徒，罪魁禍首——鐵扇金梭顧維雄，已無恥的不顧手下生死，逃逸而去……」

爲此心中一動，驀然停止追殺，暴喝一聲，道：「各位給我停止！」

岳雲龍內功深厚，這聲暴喝，恍似靑天焦雷，直鎚入衆人心弦，倏然全部如失去知覺的停頓下來，一片鴉雀無聲，岳雲龍緊接大聲說道：「諸位，我們平生無仇無怨，何必彼此自相殘殺，你們請看你們自以爲義薄雲天，浩氣凌雲的莊主，副莊主，他們已經毫無信義的拋棄你們，自逃生命，難道你們一點也不知道，他是欲要以你們的性命，做擋箭之盾牌，來維護他脫出生死之關，保住狗命嗎？」

衆陰陽教徒聽了岳雲龍這番話，不禁面面相覷，側頭旁顧，場中那還有催命使者江浪的踪影，原來他在岳雲龍欲要飛擊顧維雄之時，急急射出一支銀槍阻止他的追擊後，便趁人潮混亂的局勢，自己立即悄悄溜之大吉。

岳雲龍以冷冰冰的語音，道：「諸位，你們平素以陰陽教之勢力，在江湖作威作孽，都已積下不少罪孽，本來岳某是放不過你們的，但體念上天好生之德，你們

若是知機勇退，馬上脫離陰陽教，尚可苟延殘生，不然再次撞上岳某，便是你們合該數盡之時，話盡於此，今後之事，望你們好自爲之。」

語音甫畢，岳雲龍身形已猝然飛起雙臂交揮，激蕩風聲如雷，整個身軀已拔高十丈，此正是「銀河天梯」，絕頂輕功，他的身形翻若驚鴻般，在空中折轉了一道優美而曼妙的弧綫，迅捷的向那片楓林射去，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流星的曳光。

瞬息之間，響起一陣急急的馬蹄聲，劃破週野，離開這死寂凄凉的龍虎莊，飄然速去。

×　×　×

岳雲龍單人匹馬，以其絕世武功，掃滅龍虎莊，擊斃摩雲鵰秦恆，黑心妙算白奎，黑面豹李彪，以及七紅衣和那武功奇詭絕倫的藏邊一鬼段見魂，這些駭人的事實，瞬息間，已在江湖上繪聲繪影的流傳開來，因此岳雲龍之名，立刻揚傳於廣闊的整個武林之中。

使武林中人深具驚駭的是，岳雲龍便是九天神魔雷去惡之徒，以及他殘酷的手段，更是使整個武林全部轟動。

數十年前，天下武林各派門人，爲征戰九天神魔雷去惡，而告全軍覆沒的仇恨，又重燃而起，那些慘遭殺害的門人子弟，已紛紛要向岳雲龍追究仇恨而追踪。

江湖武林，登時瀰漫着一片仇恨的怒火。

尖銳的西風，肆勁的呼號着。

夜色越來越濃，秋風刮得更響，這又是一個凄凉而肅殺的秋夜。

在這寂寞崎嶇的荒道上，一陣清脆爽亮的馬蹄聲，挾着呼號的風聲，自遠方遙遙傳來。

瞬間，一匹瘦長的黑馬，由那崎嶇的彎道轉了出來，馬上騎士，竟然是個年約二十一二，英姿飄逸，氣態軒昂的青年。

此刻，他輕輕帶往馬韁，一雙冷削的星目射出一道精湛的寒光，瞥掃着前面那無窮盡，崎嶇伸長的荒道，不禁喃喃自語道：「這一錯過宿頭，何處可容棲身，瘦黑整天的長途跋涉，顯然牠已很累了。」

語罷，飄然下馬，讓那黑瘦渡至一片深鬱的樹林旁，隨地尋食，自己却漫步林中的行去。

他緩緩的漫步走着，心想在此荒道四周能夠尋到一處棲身之所，現在天色已快到三更，蒼穹寒星，星羅密佈，嵌滿於澄澄的夜空，却因無月之故，分外獨占光輝，星光透過樹枝，把地上舖滿成一片銀輝之色。

這片深鬱的樹林，除了風吹樹梢，如泣如訴的嘯音外，四周却是一片靜悄，死寂，但在靜寂虛空之中，像似籠罩着一絲使人不安的恐怖氣氛。

岳雲龍爲人機智，敏感，他覺得這片地方，有種異樣的氣氛，他不自覺的悚然警惕起來，冷削的眸光聽覺，却如蝸牛的觸覺般，敏捷的伸向四週。

然而，却絲毫沒有異樣的感覺，他緩步向林內走去，步履輕悄得一絲聲息也沒有。

驀地，岳雲龍祇覺眼前一亮，人已陡然出了這片樹林，他那精湛的銳眸，遠遠瞥掃過去，前面矗立一座古刹，只見牆頹瓦墜，粉壁剝落，竟然是座年久失修的古寺。

岳雲龍驀見此古刹，心中突泛出一絲恐怖陰森之感，那雙星目射出一股稜湛的精光，捷速的察視整座古刹。他打量了一會，不禁緩緩吐出一口氣，見毫無可疑之感，正要轉身回去牽那瘦馬，倏地在那荒寺內，殘垣敗壁中，一條黑影驟閃而沒。

岳雲龍嘴角立刻泛出一絲不屑的冷笑，身形隨之展開若似鬼魅般的輕功，憑藉草叢和樹木，掩蔽身形，迅速絕倫的逼近古刹。這座古刹，門牆已破落不堪，匾上刻着「西方古寺」四個大字。

門內本是一片園子，然後才到達大雄寶殿，却因荒落太久，是以草枯木凋，白石舖成的徑路，佈滿苔蘚。

這時，一陣陰森夜風吹來，大雄寶殿之中隱隱傳出一陣步履之聲。這聲音細微的很，顯示來人輕功習有根基，岳雲龍身形倏起，迅即隱入暗處之中，忖道：「難道古刹中，還住有和尚不成，不然，就是潛居着黑道悍匪人物，否則，那有人在。

岳雲龍此念剛完，大雄寶殿裏，突閃出兩個黑衣大漢，腰間各束着兵刃，他們就在剛出大門口，身形倏然左右一分，翻身拔躍至殘破斷牆，二人似臨大敵般，迅捷熟悉的全寺周圍巡視了一周之後，坐於一所破亭裏，喁喁細談起來。

岳雲龍觀此二人動靜，內心愈發可疑，他悄沒聲息的潛近那殘破矮亭之傍，輕悄悄地彷若一個幽靈。

只見坐在右面的一個滿面短鬚漢子發出粗獷的口音，道：「老侯，聽說我們主人，再過七日夜，那蓋絕天下的『天地寒陰殘骨功』，便要大功告成，那時我們『天龍帮』便可和陰陽教及武林各門派，爭較長短，那我們也就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說不定我們可以擢升爲舵主地位的。

「說眞的，我眞討厭此地，當我們再次經過那條走廊時，彷彿見那殘殺的衆女鬼，一個一個披頭散髮，滿身血跡，一絲不掛，赤裸裸的向自己撲來。」

岳雲龍一聽到「天地寒陰殘骨功」這名詞不禁心中一震，這種陰毒奇功，自己在一年前，由追魂秀士冷奇垂死之前，曾經向自己鄭重叮嚀過，他們所說的主人，大概就是追魂秀士所指的老魔，聽說此種陰功，欲要練至上乘之境，非要有千古奇珍寶物相助不可，現在聽說他們主人，七日之後，此種陰功便大功告成，到底是以那種藥物相助？

那坐在左面的一個靑臉漢子，發着尖澀的嗓音，叱道：「老張，你說話的聲音，可得放低一點，其實誰不討厭這陰森森的鬼域地方，說實在的，當我每夜要入睡之時，總是隱約聽到一陣陣慘厲低沉的號哭之聲，宛似那些破腹取胎的寃魂女鬼，都在厲聲哀求起來，啾啾鬼鳴，懾人心魂，眞是恐怖至極！」

岳雲龍聽得不由熱血沸騰，一切瞭然，原來他們是在幹那慘絕人寰，毒辣惡事，殺害孕婦，取出胎兒，調製奇藥，帮助練那「天地寒陰殘骨功」。

岳雲龍是個天性嫉惡如仇的人，何况他知道的是那普天之下最慘無人道的毒事

，他不由勃然大怒，急忙掠身而出，意欲問個明白。

那兩個大漢見岳雲龍由他們身旁現身出來，雙雙驚呼一聲，如觸電般跳了起來，驚愕萬分的看着岳雲龍。

岳雲龍星目之中，煞氣隱射，長聲一笑，道：「二位怎麼嚇成了這樣子，難道活見了鬼不成。」

二人聽話聲，才如夢初醒，那站在左邊的侯姓青臉漢子，尖澀的嗓音，喝道：「你是誰？三更半夜來此何幹？」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我就是閻羅王派遣下來的索命鬼，今夜要來這座古刹中，索幾條人命，請問你們二位，是否也是我所需要的人命！」

這兩個漢子，能被派到此種地方担任巡衛，當然是翹楚之材，他們不是呆子，只看眼前這位俊逸英挺的書生，能毫無聲息的，掩入自己的身旁，必然是個功力高絕的武林人物。

聽他的話，大概自己兩人所談的，都已被他清清楚楚聽到。

二人不由同時一板面孔，道：「朋友，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你是幹什麼的，彼此肚中雪亮，大家有話，何妨說明，若是我們主人的好友，我們也好結交一番，免得傷了和氣，大家都不好。」

其實這兩個漢子，只因對方身形出現得太離奇了，才不敢貿然動手，先拿言語試探對方一下。

若是另換了一個武功平庸的人進來，只怕憑這二人往日手辣心毒的習性，早就齊齊施下毒手了。

岳雲龍面容倏然一寒，面色之冷，較那寒冬飛霜，猶有過之，尤其是那雙暴射出一股懾人的湛光星目。

這兩個漢子，一見岳雲龍之神色，任他們平日兇殘無比，胆大包天，這時，皆不由自主的從心底冒上一股涼氣。

岳雲龍冷冰冰的道：「你們主人是誰？好好道出尚能讓你們痛快死去，不然你們是要知道岳雲龍是個心冷手辣的人！」

二人聽岳雲龍道出名字，不由嚇得面色大變，雙雙暴退一步，驚聲道：「你就是閻羅魔者岳雲龍。」

岳雲龍聞二人稱呼自己爲閻羅魔者，不禁一陣遲疑，但聰明的他一想卽透，冷冷一笑道：「不錯！不錯！沒想到岳某在江湖上，只博得了閻羅魔者這名號，哈！哈！既然你們已知道了岳某是個難惹人物，就趕快道出你們主人來歷，然後你們兩人一起自殺好了。」

原來岳雲龍血洗龍虎莊之驚人事件，在江湖武林傳聞後，因其出手毒辣、冷酷，以及他是昔年怪傑九天神魔的徒弟，是以有些好事之徒，居然替他取了閻羅魔者這個名號，江湖武林無論好壞消息，都傳播的很快。

岳雲龍掃蕩龍虎莊不過是幾日前的事情，但，閻羅魔者這個名號，幾乎已響亮了整個天下武林。

但這兩個大漢一聽來人便是最近轟動江湖武林的魔頭，他們知道自己的性命，且刻難保，他們二人暗使了個眼色，那站在左邊的侯姓青臉漢子，暴喝一聲，揚起腰間大砍刀，急撲了上來，另外那個張姓漢子，悶聲不響，倏然衝出。

岳雲龍見狀，勃然大怒，冷哼一聲，殺手陡出，只見左掌急揮似電，疾發而出，一股凌厲寒飆，狂湧過去，只聞「哇」的一聲慘叫，那侯姓大漢一個頭顱，給他活生生的劈了下來。

倏地，岳雲龍龍吟長嘯一聲，身形猝然飛起，長劍出鞘，森森的劍氣，帶着絲絲破空之聲，人劍合一，若似流星劃空，一道閃光過處，響起一聲凄厲刺耳的慘叫，那張姓大漢也已魂游岳雲龍的劍下。

岳雲龍劍劈這個大漢之後，提足一口眞氣，若似鷹隼般，直向十二丈開外的大殿飛掠過去了。

驟然間，岳雲龍直若御風行空般，輕飄飄降落台階上，他星目冷焰環射，只見殿中一片柔寒陰暗的氣氛，到處蛛網盤結，地上積有寸厚灰塵。

岳雲龍目光冷然督掃一下，昂然步入，驀地，一陣陰風從身後拂到，耳中忽聽到「咿啦」之聲，這聲音不但刺耳驚心，而且顯得十分神秘。

他疾然回頭望去，只見本來敞開的大殿門，此時已被一扇木門掩住了一半，另外尚有一扇木門，亦已閉到一半。

這種神秘的現象，加上那股陰風，更顯得十分怪異可怖，但，岳雲飛却冷笑一聲，仍然緩緩步入。

那木門發出刺耳的「咿呀」之聲，完全消歇後，大殿之中復又陷入無邊的陰森靜寂。

岳雲龍表面雖是鎭靜的很，其實他已凝驟眞氣，蓄勢以待。

就在此時，一陣陰風從側門那面吹拂過來，岳雲龍似幽靈般，迅捷絕倫的躍出側門，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突然止步了。

原來這條二十丈長的走廊上，整整齊齊，排着二列棺木，數目之多不下百口左右。

這條走廊雖然每隔丈許，插着一隻松枝火把，但見火苗搖曳，發出陣陣綠色火焰，一派鬼氣森森，令人毛骨悚然。

岳雲龍緩步在兩列棺木間的空道，直向走廊盡頭行去。

此時，尖銳的西風，吹得更加凄厲，松枝火把恍然欲被吹滅似的。

走廊周圍的白楊樹，「嘩啦」！「嘩啦」！的響着搖曳着。

彷彿鬼影幢幢，湧起一派陰氣森森，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情調啊？

驀地，岳雲龍機伶伶地打個寒噤，混身起了一陣鷄皮疙瘩，恐怖的向後徐徐退了三四步。

原來走廊盡頭十餘具棺木，都沒有棺蓋，棺內竟然躺着一具一具、長髮繞繞，瞪目咧嘴，舌頭半伸，猙獰可怖，慘不忍睹的破腹女裸屍。

只見那已然變爲紫黑色的屍身上，尚不停流着紅黑色的血水，一滴一滴的由棺木縫口漏出，地下更有着蠕蠕而動的白蛆，陣陣刺鼻惡臭傳來，任是岳雲龍，此等武功絕世高手也不禁爲之頭暈目眩，驚駭不巳。

岳雲龍目見棺內的破腹裸體女屍，他巳一目瞭然這百口棺內，全然是躺着破腹

裸體女屍。

他也暗暗懍駭，這批人是多麽陰酷歹毒，慘絕人寰的殺死這許多人，取其胎兒，調製奇藥，來助長一個人的功力。

岳雲龍胸中怒火沸騰，他不忍目睹這種慘狀，急急掠身向左側八丈以外一扇小門縱去。

他身形剛到，驀然，那扇小門竟已悄悄打開，吹出一股陰風。

岳雲龍驟然一驚，知道有異，立將體內眞氣倏然倒轉，呼的一聲，他竟然將向前急掠的身形，硬生生挫開四尺，躲過那股陰風的襲擊。

岳雲龍這才落地，目光電射，祇見那扇小門口，已如幽靈似的忽然飄出一個人來。

祇見來人身材瘦長，面色慘白，雙眼陰沉冷酷的黑衣怪人，一聲陰冷至極的聲音，道：「嘿！嘿！娃娃！今夜你也難逃破腹慘死。」

語氣幽冷，一字一頓，絲絲恍如蟲鳴，又宛如鬼魅啾啾聲，發自幽冥地府。

岳雲龍兩道如寒冰的目光，冷冷的注視着他，緩緩開聲道：「朋友！這些人都是被你所殘殺，是吧？」

黑衣怪人嘿嘿一陣陰森森的冷笑，道：「幽屍之魔，稍爲殺了這些人，何足爲奇，何必大驚小怪，嘿！嘿！」

岳雲龍聞此自稱幽屍之魔的怪人，竟如此跋扈暴戾，心中怒火頓燃，胸湧殺機，暗暗決定，要以他無與倫比的功力，快速斃了此人，但他面上絲毫不動神色，冷冷道：「當今天下，魔焰亂舞，人命固如草芥，然又怎能以爾等如此殘酷之手段，荼毒生靈，此種不分善惡之輩，殺人如麻，堪稱爲奇絕無倫的殺人魔王了。」

幽屍之魔聞此諷言，緩緩移身過來，面上倏忽掠過一陣陣陰森森青氣，帶着幽神惡煞面容，越發顯得有如鬼魅。

倏地，幽屍之魔陰氣森森的一陣嘿嘿冷笑，聲音尖銳刺耳，有如冰窟之中吸出來的一陣陰風，歷久不絕。

笑聲甫歇，身形未見些微晃動，那雙怪臂倏上忽下的飛舞起來，一絲絲寒腥臭味，直向岳雲龍發散過來。

岳雲龍知道此怪人功力非同小可，一陣腥風，他知道這種獨一無二的毒門功力，暗地不禁運起「玄天冰魄 眞氣，佈滿周身百穴，雙掌直立如刀，蓄勢以待，打算一手間便要斃了他。

幽屍之魔悶聲不響，倏地，輕輕一掌疾向岳雲龍拍出。

祇見掌勢飄忽，毫無勁道，緩緩迫至他身前一尺之處時，突然掌勢一變，指向岳雲龍上、中、下三盤之十八處致命要穴，手法毒辣，迅捷無比。

這輕飄飄的一掌，就彷彿是一面巨大漁網，四面罩下，那腥臭之風陡然而起，薰人欲嘔。

岳雲龍見勢，面色驟變，身形一個踉蹌，恰好化解開幽屍之魔這招攻勢，厲聲喝問道：「幽屍之魔暫且住手，你是不是白骨門下？」

原來幽屍之魔剛才出手招式，正是白骨門獨霸無二的白骨陰風掌中第一招式，「浪湧魚腥」。

幽屍之魔聽得心中不禁一震，隨即嘿嘿一陣冷笑，道：「小子，難道你害怕了麽？嘿嘿？」

岳雲龍臉色冷漠莊嚴，喝聲道：「白骨掌門僵屍魔僧與你是何稱呼。」

幽屍之魔又是一陣尖厲刺耳的陰森怪笑，道「小娃娃，你是從何處而來？可認識僵屍魔僧嗎？嘿嘿！僵屍魔僧嗎？正是我的師兄，嘿嘿。」

敢情那白骨門派乃是江湖武林邪道奇派，白骨門弟子，個個俱是跋扈殘酷之徒，殺人如麻，善惡不分，慘無人性。

相傳六十年前，白骨門已被九天神魔雷去惡親手掃蕩，門下弟子幾乎被九天神魔殲滅殆盡，掌門人僵屍魔僧也受重傷，逃逸而去。

沒想到這陰毒慘酷的邪派，又重歷江湖，荼毒生靈。

更使人驚疑的，就是赫赫兇名遠播的白骨掌門，僵屍魔僧之師弟，幽屍之魔這樣跋扈人物，甘心爲人所驅使。

這實使岳雲龍費疑不解的，那麽幕後的這魔頭，可想而知是如何的機智才能，狡猾詭譎。

岳雲龍聽罷，冷峭之極的語音，道：「極好，極好，今夜岳某，就見識見識白骨門遺孽，是如何的手辣。」

幽屍之魔暴睛兇光倏射，陰惻惻的語音，說道：「小子，你大概也知道我們白骨門最忌的規例，阻止本門行事之大罪，哼哼，你，今夜，你也休想走出此古刹半步了。」

語音倏住，幽屍之魔口中咦呀一聲怪叫，身軀已如疾風般撲至岳雲龍身前，右掌橫劈，左手如抓，疾襲對方頭頸，出手如電，招式奇詭，勁風凌厲。

岳雲龍知道他來歷之後，不敢怠慢，雙掌閃電一般，幻出無數圈圈圓弧，晶瑩如玉的手掌帶出輕微的風雷之聲。

幽屍之魔口中不由又是咦呀一聲怪叫，雙掌倏開忽合，一股猛然的呼嘯勁風，挾着開山裂石之勁，猝然疾湧而到。

岳雲龍狂喝一聲，身形急轉中，勢如旋風，口中開聲吐氣，一閃之間，已連環擊出了七八掌。

綿綿不絕，排山倒海似的狂飇，挾着雷電之聲，也亦急旋推去。

「劈拍」！一聲巨響，震耳欲聾，旋風廻蕩，沙土漫空飛揚，使這塊陰森凄凉至極的地方更覺恐怖。

幽屍之魔與岳雲龍，二人各自退後幾步。

幽屍之魔心中大駭，忖道：「憑這個小伙子，竟然能够硬接下自己幾十年的功力。

只見他怒聲狂嘷，聲似夜梟啼號，兩手驟翻，雙手已急如石火般推出，同時那乾癟的嘴中竟呼的一聲，噴出一口腥紅色的氣幕來。

岳雲龍忽覺背後風聲颯然，一陣冷腥之氣，挾着凌厲風勢向自己襲來。

他尚未敢吸，便覺如沾寒氣，腦袋微眩，大驚之下，立刻施出「星象迷踪身法」臉下倏忽一彎，足跟急旋一旋，已呼的一聲，整個軀體似鬼魅般，移開去，奧妙無比。

岳雲龍轉身，星目疾速瞥去，驀覺幽屍之魔一攻之後，僵屍挺立，那雙如冰的神光中，竟彷彿掠過一絲奇異之色。

岳雲龍無暇多思，運起四成「玄天冰魂」眞氣，雙臂一圈一合，疾然推出。

同時一聲奪人魂魄厲嘯驟起，岳雲龍身形倏然竄起，身子在空中巨鷹似的，盤旋而下，雙掌竟然幻出千百條掌影，一陣呼嘯劃空，那無形的勁風，以拔山塡海似的威勢，直向幽屍之魔當頭罩下。

此招正是獨步天下「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

幽屍之魔見此招威勢，那本來難看的怪臉，驟變慘色，一聲懍然的怪叫響起，那雙瘦長的怪爪，連連揮出十幾道勁風，身軀詭異的一陣疾閃，這招「天浮地沉」，所挾帶之浩蕩勁風，立被他雙掌完全化解。

但這樣一來，祇見幽屍之魔面若死灰，白中透青，長髮俱散，胸腹之間急起波伏的喘着氣，形狀極爲狼狽。

此刻，四周一片死寂，一具具棺材，橫躺着一具具慘不忍睹的破腹裸屍，襯着直似魔鬼的幽屍之魔，這地方眞是太凄凉恐怖了。

幽屍之魔面如死人，慘白陰毒的凝視着那神色不動的岳雲龍，嘴角一陣掀動，陰惻的語音略帶顫抖，道：「小輩，想不到老夫今夜竟然走了眼，誤將你認爲一般江湖末學，原來你就是最近轟動武林的閻羅魔者岳雲龍，剛才那招式，大概就是絕魂掌吧？」

岳雲龍冷冰冰的語音，道：「幽屍之魔，你眼光果然厲害，不過，岳某今夜絕不會輕饒了你！」

幽屍之魔聞言，臉色倏然一變，尖聲道：「姓岳的，你不要以爲學了幾手不成器的招式，就目中無人，昔年九天神魔成全我們白骨門的擧天仇恨，今夜，就要在你的身上一併算清。」

岳雲龍倏然星目一張，傲然道：「幽屍之魔，你要雪仇，今生休想，岳某今夜就成全你再次投胎，來生再來找岳某算帳好了。」

幽屍之魔暴怒中，一聲凄厲刺耳的怪叫響起，身形立似一陣暴風般猛撲而上。

指顧間，已如驚濤駭浪，攻出八掌九腿。

岳雲龍驚覺幽屍之魔掌劈之中，挾帶一股似香非香，令人窒息的味道，這次他未留，意不禁微微吸一絲香氣，忽覺胸中一陣奇寒，此刻幽屍之魔掌脚攻勢又到。

岳雲龍冷哼一聲，毫不退閃，疾如迅電的閃電般，手掌十指緊張倏合，雙掌帶起一片呼嘯激蕩的勁風，直迎而上。

一連串的劈拍聲響起，幽屍之魔怪嗥一聲，被岳雲龍的掌力震飛開去。

岳雲龍此時並不追擊，站立的不動，暗運功力，將剛才吸入的那一絲毒氣，緩緩逼了出去。

幽屍之魔身軀微沾着地面，一聲狂吼，怪臂一掄，疾如鷹隼般，又向前撲去，長臂帶起滿天風聲，颼颼直向岳雲龍身前襲到。

幽屍之魔此際所使，正是他的看家絕技「白骨陰風掌」。

岳雲龍不敢稍爲怠慢，一面是功力逼出殘餘毒氣，一面留神接住這邪道中，歹毒奇詭的「白骨陰風掌」。

幽屍之魔一施展開這掌法，聲勢確非小可，那陰森森勁的勁風，如長風巨浪，更似大海中層層湧來的波濤，不絕不盡，永不停止。

岳雲龍運集「玄天冰魂」眞氣，貫於雙臂之上，透出一絲綿綿勁氣，幽屍之魔白骨陰風掌所發出的邪毒陰風一磕到岳雲龍的「玄天冰魂」眞氣，却好似激流中的一個浪花，稍事接觸，隨即消失得無影無蹤。

驀然——

幽屍之魔淒厲長嗥一聲，掌勢陡斂，反身躍退。

岳雲龍此刻正好已完全逼出那殘餘毒素，欲要施展絕學反擊之際，見幽屍之魔招式不亂，却猝然躍身而退，不問可知，他定然有什麽厲害的絕招要使出來，不禁暗中提起六成的「玄天冰魂」眞氣，蓄勢以待。

岳雲龍果然沒有料錯，幽屍之魔正是要施展出他幾十年來苦練的「魔屍功」，想擊斃岳雲龍。

幽屍之魔身形驟然一躍落地，那本是瘦骨嶙嶙的軀體，呼的一聲，倏然鼓脹起來。

同時他身上的骨節，在一陣格格，緊密的連珠暴響之後，那瘦長的軀體，已「霍」的一聲，短去半截。

這時，幽屍之魔面孔慘白，暴睛突出，佈滿睛球，披散的長髮，一根根的倒豎而立，口中吐氣如牛，一步一步，緩緩地向岳雲龍過來。

此刻，秋風肅殺，一陣陣刮過樹梢，像似厲鬼嗚號枝影婆娑，若似魔臂怪爪，四周更顯得陰森、恐怖，不禁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幽屍之魔那如幽靈似的陰影，在星光點滴之下，正緩緩的靠近了岳雲龍，由二丈至一丈……

岳雲龍臉若寒霜，星目射出一股浩然之色，雙掌掌心向下，凝目佇立。

他此刻看到幽屍之魔那雙枯瘦的長臂，腫脹欲裂，膚色變爲暗紅之色。

更發覺到幽屍之魔，每一次移步之時，留下一個一個深深的脚印，但，此時正是初秋季節，氣候乾燥，地面泥土凝固如石。

岳雲龍亦不禁暗暗心驚，對方外家功力之高絕，可臻絕高之境。

幽屍之魔，那厲鬼似的陰影，已離岳雲龍不過五尺左右，此刻他所擺的架式，正是「白骨陰風掌法」中，最凌厲而狠毒的一招「魂消魄滅」！

岳雲龍立刻把六成的「玄天冰魂」眞氣，提聚到八成，星目一瞬不眨的注視對方的一擧一動。

驀地——

幽屍之魔一聲尖銳刺耳的怪嗥，劃破夜空。

雙掌驟若閃電，疾然推出。

於是，一股兇猛而澎湃的勁氣，帶着一股奇臭腥惡之氣，以開山裂石般的威力，旋風呼嘯，疾湧而到。

這正是歹毒絕倫，殘酷無比的「腐屍功」。

這種專以吸收腐屍毒氣，凝練而成的「腐屍功」，只要吃對方逼出的陰風掃中一點，那奇毒便立刻由毛孔中滲入，一個對時，全身腐爛慘死，根本無藥可救，端的是一種絕毒的陰功。

但是，施展此功之人，便會因耗損眞元過甚，一擊不中時，自己也就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了。

幽屍之魔深知岳雲龍武功非同小可，如要以自己此時之功力火倂到底，最後總是會斃在他的掌下，所以，他索性走險，想要一擧手間，毀了岳雲龍，自己或生或死，就在此一擊。

就在幽屍之魔「腐屍功」突然擊出的當兒——

一聲凄厲長嘯，響徹雲霄。

岳雲龍身形驀然如陀螺般半旋開去，雙掌幻出漫天掌影，凝聚的八成「玄天冰魂」眞氣，猝然而出。

掌勢驟出的當兒——

驀然！

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彷彿一片浩然輝耀之光，緩緩升起，頓時周遭壓力大增，重如山岳。

驀在此刻！

岳雲龍脚下又是一旋，已奇幻無倫的投入那如波濤洶湧的勁氣中，右掌五指箕張，一彈一震，五道銳利的勁氣，由指尖幽幽射出。

此正是絕魂掌中，凌厲絕倫的第四招「寒絲游魂」。

岳雲龍提聚的「玄天冰魂」眞氣，逼發出的當兒，這招「寒絲游魂」，幾乎在同一刹那，自那幾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任是天下第一等高手，也要措手不及，喪命當場。

更何况岳雲龍現時的功力，比較幽屍之魔高出許多。

就在那勁風呼嘯不絕的當兒——

倏地，一聲刺耳慘嗥，響徹夜空。

祇見幽屍之魔雙手按在胸腹之間，面如死灰，一步一步，往後退去，鮮血自嘴角和胸腹之處，汩汩流出。

驀地，幽屍之魔，人也緩緩的倒地！

一命歸天——殺人魔王，終於被閻羅魔者攝去了生命！

就在幽屍之魔倒地畢命之時，殘酷古刹的西側方，突響起一陣陣刺耳的長嘯，嘯聲怪極。

隨着夜風飄入耳際，在此凄凉的夜裏，如同鬼哭，狼嗥，使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

奇怪的是這嘯音，此响彼落，直朝古刹方向，遠遠飄來，猛像似在呼喚什麽似的，而沒接到對方回音，因而，倏然而停住。

岳雲龍一聽這怪嘯，冷漠的臉容，泛起一絲訝異之色，星目湛光森寒，凝視着古刹外。

他已經知道來人是幽屍之魔，同丘之貉，衝此而來！

「嗖嗖！」一陣風聲颼衫，古刹破牆上，宛似夜梟般，撲進二條人影。

他們脚落爲一沾地面，身形又猝然暴起，宛似鷹隼般，懸空直走，捷若鬼魅，向岳雲龍停身處飛來。

看此手輕功，又得知是武林的一等高手。

其中一人就在身形暴起的當兒，揚起一陣「喋喋」怪笑，發着低沉的陰啞的語音，喝罵道：「幽靈鬼魔，你是不是當眞要做鬼了！主人現在正是練功最後關頭，急用『紫車兒』，怎麽遲遲沒送去……」（紫車兒是指胎兒）。

顯然來人誤認岳雲龍爲幽屍之魔，但當他們身軀一飛近，立刻覺出有異，下面的話，倏然而住。眨眨眼睛，來人輕若飄絮般，同一時間着地。

來人中一個是枯黑乾癟的老者，身着黑衣長袍，胸間綉着一隻金光閃閃，騰雲駕霧般的天龍，飛龍下面，則綉着一隻腥紅血箭。

這正是，天龍帮有地位頗高的護法標誌。

另一個却是長髮披肩，像貌獰惡的老怪物，十指特長，乾枯黝黑，宛如一雙鷄爪，穿着打扮，都和乾癟老者一模一樣，使人知道他們在天龍幫中，同是一樣的護法地位。

他們二人面色都陰沉得可怕，兩目寒光電射，凝視着那僵躺地面，其狀至慘的幽屍之魔屍體。

驀然！

那長髮披肩的怪老頭，嘴角掀起一絲陰狠殘酷的笑意，慘白的臉上，顯得猙獰可怕，用幽靈似的陰森森語音，道：「幽屍之魔便是你發的慈悲，送他歸西吧！」

岳雲龍哈哈一陣刺耳傲笑，道：「客氣！客氣！正是在下成全了他！」

他目光倏然一寒，語聲突然變得冷酷生硬，毫無一絲表情，緩緩說道：「就是你們二位，也要到黃泉路上，與他相伴而行……」

那個枯瘦乾癟的老者，突然一聲喋喋怪笑，道：「倒眞是笑話！我千臂魔手馮寒，活了這把年紀，一生所碰到的對手，當今都已不在人世，嘿嘿！今夜倒要試一試閣下眞才實學了！」

岳雲龍一聽到對方的是南海一派的魔頭，千臂魔手馮寒，心中不禁暗駭，他想不到今夜所碰到的，都是跋扈一方的魔頭，居然個個都爲人所驅使指揮。

岳雲龍心中暗驚，但表面毫不動聲色，像似滿不以爲然的說道：「噢！原來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那麽在下倒是失敬了，旁邊這位可就是，魔鬼臂郁無常吧？」

那長髮披肩的怪老頭，魔鬼臂郁無常，嘴巴一掀，恐出一聲陰森森的嘿嘿之怪笑道：「小子，既然知道我爲人，還不快報上名，上閻羅路！」

岳雲龍哈哈一笑道：「郁無常，你是等不及了麽？現在只不過是三更天，何苦如此忙着上路呢？」

千臂手馮寒他們見了那幽屍之魔的死狀，知道面前這位青年是個手辣的人物，才不敢貿然動手。

岳雲龍那副威凜凜的傲氣，更是使他們心中暗自嘀咕，不然，以他們心狠手辣的慣例，早已絕招齊出，取了對方性命。

岳雲龍語音略頓，又道：「我嗎？便

是閻羅魔者岳雲龍，納命來吧！」

一語甫畢，岳雲龍倏然冷叱一聲，脚若旋風，疾取郁無常氣海穴，雙掌微提，直拍向千臂魔手馮寒上盤十二大穴。

出手之快速，宛如迅雷閃電。

招式之奇奧，使人詭譎莫測。

魔鬼臂郁無常與千臂魔手馮寒，他們倏覺眼前一花，勁風激蕩中，自己全身罩在對方凌厲攻勢之下。

他們各自冷哼一聲，全身猝然倒射而出，同時雙掌疾翻，各拍出幾掌，心想阻止岳雲龍趁勢追襲之勢。

那知岳雲龍一招兩式，嚇退兩人之後，揚起一陣倨傲蒼穹的長笑，道：「我以爲南海一脈，武功詭奇，別樹一派，原來却虛有其名，哈哈！就是這樣，南海才會出了這種喪家狗！哈哈！……」

話語中充滿冷潮熱諷。

魔鬼臂郁無常與千臂魔手馮寒，被岳雲龍說得不禁面紅耳赤，他們實在猜不透這位年青人的心照，會在出手一擊後，便就停止追擊。

千臂魔手馮寒由鼻孔中，怒哼一聲，道：「姓岳的，休得這樣猖狂，今夜雖然我們放過了你，但是白骨門的人，定會千謀百計纏着你報仇，更何況你已經違犯了我們天龍帮的第一條大罪，你就是有九個腦袋，也全保不住了。」

岳雲龍笑容頓斂，面罩寒霜，冷冷道：「千臂魔手，岳某問你一事，如你好好答來！岳某破例放你一命！」

魔鬼臂郁無常，目中兇光暴射，滿臉殺氣，怒叱道：「岳小子，你就休了採聽天龍帮的念頭，準備送命吧？」

岳雲龍眼露威稜殺機，目光湛寒，哈哈一笑，說道：「郁無常，你確是快人快語，在下却也不容你們久候呢？不過，等會兒，岳雲龍倒要見識見識，郁無常你是否鋼筋鐵骨做。」

千臂魔手沙啞的陰笑了幾聲，緩步向前道：「姓岳的，休要嘴硬，還是手底下見眞章吧，總之，你今夜逃不了一死。」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好說，好說！那麽你就趕快先來送死吧！」

千臂魔手見岳雲龍這等小覷他，不由怒火更熾，厲聲喝道：「姓岳的，還不抽出像伙送死？」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對付閣下，還用兵刃嗎？」

千臂魔手馮寒，一聲怒嗥，銀光驟閃，已自衣袖中抽出一柄長約尺許的點穴鐝，尖端鋒利異常，微弱星光下寒光閃閃。

祇見他一掄點穴鐝，劃起一道雄厚而緊密的銀色弧光，挾着一陣隱隱呼嘯之聲，直向岳雲龍捲來。

千臂魔手馮寒深知岳雲龍是昔年怪傑，九天神魔雷去惡之徒，身負着令人莫測高深的功力，所以，他一出手便是南海絕技，「毒鯊戲浪九絕招」，點穴鐝翻翻滚滚，幻成層層波浪，疾捲而來，左手也舞起漫天掌影。

岳雲龍心中有數，他暗想，自己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招式，先斃了千臂魔手馮寒，然後下辣手，迫使那魔鬼臂郁無常那，道出天龍帮主練功之地，趁那魔頭練功之際，舉手殲滅了那幕後魔頭，使其羣魔無首，不能爲害江湖。

岳雲龍一見來勢，便不敢怠慢，立將那奥妙絕倫的「星像迷踪身法」，融滙於出手招式之中，一併施展出來。

祇見岳雲龍以眩人耀目的快速，電掣般閃騰飛翻着，招式倏斂倏出，威力驚人，詭譎莫測。

千臂魔手馮寒是南海一門中，數一數二的高手，武功奇詭絕高，他今夜已盡量施出了絕技，威勢亦銳不可當。

右手點穴鐝上騰下翻，凝成圈圈層層的弧綫，仿若長虹經天，耀眼奪目。

左掌緊隨着兵刃，圈起一輪一輪的弧影，一道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團團疾湧的而出。

他之外號千臂魔手，眞是名不虛傳。

激鬥中，二人已交手了十餘招。

這時，岳雲龍已施出那威力無匹的「玄天冰魂」眞氣，挾在掌法之中。

舉手投足之間，如巨神開山，海嘯浪排，迴旋風聲陡起，空氣激蕩成渦。

漫天沙石飛舞，端的聲勢奪人，無可比擬。

二十招過後，千臂魔手馮寒武功雖然深淵，但却被岳雲龍所發出的眞氣，處處受阻，招式都無法遞實，反之，對方攻勢愈見凌厲，逼得他步步後退，漸顯不濟，性命已岌岌可危。

驀地，一聲陰森森的獰笑起處，兩股寒森陰柔的掌勁，已襲向岳雲龍後背。

岳雲龍急運起十成「玄天冰魂」眞氣，佈滿後背，雙手仍然擊出，將千臂魔手逼得手忙脚亂，狼狽不堪。

那兩股陰柔的勁力，觸及岳雲龍後背八寸之處時，好似遇到一層無形鋼壁，忽而遲滯不前，「波」！的一聲輕響，已被那股潛力化解消散。

緊接着，背後傳出一聲悶哼，那魔鬼臂郁無常，面色鐵青，一步一步，向後直退，顯然已受了傷。

原來暗中偷襲岳雲龍者正是郁無常，他趁岳雲龍專心對付千臂魔手之際，凝聚着全身功力，向岳雲龍背後偷襲擊出。

要知「玄天冰魂」眞氣，是天佛經中所記載，玄中之玄的一種神功絕學。

無堅不摧，不但能够化解任何歹毒掌勁，而且那股潛在的反擊力極強，就像橡皮般，所受的擊力愈大，彈性便愈強。

驀地！

一聲奪人魂魄的厲嘯驟起，岳雲龍身形疾若旋風般，欺身閃進至千臂魔手馮寒的身側。

祇見岳雲龍一掌擊出，帶起無數勁厲銳風，嘯聲如雷，恍若山崩堤決，廻氣成渦，剛強無儔，疾然湧向千臂魔手馮寒面前。

此招正是絕魂掌中，最具剛猛的第三招「血腥千里」。

威力之強大，堪稱移山倒海。

千臂魔手馮寒，他做夢也想不到，岳雲龍會捨去受傷的郁無常，而向自己突下辣手，在他警覺之時，一股冰寒使人窒息的勁氣，已重如山岳般，當頭疾壓下來，立刻感到一陣腦昏目眩，血脈暴脹欲裂，痛苦萬分。

（未完・五）

